武俠世界
第33年
1
$15.00

編者話

今期的巨型小說乃伴霞樓主所著「玉觀音」，龍虎鏢局將價值連城的玉觀音交給花家寨鏢局托運，暗中却派人伺機劫奪，更大事宣揚，引起貪婪之輩紛紛趕至，企圖掠奪，總鏢頭花岡和女兒花蕾分兩路上京，花蕾天眞無邪，不知路途艱險，幸得神出鬼沒的鬼書生暗中相助，排除險阻，更有勞山老怪與聖手白猿，見花蕾心地善良，都願意全力相助，並爭相收她爲徒，授於武功……故事情節曲折，詭異莫測，而打鬥場面更爲緊張激烈，不可不看！

* * *

巴人先生所著「情俠希夷故事」之「丹丘狂」由今期起連載刊出，內容新穎、引人入勝，值得一讀。另有石中蓮先生所著「陰陽勁」，麥涙先生所著「粉旋風」均在今期刊出，連篇佳作呈現在你眼前，包你滿意！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刋蕭玉寒先生所著「五鳳朝陽」。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370.00
	一年港幣	$ 740.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399.00
	一年港幣	$ 798.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456.00
	一年港幣	$ 9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3年
第 1 期
(總號165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傳奇故事／伴霞樓主・文
可　飛・圖

玉觀音

護鏢觀音　趕赴帝京

漳河水，水滔滔，強勁的秋風，掀起一疊疊的黃浪，滾滾東去。

雖是秋雲欲雨天，並沒陽光，但西風從黃土高原捲起來的黃沙，到了這裡，便成了瀰空的黃塵，那大粒些的黃沙漸漸落盡，黃塵却遠刮千里，透過黃塵，那水波也成黃浪了。

天才過午，道上却少行人，原非大路，何況秋雲欲雨，偏是打南邊來了騎驢兒，咯噠噠，蹄聲急密，來得快捷，踏着那堅硬的泥土，像踏在石板路上一樣，呼嘯的秋風中，尚在遠處，已清晰可聞。

來了，好一匹健驢，驢背上是個姑娘，黃衫黃布包頭，更近了，且慢，原來是黃塵沾衣，包頭布也成黃色了。顯是遠道而來，必有急事趕路，只見她催着驢兒，直奔渡口，渡頭横着一隻小舟。

當眞是野渡無人舟自橫，那姑娘望望天，不由皺了眉兒，野渡橫舟，沒有梢公，怎生渡得河去？陰雲密佈，黃塵瀰漫，心急趕路，前不着村，沒不搭店，若是下起雨來，怎生是好？

那擺渡的船雖小，却還載得驢兒，啊喲！可不是下起雨來了，因是毛毛細雨，隨着黃塵飄飛，她若不是抬頭望天，是沒感覺出來。

沒法兒，黃土岸，草已枯，有樹葉也落盡，連一個躲避風雨的地方也沒有，即忙飄飄身下驢。

飄身，可眞是輕身如風飄，別看她粗衣布裳，小戶人家的大姐裝束，竟有一身俊功夫！

黃風沙，毛毛雨，野渡無人，自也沒了顧忌，忙把那健驢拉上小舟。

那姑娘再探頭望望天，嘆了口氣，眉兒皺得更緊了，因爲那毛毛細雨，漸漸成了雨絲，漸漸大了，偏她不識水性，遠眺對岸，已是一片迷茫，那麼，便她能把小舟駛到對岸，也不能上岸的。

雨，更密，更大了，風沙却緩了些，淅淅瀝瀝，雨聲已清晰可聞。

解下包頭，黃塵和雨把一塊新花布也變成黃布了，想必臉上也是，不怪怪不舒服的，彎腰洗去包頭布上的黃泥，才往臉上抹得兩抹，啊呀！

那姑娘差點驚得跳了起來！笑聲！分明聽到一聲輕笑！但風沙更兼細雨，岸上雖迷茫，却仍可看出丈外，舟中也分明無人，何來笑聲？難道是她聽錯了？

雨更大了些，淅淅瀝瀝，水波拍岸，風在呼嘯，那姑娘搖了搖頭，這個鬼天氣，鬼地方，倒像天地也爲之含悲，淚泣倒是有些像的，怎倒聽成了笑聲？

陡然間，那姑娘的眼兒睜大了，不是看到甚麼，而是……仍然是聽到……咦！有人在吟哦。

風，一陣陣緊，雨一陣陣急密，風雨中的吟聲也在飄忽，却清晰朗朗可聞，只聽吟道：

「卿本佳人兮，在水之涯，
望帝京兮，路渺茫，
何日還璧兮，登彼岸，
慰高堂兮，復我凝香。」

那姑娘這番再不復以爲是聽錯了，喝道：「你……你是誰……」

沒出聲，亦不見人，那吟聲却又入耳了：

「雲石想衣裳兮，花想容。
欲蓋彌彰兮，險惡荊途。」

那姑娘心中一動，她粗衣布裳，自是雲石想衣裳，探頭船邊，一照影，啊呀！一時大意，適才抹去臉上泥沙，可不是臉上白一塊，黑一塊，白的地方，露出宛若凝脂的本來面容，幸好，還未盡現出本來面容，慌忙蹲下身去，再又起身時，又復是一個面色黃中透黑的莊稼姑娘。

那麼，這吟哦之人是在提醒她了，分明沒有惡意，而且……

她心下一陣劇跳，不自覺探手入懷，而且……這人不但知她易了容，而且知道她的來歷，啊呀！不錯，她若亮出月牙彎刀來，可眞是欲蓋彌彰？當今天下武林，誰不知月牙彎刀是她家的獨門兵器，而且只有她家才能打造，別無分店，人家一見彎刀，就知她是誰，爲何上帝京去了。

慌忙把已伸入懷中的手，又縮了回來，哼！殺雞又焉用牛刀！扣了五顆鐵蓮子在手中，不，不能露怯，何況她壓根兒就不怯，不過是……她不得不小心些。

嘿！都說江湖險惡，她偏就不信，當眞是初生之犢不怕虎，憑她兩柄月牙小彎刀，手中五顆鐵蓮子，險阻再重重，她自信也能過關斬將。

離了開封府，這不過才是第二天，除了撲面的黃沙，令人難受些，却也一路行來，浪靜風平，好哇！莫非，眞有不開眼的賊！

想到賊，不自覺摸了摸背上的藍布包袱，把胸前的結頭緊了緊。突然，她又想到了欲蓋彌彰，這不是告訴人家，包袱中有性命攸關，價值連城的寶物！

臉兒上熱熱的，幸是抹得黃黃黑黑看不見紅，不禁生起自己的氣來，這是怎麼啦，說不怕，賊沒現身，自已倒先手忙脚亂起來。

可也就恨了起來，嘿！生自己的氣，倒恨起人家來，喝道！

「是誰，休得裝神弄鬼，滾出來！」

舟中沒人，莫非在船篷邊、船舷外！憑她的小巧輕功，確也能藏得住人。

正要退到船頭查看，那料吟聲又傳來了，這番，她可聽清楚了，是從船尾傳來，啊！

只聽：像吟哦，又像在說話兒：

「一片秋愁帶酒澆，啊啊！這江上

舟搖，問何處樓頭，酒簾兒招……」

她啐了一口，可看見了，小小的船尾艙，堆着幾件梢公的蓑衣，敢情人是藏在蓑衣下，不，是一個醉漢把蓑衣蓋在身上，可不是她少在江湖行走，少了歷練。

那醉漢……不，雖然醉容可掬，不過是個醉酒的狂生，看來才弱冠年紀，比她大不了多少，更不是江湖中人，衫兒不但舊，且還見了破綻。

那醉酒的狂生搖搖晃晃，從蓑衣下鑽了出來，可不是醉得眼兒也瞇斜起來，一見人家姑娘在舟中，還有一隻驢兒，竟視若無睹，像是剛由酒醉中醒來，望望，又揉了揉眼兒，還猛搖了搖頭，像是才看清了，啊呀！驀的轟然一聲，小舟劇震了一下，那狂生本已醉得站立不穩，怎會不栽倒，倒在蓑衣上。

那姑娘全神注意在這醉酒的少年身上，又那裡防得，却也可見身手了得，急滑一步，旋一下身兒，便已站得穩了，那驢兒却撞在船篷上，嘩啦啦一聲響，撞得那船篷塌下一半來，還算那姑娘好身手，穩住身子，即刻伸手抓住了轡頭，但也不禁嚇了一跳，一時間眞脚亂手忙。

不料她這一忙亂間，醉酒的少年竟已在船頭了，像是這一跌，把他跌得更清醒，說：

「多謝梢公，原來已到岸啦。」

甚麼？到岸！小舟分明未曾離岸。但適才船頭怎又撞在岸邊？姑娘忙探頭一看，可不眞是在對岸了，她也猛搖了搖頭，她可沒醉呀！那船頭不但撞在岸邊，而且擱在岸上。

邪門！這不是怪事麼？雨更大了，西風再勁，也不能把南岸的船吹送到北岸來，而且也不會毫無所覺？

對了，那少年說甚麼？多謝梢公，先前船中分明無人，蓑衣下却鑽出這少年來，莫非梢公眞也在船上？

但半邊船篷已被驢兒撞得脫離了船身，半塌了下來，船上那還有人。顧不得雨更急密，更大了，慌忙把驢兒半拖半拉，上得岸來。只這麼一會工夫，身上的衣衫幾乎濕透了，雨沿着額髮滴水珠，直滴入她的脖子。敢情她忘了那包頭花布，不，包頭花布早濕了水，怎還能包頭，不行，得趕快找個躲雨的地方。

狠狽，更慌忙，連驚訝也顧不得了，那還有暇去理會那少年，怎會一眼可看出老遠，竟不知那少年怎麼去的，去了那裡。

已涼天氣，何况雨濕衣衫，她可不是一連打了兩個寒戰，但黃土岸邊，連枯樹幹也不多見一根，更無人物，慌忙躍上驢背，向山脚下跑了過去。

那是隱隱可見有房屋之處，但一望之地，行來何祇十里，原來是個破廟。

有廟，就該有人家，但雨更大了，何况烟雨濛濛，唯見樹木倒多了些。

忙跳下驢來，那廟連門也不見了，不過殿堂看來還完好，把驢拴在簷下，破爛的窗櫺，被風吹得發出淒厲的怪聲，不時還發出嘩啦巨响，殿堂地上，一堆堆灰燼，顯是像她一樣狠狽的過路人留下來的。

轉了一轉，闃無人跡，只看神案上堆積的灰塵，可見已早無人居住了。

又是一連兩個寒顫，不行，她得趕快換下濕衣，好在背上的包袱，是不透水的油布，有衣裳可更換。

不，神殿裡怎能換衣，豈不褻瀆了神靈，好在風雨荒野，破廟無人，忙躲在神龕後，脫去濕衣，換上乾衣。

怎麼像有人在暗中瞧她？不，她已查看過了，唯有這殿堂才能避得風雨，怎會有……啊呀！

那姑娘一聲尖叫，因爲有火光一閃，可不是有人在殿堂生起火來，竟是已把火燒得旺了，可知已有一陣工夫。

那姑娘羞得滿面通紅，火光照亮更紅了，可氣極，怒極了，剛換過衣衫，懷中的月牙彎刀仍在手中，那姑娘連眼也紅了，寒光暴閃，彎刀已指正那人的眉心。

啊呀！嚇得那人大叫一聲，必是嚇傻，竟連躲閃也忘了！

「饒命呀！你爲何要殺我！」

那姑娘一怔！因爲看明白了，原來就是舟中那少年。其實有何奇怪的，她能來避雨，難道人家不能來，何况左近再無可避雨之處。

「你！該死！」臉兒紅得發紫，咬着牙兒，說：「你！偷看我換衫兒！」

她那本是又黃又黑的臉兒，被雨水一沖洗，早回復了她的本來面目，若比作花兒，倒眞恰當，因爲紅得發紫，白白的地方又膩如脂，敢情竟是個絕色的美人兒。

少年叫起屈來，道：「你不講理，我何曾偷看你換衫兒了？你你……你竟敢侮辱非禮勿視的夫子門徒。」

少年那是嚇傻了，且振振有詞，理直氣壯。

「但我在換衫兒，你……你偷偷溜進來。」

「爲甚麼我要偷溜進來，無人的古廟，大門又開在這裡。」少年也惱得臉也紅紅的，而且，那火燒得更旺了。

「誰說沒人，我在換衣衫。」

瞪大了的眼兒，瞬也不瞬，他越惱，越理直氣壯，她越高興，不像是假裝，那麼，也許他眞沒偷瞧。

「我那知你在換衣衫？」少年說：「却是見你那驢兒在外頭倒是眞，我就想啊，你的衣衫必也像我的一樣，濕透了，於是，好心替你生起火來，你，你竟……」

那姑娘的刀尖，離開了他的眉心，不錯，要把這火燒得旺起來，可還眞不容易，他若眞偷瞧了，這火又怎能生得起來，何况她急忙忙，只一會工夫，就把衣衫換好了。

那少年長長地吸了一口氣，閉上了眼兒，像是靈魂兒才歸了竅，那麼，他仍是怕的，心下倒有些過意不去了，敢情他還是好心，生起火來替她烤衣衫。那麼，她眞是錯怪人家，誤會人家了。

不過，有一樁，這少年不像是壞人，而且不會武功，而且……

奇了，無端端的，她怎麼啐了一口？當然，那是不能聞聲的輕啐。

原來，一個姑娘家，怎好意思端詳起一個少年來，但因這麼一面對了面，這麼仔細一端詳，才發覺這少年竟還挺英俊，若然衣衫不是這麼破舊，穿着得整齊些，怕不宛若臨風玉樹，該死，是少年那雙星眸朗朗的眼兒，呔！怎敢盯着她瞧，該死！那雙眼兒怎會笑，笑得她登時臉兒也紅了。

她一瞪眼，可沒說出來，握着月牙彎刀的手也沒動一下他怎麼倒嚇得啊呀一聲，先前用刀尖指正他的眉心也不會躲，如今倒躲閃了。

「呸！」那姑娘又啐了一口，說：「敢情你只得這點膽兒，你那該死的眼兒若敢再盯着我瞧，若敢……若是敢笑……」

「宰了我！」眞像嚇得打了個哆嗦，因爲那雙會笑的眼兒又在笑了。

「我把你那該死的眼珠兒挖了出來。」

那少年是急得脹紅了臉，還是那火燒得更旺，把他臉兒烘得紅彤彤？說：「你不講理，你不怪你自家生得像花朵兒一樣好看，像玫瑰……不不，更像牡丹花兒，我就這麼比較起來啦，不不，都不像。」

「那像甚麼？」

姑娘家，那有不喜歡人家讚美的，雖然那少年眼裡笑意更濃，非但仍然盯着她瞧，而且眼兒也不眨一下，她像有些兒不惱了，那知少年竟又說不像，姑娘的眼兒不由就瞪大了。

「今兒我知道，那句話兒說得眞對，對極了。」

「甚麼話兒啊？」

「比花花解語，比玉玉生香。」少年一本正經地道：「姑娘濃艷露凝香，更比花嬌，更何况花不解語，所以，我在心裡就說啦，都不像，簡直不能比。」

長了這麼大，何曾聽人家這樣讚美過，一個從小玩刀弄槍的姑娘，說甚麼還是個姑娘，水邊花前，有時，偶然也會顧影自憐起來，那自是難免的，不料她想說，却說不出，也許不會說的。少年倒替她說出來了，怎不飄飄然，醉醉的，那白白又紅紅的臉上，倒眞開了花兒，若眞要比，倒像是醉芙蓉。

那少年怎麼反而一聲嘆息，皺了眉頭，說了聲：「可惜！」

姑娘一怔，眼兒又睜大了，他就是喜歡，愛看她瞪眼兒，那不是無知稚氣，而是天眞，令她更添了幾分清新。

「又可惜甚麼啊？」

「可惜，」少年說：「我不知姑娘你爲何易容，但無論如何，是不想人家認出你的眞面目，知道你是誰了。本來是嬌艷如花的容顏，偏要抹得黃黃黑黑的！」

「啊呀！」一言把那姑娘提醒，跳了起來，該死，怎生她竟忘啦！

當她再由神龕後轉出來，可又是個臉兒黃黃黑黑的莊稼姑娘了。

都怨這少年不好，若不是他突然跑來，她換過衣衫，便也把容易好了。

不料一會工夫，那少年已把她的包頭花布烤乾了，多謝也沒一聲，一把搶了過來。怎又挑了眉兒，瞪了眼兒，說：「你若敢告訴人家……」

「又要宰了我？」

啊呀！忽然心中一動：先前在舟中，不也是人家提醒自己，才把被雨水沖掉的顏色補上了，這可是第二次啦，他又怎會告訴人家？

心下狐疑，那眼兒可更睜得大了，現在，可是她目不轉睛地盯着人家瞧！

難道他知道她的來歷？知道她是誰？知道她爲甚麼北上帝京？

啊呀！霍地轉身就跑，才想起包袱還在神龕後面，竟忘了揹在背上，還好，她舒了一口氣，包袱雖仍打開在地上，那價值連城的玉觀音倒還在，慌忙包好揹上，在胸前把結兒結得緊緊。那劇跳的心兒也才平復下來，閉上了眼兒，長長地吐了口氣。

邪門！越想越覺這少年有點兒邪門，只不過肯定了一點，人家對她並無惡意，也許，還……

怎麼她又啐了一口？現在好了，即使臉兒紅了，也不怕人家看得出來。她是大閨女啊，怎會想到人家對她挺好，譬如，不顧自家一身濕透，倒先替她把包頭布烤乾了，而且，還是眞正挺英俊的。

該死，怎麼她一閉眼兒，眼前就浮現出一雙會笑的眼兒。那雙眼兒眞該死，她一接觸那會笑的眼兒，心裡就怪怪的，這是她從未感覺過的，可說不上來，只不過臉兒就會紅，心兒就會跳。

對了，該死的不是這少年，是那雙會笑的眼兒該死。

再說，也眞邪門，怎麼她擺渡，他就先在舟上？她來這破廟避雨，他也跟着出現了？對，最最邪門的，還是那小舟，沒有梢公，除了她，小舟上就只有這少年了，刮的是西風，無人搖槳，南岸的小舟，怎會駛到北岸來？而她竟然毫無所覺？

還有，月牙彎刀指正他的眉心，

他竟會不怕，就是那時候，她才發現他有一雙會笑的眼兒，若眞驚駭得喊救命，那眼兒倒會笑麼？

不行，她非得弄清楚不可，休要被他騙了。

那知她睜開眼，走出神龕，那火光仍熊熊，少年却已不見踪跡。

她早已覺得這少年有些邪門兒，才想要弄個明白，不料突然又失了踪跡，登時毛骨悚然。

嘿！雖然陰雨古廟，說甚麼也還是大白天，時才過午，倒眞會有魍魎魑魅不成。不，不怕，把蠻腰兒一挺，若還疑神疑鬼，還走甚麼江湖，還敢走江湖麼？

不過，邪門，忑也有些怪異，在舟中，分明無人，他却突然從後艙鑽出來；她換衣衫，悄沒聲，他又坐在這裡了。如今，突然之間，不過她一轉背之間，竟又失去踪跡。

正發楞間，驀聽殿外簷下的驢兒發出一聲嘶鳴，不好，嘶鳴聲不在殿外，倒像遠從廟外傳來。

月牙彎刀仍在手中，忙又扣了五顆鐵蓮子在掌中，一掠穿過破窗，點地一斜身，可不是驢兒不見。就在這瞬間，驀又聽得少年驚呼之聲，也是從廟外傳來。

挫腰、騰身、飛掠，落在牆頭，只見那少年兩手都握着枯枝，正在後退，顯然驚駭得倒退。

她也看見了，死屍！廟門外，雨地上，躺着兩具死屍，血還在汩汩流，雨水把血水發散開去，廟前地上，也紅了一片。

說甚麼她也還是初出來走江湖，豈僅沒殺過人，甚至連這般慘死的死屍也沒見過，是以，驀然一見，也不禁駭了一跳。

却也才知道，少年不是甚麼邪門，並非失去踪跡，原來是拾柴枝去了。

她可不能害怕，而且……莫非，這兩具死屍是衝着她來的，她已易了容，難道仍被跟踪而來，但又是被甚麼人殺了呢？

她飛身落下牆頭，少年叫道：「救苦救難，你眞是觀音，啊呀，怕死人了。」

眞沒用，這麼大個人了，還是個怯漢子。本來有些怕的，也就挺挺腰兒，道：「不怕，說，這是怎麼回事？」

「我去拾柴枝，就是這麼回事。」少年說：「那知，啊呀，怕死人了，雨水迷了眼兒，差點就一脚踩在這……這死屍上。」

雨水小了些，但毛毛細雨飄進脖子，應該是涼涼的，但她却感到熱熱的，原來，少年跑過來躲在她身後，必是挨得緊了，必是把熱氣噴進了她的脖子。

呸！眞沒用，敢情是個沒膽的怯小子！

但一認出那死屍來，她的眼兒就睜大，就收不回來，也就忘了躲開了，而且，也不由一楞，說：「你……你叫我甚麼？」

「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啊！」少年說，一口口熱氣，可不是眞噴進她的脖子：「你若不來，可眞嚇死我了。」

原來是這麼回事，人在危急厄難之時，不自覺就喊起菩薩來，倒也是常情，並不是叫她。不料少年說：「不過，你這觀音，可是玉觀音？」

那姑娘霍地一轉身，倒把那少年嚇了一大跳，姑娘把眼兒睜圓了，說：「你……你知道我叫……」

「玉觀音，」少年道：「有道是：美人如玉劍如虹，姑娘你美如玉，既是觀音，那自也是玉觀音了。」

原來這姑娘心地最好，最是慈悲，雖不曾在江湖上濟困扶危，却也在開封府惜老憐貧，常救濟貧苦，偏又美如玉，是以在鄉里之中，贏得玉觀音的稱號。

這少年可不說得也有理，既然鄉里間稱她玉觀音，少年也這般叫她，也就不奇了，那麼，並非知道她的來歷。

那姑娘釋然了，何況死屍在前，而且，還是她認得的，端的爲何而來，被甚麼人所殺？

少年察言觀色，道：「姑娘敢情認得這二人？」

原來這姑娘眞叫玉觀音，心下驚駭又狐疑，望着兩具死屍，兀自在猜疑，點了點頭，心下却想：「他是讀書人，讀書明理，必也有些見識，只怕能幫她解開這迷惑。」便道：「這兩人是龍虎鏢局的鏢頭，一個名趙龍，一個叫張虎，不過是兩日前，還來過我爹爹的鏢局。」

少年道：「不怪姑娘好身手了，敢情令尊是大鏢頭，鏢局出身，確實失敬了。」

這是怎說？她喬裝易容，爲的是掩人耳目，適才還疑心這少年識得她的來歷，不料自己倒把來歷告訴了人家？但已失言，後悔也來不及了。

繼而一想，怕甚麼，他又不是江湖中人，豁出去了，便也不再隱諱，何況不也要人家幫她解開這迷惑麼，又怎能不以眞相相告。道：「我也不瞞你……」

「且慢，雨又大了，姑娘的衣衫濕了，只怕再無衣衫可更換了，而且好怕人。」

面對着兩具死狀可怖的死屍，不怕也噁心，說得是，兩人回到那殿堂來，少年把火又燒得旺了，說：「說啊，姑娘怎又不說下去？」

那姑娘，玉觀音，見少年不是把拾來的手中枯枝加在火上，雨地裡拾來，枯枝也被水濕了，又如何能把火燒得旺起來，其實殿中有的是破窗木碎，心中又不免疑惑，他怎會跑去雨

地裡拾枯枝？

少年像是猜到了她的心意，道：「這雨看來是不會止歇了，前不着村，後不搭店，又不能在雨裡趕路，這天色，可又更暗下來了，不多備些柴薪怎行，我這是天雨未夜早綢繆。」

若不是心地善良，怎配稱觀音，心地善良，必也不多疑，這如玉的觀音便也釋然了，這才說出一番話來，把來歷坦誠相告。

原來這姑娘姓花。這姓氏江南少見，北地却多有，單名一個蕾字，從小兒玉琢粉粧，可不也眞宛若花蕾，爹爹花岡，武功家學淵源。一把月牙彎刀，五顆連珠鐵蓮子雖沒打盡天下，却也眞未遇過敵手，月牙彎刀長不過尺許，兵刃奇門，一寸短，一寸險，遠攻可傷人於五十步外，且可傷人後飛回手中，五顆連珠鐵蓮子若不爲所傷，必也是武功登峯造極。

從花蕾的祖上起，已在開封府開設鏢局了，却不稱鏢局，叫花家寨，既是家傳武學，獨步武林，那買賣怎不做得飛來旺，但到了花岡手上，人如其名，性情鯁直得眞像花崗石一般，花岡生性也淡泊，更不喜與江湖中人應酬，而且人丁單薄，只生了這個女兒花蕾，家傳武學，不傳外人，是以鏢師也是自家人充任，既然家有良田，城中亦還有兩處買賣，便對保鏢冷淡了。雖然花家寨開着門，除非是人情難却，或官府指派，便樂得清閒，不願在刀口子上討飯吃，出去闖蕩江湖。

這日，龍虎鏢局的鏢頭，趙龍與張虎陪着一個愁容滿面的年輕客人前來，說要護送一個價值連城的玉觀音進京，北道上一過邯鄲，那道兒可難走得很，黑道上近年來出了幾個獨來獨往的人物，武功了得不說，且全不按江湖規矩，金銀全不放在眼裡，珠寶越是貴重的，也越不放過。

那少年點了點頭，道：「果然有這麼傳聞，只不過還漏了兩句，越是貪官汚吏的，越不放過。那貪官汚吏，又那會帶着大量的金銀走路。」

玉觀音花蕾瞧了他一眼，道：「聽說那獨行盜，還挺年輕，却神出鬼沒，武功了得，我偏不信，千軍萬馬中，也出入如無人之地，說從沒人在他手下走到三五招，嘿！那賊若遇上我，先教他吃我這五顆鐵蓮子，再……」

「嘖嘖小小月牙飛刀兒的厲害。」少年讚道：「那時節，慈悲普度的玉觀音，可就成降魔的鐵觀音了。」

玉觀音花蕾的眉兒一挑，再又續道：「教他知道我的厲害，我爹先是不肯接的……」

「八成兒是你不服氣，要會會那賊，作主接了下來。」

花蕾噗嗤一聲，笑道：「你只猜對了一半兒，是我爹經不起那年輕人苦苦哀求，原來而今京中奸臣當道，他那老爹爹被陷害下獄，原來是他家藏的一座玉觀音招來連場災難，不知怎麼被那奸臣知道了，那羊脂白玉的玉觀音……」

「豈僅價值連城，簡直是稀世奇珍，便連城的金銀也是買不到的，簡直是無價之寶。」

「你你……你怎會曉得？」

該死，那眼兒怎麼又笑了起來。花蕾也又瞪了眼兒，還好，易了容，臉兒雖熱了起來，却不怕他瞧見臉紅了，也眞不明白，怎麼被他笑眼兒一瞧，她的心兒就跳了起來。

又豈僅眼兒笑，少年的臉兒也開了花，說道：「就在眼前，我怎會不曉得。」

花蕾差點跳了起來，少年却接着說道：「難道花姑娘不也是無價之寶，天上少有，人間無雙，稀世奇珍的玉觀音？」

原來是在指她，不是指她包袱中的玉觀音。嘿！且饒他這遭兒，若是打趣她，她……她會宰了他嗎？雖然那眼兒笑得該死，但說得可不輕浮，是不是眞心讚美，是逃不過敏感銳利的她花蕾一雙眼兒的。

但仍然瞪了那少年一眼：「你敢再打岔，我我……」

「宰了我，啊啊！再不敢啦。」

少年縮了脖子，而且向破墻那面挪了挪。

呸！讀書兒郎，教她那個眼兒瞧得上，八成兒是剛才月牙彎刀指着他的咽喉，駭破膽啦。

若是她瞧見少年眼中的笑意那麼深邃，她就不會撇咀兒了。

聳了一下鼻子，哼了一聲，呔！當眞膽大包天，却又敢盯着她瞧，還敢……該死，因爲他的眼兒又笑，笑得她的心兒又跳了。

她本是要說：「再敢打岔，我就不說啦。」登時改了口。

「你再敢！我把你該死的眼兒挖了出來。」

「你不講理。」少年說：「誰教你聳鼻兒，本已挺秀，美極啦，你一聳，可就更嬌俏，更俏皮，更……可愛又天眞。」

呔！可有少年郎，當面這樣讚人家姑娘的？可不是天眞，竟不惱，而且，不自覺摸起她的鼻兒來。

因爲，她爹就這樣說過，讚過，那麼，她怎會惱人家說眞話兒，何況，她眞天眞得不懂甚麼叫挑逗，甚麼叫調情，更何況，人家的聲調，言態，她敏感又銳利的花蕾姑娘，憑本能就能辨得出來，人家並不是刻薄。而且，人家也沒有像她爹一樣，擰她的鼻兒。

那是眞的，也許，話兒是輕佻了些，但他確確實實，是眞心的讚美。至少，敏銳的花蕾姑娘憑本能，就能辨別得出來，即使他眼兒笑，話兒輕佻，可沒一些兒邪氣，一絲兒也沒有。

好吧，那就再饒他一遭兒。

「過來，」她仍然瞪了一下眼兒，說：「破墻那邊風涼，你的衫兒也濕啦，還不過來把火燒旺了，要聽我說。那就乖乖坐着，不准打岔。」

咦！那是甚麼聲響？像有甚麼倒下了，不過雨聲淅淅瀝瀝，寒風凄凄咽咽。荒野、破廟、苦雨、凄風，倒會有人來麼，到處可見倒塌的破窗斷柱，必是甚麼被風刮倒了。

少年又挪了回來，添了柴枝，那火又旺了起來，道：「當眞，那年輕的客人怎生感動你爹，接下這趟鏢來？」

「他的孝心。」花蕾說：「若不獻上玉觀音，他爹的性命就不保，而且，刻不容緩。」

「你不覺得有蹊蹺？龍虎鏢局倒把上門的買賣往外推，還帶了他客人到花家寨來？」

花蕾眉兒一挑，揚了起來，道：「就因爲……這個。」

那少年嚇得又打了個哆嗦，說：「幹嗎又掄起你那刀兒，嚇死人。」

花蕾一揚手中月牙彎刀，說：「就憑這個，江湖中，不僅大河之北，便大江之南，誰不知有句話兒：月牙彎刀出，神嚎鬼也哭，你那會知道，我爹憑掌中五顆鐵蓮子，手中一把迴旋月牙飛刀！」

「縱橫大江南北，打遍天下無敵手。」

花蕾瞪了他一眼，哼了一聲，道：「我爹可不好勇鬥狠，但從沒遇過敵手，那却是眞的，你已知道那玉觀音價值連城，是稀世奇珍。呔！」

「啊呀！爲甚麼你又兇霸霸？」

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的花蕾說：「你敢……爲甚麼，你那該死的眼兒爲甚麼又笑，我知你想甚麼，你敢說不是笑我？」

「我……我是在想。」少年說：「花不解語，玉又不生香，眞不知怎可以如花似玉來媲美美人，那玉觀音，又怎可比得，這個……這個活生生的……」

她怎會眞惱一個眞心讚美她的人，但仍然瞪了他一眼，道：「咱們說好，你不許打岔的。」

「我沒有呀，只是在心裏想，玉雕的觀音若也價值連城，活生生的，難怪要傾國傾城了。豈僅那史書上有根有據，而今眼前，我可眞明白，眞信了。」

「但想也不許，」花蕾說：「你那該死的眼兒，也不許笑。」

「好吧，」少年說：「連我這個讀書郞也知稀世奇珍，價值連城了，一人傳十，十人傳百，怕不早已傳遍了江湖。」

「不要說黑道上的人壞了，便是那武林中人，誰不生貪婪覬覦之心，想據爲己有。」

「我明白啦，」少年得意洋洋，道：「憑那龍虎鏢局，張虎與趙龍，天膽也不敢接下這趟鏢來，於是，就想到花家寨，花岡老英雄打遍天下無敵手……」

「誰說打遍天下了，瞧你這記性。」

「不錯！不錯。」少年說：「生平未遇敵手，月牙彎刀出，神嚎鬼也哭，我可說對啦。」

花蕾姑娘眉梢兒揚了起來，說道：「算你啦，就是這般如此，經不得那年輕客人苦苦哀求，我爹看在他那份孝心上，便答應下來……」

「於是，」這少年偏會打岔，說道：「呼兒得得，開封道上馬蹄忙，一聲：『我，武，維，揚』，花家寨鏢旗飄飄，塵埃不見黃河道。於是，車轔轔，馬蕭蕭，鏢行夥計跨腰刀，那花岡花老英雄，懷中抱的，自是那神嚎鬼也哭的月牙彎刀，浩浩蕩蕩，直奔帝京而去。」

花蕾可不打岔他，睜大了眼兒，待他言落，才道：「敢情，你你……你見到了！」

「我見到啦！」少年說。

一定是他想笑，却又不敢，於是，就成了那副更該死的，似笑非笑的樣兒。

「說！你還見到甚麼？」

「玉觀音。」

花蕾眞驚得跳了起來，寒光一閃，嚇那少年。

少年道：「你呀！我親耳聽人家叫的，難道你不是玉觀音？」

「原來，你是……說我，且慢，你怎會見到我？」

「不僅見到你，還見到你打後門溜出，咦！這兩個漢子是誰啊，怎生掩掩藏藏，跟在你身後，啊呀！我想起，眞記得了。」

他怎會打起冷顫來，花蕾姑娘的月牙彎刀仍然指正他，他反倒不怕，反而向她挪近了些。

「你，記得甚麼？」

「我記得了，死屍！」

花蕾啐了一口，道：「你見鬼啦，死屍怎能跟着我。」

「不不，」少年畏怯怯的，好像連手兒伸出也怕。說：「我是說廟前見到的兩個死屍，就是那兩個……跟踪你的漢子。」

「趙龍，張虎！奇怪？爲甚麼跟踪我，又爲何死在廟前？」

花蕾姑娘其實聰明絕頂，一點兒也不蠢。少年見到她爹押着鏢車，一行浩浩蕩蕩奔帝京，那有何奇，但怎又見到她打後門溜出呢？而且見到趙虎張龍跟踪她，可是，她那驢兒乃是一頭健驢，她一口氣奔出十多里地，才把繮繩鬆了些，但仍然是慢跑，別說是一個普通人了，便是一個武林健者，亦是難以跟得上的，而少年却已先到黃河渡口，且已在舟中了。而且……而且還醉了酒？

可不是少了歷練，一個勁兒想！

趙虎張龍怎會跟踪她？又怎會死在廟前，又是何人所殺？又爲何要殺他們？

越想，就也越迷惑了，那睜得大大的杏眼兒，便望着那少年，瞬也不瞬。

少年不禁皺了一下眉兒，但立即揚了，道：「我想，啊，我不過是猜想，不知對也不對。」

是呀！她爲甚麼毫不隱瞞，把一切都對他說，不是因爲人家是讀書人，身不在江湖，知道了也不要緊，而且，人家讀書明理，要他幫同猜想麼？

「你猜到了甚麼？說啊。」

「一個小小的玉觀音，譬如說，一個隨身携帶的包袱兒，也可收藏的……」

「你……」

「我是這樣想，大隊人馬，浩浩蕩蕩，是不是欲蓋彌彰，明眼人，至少，那知道玉觀音的江湖中人，尤其是那心生覬覦，想據爲己有的人，會不會一見便知，這是明修棧道，其實暗渡陳倉。」

「甚麼叫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呀？」

當眞，那老花岡已厭倦了江湖，家中儘有田園，又豈會讓獨生的嬌嬌女，出來在江湖上行走，這花蕾少了歷練亦不出奇，又怎會知道甚麼暗渡陳倉，道：「那是先朝的故事兒，不說也罷。有了，譬如說：其實要別人，譬如說，姑娘你，却人不知，鬼不覺，帶了玉觀音上路，糟啦！」

她的眼兒睜得不能再大了，他！他眞是個讀書兒郞嗎？怎會知道這麼多呀！但他一聲糟了，令她來不及想，不由早已一怔，道：「怎麼糟啦？」

「可眞是，欲蓋彌彰，無異告訴了人家。」

花蕾又聳了一下鼻兒，而且哼了一聲，道：「還道甚麼暗渡陳倉，告訴你啦，咱們這一行，叫做保暗鏢，離哥兒，休要對我掉文兒，又是甚麼欲蓋彌彰。」

「就是，譬如……」

「哼！」花蕾道：你眞以爲我不曉得，就是說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嘿！告訴你也不怕，爹倒眞是這樣想，我可在心裡想啦……」

一見她的眉兒高高地揚了起來，他就知她想甚麼了，道：「若眞有那不開眼的賊，嘿！」他也有樣學樣，不但哼了一聲，也高高揚起眉兒來：「當眞是神嚎鬼也哭，教他曉得姑娘掌中五顆鐵蓮子，手裡一柄迴旋月牙彎刀的厲害。」

可不，她眞是這樣想，那鼻兒自是聳得更高，柳眉兒也直直地挑了起來，哼！

「哼！」少年也哼了一聲，道：「敢情言過其實，傳說有誤，神不嚎來，鬼也不哭，壓根兒就沒人知道小小月牙彎刀兒的厲害。」

「呔！」只道少年讚她，那知是瞧不起她，亦瞧不起她的月牙彎刀！當眞是可忍，孰不可忍，眼兒一瞪，刀光映着火光，端的砭膚生寒！

「啊！呀！」

該死，分明嚇壞了，那雙該死的眼兒怎麼仍能笑得起來。花蕾一擺手中的月牙彎刀兒，說：「你說甚麼！」

「怎麼不是，姑娘你的小小月牙彎刀兒一出手，那賊子就沒命啦，命都沒有，怎還能鬼哭神嚎得起來，又那會見到知道姑娘你的厲害。」

敢情人家仍是在讚她，眉兒眼兒登時彎了下來，噗嗤一聲，說：「趁你還有活命兒，那就教你見到知道小小月牙彎彎刀兒的厲害。」

不料花蕾一怔，彎了下來的眉兒眼兒，登時又瞪了挑了起來。且慢：小小月牙！彎彎刀兒，難道不是仍瞧不起她？不自覺瞧了手中彎刀一眼，當眞，人家說的一些兒不假。

她爹花岡的月牙彎刀，長一尺八寸，她爹說啦：女孩兒家，又不闖蕩江湖，不過練來玩耍罷啦，於是，替她訂造的月牙彎刀，就只得一尺二寸，却是連他爹也驚奇了，說威力，自然及不上他，但月牙薄了，刀兒小了，在花蕾手中，出手更快，更妙的是可收藏在袖管裡，是以揚手便能發出，簡直可以發於無形，是以，更奇妙詭絕，甚至可以飛出更遠，三十步外，亦可削落樹上小小的菓兒，後來熟能生巧，甚至能把菓兒也隨同飛回手中。

花蕾可不是一揚手，三十步外的樹上菓兒，就會取到手中，那有多好玩兒，後來，久而久之，熟而練之，在屋裡，要取甚麼物兒，也不用移步了，只一揚手便可取到手中，乍眼一瞧，簡直像一招手，那物兒就飛到手中了，只不是光影流霞，幽光一閃而沒。

花蕾向手中彎刀瞧了一眼，當眞，人家看來，可不小小月牙彎彎刀，別說人家是個讀書兒郞，便是江湖中人，亦不知道這小小月牙彎彎刀兒的奇妙詭絕。

啐了一口，花蕾說：「我又不殺你，瞧你怕成這個樣兒。」

那少年瞪大了眼，嚇得直往後退，像是腿兒也嚇軟了，總共也沒退出半步去，說：「我我……明白了！」

「你明白甚麼！」

「廟前那兩人，龍虎鏢局的趙龍與張虎，是是……你殺的！」

「我沒有，」花蕾說：「我爲甚麼要殺他們。」

「爲甚麼，」少年說：「因爲他們不安好心，一定也想把玉觀音據爲己有，這就是他們不接這趟鏢的緣故，若是保了，監守自盜，不但脫不了關係，即使人家不懷疑自盜，可也要賠償，何況是當朝權貴要的東西，那還了

得，故爾，假裝說價值連城，自認武功低能，哼！有道文無第一，武無第二，桀傲不羣的趙龍張虎，豈會自認低威……」

花蕾的眼兒越睜越大，一聲兒也不响，噯呀！人家說的如何不是，不怕他們不接下這趟鏢來，於是……

她明白了，明白爲何趙龍張虎跟踪她，原來是詭計陰謀，有道是：明槍易躲，暗箭最難防，她對這兩人毫無戒備，別說在暗裡，即使被她發現了，亦不會心生警惕。

她把牙兒咬得格格响，但又是誰殺了這兩人？當眞，豈僅不神嚎鬼哭，近在廟門口，若有驚呼慘叫聲，她豈有聽不到的，可知兩人連對方也沒見到，立即屍橫就地，可見這人武功奇高。

這人又會是誰呢？別說這些年來，他爹已少與江湖中人往來，就她記憶所及，爹從沒一個武功奇高的朋友？

若然她這時瞧那少年一眼，她不過少了江湖歷練而已，可不是蠢，那麼，必然發現少年眼光裏的笑意更深濃了。

偏就是毫不奇怪，月牙彎刀仍在她手中，人家却一點兒也不懼怕了。

「你，那去啊？」

花蕾那有工夫理睬他，忽然想到，也許從死屍上，會找出些兒蛛絲馬跡出來，那兩個漢子怎麼死的，先前忽略了，眞該仔細瞧瞧。

那知，啊呀！殿門口一根塌下來的橫木，阻着路，那知她彎腰，一脚尚未跨出，又尖叫一聲，急忙縮了回來，退縮得急了，差點兒撞在少年的懷裡。

少年也大叫了一聲：「媽呀！又是……又又……又死了一個。」

靠近那殿牆破塌處，可不是又橫着一具死屍，分明死去不久，鮮血流了一地，把殿前的台階也染紅了。

少年怕她手上的月牙彎刀，但顯然更怕把他一人丟在殿裡，苦雨凄風，殿裡已夠陰森了，何況廟門口還橫着兩具死屍，那會不膽怯，是以跟了出來，且緊跟在她身後。

她不是也嚇得一聲尖叫麼，但見少年嚇成這個樣兒，也許，是少年跟了出來，膽兒壯了，把腰肢兒一挺，道：「別怕，有我，跟着我啦。」

「不怕死人，你眞是如玉……的觀音。」

既然奉了命，還怕他不跟得更緊了，花蕾感到脖子熱熱癢癢的，明知是他的呼吸噴到她的脖子上，既然膽兒更壯了，爲甚麼她要躲開。

倒是少年心頭一凜，慌忙眼兒觀鼻，她的脖子可不是白晰得有如羊脂白玉，而且，啊唷，當眞似玉生香，倒是他慌忙退後了些。

從那橫木下鑽出殿門來，那料花蕾又一聲尖叫，仍然撞入他的懷裡，血！她顧前沒顧下，竟踩了一脚血，他是躲得開的，但那麼一來，她的背就會撞到橫木上，後退的步兒反而往前跨出，腰兒一挺，用胸膛來接住她。

啊呀！她的身子怎麼飄了起來，落到台階下，才發覺少年的手兒握在她掌中，究竟是她把少年帶出來？還是少年帶她出來的？

羞得她臉兒紅透了，啐了一口，只一扔，少年就是一個踉蹌。

必是勁兒用得大了些，少年一聲哎喲！到底沒有站穩，一跤跌在地上。幸是殿前地上，雜草叢生，高可沒脛。

當眞，少年怎能帶得她飄出身來，是了，必是適才嚇慌了，抓起了人家的手來。

「是了，」花蕾瞪着眼兒想：「八成兒這就是爹說的本能，功夫練到了家，危急時，本能就會自生反應，瞧他這德性，那能帶得動她，必是自己抓着人家，本能地也把他帶出來了，何況，是我握着他的手兒，又不是人家握着我的。」

但仍啐了一口，說：「眞沒用，起來啦。」

可不是眞沒用，爬起來，還直揉屁股，她可也不是個蠻不講理的姑娘，而且，若不是她心腸好，人家怎會叫她玉觀音，見他一定是痛得咧了嘴兒，心下倒有了些兒歉意。

但她也眞不明白，怎生痛得咧了嘴兒，他那該死的眼兒還要笑，可不是又在笑啦？

她也眞不明白，爲甚麼一接觸到他那笑眼兒，她就會感到臉兒熱起來，心兒也沒來由地跳起來，她也不知道，是惱他該死的眼兒，還是惱她自己，總之，也有了足夠的理由，再又狠狠的啐了一口。

一定是他抬頭就看見死屍了，嚇得啊呀一聲，又躲到她身後來。

「救苦救難，觀音玉……玉菩薩。」

登時惹得花蕾噗嗤一聲，又笑啦！

「你叫甚麼呀！」

「叫你呀！」少年說：「難道你不是救苦救難，不是活生生的玉觀音。眞……嚇死人。」

「哼！」花蕾笑着也啐了一口，道：「嚇得你語無倫次了。」

心想：除了他那雙眼兒該死外，其實蠻好，挺聰明，也怪可憐的。本來她也是怕的，也不由她不硬起頭皮，挺了腰兒，道：「當眞，這人是誰？分明才死了不久，眞奇怪，咱們在殿裡，不過隔着一道破牆，怎生一點兒聲响也……」

忽然間，她記起了來，先前在殿內，就是少年向破牆洞那邊移近的刹那，分明聽到有甚麼倒地的聲响，只因秋風蕭蕭，雨也瀟瀟，一時忽略了

，是了，必就是這人倒地的聲音。

她又睜大了的眼睛，望着那少年，難道，這又是巧合？

少年啊了一聲，道：「我明白啦，這人也是個賊。」

「你……怎會知道？」

「你瞧這人的死狀，不是如那趙龍張虎相同麼，分明是被同一個人所殺。」

可不是有些兒相同麼？相同的不僅是死的慘狀，還有……

花蕾的眼兒望着那少年，更睜得大了，她眞不是蠢姑娘，這少年出去拾柴薪，趙龍張虎就屍橫廟前，適才他向破牆處移動了一下身兒，跟着就傳來了那一聲响，就有這漢子屍橫牆外。

但……不不，這少年可沒見他出手呀！被她嚇得慌張了些兒，那倒是有的，一個見到死屍就嚇得魄散魂兒飛的少年，又豈能殺人，又豈有本事殺人。

少年像是不容她往下想，道：

「姑娘，你可認得這人麼？」

不由她不把目光轉向死屍，搖了搖頭，連她爹近年來已少與江湖中人來往了，武林中亦沒有甚麼知交人物，甚至壓根兒就不讓她與武林中人接觸，怎會認得這人。

少年更不待她答言，又道：「不好了，咱們得趕快離開這裡。」

「爲甚麼呀？」

「嘿！」少年道：「怎麼你還不明白，那趙龍張虎跟踪你，不懷好心，覬覦玉觀音，啊，我不是指你這玉觀音，雖然你百媚千嬌人如玉……」

花蕾一瞪眼兒，嚇得少年忙道：

「我是指那稀世奇珍的玉觀音，雖然你也天下無雙，啊啊！你別對我瞪眼兒，行不行。」

「你那該死的眼兒，不笑行不行？」當然，花蕾心說，狠狠地瞪大了的眼兒也在說，嘴裡可沒說出來。

還有，他這張嘴兒也該死，只不過又要聽他說下去，道：「快說，說下去！」

「我……眞不知道，」少年說：「我是猜，不不，我是說他們猜想，以爲那稀世奇珍的羊脂白玉觀音，在你這千嬌……我是說：活生生的手中，那趙龍張虎跟踪你，這樣想，那江湖中人必也這樣想，是以也跟踪你下來。這不是已死了三個嗎？咱們在明，怎知人家暗地裡跟踪而來的，還有多少人。」

花蕾一想：他說的如何不是，而且，雨也停了，天色不早了，不知還有多遠才有鎭集。

「好！咱們這就上路，咦！」

「你又怎麼啦？」

「我的……驢兒呢？」

花蕾的驢兒乃是一頭馴驢，且是她的寵物，是從來不拴的，引吭打了個胡哨，以往，一聽到她這悠揚嬌俏的哨音，立即就會奔回她身邊來。但半响，連蹄聲也聽不到。

少年說：「恭喜姑娘，你那驢兒回家啦！」

「你……你說甚麼？」

「嘿！」少年道：「你易了容，千嬌百媚的玉觀音，當眞成了個村姑，但人家可認得你的驢兒，是不是，還會不知道驢兒背上是誰麼？」

當眞，開封府，無人不知玉觀音花蕾姑娘有一頭神駿的驢兒，也無人不識，不怪她化裝易了容，趙龍、張虎仍然跟踵而至，這這……不是又死了一個，且慢！

「但你怎知我那驢兒回家啦？」

「怎麼不曉得，」少年說：「老馬識途，神駿的驢，豈有認不得回家的道路，從此，知道的，見過的人，都已死了，再沒人認得姑娘就是玉觀音，當然就想不到那稀世奇珍的玉觀音，你說，該不該恭喜。」

當眞，這少年還眞是挺聰明的，別說廟裡廟外有死屍，想必更有賊子跟踵而來，不由她不心裡發慌，不趕快上路，更待何時。

花蕾轉身就走，想到廟門口橫着兩具死屍，那慘狀眞怕死人，跺脚飛身，一掠過牆。

只聽少年在身後叫道：「救苦救難，花姑娘，玉觀音呀，等等我。」

花蕾一怔！該死，玉觀音！她竟把包袱留在殿中，竟忘了携帶，這一急，非同小可，不走廟門，直奔殿後，神龕後找到包袱。謝天謝地，玉觀音仍在，緊緊抱在懷中，長長吸了口氣，閉上了眼兒，可不是差點兒嚇得她魄散魂也飛了。

將包袱揹在背上，在胸前緊緊結了個死結，不由心下倒生了歉意，多虧少年那一聲嚷嚷，自己却把人家丟下，不顧而去，說甚麼也該伴人家出廟才分手。

她有生以來從沒見過死屍，何況那三人死得那麼慘，連她也害怕，何況人家是個讀書郎。

說眞的，她也不能算是丟下人家，原不是一道兒，萍水相逢，只不過是碰巧來避雨而已，雨已停了，自要各奔前程，再說，她是個姑娘，怎可與一個陌生，連姓甚麼也不知道的少年結伴同行，那成甚麼話。

她出去一瞧，少年已無踪無影，過了這一陣工夫，人家還留下來伴死屍不成，當然早已沒命地跑了。却是她又怯怯地溜了那死屍一眼。

那知不看猶可，一看，可把她驚呆了，連那死屍也不見了！掠身到了廟門口，可不是相同，連那趙龍、張虎的屍首也不見了，廟門口被雨水冲洗過，甚至地上連血漬也沒有了！

花蕾這一驚，眞個非同小可，再又回身到殿門口一看，階上階下，却仍血漬殷然。

那麼，是被人毀屍滅蹟了，雖然

她沒闖蕩過江湖，她爹可是老江湖，心中一動，聽說江湖中有一種化骨丹，只用少許彈在屍身見血之處，那屍身立即化爲濃血，心想，這必是了。

是了，必也是暗中助她，殺了這三個賊子之人所爲，曝屍留在荒郊野廟，也難免人命關天，傳遍遐邇，她豈不也暴露了行藏。

花蕾不怕了，心下好生感激，叫道：「那位前輩高人相助，何不請出相見，容我拜謝。」

那知她連叫了兩聲，並無人無聲，只有風蕭蕭，那已然停了的秋雨，又在飄落了。

心想：罷了！人家若願相見，早已現身了，却是趕快上路要緊，趁天未黑下來，雨還不大，趕快上路。

一口氣奔了十多里地，陰雨天，黑得更早了，總算在未黑盡之前，到了一個市集。

眞不明白，爲何一路之上，總覺有一雙笑眼兒在跟着她？

當然沒有，那少年早已去無踪影了，不知怎麼，那少年，尤其是那雙該死的笑眼兒，却像無處不在一般，濛濛的細雨裡，搖曳的路傍樹木，錯眼間，都像是那少年。

她啐了一口，覺得臉兒熱熱的，不過麼，說眞的，眞還沒見過這樣英俊的少年郎，而且，挺聰明的，就是一宗兒不好，胆怯怯的，還有，那雙眼兒也該死。

荒野少人家，北來的路上，這是最近的一個市集了，那雙該死的眼兒也會來嗎？

即使也會投到這市集來，必然還在後面老遠，秀秀氣氣的讀書郎，呸！怯怯兮兮的儒小子，那能及得上她快。

不行，衣衫又濕了，若再濕透，她可沒衫兒更換了，那雨，可不是又大了些，她得趕快投店。

那市集竟還不小，雖沒萬家燈火，却有一條大街，食肆客棧，燈火輝煌，花蕾走到一家客棧門外，驀聽有人呵呵大笑，說：「可不眞是花姑娘來啦！」

花蕾大吃一驚，那大笑呵呵的人已走了過來，分明是個店夥！

店中的夥計，怎會認得她！怎知她姓花！

花蕾霍地退了一步，横肘當胸，她只要一揚手，袖中的月牙彎刀，就會飛出，倒不會取那人首級，却會抹在他的脖子上，說：「你……怎會，認得我。」

不料惹來哄堂大笑，却見一個老漢站了起來，也帶着微笑，說道：「那麼，姑娘也眞姓花了，雨天黑夜，想必也再沒第二個姑娘來了，快請，姑娘的房間，已替你預備好了。」轉身對那店夥道：「還不快帶姑娘進房，還有，送一盆熱水去。」

「且慢，」花蕾迅速掃了一眼，却又不見有甚麼可疑的人，店堂中人雖然都望着她笑笑口，但一看就知，全是生意買賣人。道：「你們怎知我姓花？送熱水做甚麼？」

那老漢笑道：「適才有人吩咐，說一位花姑娘就到，吩咐我們替姑娘備下房間，還說……」

「說甚麼？快說！」

「說姑娘雨地裡行走，必然花了臉兒，最是好認不過，當眞姑娘臉花了，姑娘且先洗過臉，這就替姑娘送飯菜來。」

原來是這麼回事，是笑她臉又花了，啊唷！當眞，雨地裡奔走了這一陣，必又像先前在廟裡一樣，臉上黑一處，白一塊的。

但也不由怔了怔！是誰吩咐？顯然這是好意，心想：莫非……便是暗助自己，把那三具屍身化去的人？

不，即使是惡意，是甚麼賊子在故弄玄虛，她又豈可露怯，當然更不會退縮。

大踏着步兒，挺着胸脯兒，心裡提醒自己：不可露怯，走啦。

巴不得快快走過大堂，偏她怎會忽略了，又臉兒花了也不知……不眞是欲蓋彌彰麼？

呸！她在心裡啐了一口，這是那個眼兒該死的讀書郎說的，她怎麼也學上了，露馬脚就是露馬脚，掉甚麼文兒。

她是瞧少年是否在店堂裡？還是希望見到那……讀書郎？她也不明白，不過仍然不自覺，向人衆中掃了一眼。

當然，那怯兮兮的儒小子，怎會這麼快就跟得上？

店堂後面是穿堂，後面是個四合院子，夥計帶她進入上房，這還是她離家以來第一遭，而且是有生以來的第一遭住店，蠻新鮮的，不錯，陳設雖然不好，倒還乾乾淨淨。

爹說：女孩兒家落店，門窗最是要緊，先要查看清楚。還有，牆壁有無暗格，床下有無地道，是一些兒大意不得的。

她一一查看了一遍，嘿！坐在床邊，眉兒一揚，誰敢說她是雛兒，誰還敢說她不是老江湖。

那知她的眉兒揚了，就落不下來，因爲，好像，就在隔壁，一個有些兒含糊不清，但顯然又是年輕的嗓音，歌道：

桃之夭夭兮，其華灼灼，
江湖之險惡兮，我心惶惑；
……

咦！怎麼這聲兒好熟？

啊！她跳了起來，可記起來了，這不是漳河舟中，那酒醉少年的歌聲！只不過歌詞兒不同了，當然，也就是那個怯兮兮的儒小子！

邪門！還道人家遠遠落在後面了，不料非但已早到了，若不是已到了些時光，怎會已喝得醉薰薰的？

且慢，想想看，她折回廟去，找到包袱，自不免打開包袱來查看了一遍，然後揹上結好，後來……不錯，殿前不見了死屍，很是驚疑了一陣子，也猜疑了一陣子，不用說，耗了不少時候，而他，這儒小子，不用說，嚇得沒命兒飛跑。

不錯，不錯，不過十來里地，他跑到前頭，先到了這裡，那也不奇。

說眞的，雖說他是個讀書郎，倒也不是文弱的書生。

花蕾不禁啞然笑啦，因爲想到這怯小子嚇得失魂少魄，道上風風雨雨，八成兒以爲死屍追來啦，想到他必然三步兒併作兩步的狼狽相，怎不失笑。

只聽那少年仍在醉酒高歌，歌道：

「望帝京兮，路茫茫，
初生之犢兮，不畏虎狠……」

呔！花蕾一怔，敢是說她……說她是初生之犢？再要聽時，却已含糊不清，聽不眞了。

但忽然又心中一動，先前在廟中，這怯小子不也笑她花臉兒，不也知道她姓花？一路奔來，雨不是也下個不停，當然想到花了臉兒的姑娘，也會投到這市集來，那麼，莫非，吩咐店家替她備下房間的，就是這個怯小子？

她眞不明白，天不怕，地不怕，明知江湖有兇險，她也敢帶着玉觀音獨個兒上路，偏會怕了一雙笑眼兒，那雙該死的眼兒，即使小小月牙彎彎刀指正他，仍敢笑，笑得她心兒癢癢又慌慌，不知怎麼，她的手就軟了下來。

花蕾姑娘這時不禁又啐了一口，小小月牙彎彎刀，不是那怯小子說的麼？怎麼她又記住了，連她自己也說了，這怯小子，那知小小月牙彎彎刀的厲害，敢瞧不起她的：月牙彎刀出，神嚎鬼也哭！

對！獨自兒，花姑娘不是花了臉兒，而是臉上開了花，樂啦，一個大姑娘，無端端，怎好去找個少年郎，這可不是有了藉口，好個怯小子，竟敢瞧不起她的小小月牙彎彎刀。啐！

側耳在聽，眼珠兒在骨碌碌轉，啊呀！驀見房門口人影一晃，呔！

她倒吸了一口涼氣，她的小小月牙彎彎刀，倒差點教夥計知道厲害了，幸是即時住了手，敢情是夥計送了洗臉水來，燈火不明，熱氣騰騰，乍然出現在門口，影像自然有些兒模糊。

呔！仍是先前那個笑話她的夥計，那副忍着笑兒的模樣，更該死了。

但花蕾姑娘只瞪了下眼兒，來不及發作，却也因此才又想到自己花了臉兒，夥計一轉身，慌忙把臉均得勻了。

那知她才要出房，又有個夥計托着個托盤進來，送來了熱氣騰騰的飯菜，怎麼餚香飯也香？才想到一日不曾進得飲食，可不是眞餓了，打從那野渡舟橫時開始，這一連串的事故發生，令她竟連餓也忘了。

好，且吃得飽了，再教不這儒小子知道厲害，敢瞧不起我這小小月牙彎彎刀。

偏是那各房的客人，都在這時陸續回房來，那四合院子裡登時熱鬧起來，等到夥計的進房收去碗筷，早是一個呵欠，那倦意又襲上來，敢是那小子自知大禍臨頭，也不醉歌了，且便宜你這小子。

又是一個呵欠，好吧，且饒過今兒，明兒必教你嚐嚐小小月牙彎彎刀兒的厲害。

一口吹熄了燈，彎刀兒在袖管中，問了問懷中的鐵蓮子，誰敢說她不是老江湖，哼！若有不開眼的賊子想打她玉觀音包袱中的玉觀音的主意，哼！

她究竟是哼了一聲，還是噗嗤一聲？連她自己也弄不清，當眞，她的綽號叫玉觀音，竟有這麼巧，保的暗鏢竟也是個玉觀音，可不是巧極啦。

黑暗中，她感到有些兒飄飄然，美人如玉百媚千嬌，好像少年的讚美又在耳邊，雖然，呸！眞肉麻，不過，身子兒飄呀飄的，心兒也甜甜的。

就這樣，飄飄甜甜的，她和衣靠在床上，竟入了夢鄉，直到臉兒熱熱的，才一覺醒來，敢情是暖暖的秋陽，已爬上了床，陽光從窗櫺斜照到她身上了，竟已是不早了，耀眼的陽光令她一時睜不開眼來，但她可知道自己在何處，跳了起來，抓起包袱。

包袱沉甸甸的，門窗也關閉得好好的，這才舒了一口氣，不由臉上熱熱的，現在，朝陽可沒照在她臉上，她這是怎麼啦，一覺睡到大天亮，睡得這麼沉，若是有賊子前來……

當然沒有，沉甸甸的包袱不就在她手。即忙揹上。

院子裡靜悄悄的，顯然客人都上了路，她算是甚麼老江湖，有道是未晚先投宿，雞鳴早看天，却是太陽曬着她的……她笑啦，可沒曬着她的屁股，曬到臉上是眞，才醒了來。但一夜無話，也一夜無事，怎不心情倍感寬鬆。

出到店堂，只有那個店家老漢在門口曬太陽，說：「姑娘可起身啦，你那個昨晚先來的同伴，已上了路。」

「你！說甚麼？」

「那相公不是姑娘的同伴麼？」老漢說：「替你把房飯錢都付過啦，說有事先走一步，午間邯鄲見。」

花蕾瞪大了眼兒，說：「誰說我要去邯鄲？我也沒同伴。」

那老漢倒怔住了，不禁打量起花蕾來，眼前這姑娘，臉兒黑黑黃黃，倒不像是來自農家，可也不是甚麼小家碧玉，活脫是個小戶人家的妞兒。

花蕾哼了一聲，道：「我問你，那

人是不是挺年輕……」

「年輕的相公，」老漢道：「倒像是赴京城趕科場的。」

是了，是那個有一雙該死眼兒的儒小子，再沒錯兒，好小子！

「再沒錯兒，昨兒夜裡一到，就灌了黃湯，是不是？」

老漢呵呵大笑，說：「不是黃湯，喝的是白酒，那麼年輕的相公，倒眞好酒量，姑娘，別是你氣惱了他吧，看來那相公說得不錯，姑娘最愛使性兒，最是……」

「最是甚麼，說！」

花蕾瞪了眼兒，早氣往上湧。

老漢呵呵笑道：「那相公說你刁蠻不過，總是兇霸霸的。」

花蕾不待他說罷，轉身就走，只聽老漢在後說道：「姑娘，我奉勸你一句，兩小口兒，床頭打架床尾和，其實，這樣的相公，你……」

花蕾氣得肺都要炸了，甚麼話，兩小口！好小子，非宰了他不可，那敢再聽下去，必然有更難聽的話兒，人家姑娘可是黃花閨女，她可連這小子姓甚麼也不知道。一口氣跑了，往西北跑了下去。

醉鬼書生　暗渡陳倉

她知道邯鄲在通往帝京的大道上，乃是一座古城，春秋戰國時趙國的京城，豈會小得了，她沒到過，但近着開封府，豈有不曉得的。

她不但氣，而且羞，又羞又氣，連抹得黑黑黃黃的臉兒，也透了紅。這番……這番……非要宰了他不可，小兩口兒，啐！

原來那小鎮名叫漳河店，相距邯鄲不到百里，却是西北走邯鄲，東南走大名府的必經之路，是以也算得大路了，不到一個時辰，已到了成安縣，沒了驢兒，靠她自己的兩條腿兒走路，不是走，是奔，奔了這麼遠，有生以來，這還是第一遭兒，難免氣喘。

且慢，那小子，那能快得過她，即使一早上了路，只怕也在這裡歇歇腿兒。倒休走到前頭，何不也歇歇，打個尖兒。

那成安雖是個縣城，却只得一條大街，已初時候，店舖是開了門，却沒一個人客，花蕾轉了轉，不見那小子，哼！且饒他多活一時半刻。

迎着西門口，倒有一家大棧房，從東到西，這是最大的一家了，冷冷清清，只有一個夥計在打盹兒。

「呔！」花蕾走進去，一拍桌子，把那打盹兒的夥計嚇了一跳。

一見不過是個小姐，可瞪眼了，沒好氣地說：「小妞，你要甚麼？」

花蕾掃了一眼，回過頭來，說：「你可見到一個小……相公。」

在她眼中，那少年是小子，想到那店家稱他相公，於是改了口。那少年衣着雖不光鮮，但也是個讀書的相公。

夥計的沒好氣，道：「小妞，敢情你找小老公。」

花蕾氣得眼兒一瞪，才要發作，驀聽馬蹄之聲雜沓，竟是一東一西，兩匹奔馬同時到了門口，馬上兩個漢子，一看都是江湖中人，滾鞍下馬，嘿！看來身手都不弱，花蕾本要發作的，不由心下疑惑，寧靜的小城，那來這麼兩個江湖中人，而且都是奔馬而來？

只見兩個漢子走進店來，在近門口的一張桌上坐了，一個東來，一個西往，敢情是相識的，一個對夥計吩咐道：「好酒好菜，快快取來。」

花蕾忽然心中一動，她不認識，也沒見過這兩人，却怎生覺得有些兒眼熟。

驀然間，她記起來了，眼熟的，是這兩個漢子的衣着，還有，這兩人不但衣着相同，且兵刃也一模一樣。與昨日殿外那死屍，也一模一樣，不怪眼熟了。

她不認得人，却認得那兵刃，心說：這不是五虎斷魂刀麼？比普通江湖人用的刀，特寬、特厚，也更長些，若不是膂力過人，是不能使用的。

花蕾聽她爹說過，洛陽五虎，便因這五虎斷魂刀而得名，威震關中，刀沉勁猛，凌厲無儔，儼然中原巨無霸。更難惹的是，得罪一人，哥兒五個並肩子就一齊上，是以無人敢敵，也無人能敵，走鏢的，莫不視西路洛陽爲畏途。

她爹厭倦江湖，雖沒明說，但她知道，就是與這五虎有關，雖不知其詳，但知曾和這五虎有過過節。

哼！花蕾眉兒一挑，昨兒因見到的是死屍，那死狀之慘，令她膽寒，竟忽略那死屍傍邊的兵刃了，今日若不是兩人的兵刃相同，令她注意了，還想不起來。

好賊子，這還用說麼，必是爲玉觀音而來。

也不由她不心下一寒，昨日幸是只有一虎，落了單，眞若五虎在一道兒，並肩子一齊上，還眞難對付，她的月牙彎刀再厲害，若是傷了一個，可就飛不回來，憑掌中五顆鐵蓮子，怎能力敵餘下的四虎。

那夥計出言輕薄，她如何不怒，却因這一來，顧不得惱怒那夥計了。

那夥計日常接待的是四方人客，如何不知這兩位爺難惹，又豈有不趕快去侍候的，喚來店中人，急忙備辦酒菜。誰還睬她這個臉兒黑黑黃黃，小戶人家的小妞。

花蕾心想：當眞，連這洛陽二虎，自從下馬進店，多一眼兒也沒瞧過她。妙極，正好聽他們說些甚麼？一虎已橫屍在殿外，分明就是衝着她這個玉觀音包袱中的玉觀音而來的，好賊子。

好賊子，三拳難敵四手，若眞是洛陽五虎並肩子一齊上，眞還難對付，只這兩個麼，嘿嘿，她玉觀音花蕾可還不放在眼裡。

却也不自覺，把胸前的結兒緊了緊，只要她一揚手，小小月牙彎彎刀，就會飛出，悄不見，摸出鐵蓮子來，扣在掌中。

早聽那西來的漢子道：「二哥，花家寨那老兒，昨日落在安陽，按站而行，晚半日可到磁縣，你猜得不錯，眞是明修棧道，看來必已暗渡陳倉。」

哼！花蕾是想不動聲色的，那眉兒偏會揚了起來，她已知道這典故兒是先朝的故事，哼，誰還敢說她不是老江湖。

她又瞧甚麼，眼角兒瞟前又瞟後，是那暗中相助的前輩高人是否仍暗中保護，跟隨着她？還是想到，昨日若不是遇到那怯小子，眞還不知道甚麼叫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她究竟是惱人家呢？還是心有所盼，有所待？可連她自己也弄不明白。

只見西來的漢子忽然皺了眉頭，道：「老三，看來這事兒有些蹺蹊，不僅是明修棧道，暗渡陳倉那麼簡單。」

「二哥，那隻雛鳥兒敢是……難道飛出了二哥你的手掌？」

「可不是怪事麼？」西來的漢子道：「第一樁，老大跟踪那龍虎鏢局的趙龍張虎。」

「哼！當眞是妙想天開，憑這兩塊廢料，也敢打玉觀音的主意。」

那二哥道：「話不是這樣說，開封府可是他們的地頭，而且對花家寨的一舉一動，瞭如指掌，跟踪他們，豈不是事半功倍。」

好大膽的賊子，大庭廣衆之中，竟然直言不諱，可知這洛陽五虎何等跋扈囂張，全不把王法，不把天下人放在眼裡。

花蕾掃了一眼，敢情偌大的店堂，大庭而不廣衆，能聽到的，只得她一人而已，人家不過是不把她這個臉兒黑黑黃黃的小妞放在眼裡而已。

「可不是奇了，」那二哥又道：「老大原約好和我在漳河店相見的，竟然不見人不說，我命老五去查看，回來說，便趙龍張虎也失了踪，更奇的是，他認得花家那丫頭的驢兒，驢背上也不見了那丫頭，空驢兒奔回開封去了，你說奇是不奇？」

花蕾心頭一緊，敢情這洛陽五虎認得她……啊，是了，破廟中，她已換了濕衣，衣衫已更換了，那少年不已把她的包頭花布烤乾了，不料後來又下起雨來，再又濕透了，自然也沒再包在頭上，即使離開封時被他們見到了，而今又如何識得，嘿！別瞧那小子怯兮兮，還是挺聰明，若她仍然騎着驢兒，不要說在眼前了，只怕老遠便已被賊子們認了出來。

當眞，是誰把她的驢兒趕跑了呢？會不會……會不會就是這個怯兮兮的小子。

啐！不知怎麼，一想到那小子，那雙該死的眼兒又浮現在她眼前了，不過是想罷了，竟然心兒有些兒慌慌的。

她這是怎麼啦，這個時刻，她倒一個勁兒想那少年，眼前這兩個賊子就在追尋她的下落，雖然並未認出她來，可還是得小心些。

隨聽西來的漢子道：「老五呢？現在何處。」

「還有老四，」那二哥說：「我命他們務要找到大哥，因爲和你約定在此相會，特地趕了來。」

「敢是……北道上你探聽出甚麼來？」

那個老二緊皺了眉頭，道：「正是，不料消息走漏了這麼快，山東道上已傳遍了，聊城雙劍，泰安洪家三兄弟，濟南那個聖手白猿，不但都想染指，據說都已出動了……」

西來那漢子哼了一聲，道：「憑聊城那兩把破劍……竟也想染指，洪家三兄弟更是自不量力。却是那個聖手白猿神出鬼沒，化身百變，討厭一點。」

「不僅此，」那二哥道：「就連嶗山那個老怪也知道了，可是很難惹。」

花蕾可眞吃了一驚，甚麼聊城雙劍，洪家三兄弟，全不放在她眼裡，這聖手白猿廖化，她可聽得多了，不但幻身多變，去來捷如猿猴，一年四季，總是一身白衣，妙手空空，任你銅牆鐵壁，也可來去無踪，江湖上傳聞，更是神乎其說，是以人稱聖手白猿，說眞的，據說這聖手白猿還是一位俠盜，專門盜富濟貧，是以好生响往，曾想：若將來行走江湖，眞要會他一會，嘿！不料竟也覬覦她的玉觀音。

這也罷了，嶗山老怪人知其名姓，聽她爹說，老怪物生得矮小，却有一雙長臂，空手入白刃的功夫簡直到了化境，從來不用兵刃，就憑他一雙長臂，任你招術多奇詭，他也能把你的兵刃奪下來，爲人亦正亦邪，可就不僅是黑道中人的尅星了，而且喜怒無常，去來如風，不過甚少在江湖中露面，她爹警告她說：一旦遇上了，可千萬要小心。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人兒，尤其是自以爲月牙彎刀天下無敵的花蕾，不免生出幻想來，偏不信老怪物能奪得下她的飛刀來，不是心存敵意，不過是好奇罷了，眞想會會這老怪物。

花蕾不僅大驚，而且大喜，多年來盼望、期待，也許响往、崇拜的，不料就快見到，而且還找上她來。

若她不大喜，她就不是她爹老花岡長不大的丫頭了，她爹就常常被她搞得哭笑不得，眞是啼笑皆非，若是被那怯小子知道了，怕不笑掉了大牙，她爲甚麼化裝易容上帝京？難道不是爲了包袱中的玉觀音，而今，兩個

最最厲害，而且神出鬼沒的人物要來搶她玉觀音的玉觀音，她倒大喜，不逃不躲，倒想會會人家。

但她若然不喜，她也就不是花蕾了，含苞初放，天真純潔如花朵兒，而且最是心地善良。聖手白猿既然盜富濟貧，可知不是壞人，嶗山老怪物，既然有正的一面，既是黑道上人的剋星，更沒害怕的理由。

不料，那二哥把眉頭皺得更緊了，道：「老怪物還在嶗山，還得有些日子才趕得來，有我哥兒五個聯手，小心些，更不怕那聖手白猿……」

「難道，還有更厲害的人物也想插上一手？」

老二點了點頭，道：「你聽說過鬼書生？」

西來的那老三可就瞪了眼，道：「據說輕身功夫，絕世無雙，還在聖手白猿之上，最厲害的是，摘葉飛花，都能傷人，他若是要找上甚麼人，簡直如影隨形，出道以來，從沒人能在他手下走上三五招！」

「壓根兒一招也沒走過，」老二說：「因爲那人已喪命了，鎮日醉醺醺，酒家眠，像個窮鬼書生……」

花蕾不僅怔住了，而且幾乎跳了起來。

「兩人說的，可不像那怯小子？」

「據說，」老三說：「這鬼書生談笑出招……」

「甚至沒人見出過招，只見他笑，而且不是談，是長歌，和他作對的人，就沒命了，是以人家叫他鬼書生。

你想想，連他的招術門派都弄不清，不用兵刃，但隨時隨地，身外的物件，莫不是他的兵刃，保定府那神拳太保吳康，易水黑白二無常，在北道上皆是威名遠播的人物，據說就是被他一笑送了命……」

花蕾的一雙眼兒睜大了，愛笑、長歌、醉酒、窮鬼書生，她張大了的嘴兒，就合不攏來，啊呀！昨日廟門口趙龍張虎屍橫就地，不是那怯兮兮的小子出去拾柴火，走了一趟？現在，她記起來了，殿外的那賊子，當然就是跟蹤趙龍張虎隨後而至的，洛陽五虎的老大，那小子向破牆處挪了挪，不就傳來倒地的聲響，八成兒他就是甚麼窮鬼書生，呸！

她狠狠地啐了一口，是眞惱了，如何不是如影隨形，她的驢兒有多快，不料她在神龕後換衣衫，他已在殿堂生起火來，而且燒得旺了，若不是走在她前頭了，那火能燒得旺了起來？她跑到漳河店，人家不但已先到了，而且醉了酒。八成兒，她的驢兒就是被他趕跑的。

她不是感激前輩高人暗中相助麼？而今，却惱人家騙了她，千不該，萬不該，裝成個怯怯的儒小子，把她騙了。

小小月牙彎彎刀，好哇！非教他知道她的厲害不可，分明是瞧不起她，嘿嘿！她花蕾姑娘出手，管教他鬼書生笑不成，非教他哭不可。

也許，她早惱了那小子該死的笑眼兒，笑得她心兒癢癢又慌慌，不明白爲何會如此，也說不出那滋味兒來，因爲是她從未感受過的，若那賊小子眞是也打她玉觀音主意的鬼書生，不論是好意還是歹意，騙了她，那就該死，如何不惱上加惱。

全不想爲甚麼她大路不走小路，保的是暗鏢，爲的是避人耳目。而今，只爲惱了那小子，竟又奔回大路來。

花蕾霍地站了起來，因爲漳河店那老漢的笑聲又在耳邊響了起來，小兩口！竟說她和那小子是小兩口，教她如何不惱，而且臊得她的臉兒又熱了起來，她不是已經惱得立即追了來麼，何況而今更惱上加惱。

不料那老三又開口了，說道：「傳說如此，未必就眞，再說，管他們甚麼聖手白猿，嶗山老怪，便是這鬼書生前來，玉觀音咱們已到了手，神不知，鬼不覺……」

那老二道：「你可慢高興，現今已有些不對勁了，不僅玉觀音，連老大也失了踪。」

「我是這樣猜想，你看對不對，」老三的漢子說道：「龍虎鏢局的趙龍張虎，把上門的買賣推給花家寨，明眼人一瞧就知是不安好心，本來知道的人不多，爲何這麼快就傳遍了江湖，顯然亦是他們的詭計。」

那老二一怔，道：「我可不明白了，說他們想據這玉觀音爲己有，又脫了關係，倒還有可說，怎麼又放出消息來。」

「這就是他們老奸巨猾了，將來老花岡失了鏢，便無人疑心到他們頭上，譬如聊城雙劍，泰安洪家三兄弟，更不要說聖手白猿和嶗山老怪了，無一不比他們名頭響亮，而今更好了，又多了一個鬼書生，他們却近水樓台，老花岡一離開開封府，立即下手，搶先一着，這一招，可眞歹毒，還有我們，讓咱們去互相猜疑，鬥個你死我活。」

「哼！」老二的道：「咱們雖早識穿了他們的陰謀詭計，不上他的當，却還想不到他們恁地歹毒，把消息早放出去了，不僅我們得到知會。」

、花蕾怎能不聽下去，不自覺又坐了下來，按捺了性兒，那夥計的正送上菜來，誰有工夫瞧她這小妞兒一眼。不由她咬緊了牙兒，好賊子，一面把買賣向他們花家寨推，一面却放出了消息，敢情這洛陽亦是兩個賊子知會的，不但討了好兒，又脫了關係。

只見那老三揚了眉兒，道：「我是這樣猜，趙龍張虎既然早有預謀，花家那小丫頭那能逃得過他們的手掌……」

驀見兩人一怔，齊向四外掃了一

眼。倒把花蕾嚇了一跳。

原來是她哼一聲，而且哼出聲來，好在那夥計也替她送上飲食來，花蕾忙皺了眉頭，像是嫌棄菜飯不好，一樣人客，兩般接待。

兩人自也就不再理會，那老二的道：「你是說，那丫頭已落在兩人手中了？」

「若是落在兩人手中，自要擄去一個預先安排好的隱蔽之所。」

「於是，老大也跟踪了下去，你這樣猜想，果然有些道理。」

「若不然，怎會老大連那丫頭也失踪了，你有甚麼不放心的，憑老大手中斷魂刀，再多兩個，也不是敵手。」

老二道：「不錯，不錯，必是這般如此，老三，你也不用再去跟踪花岡了，我們這就動身，我躭心的是聖手白猿，相距得最近的就是這頭猿猴，趁他們尚未來到，咱們早早搶到手中，只要把趙龍張虎料理了，那可就人不知，鬼不覺。」

兩人立即起身，扔下塊銀子，嘿，好大方，怕不有二兩重，其實連筷兒也不會動一下，立即出店上馬，往東去了。花蕾也急忙站起來，哼！誰教這夥計的嘴裡不乾不淨，溜出店兒，只一旋身，幾乎是那兩人剛上馬的工夫，她已溜出店去了，到了城門口，手兒掂了掂，那塊銀子果然二兩有多。是五兩頭截成兩半，而且截口猶新，敢情她溜出店來，順手把那塊銀也取了來。

就在這工夫！呔！是誰在耳邊呵呵一聲笑！

她跳了起來！見鬼，城門口冷冷清清，連一個行人也沒有。

她不但跳起來，而且毛骨悚然，難道眞是白日見鬼！掂在手中的銀子竟不見了！

莫非掉在地上了，她跳了一下，自有可能，但秋陽當空，銀子可是白的，城門口又寸草不生，再說，截開來的銀子，又不是元寶，不會滾動！找了一遍，竟像鑽了地。

可眞是怪事，還有，那笑聲，簡直就在耳邊，若然是人，城門口空曠，再快，至少也能瞧得見影兒，這不是咄咄怪事麼？

眞見鬼了，眼兒不停翻，脚兒可走了下去，直到面前現出了城廓，才暫且放開了，嘿，道上行人可眞多，敢情果然到了邯鄲，驛站大路，北通帝京，南下開封府，那會少了行人。

花蕾把包袱兒緊了緊，進得城來，古都名城，果然氣象不凡，不過麼，喜歡逞强的花蕾仍然皺了一下鼻子，因爲比起開封府來，街道可窄了些。

且慢，漳河店那老漢說，那怯兮兮的小子留下話來：邯鄲見。偌大一座邯鄲城，誰知那小子在何處？

慢來，慢來，若那怯兮兮的小子眞就是鬼書生，也打她玉觀音包袱中的玉觀音的主意，避之尚且不及，怎倒送上門去。

她不是惱了人家，要宰了人家麼？當眞人的名兒，樹的影兒，越想這小子實在有些邪門，越想越多可疑之處，雖然這小子該死，但若眞是鬼書生，可眞還大意不得。

不，花蕾姑娘猛搖起頭來，怎會是鬼書生，鬼書生爲玉觀音而來，若是，昨日早已被人家搶奪去了，不，壓根兒不用搶，因爲她把包袱遺忘在殿中，人家若爲玉觀音而來，又已知自己是誰，早已搶去了，還能回去找得回來麼？

但不論是也不是，小心駛得萬年船。先找個地方落脚是眞。

她找不到那小子，偌大一座邯鄲城，又那裡找他去，不錯，那洛陽三虎說，他爹今日到磁縣，昨兒就可到邯鄲了，且等爹來再說。

走鏢的人馬鏢車多，自然落的是大棧房，近着城門，就有一家大客棧，花蕾更不遲疑，不料尚未走到門口，只見一個店夥已迎了上來，說：「花姑娘來啦。」

花蕾一瞪張，驀然想起，人家不是輕薄，不是說她是花花姑娘，再說，她打扮得樸素，臉兒也抹得黑黑黃黃的。

但也不由一怔，說：「你，叫誰？」

那店夥再上上下下把她打量了一下，道：「沒錯，藍布兒包袱，兩截穿衣，臉兒也黑黑黃黃的，姑娘姓花不是？」

「是又怎的！」

店夥道：「那相公算計得果然準極了，說姑娘未末時刻必到，吩咐我們好好接待。花姑娘請，咱們特地替姑娘留下臨街的上房，姑娘要等人，那是再好不過。」

「等人？」花蕾的眼兒睜大了，說：「我等甚麼人？」

店夥說：「這我可不知道了，那相公只吩咐留下臨街的房間。」

花蕾氣往上衝，倒不驚了，小臉兒一繃，道：「說，是不是一個喝得醉醺醺的小子？」

那店夥咧了咧嘴，倒是把笑忍住了，說：「却也難怪姑娘要惱的，可不是醉臉醺醺……」

「你笑甚麼？」

花蕾瞪了眼兒，那店夥終於忍不住笑了。

哼！若他笑得邪，她就一個耳括子括去。

她是惱的，不過臉兒更紅了，該死，漳河店那老掌櫃的一句話兒，怎麼總在她耳邊迴响？說甚麼床頭打架床尾和，竟說她和這該死的小子是兩口兒。

哼！若這夥計笑得邪，必也是這麼個意思了，那她就……

不過，她骿了的指頭兒又放開了，因爲那夥計笑得並不邪，笑道：「那相公不但醉臉醺醺，而且還唱啦！」

「唱甚麼？」

「我記起了，唱甚麼走漳河香風陣陣，對觀音醉臉醺醺。姑娘，你歇着，我這就替你送茶水來。」

走漳河，對觀音，果然是那該死的小子，那夥計出房去了，她也不覺，因爲，她明白啦，爲何總覺得他那笑眼兒該死，原來……原來……

啐了一口，可是狠狠地啐了一口，原來是對觀音，她是玉觀音啊，不怪一接觸到他那笑眼兒，她就心兒慌慌的，臉兒紅紅。

該死，更該死的是，他那眼兒笑，可又一點兒也不邪，那麼，是含情了。

臉兒更熱了，抹黑了的臉兒，又怎會看得出紅來，當然只能覺出熱來。啐！那雙笑眼兒又出現在她眼前了，可不又心兒慌慌，更痴痴地。

也許，情竇初開的姑娘，初嚐情滋味，就是這個樣兒，痴痴地，那漳河道上，一幕幕也都到了眼前。

「姑娘，你怎麼啦？」

花蕾登時臊得滿臉緋紅，不，是熱極了，送茶水來的夥計，若不是開了口，她竟然不覺，該死，她是在保暗鏢呀，本能地一把抓起解下來放在床上、裡面藏着羊脂白玉的玉觀音的包袱。

却是把那夥計的提醒了，道：「差點兒忘啦，姑娘，那醉臉醺醺的相公還替姑娘你備下了換洗的衣衫，喏，床頭那包袱就是。」

果然，床頭有一個小小的布包，那夥計一轉身，她就抓起來，但打開一看，可又怔住了。

布包中，竟是小子的衣衫鞋襪，且慢，還有一張紙條。

只見紙條上筆走龍蛇，寫着四句

漳河小路換邯鄲，
令人難以揣測探；
醜小妞變俊小子，
豈不撲朔更迷離。

啐！花蕾自己也不明白，是惱人家說她是醜小妞，還是惱人家一聲兒也不言語，就替她作了主張，而她竟任由那小子巧安排。

惱得她用力一扔！

薄薄的紙條兒，何況用力扔，像是化作了粉蝶兒，在空間飛舞起來。

但不待那紙條落下，却早滑步一探臂，又把那紙條抓在手中，不，是突然變抓爲拈，拈在手中。

咦，她愕然回顧，是誰在讚好？

房間不大，臨街有窗，却是緊閉的，那有人來？

花家寨家傳武學，當眞非同凡响，也許花蕾稟賦特異，在小巧輕功上，更放異彩，輕盈更美妙，若舞翩躚，宛若拈花。

是了，旅店之中，多有人客，可不是隱隱有人聲傳來，有人叫好兒，那有何奇？

把紙條再展開，又看了一遍。當眞，今日無意中，聽得洛陽二虎之言，竟然，這暗渡陳倉……啐！

她怎麼啦，那醉鬼書生才說暗渡陳倉，她怎麼也跟着他說啦！暗鏢就是暗鏢。

她走後門，保暗鏢，只道人不知，鬼不覺，非但未曾瞞過人，且在江湖上也傳開啦。

想到這裡，花蕾直恨得咬牙兒，敢情是該死的趙龍張虎，把消息洩漏給人，這兩個該死的賊却先下手爲强。哼！如何不該死！

且慢，在床邊坐了下來，想：龍虎鏢局這兩個賊子端的可惡更狡獪，昨日若不是得到那隱身的前輩高人暗助，不由她不心寒，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何況她不防，怕不已着了這兩個賊子的道兒，她這玉觀音連同包袱中的玉觀音，怕不已落在這兩個賊子手中了，自己的小命兒不保，玉觀音被劫，却把這樁風流案子嫁禍給別人，散佈出去的消息已傳遍了江湖，首先被懷疑的，當然是首先趕到的洛陽五虎，之後是聊城雙劍，隨之是泰安洪家三兄弟，但濟南的聖手白猿一趕到，當然都不作第二人想了，不，嶗山老怪物若跟着現身，當今普天之下，誰是這老怪的敵手。

花蕾越想，越覺心寒，當眞行踪已敗露了，逃過了趙龍張虎的毒手，洛陽五虎也已虎落平陽，而且已死其二，她再眼高於頂，即使不怕聊城雙劍，不把泰安的洪家三兄弟放在眼裡，甚至不信聖手白猿能逃得出她的小小月牙彎彎刀！

花蕾這番可連她自己也惱了，那醉鬼書生不知厲害，才說小小月牙彎彎刀，怎麼她自己也跟着他說了？

花蕾感到臉兒熱熱的，莫非這醉鬼書生眞是個鬼書生，她着了他的鬼魘！

花蕾驚得跳了起來，只抬臂一拋腕，那小小月牙彎彎刀便已明晃晃在她手中了。

她不是怕鬼，該死，她早就知道了，即使連爹也多年少在江湖中行走了，不過問江湖中事，但她仍然也聽說過了，因爲轟傳太行山右一帶，風蕭蕭兮易水寒，尤其是那易水附近，出現了一個醉鬼書生，北道上從沒人能在他的手下走上三招，多少已成名露臉的英雄，甚至一招也不到，已敗在他手下了，從沒見他用過兵刃，飛花摘葉，連同他手上的酒杯，一碗一箸，莫不成爲他厲害的武器，其實，壓根兒他就不用，敗在他手下的人，簡直就不知怎麼敗，怎麼受制的，却有一宗，從不傷害善良，但也絕不放過邪惡之徒。

之所以轟傳遐邇，乃是他專懲貪



玉觀音在旁聽「五虎斷魂刀」之二人在談話。

官汚吏，是那土豪劣紳，嘿嘿，散盡家財，自動拯濟貧困，他仍不甘休，必要數他的過惡，重施懲戒。

是以，人人稱頌，遐邇仰慕，黑道上人眞個聞名喪膽，鬼書生之名，便不脛而走，轟傳大河大江南北。

花蕾的一雙眼兒睜大了，圓圓的大眼兒中，却無驚恐之色，倒有些兒像是驚喜。

鬼書生！莫非這醉鬼書生便是人人稱頌、遐邇仰慕的鬼書生！

她跳了起來，本能地，一拋腕，小小月牙彎彎刀便已在手中了。

但她的右臂却緩緩地垂了下來，這醉鬼書生若眞是鬼書生，要劫奪她玉觀音和她包袱中的玉觀音，豈會等到現在，人家若是要她的命，便有十條性命，也早被他取去了。

跳了起來的花蕾，也像她的臂兒一樣，緩緩地坐了下來，只是眼兒睜得更大了。

那醉鬼書生出去轉得一轉，說是去拾柴薪，趙龍張虎便已屍橫廟前。那會有這麼巧的，他在火堆邊，眞像怕了她的小小月牙彎彎刀，只不過那麼向塌牆處挪得一挪，殿外便傳來了倒地的聲响！

哼！他眞要是怕啦，可就不是小小月牙彎彎刀了，她眞蠢！

她的臉兒登時紅透了，現在，她眞明白了，明白他眼兒爲甚麼笑。

好哇！一定笑她是個又醜又蠢的小妞，是個奇蠢奇蠢的小妞，呸！前輩高人，想到她對他說過，是前輩高人暗中相助，如何不害臊，臊得臉更紅了。

她做甚麼，丟下月牙彎刀，把臉兒埋在水盆裡，她不蠢，哼！誰不讚她美，這鬼書生竟敢說她醜，她，教他見見她的玉貌花容，人家是這麼讚她的，都是這麼說的，爹說的還不算數，人人都這麼讚。

洗去易容的黑汚，登時容光煥發，不用抬起頭來，那水盆裡，便已映出她的玉貌花容來。

忽然心中一動，哼！就是如此這般，沉住氣，裝假，絲毫也不疑他就是鬼書生。那麼，聽他的話，換上小子的衣衫，醜小妞，變成了俊小子，任他是壞鬼爛鬼書生，必然也更不疑了。

忽然間，本來惱惱的，現在，忽然又不惱了，他知道的啊，明知她是易了容，昨兒在那荒郊野廟裡，不也讚過她膚如凝脂麼，只因被雨水一冲，顯露出本來的膚色，她不是還惱了人家麼，那麼，人家何會說過她醜來？

就是這般如此，她找到了藉口，換上了小子的衣衫，安慰自己說：當然不是，她怎麼乖乖聽他的話了。

當眞妙極了，花蕾那個易了容的醜小妞失踪了，同時失踪的，還有趙龍與張虎，還有洛陽二虎，留下那不

死的三虎的活命來，更妙了，不是懷疑她之失踪，是被趙龍張虎擄了去嗎？隨着五虎也失踪其二，何愁那三虎不嚷嚷出來，嚷得江湖中人人皆知。

不用說：聊城雙劍、泰安洪家三兄弟、聖手白猿廖化，尤其是那個聞名兒就令人膽寒的嶗山老怪，追查，找啊，任誰也不知醜小妞變成了俊小子，妙極！

水盆裡照來又照去，可不是個俊小子，可惜沒束髮金冠，連梳子也沒有，只能用手，把前髮齊眉，後髮披在肩後。

她本就是個活潑的姑娘，她爹半惱帶笑，就常駡她是個長不大的女娃，那麼，豈會弱不禁風，又豈會扭扭捏捏走路的，不用學，他也會大踏步走路，活脫成了個小子。

「啊，好一個俊哥兒！」

得意得忘了形，正踱着方步兒，轉來轉去的花蕾一怔，誰在說話？

其實，她早聽出聲音來了，那把聲兒朗朗脆脆的，再隔十年八載，她聞其聲，亦知是誰了。

是那個醉鬼、爛鬼、壞鬼、該死的鬼書生，笑嘻嘻的站在門口。

花蕾的眼兒一瞪，現在，紅了的臉兒，眞似胭脂深透了，因爲她的臉兒白晰，膚如凝脂。

她是怎麼啦，忽然之間竟會忸怩起來，竟會有些兒害臊起來，啐了一口，說：「啊，你不認識我啦？」

那少年，不，醉鬼書生，朗朗笑道：「好一個罕曾見的英俊可愛小哥兒，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台月下逢……」

「啊！」花蕾大吼一聲，說：「你……你說甚麼？」

少年的醉鬼書生說：「當眞我說錯啦，應該說是：漳河舟中曾相識，秋雨蘭若再相逢。」

其實，花蕾倒也不是眞惱，英俊也罷了，眞該死，他却加上可愛，若不是連接上小哥兒，人家是大閨女兒，怎不臊死人，但羣玉山頭見，瑤台月下逢，分明又……好吧，人家讚她是仙女，要惱也惱不起來了。

究竟是惱，還是羞，只怕連她自己也弄不清楚，但仍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道：「好吧，都依你啦，喂！」那挑得高高的眉兒忽然彎了下來，而且，在他面前，把身子兜轉了轉，說：「我扮得像不像啊？」

少年皺了皺眉兒，搖了搖頭，說：「不像，普天之下，天上人間，那有小哥兒這麼俊美的。」

那該死的眼兒又在笑了，如今，他再也騙不了她啦，他眼兒笑，話兒一定就不眞，那就是說，她像啦。

這也是人家拐着彎兒讚她美呀！那麼，且再饒他這一遭兒。說：「喂！聽你的話，我換過了衫，醜小妞變成了……俊小子，啐……」却又格格笑啦。

「啊呀！」少年說：「花姑娘在何方，好傢伙，大羣江湖人馬，於是，找啊，找啊……」

「好主意，當眞，他們那會想到漳河小路換邯鄲。」

「更是萬萬猜不到，醜小妞變成了俊小子，於是……」

「呼兒得得。」花蕾引吭撮嘴，一聲胡哨。

「做甚麼呀？」

「快馬揚鞭，帝京去也。啊呀！」

少年一怔，說：「從此一路無阻，豈不是好，怎又啊呀了？」

花蕾瞪了眼兒，道：「你再也騙不了我啦，我那驢兒是你這該死的鬼書生趕跑的。」

少年的眼兒裡登時消失了笑意，一怔，說：「你……你叫我甚麼？」

糟，不是要假裝不知麼？怎又失言了，忙道：「醉鬼書生呀？難道你又不是，那店夥也是這麼說的。」

她撒謊，一瞧她的眼珠子直轉，他就知道了。

且慢，少年見她不驚不懼，當眞，人家聽他的話，乖乖地換了小子的衣衫，自然不嫌棄避他，他還躭甚麼心。

原來這少年眞是鬼書生，他豈容玉觀音落入那奸臣手中，原意也是眞想先下手爲强的，那知一見花蕾，便改了主意，再聽花蕾說出玉觀音的原委，孝子用以救老父，可就又有主意了，那就是暗助花蕾，護送玉觀音到帝京，嘿嘿！

主意在他心中，花岡父女義助孝子救父，他豈能作不義之舉，且應助他父女完成這一義擧，嘿嘿，到頭來，還怕玉觀音飛得出他的手去。

是那羊脂白玉的觀音？還是這美人如玉的觀音？呔！他可是立地頂天的鬼書生，那玉觀音再價值連城，他鬼書生視錢財如糞土，豈會稀罕，這玉觀音可端的可愛，愛煞人，但也不過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發乎情，天下之間，難道還有比眞情更可貴的？

鬼書生鬆了一口氣，好吧，她只不過少了江湖歷練，純眞更天眞，即使已知他是鬼書生却不驚也不避他，反而比昨兒和他更親近了，不動輒亮出小小月牙彎彎刀兒，指正他的眉心，可知也已相信他對她，對她包袱中的玉觀音，並無他意，這就夠了。

豈僅夠了，明知他是誰了，却不僅相信，更對他信任，可見她眞是他的紅顏知己，絕頂的聰明，見識卓越，他幾乎要對她坦率了，明言一切，但，且慢！

她已知他是鬼書生，却假裝不知，當眞，貴在知心，那又何必說破，他雖在江湖中名頭大了，但見過他眞面目的人，可說少之又少，除非那人該死，他才令他見到面目，也就是說

，見過他眞面目的，已不在人世了，若非她絕頂聰明，必也視不穿他的，那麼，又何必此時說破。

花蕾不瞬眼的凝視着他，當眞瞞不過她的一雙眼兒，笑意從他該死的眼兒裡消逝了，但她心兒裡更慌、更跳得厲害了，以前不會紅的臉兒，現在正紅了，情竇已開的花蕾，如何會不明白那是萬縷的柔情。

她眞又想啐一口，忑怪，却啐不出口來。

慌忙掉開了頭，跺一跺脚兒，說：「聽你的話，衣衫也換了，你吃飽喝醉，可知我餓了老半天。」

一言把他提醒，說：「該死，我怎麼一見你這……」

不，這愛煞的俊俏的小哥兒，怎可說得的，提醒自己，今而後言語上可得檢點些，忙道：「我已吩咐備了飯菜，小兄弟，請。」

「當眞，」花蕾說：「你叫我小兄弟，那麼我呢？我怎麼叫你。」

「隨你喜歡。」

「我是你的小兄弟，你自然是大哥哥了。」

一聲格格，說：「大哥哥，請呀！」

誰說他是醉鬼書生，在別人眼中，他總是醉醺醺，但在花蕾眼中，除了在漳河舟中初見的那一刻外，壓根兒就沒露過醉態，她終於明白了，他不過是傲世佯狂，或者，也在掩人耳目。

啐，但他却是該死的鬼書生，想到，而且，總忘不了荒郊野廟那怯小子。

啐！她揚了的眉兒，却又登時彎了下來，她眞是惱的，却必須咬緊了牙兒，才不會笑出聲來，可不眞是該死，而且是壞透了的鬼書生。

好哇！騙得她好，今兒初一，明兒十五，你這壞透了的，該死的鬼書生，等着瞧，啐！

「啊喲！我這耳朶怎麼熱了起來，小兄弟，八成兒是你在駡我，我替你數着，你啐了三口啦。」

「你是個該死的鬼……」

「住口！」少年輕聲說：「你瞧見了麼，那個……那邊，靠牆那邊，那白衣人！不，別盯着眼瞧，記住了，你是個小兄弟。」

落下樓來，花蕾一眼就瞧見了，涼秋天，該是九月的衣裳，那人却一身白，如何不顯眼。

她是個聰明的姑娘，一見這壞鬼書生皺了下眉兒，登時，她明白，那人是誰了。

能令這壞鬼書生皺眉頭的，天下之間，不過一、二人，那還不容易猜。

屈肘、沉腕，問了問袖中小小月牙彎彎刀，只有壞鬼書生才能感受得到，簡直是不露痕跡的，點了一下頭兒。

「小兄弟，請。」

沉着氣，花蕾對自己說，自是在心裡說，呀哇，她心下已有了主意，這白衣人，再不會有第二個，嘿！聖手白猿廖化，不走小路，竟在邯鄲現身，而且這麼快就來了，當眞是初生之犢，花蕾非但不驚，反而心下大喜。

心下大喜，就是說，喜在心中，不露神色，嘿嘿！她又在心裡啐了一口，昨兒才是初一，不料今兒就是十五啦，這該死的鬼書生，分明不把她放在眼裡，殺趙龍張虎，殺洛陽一虎老大那賊，眞羞人，她竟以爲是甚麼前輩高人暗中保護，敢情就是壞鬼書生暗中做的手脚。

嘿！漳河店……不，那不是甚麼獻慇懃，連同在這兒替她備下客房，最令她惱的是，一聲兒不言語，就替她作了安排，漳河小路變邯鄲，哼！醜小妞變俊小子又如何，雖是好主意，但心高氣也傲的花蕾，却豈能乖乖地任由他作主張。即使那主張當眞巧妙。

不行，她偏不服氣，哈！壞鬼書生，江湖上聞名兒就喪膽的，竟也皺了眉頭，妙極，她玉觀音花蕾，可要還以顏色。

非要還以顏色，讓這壞鬼書生瞧瞧不可，她……玉觀音花蕾，可也是噹噹响，拳……拳甚麼？怎麼說的呀？

對，她記得了，拳頭上立人，不錯，胳膊上也跑得馬，嘿嘿，呸！讓這壞鬼書生也知道她這小小月牙彎彎刀兒的厲害。

妙極，他怕了聖手白猿，她玉觀音花蕾，今天可要耍耍這猴兒。

尚未落坐，少年可又皺了眉頭，雖然那麼輕微，但也逃不過花蕾一雙精靈的眼兒。

哈！妙極，他皺眉，她的眉兒可揚了起來，如何不妙極，無巧不成書，那夥計竟把他們的位兒安排在那聖手白猿的斜對面，只要一抬頭，彼此都可看到對方，中間沒座位阻隔。

她可一點兒也沒想到，少年不是爲了位兒皺眉，却是爲了她的眉兒揚了又揚，要知她心中事，但看臉上眉，敢情她的眉會說話，只不過只有他，這鬼書生才能懂得，聽到她心中在說甚麼。

若不然，他也就不成其鬼書生了，當眞寃家路窄，怎生偏遇到這個對頭。

那白衣人果然是聖手白猿，可不是有如鬼書生所料，那覬覦玉觀音的江湖中人，甚至還有他們所不知的江湖中人，得知玉觀音暗渡漳河道，當眞是蜂擁而至。五岳三山，黑白兩道的英雄好漢，呔！好不熱鬧，盡皆失了踪跡，更是傳遍開了，大夥兒那會就此甘休，兀自鍥而不捨，各出奇謀，兀要找出玉觀音的下落來。

雖獨一個聖手白猿，當眞是火眼金睛，呵呵一笑，捨了漳河小路，偏往邯鄲道上來。

聖手白猿藝高人膽大，當眞是好漢子，行不改名，坐不改姓，那一身白衣，可就是他的活招牌，他看中的東西，豈會飛得出他的手去，嘿嘿！要知端倪事，且聽酒樓茶別言，那是走南闖北，江湖中人聚會落脚之地，不愁找不出馬跡蛛絲，別瞧怡然自得，半閉着眼兒，却在眼觀四面，耳聽八方。

嘿！這書生尙未坐下，已是醉眼乜斜了，倒是同道中人。

必是哥兒倆了，年幼的一個前髮齊眉，後髮披肩，好一個俊哥兒，啊唷，敢情一雙秀秀長長的眉兒會說話，不由他盯了一眼。

是了，這哥兒倆必是在鬧彆扭，聖手白猿差點樂得笑出聲來，因爲那俊哥對他瞪了一眼，好一個精靈的俊哥兒，必是發現他在盯着眼瞧他了，可知不但秀於外，更慧其中，這樣可愛的俊哥兒，敎他如何不喜愛。

有道是，人結人緣，敢情這聖手白猿亦好杯中物，那書生未落坐，已是醉眼兒乜斜了，如何不是同道，小哥兒更俊得可愛，一見哥兒倆衣着寒酸，心中一動，招手喚來夥計，道：「上等酒席，上等陳年蓮花白，雙份，快快送來。」

那夥計可瞪了眼，瞪大的眼珠兒，骨碌碌轉，從上到下，把他打量又打量。

人人都着上了九月衣裳，北地秋更早，九月已若江南的寒冬，却仍一襲單薄的白衣，怎不會令人倍覺寒酸，嘿嘿！這這……這上等酒席……上等的……陳年蓮花白，而這人家，不過是個落拓的秀士，不，分明就是個江湖落魄的秀士？

夥計的眉兒揚了一下，又瞇了起來，道：「客官，這陳年上等的蓮花白麼……」

聖手秀士呵呵一笑，說：「五兩銀子一罎，是不是？邯鄲城，數一數二的夢黃粱，你不是說沒有吧？」

那夥計盯在他身上的眼兒，更瞇了起來。

敢情這酒家是北道上有名兒的「夢黃粱」，那八仙呂洞賓，是以取名夢黃粱，陳年蓮花白，更是遐邇馳名。

夥計的不言語，瞇着眼兒向他身上瞄，就是說何必動感情，話兒何必說得明了，憑你這個落魄的秀士，若也飲得起上等陳年蓮花白，何不換上九月衣裳。

夥計的分明瞧不起他，那是任誰都瞧得出來的，那白衣的寒酸秀士可一些不惱，倒呵呵大笑。

夥計的倒被他笑得惱了，說：「敢情客官也知道價錢，是五兩銀子一小罎，不知可也知道咱們夢黃粱的規矩……」

那秀士徑自在笑，分明瞧不起他，却一點兒不惱，說：「夥計，我可知道，用甚麼法兒令你瞇着的眼睛睜開來，瞧瞧黃粱黃，還是黃金更黃。」

那秀士一揚手，一聲沉甸甸，啪的一聲響，面前桌上，已多了一個舊得破了的皮袋兒，小小破洞裂縫中，金光流轉，那秀士把袋底兒一抖，登時滚出……哎！金瓜子、金葉兒、金葉，更有……那夥計可不是開眼了，瞇着眼兒不是睜開來，而是瞪大了，好傢伙，馬蹄金！只要一錠兒，就可買得下這夢黃粱了。他眼花撩亂，竟數不清有多少錠。

當眞，眼睛是黑的，金子是亮的，開了眼的夥計，登時滿臉堆下笑來。

那秀士却收起了笑臉，臉兒繃了起來。說：「你還站着做甚麼？」

花蕾一揚眉兒，呔！這夥計狗眼看人低，當眞可惱也，若是她，她會怎麼？是否一個嘴巴括過去？還是飛起一脚兒？

她這裡還未想到，那滿臉堆笑的夥計却在說了，道：「我是要問，貴客官是說錯啦，還是……不，八成兒是我聽錯啦，貴客一個人，一份已太多啦，怎會要雙份兒？」

花蕾一怔！呔！樹的影兒，人的名兒，聖手白猿竟然向她一指，想躲，可又不服氣，但她已立即鬆了口氣，那心兒也還未提到口腔，便又放下了，當眞，眞不信已被這頭白猿兒認出來了，那麼又怎會暗算她？

嘿！敢情是這麼回事，花蕾的眼兒也像那夥計一樣，瞪大，而且瞪圓了。

只聽那秀士說道：「這另一份，送去那桌上，給那相公，和那個……愛煞人的俊哥兒。」

呔！花蕾眉兒一挑，悄不見，感到袖管兒被扯了一下，總算沒發作，這鬼書生的少年却已一搖晃，站了起來，像是慌忙按着桌緣，才站得穩了，笑聲朗朗，說道：「當眞天涯若比鄰，海內有知己了，相逢又何必會相識。」

那白衣秀士也一聲呵呵，說道：「正是古來聖賢多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一見便知兄台與我同道，更大雅，今日必要你……」

「同銷萬古愁。」

鬼書生又一聲朗朗大笑，已是醉態可掬。

「既然有酒，當醉眞須醉。」

「莫使金樽空對月，兄台多金，必也得意，不才豈敢不與君同醉盡歡，謝了。」

啊唷，他手按桌緣，才站得穩了，手一離桌，未拱已是一個跟蹌，花蕾啐了一口，鼻子一掀，那心裡頭可重重的哼了一聲。

明知這壞鬼書生沒醉裝醉，她才不扯他一把，她的眼兒可是瞟着白衣秀士桌上那袋金子。

哼！甚麼叫聖手，不過是偷兒，不義之財，敢在人前賣闊綽。

哼！你賣弄，我非敎你出醜不可，敎你這聖手知道花姑娘的厲害。

她有了主意，那眉兒必然也挑了起來。

夢黃粱，當眞是大酒家，咄嗟之間，餚香酒冽滿樓頭。

「請，將酒進。」

「杯莫停，謝了。」

花蕾見他們隔着一個走道，舉杯照杯，當眞是杯不停，酒到杯乾，眞個像酒逢知己，千杯也嫌少了，活潑潑的姑娘，那有那麼多耐性兒，舉起筷子，連敲桌子，叫道：「喂，你們有完兒沒有。」

白衣秀士一聲呵呵，說：「啊啊！當眞，咱們只顧飲酒，倒冷落了小哥兒。」

醉鬼書生端的好酒量，本已醉醺醺，這麼多陳年蓮花白落了肚，也不過是醺醺醉，笑聲仍是那麼朗朗，道：「小兄弟，你自去玩兒，今日大哥哥酒逢知己，是不醉無休的。」

花蕾巴不得一聲，一旋身，已溜出桌來，啊喲，必是他笨手笨脚，把凳兒絆翻了。

醉鬼書生不笑的眼兒登時又笑了起來，花蕾却眨眼一瞪，心兒裡更啐了一口，心說：「誰要你讚好兒，你會裝假，難道我不會。」

聖手白猿的名頭兒響了，來去無風，無影更無形，專偷貪官汚吏，是那土豪劣紳，嘿嘿，任你鐵壁銅墻，他也能把你的不義之財，散拯貧窮，他武功究竟有多高，必然了得，但從無人知道，因他却又從不與人爲敵，那自是說黑白兩道中人，不過，他若是看中了的，也無人敢插手，爲何，因爲他總有法兒，令想插手的人知難而退，傳說，傳說而已，黑道上很有些桀傲的好漢，吃過他的苦頭，却從無第三人知道。

總之，憑他那輕功之高絕，亦可見他內家功夫，亦已造極登峯。

那就足夠令人不敢與他正面爲敵，何況人家壓根兒就不與人爲敵。

聖手白猿，那不過是來去敏捷如一隻大白猿，尊敬的稱呼，却是聖手秀士。

醉鬼書生可不是也暗暗點頭，這秀士之稱，端的當之無愧，可不是豪邁更儒雅，當眞像個落魄江湖的秀士。

「啊呀！」聖手秀士說：「小哥兒，小心些。」

花蕾差點又啐了出來，幾乎露出了娘娘腔，眉兒一揚，說：「誰是你的小哥兒，你敢說我小，敢瞧不起我，哼！」

心下却大是得意，任你這白猿兒名頭高大，可也被我騙過啦。

聖手白猿大笑呵呵聲中，花蕾一

溜烟，已跑出店來，那可是人人都親眼見到她跑出店去了，聖手白猿更是目送着她，道：「好俊的小哥兒，端得令人愛煞。」

鬼書生端起酒杯，向他一照杯，說道：「就是淘氣了些，兒台請。」

人家聖手白猿簡直就是撐着招牌在走路，名號就寫在身上，是江湖中人，一見就可認出他來，他鬼書生可不是一見就認出了，那份豪邁而又文雅，以及如雷貫耳的傳聞，當眞是鐵肩擔道義，仁俠走江湖，如何不幾杯落肚，便已惺惺相惜了，若不是明知聖手白猿爲玉觀音而來，他早以眞面目相見了。

那知只不過幾杯酒工夫，那花蕾這淘氣的小哥兒已回轉店來，說：「大哥哥，走啦。」

這是甚麼時刻，聖手白猿也在邯鄲現身了，怕不會另有他人也走到這條道上來，鬼書生一怔，只道花蕾有所發現，一點頭，對聖手白猿拱手道：「今日有擾了……」

「他年相見，後會有期。」花蕾搶着說：「喂，看帳啦，你說過的話，可不准不算數。」

聖手白猿呵呵一笑說：「相公，小哥兒，有事只管請便。」

花蕾一挑眉兒，說：「不行，誰知你是不是騙人的。」

鬼書生一見花蕾眼兒瞇瞇笑，露着狡獪，怔住了，這氣傲心高又刁蠻的小妞，必有古蠱？却又任他怎麼也猜不透。

只見那夥計早走了上來，花蕾說：「夥計，你那招子可得放亮些兒，銅片子，可不是眞金子，上等陳年蓮花白，一罈五兩。」

「兩罈就是十兩。」

「三下五除二，五去五進一，上等酒席，一席算你五兩。」

「又是十兩，謝啦。」

鬼書生眞皺眉，只有江湖中人，才說眼睛是招子，當眞胡鬧了，不不，這刁蠻的小妞，當眞在胡鬧些甚麼？

花蕾已轉向聖手白猿，說：「一個金菓兒有多，多的打賞夥計啦，喂，你別是說過的話不算數吧？」

那知聖手白猿只笑得半聲，便已笑不出來啦，皆因桌上那袋金子已踪跡不見。

不但鬼書生瞪了眼，那夥計的一瞧不對勁，眼兒可瞪得更大了。

只見那號稱聖手，江湖上名頭响噹噹的白猿，一時手忙脚亂起來，從桌上找到地上，那金子連袋兒，竟已踪跡不見。

鬼書生一怔，他分明也見過那袋金子，聖手白猿放在桌上，並未收起來，怎麼錯眼間，竟不見了？而且，他對席而坐，分明沒人走近聖手白猿身邊？

而且，嘿嘿！聖手白猿是甚麼人物？妙手空空，取人之物，有如探囊取物，只有他偷人家的，誰敢，誰又能從他面前，偷去他的金子？那可眞是太歲頭上動土，老虎嘴邊拔毛了！

忽然心中一動，那聖手白猿坐東向西，太陽已偏了西，陽光從店門口斜射進來，人客進出，少不免乍暗還明，適才確有兩個江湖中人進出，却曾閃得兩閃，但也如此而已，並未走近聖手白猿的桌前，何況，嘿！他鬼書生坐在對面，又豈能瞞得過他？

鬼書生也瞪了眼。那夥計的可面色一沉。道：「喂！你不是說金子被人偷了吧？」

那夥計早見他的寒酸相，早疑心他付不出帳了，嘿！江湖之上，五花八門，邪法障眼，雖沒見過遇到過，可是聽說過的，適才所見的黃金，八成兒就是障眼邪法了，哼！這客人若有金子，就該換換季，着上了九月衣裳了。

二十多兩銀子，那可不是小數目，夥計的不僅沉了臉，而且紅了眼。

鬼書生在發楞，心下其實更驚訝！

聖手白猿一時答不上話來，手忙脚亂更尷尬。

花蕾可樂啦，而且得意，高高地挑了眉兒，啐了一口。心下大樂，一得意，一時竟忘了小妞變了小子，啐出了口來，說：「夥計，這年頭，騙吃騙喝，還要裝闊，充闊綽，誰教你招子不亮，小偷兒稱聖手，窮酸冒充財主，這年頭兒多的是，誰又教咱們也吃了喝啦，算我倒霉，這酒錢菜錢，我付啦。」

啪的一聲响，金光閃閃，花蕾的桌上，一袋黃澄澄，光閃閃的金菓兒，滚了出來，花蕾拈了一個，扔給那發楞的夥計，說：「我可是說話算數，有多的，賞給你們啦。」

窮書生一怔，而且驚駭之下，變了臉色，一跺脚，道：「你你……」

那聖手白猿却一聲呵呵，說：「好好，八十老娘，當眞倒綳了孩兒，佩服佩服，姑娘的小小月牙彎彎刀，端的曠世妙絕，名不虛傳，謝了，我豈可不禮尚往來，前途不遠，你我後會有期，請了。」

好一個聖手白猿，一拱手，陡見白影一晃，把那面前的夥計嚇得打了個哆嗦，因爲光天化日之下，面前的人陡然失去了踪跡，手裡拿着花蕾擲給他的金菓兒，却又呆住了。

因爲，他手中的金菓兒，和桌上那袋金子，分明就是這失了踪的白衣人的！

鬼書生再又一跺脚，叫道：「快！快回房去。」

轉身就跑，飛奔上樓，花蕾叫道：「等一等。」

忽然想到桌上還有一袋金菓兒，那料她只不過才轉身，回過身來，桌上那袋金子已踪跡不見，啊呀！呔！

嚇得她跳了一步！

見鬼，眞是見鬼了，分明有人在她臉蛋兒上擰了一把，却聽聖手白猿門外，呵呵笑聲漸遠倏杳！

她回身之頃，眼前却曾一亮，但她一回身，便面對了照射進門口來的西斜的陽光，何曾有人影，但那笑聲，分明就是聖手白猿的呵呵笑聲。

花蕾又羞又怒，不但聖手白猿把那袋金菓兒取去了，還在她臉蛋兒上擰了一把。呔！

壞鬼書生飛奔上樓，却又已提醒了她，糟了，這頭白猿兒當眞來去如風，不好了，也慌忙奔上樓，才一脚進房，幾乎與鬼書生撞個滿懷，任他們都輕功了得，但一進一出，拐子都太急了，雖都一錯身，但仍然撞了一下，也才能錯身，才堪堪躲過。

鬼書生跺脚道：「玉觀音？你那……玉觀音。」

可不是包袱已不見了，只道漳河小路已換邯鄲，醜小妞已變成了傻小子，從此天下太平，而且都懂得實者虛之，越是把包袱隨便扔在枕邊，越不會引起人家注意，偏偏遇上了這個該死的聖手白猿。

「躲他還來不及，明知他是聖手白猿，你偏偏要去惹他，這可糟了。」

便他眞是鬼書生，也急得跺起脚來。

花蕾不是驚惶，而是柳眉兒倒豎，大怒，切齒道：「哼！好一個賊子，還以爲他眞了得，竟敢稱聖手，敢情聞名不如見面，也不過是個小偷兒，他面前的金子，不也被我偷了。」

趁他們不在屋內，偷去玉觀音，那算甚麼本事，那白猿兒面前金子，她却輕易取到手中，可見更高明，氣傲更心高的小妞，怎會不生氣揚眉兒。

她是眞揚了眉兒。失去了玉觀音，她倒不放在心上，倒得意，如何不把鬼書生氣壞了。豈僅眼兒裡失去了笑意，臉兒更一沉，道：「一路小心翼翼，苦心替你安排，眼看從此一路無阻，不料你竟少不更事，賣弄你那月牙彎刀……」

那鬼書生是眞惱了，越說越有氣，怒道：「嘿嘿，倒像生怕人家不知你是花家寨的花姑娘。」

花蕾當眞不知利害輕重好歹不分，倒揚了眉兒。道：「啐！任你奸似鬼，可也露出馬脚，不打自招啦，我早就知道你這壞鬼書生，就是不安好心的鬼書生，啐，你難道不是爲玉觀音而來，你敢說不是！」

「我我……」

他確是鬼書生，也確實是爲玉觀音而來，不過後來一見了她，改了主意，化敵爲友而已。

花蕾的臉兒也繃緊了道：「玉觀音被那白猿偷去了，枉你巧安排，以爲已是你的囊中物，却不料仍然白費了心機。」

鬼書生一怔！嘿嘿，他一片好心，助她護送玉觀音上京，一路暗中相助，當眞，他先殺了趙龍張虎，再替她翦除了洛陽一虎，免除五虎的追劫不說，佈局成了連同她這花姑娘與玉觀音也隨之失了踪，却暗中金蟬脫壳，醜小妞變成了俊小子，可說煞費苦心，今日分明連聖手白猿也瞞過了，不料竟是她自己敗露了行藏，小小月牙彎彎刀，乃是花家寨獨門兵刃，竟然少不更事，被聖手白猿識破了。

辜負他的一片好意不說，竟然不識好歹，顯然一直誤會他也在覬覦玉觀音，當眞是可忍，孰不可忍。

那該死的笑眼兒裡，連一絲笑意也沒有了，也再不見醺醺醉態，鬼書生朗朗一聲大笑，道：「當眞，花家寨的功夫，獨步武林，連號稱聖手的廖化，也甘拜下風，却是在下多事了，姑娘既已失去了玉觀音，也不用在下多事護送了，你我後會有期。」

花蕾才一怔，鬼書生一拱手，只那麼微一躬身，長身已在門外了，花蕾大急，臉兒也急得脹紅了，叫道：「喂！不准，不不……不許走，你回來呀！」

花蕾是惱的，不過是氣他一直瞞騙她，一直把她視作無知無能的姑娘，說眞話兒，先前在大堂中，戲耍那頭白猿，露那一手兒，就是給他瞧的，也要逼他現出眞面目來，人家的一番好意苦心，其實早已心中感激之極，誰又教他那麼英俊呀！

「你，回來，回來呀！」

花蕾急得要哭，他，他知不知道呀，對她來說，他比玉觀音更重要。當眞，她眞蠢，只有她的獨門兵刃，小小月牙彎彎刀，才能遙空傷人，而又能遙空取物，但誰教他說是小小月牙彎彎刀呢，她一心要他瞧瞧，要他知道，她不是小妞了，她也不是要賣弄，而是要他瞧瞧，她的小小月牙彎彎刀有多神奇妙絕，不許他再瞧不起她。

原來，先前，她並未溜出門，只是躲在門邊，趁那兩個江湖人進門，斜陽的光影一閃，她快逾閃電般，飛出彎刀，那袋金子重了些，只能趁聖手白猿被門口閃動的光吸引，那麼一掉頭之頃，掃落下桌，她躲在暗角，伸手接着了。可不是連聖手白猿，連他鬼書生也瞞過了，又那會料到，仍被這頭該死的白猿，認出了她的眞面目來。

那鬼書生並不回頭，一怒之下，早已去得無踪無影了，她再想對他說，她說的不是眞心話，早就知他不是爲玉觀音而來，而且明裡暗裡，煞費苦心幫她，她眞想告訴他，她有多感激他呀！

而且，若是他不走，她就會告訴他，失去玉觀音，並不緊要，是眞的，她爹眞這麼對她說的。

爲甚麼？眞是羊脂白玉的玉觀音

呀？若不緊要，爲甚麼要保暗鏢？

臨行前的一幕，便上了心頭，她爹，眞是這麼說的：「我放心把玉觀音交給你，因爲憑你的功夫，憑你手中的月牙彎刀，你一定足以自保，但若遇到武功絕世，勝過你的，任由他劫去，不許問。那人爲玉觀音而來，那麼，玉觀音到了手，他絕不會傷害你一個女娃，因爲，當今武林，能勝得過你的人，屈指可數，絕不會是心狠手辣的黑道中人，必是前一輩的高人，那麼，豈會傷害一個可愛的女娃娃，不許問，照我的話行事。」

難道這玉觀音不是眞的？但分明玲瓏剔透，眞是精工雕琢的羊脂白玉的玉觀音呀，她眞不明白，但她爹不許問。

要她摸着臉兒，就是被聖手白猿擰過的臉蛋兒，現在，她再心高氣傲，也不得不承認，人家的功夫當眞是名不虛傳，遠遠勝過自己，若是要傷害她，她還有命麼？

「記住了，任由他劫去。」

爲甚麼？必有緣故，爹不許她問，但她感覺得到，爹甚至巴不得有這樣一個人來把玉觀音劫去。

花蕾不跺脚了，臨行前的這一幕又上心頭，現在，玉觀音已被劫去了，她眞傷心呀，不是爲玉觀音，而是他，他令她心兒跳，又心兒慌慌的笑，不但消失了，而且變成了憤怒，而且，他走啦，丟下她，獨個兒走了。

她多想告訴他，再不罵他該死，也再不罵他是醉鬼書生，也不罵他是壞鬼書生了。但是，他走了。

她沒有哭出來，但感到淚珠兒在眼眶裡打轉。

啊呀！她這是要去那裡？

敢情她已追了出來，一個勁兒追，一個勁兒想，竟已追出了邯鄲，到了郊外亦不自覺。

眼淚仍在眼眶裡打轉的花蕾，又跺了一下脚兒，而且把牙兒咬緊了。

人海茫茫，前路也茫茫，她那兒去尋找，又去那兒呀，怎麼不又恨了起來。

驀然間，她記起了臉蛋兒被擰那瞬間，耳邊響起的那句話來：

「……前途相見，後會有期。」

登時恨上心頭，這該死的聖手白猿，偷去的不僅是玉觀音，也把壞鬼書生偷去了，因爲若不是不見了玉觀音，他就不會惱，因而也惱了她，也就不會把她丟下，獨個兒走了。

現在，她才知道，打從那破廟開始，爲甚麼越是惱他，越是罵他，罵不絕口，反而乖乖地聽他的話了。現在，人家丟下她走了，她才明白，她已少不了他呀，她有好多好多話，要對他說呀！他知不知道？

千不是，萬不該，是該死的聖手白猿不好。對，找到這頭白猿，不但找回玉觀音，而且，也找回壞鬼書生。鬼書生豈容玉觀音在他眼皮子底下被盜，聖手白猿在江湖上久享盛名，鬼書生雖然在北道上嶄露頭臉不久，但嫉惡如仇，黑道中人聞名喪膽，聖手白猿偷取不義之財，鬼書生不是偷，而是劫取，相同的都是濟貧，拯濟貧苦，當眞是一個半斤，一個八兩。而今，玉觀音在鬼書生保護之下被聖手白猿偷去了，他豈不是輸了一着，被剃了眼眉，怎會甘休？

花蕾眞不是個蠢姑娘，越想，淚珠兒仍在轉的眼睛，發亮了，說不定，鬼書生不是眞惱了她，不過是急着要取回玉觀音來，聖手白猿去來如風，豈容他遠走高飛。

對！追！何處去追尋這頭白猿？不錯：「前途相見，後會有期。」

白玉觀音 人見人愛

就是這般如此，花蕾一口氣，向北道上奔出數十里地，那天色早已黑了下來，不正好，北極星在閃爍，不正可指路。

她只想聖手白猿來去如風，鬼書生若不是隱現如幽靈，又豈會被人家稱爲鬼書生，自也是去來如風，她不已見識過了，而且，如一道駭煞人的陰風，是以她一口氣，追出多遠來了，沒百里，也該有幾十里地了，但那有兩人的踪跡。

她張大了嘴兒喘氣，停下來探望了一下，深秋北地，深夜自是更寒涼，渾身見汗，那汗一冷，眞不是滋味，被冷風一吹，登時打了個噴嚏。

當眞，這樣一個勁兒往北追，只怕追到天邊，也追不到人，天黑夜涼，人家爲甚麼還在道上行走？

是呀！人家又不是逃命，必然早歇着了，她一定追到前頭來了。

怎麼辦？前不着村，後不搭店，天上星多，月不明，就在她惶急間，驀見火光一閃。

但一閃而沒，正疑心眼花了，不料那火光兒又現了出來。

原來，不但相隔得遠，而且，其實微弱。

她凝神一看，明白了是夜風裡搖曳的樹木，令那微弱的火光乍現還隱。

有火光，必有人家，那還遲疑，她是怎麼了？一望之地，她竟張大了口喘氣，脚步沉重極了，心裡還有些發慌。

啊呀，她明白了，原來是又累又餓，今日只顧戲弄那頭白猿，何曾進得飲食，更何況奔了半夜，奔出這麼遠來。

原來，是一股香味，引起了她的饑火如焚。

原來，又是一座山邊的小廟，山門也塌了，是以殿中的火光，老遠也可見到。

驀然白影晃動，花蕾心頭一緊，登時想到聖手白猿的一身白衣。

忙一縮步，問了問袖中的月牙彎刀，好賊子，敢情跑到這裡來了，必是也找不到宿處，在這破廟裡生起火來取暖。

她好恨，如何不恨，不但偷了她的白玉觀音，而且還擰了她這玉觀音的臉蛋兒，眞是惱上加惱，若被人家知道了，她是個大閨女啊，如何不羞死人，又如何不恨得她咬牙咬得發出聲響了。

那知她繞過破廟的塌牆，從缺口中一瞧，却大失所望，原來，那白影不過是那人披散在腦後的白髮，好長的白髮，那人坐在火堆旁邊，白髮幾乎要拖到地上了，被夜風一吹，不僅火光在閃爍，白髮亦飄飄。

原來是個老人家，顯然也是夜行倦了，在此生起火來，歇脚過夜。

她大失所望，頹然靠着那斷牆，坐了下來，那香氣却更濃郁了，原來老人家在火上烤野味，荒山野地，豈無野味，這老人偌大年紀，連頭髮都已白如銀絲了，竟有本事捉來野味。

她嚥了口口水，那香味更引發她的饑火如焚，這老人家却顯然不知她來到身後，她只道是聖手白猿，是以脚下並不帶出聲響，輕脚輕手掩過來，老人家專心在烤野味，夜風也不時發出呼嘯聲，當然不知她來到身後。

她坐了下來，也鬆弛了下來，那渾身的汗也冷凝了下來，啊！好冷，必是加上饑餓，那香氣越是往鼻孔裡鑽，越是饑火如焚，當眞是饑寒交迫。雙手緊抱在胸前，縮着肩，好冷，銀牙兒竟捉對兒廝打起來。

有生以來，她雖非錦衣玉食，可從沒嚐過饑餓的滋味，何況是饑寒交迫。

不，她想咬緊牙關，不行，因爲不嚥下去，那唾液就會從口中流出來，却是眼兒倒還閉得上。

那知，那老人家忽然一聲呵呵，說：「娃娃，既然又冷又餓，爲甚麼不過來？來吧，到火邊來。」

不，她心說：不見聞香，已是難忍了，她可不是乞兒。

骨碌一聲，又一大口口水嚥下肚去，却也奇怪，這老人分明未掉過頭，怎知她來到身後？

老人又是一聲呵呵，更響了，說：「你這娃娃倒有骨氣，只不過你的肚子不爭氣，來吧，接住了！」

啊唷！怎麼老人不回身，也不見他的胳膊動彈，竟迎面飛來一塊香氣撲鼻的東西，花蕾慌忙伸手接住。

接着了，好燙，敢情是一隻烤熟了，好香好香的野兔的腿兒。

但她也不由一怔，偌大年紀的老人家，怎會有這麼大的力道？若不是她在月牙彎刀上下過十年工夫，眞還接不下來，難道是太餓，餓得虛弱了？幸是她背靠斷牆，否則，必然站立不穩。

老人家竟然叫出聲：「好！看不出你這娃娃竟還有一身功夫！」

花蕾大吃一驚，這老人家仍然沒有回一下頭，難道他腦後也生了眼睛？而且，那股奇大的力道，若非是她，她接慣了迴旋的月牙彎刀，也不過才堪堪接得下來，不過是隻野兔的腿兒，她的虎口竟然火辣辣的。

她大驚，可不是怕，爲何她要怕一個好心給她食物的老人？

她大驚，是驚奇，心想這老人家必是非常人，正因驚奇，倒不遲疑了，走了過去。

「多謝老人家。」她走了過去，身子登時暖和了，這老人家端的面相奇古，滿頭白髮，面上却不見有一根皺紋，在火光之下，更見紅灧灧的。

花蕾的眼兒睜得更大了，也敢把老人家瞧了個仔細，因爲，兩道長長的白眉，垂落下來，把眼睛覆蓋了，但仍然看得清楚，老人閉着雙眼，津津有味的在嘴嚼手中的野兔。

而她，却左手換右手，忙又交回左手，剛在火上烤熟的兔肉，如何不燙手，但，忒怪，成隻野兔在他的手中，竟會不燙他的手。

老人不僅滿足地，怡然自得，兀自吃得津津有味，那面相雖奇古，但却無比慈祥。

她坐了下來，在火堆的對面，她怎會怕一個給她食物，面目如此慈祥的老人家呢？若是玉觀音在她身上，也許她還會有些兒顧忌，現在，有的却只是饑寒交迫。

「吃啊！」老人家說：「娃娃，嚐嚐這野味兒，不是太香了，捨不得吃吧！」

連聲音也是那麼慈祥，花蕾心中一動，道：「我吃了啊！」

「你胡說，」老人說：「你騙不了我，別瞧我閉着眼睛，我這雙耳朵却看得更清楚。」

花蕾心中一樂，格的一聲笑，說：「你耳朵上又沒長眼睛，怎麼看啦，你也騙不了我。」

她一瞧老人的一雙耳朵，可又怔住了，雖然有垂下來的白髮覆蓋，但也隱約可見，又長又大，她心中一樂，因爲那雙耳朵，竟然會搧動，眞好玩兒。

那老人家呵呵一笑，說：「好，咱們扯平啦，你騙不了我，我也騙不了你，娃娃，你眞的一點兒也不怕我？」

花蕾一怔，說：「爲何我要怕呀？」

當眞，若是膽小的，荒郊、曠野、夜黑、破廟之中，見到這麼個古怪的老兒，一定會怕的，但她是花蕾啊，那知，她才說不怕，却忽然嚇得跳了起來。

因爲，那老人家陡然站了起來，簡直是個老怪物，兩臂長過膝，偏是兩腿特別短，兩眼一睜，陡然如閃電，若不是那兩道長長的白眉，令他的面容顯得極是慈祥，她眞會嚇得掉頭

就跑。

「娃娃，」老人說：「你仍然不怕？」

花蕾硬着頭皮，頭兒一揚，說：「不怕，我說過啦，爲甚麼我要怕啊？我又冷又餓，你給我火烤，又給我兔腿。這麼，這麼好吃的兔腿，又是這麼慈祥。」

「你胡說，」老人道：「不怕，爲甚麼跳了起來？」

「因爲，」花蕾忙坐了下來，道：「我以爲是壽星公下凡了呀，老人家，你眞像壽星公。」

她不但坐了下來，而且挨近了他些，要證明她是眞不怕，而且面上浮出微笑。

她若不是心地善良，最是惜老憐貧，樂助貧苦，又怎會贏得這玉觀音的稱號。這老人雖然長相奇古，但他是個老人家啊！何況，她又得了這老人家的好處。

但她不禁忸怩起來，因爲這老人的一雙銳利的眼睛，不轉眼地瞧她。

莫非，他看出她是女扮男裝？

「說！」老人忽然大吼一聲，嚇得她心頭一震。

這番可是眞嚇了一大跳，是那一聲大吼嚇着了她，而且老人長長的白眉，竟會飛揚起來，兩眼中射出來的凌芒，眞怕人，不知他爲甚麼怒極了。

本來就是不自然的微笑，凝結了，說：「說甚麼啊？」

「你瞞不了我，」老人說：「誰欺負你，你哭過啦，若不是有人欺負你，怎會半夜三更仍在道上奔馳，你那淚星兒仍在長長的睫毛上跳舞。」

淚星兒在睫毛上跳舞，眞好笑，花蕾凝結的微笑解凍了，而且眞心地笑了，因爲她本就是個不識愁滋味的活潑的姑娘啊！

「娃娃，」老人說：「你聽着啦，多年來，人家一見我就害怕，尤其是小娃娃……」

「而你偏又最喜歡小娃娃，我知道。」

花蕾說，他看見，她一笑之下，老人目中的稜芒驟斂，雪白的長眉又飄落下來，眞好玩。

「尤其是像你這樣可愛的娃娃，」老人說：「可是……」

「小娃娃一見你，就被你嚇跑，跑得遠遠地去了。」

老人點了點頭，一點頭，他的披散的白髮就飛揚起來，原來他一喜歡，白髮就會飛揚，說眞的，她不是怕，而是吃驚。

要知花家寨獨門的兵刃，若是內功眞力不到火候，月牙彎刀是發揮不出威力的，花蕾已可遙空取物，二十多步外，已能傷人了，自是從小就修練內家功夫，是以老人大吼一聲，竟令她心頭一震，他滿頭的白髮，那麼長長的白髮，竟能飛揚起來，再顯示老人的內家功夫已造極登峯，令她如何不驚訝！

原來，老人的白髮飛揚起來，是因爲喜極了，只聽他說道：「娃娃，你眞聰明，我沒說出來，你已知道啦，故爾，我就許了個心願，若是遇到一個不怕我，不見到我跑了的娃娃，我就要他許一個心願，他要甚麼，我就教他稱心如願，要得到甚麼，我就給他甚麼，若是……若是……」

花蕾一怔，他做甚麼啊？

老人霍地轉向她，不僅滿頭的白髮飛揚，連兩道白眉兒也飛舞起來，說：「娃娃，叩頭啦！」

「叩頭！」花蕾愕然說：「爲甚麼叩頭啊？」

「因爲你絕頂聰明，」老人說：「我找了多年啦，今兒我可找到啦。」

「你找我？」

花蕾也不自覺，站了起來。

「好極啦，」老人說：「你絕頂聰明，更難得的是，你竟能接住我那隻兔腿，更妙啦，還不拜我爲師，娃娃，叩頭啦！」

「但是，」花蕾說：「但是，你還沒告訴我，你是誰啊？」

花蕾見他白眉兒一揚，眼中再又現稜芒，忙道：「我知你是誰了，嶗山老……」人家，名滿江湖，如雷貫耳。

她以爲若說嶗山老怪，豈非不敬，是以慌忙改口，不料老人呵呵大笑，道：「你心裡又在叫我嶗山老怪了，怎又口是心非，果然你這娃娃聰明。」

花蕾道：「老人家，不是我聰明，而是老人家你的威名滿江湖，無幸拜識的，豈會沒聽說過。」

敢情這老怪物眞是嶗山老怪，大喝一聲：「娃娃，還不叩頭？」

花蕾的眼珠子一轉，其實早已推金山，倒玉柱，拜了下去。她豈不知嶗山老怪無論內外輕功都已造極登峯，武功已到了化境，簡直到了通神的境界，江湖上的傳聞多了，那壞鬼書生不也提到這老怪，也心中凜然，若拜老怪爲師，傳了他的絕學，嘿嘿！

她連連叩頭，心裡可已在想到，她若不許，那壞鬼書生任他先跑出八丈遠，也能伸手就把他揪回來，瞧他還敢不敢欺負她，瞧不起她。不用說，第一個嘴巴子是打得那頭白猿在地上打滾，瞧他還敢不敢擰她的臉蛋兒。當然，乖乖兒把玉觀音還給她。

當然，還有，師傅豈僅不會劫她的玉觀音，任他是誰，也不敢再妄想劫奪了。

花蕾如何不心花怒放，啊喲！怎麼額頭撞得生痛，像是撞在一堵無形的牆壁上。

不僅如此，像有一隻無形的巨人之手，把她提了起來。

原來是嶗山老怪揚手一抓，說道：「好拉，乖徒兒，說吧，誰欺負你，我先宰了他。」

「不不，」花蕾道：「老怪師傅……啊……」

花蕾嚇了一跳，聽說宰了欺負她的人，心裡一急，竟叫老怪師傅了，這豈非大不敬。

那知老怪呵呵笑道：「好好，不口是心非，這才是乖娃娃，人人都叫我老怪，多年來我連自己的姓名也忘了，就是這樣叫，最好。現在說吧，你要把誰揪回來，又要打誰的嘴巴子？」

花蕾眞大吃一驚，怎麼她心裡想的，這老怪物也曉得了？說：「老怪師傅，莫非你是神仙吧，怎麼我在心裡說的，你也知道了？」

嶗山老怪笑呵呵，說：「你怎會知道娃娃要撒尿？因爲他那尾巴一翹。」

花蕾臉兒一紅，心裡啐了一口，說：「娃娃又怎會有尾巴呀？」

嶗山老怪又大笑道：「但你這娃娃有手呀，我老怪就有這樣本事，見你手兒這麼一抓，這麼一掄，就知你要把跑了的人抓回來，再打他的嘴巴子了。」

原來是這麼回事，心有所想，手就有所動了，當眞是老怪物，她自己也感覺不出來的。便有所動，必也是輕微之極的，竟也瞞不過他的一雙老眼。

花蕾眉兒一挑，說：「老怪師傅，你可猜錯了，我不是要打抓回來的那壞鬼書生的嘴巴了，啊呀……」

花蕾登時臉兒緋紅，老怪大怒，說：「好小子，我老怪花朵兒一般的乖徒兒，他竟敢丟下，獨個兒跑了，當眞是可忍，孰不可忍，別哭，我老怪替你把他揪回來。」

花蕾可不是又已淚光瑩瑩，說：「他還惱了我，生我的氣。」

「那還了得……」

不錯老怪怒喝一聲，但瞧了瞧掄起來的手掌，那手就搔起頭來，顯然打又不是，可就不知怎麼處置了。

花蕾驀然醒悟過來，老怪師傅怎說，花朵兒般的徒兒？哎呀！原來人家早看出她是姑娘，不是小子了。

老怪師傅近於邪門，沒有甚麼能瞞得過他的，而且，最喜歡人家坦白。

當下狠了狠心，把自己是誰，保暗鏢上京，巧遇鬼書生，今兒被聖手白猿劫了玉觀音之事，一五一十，半句兒也不隱瞞，對老怪說了。

「老怪師傅，」花蕾狠狠地一抹嘴，因爲她是眞餓了，不但把那隻兔兒腿吃了，而且接過老怪塞給她的另一隻，她也吃得乾乾淨淨，敢情不過是烤兔兒吧了，竟還眞美味，口裡在叫老怪師傅，一雙眼兒却盯着老怪手裡的兔身。

那老怪怒不可遏，喝道：「那還了得！」

若他不是把手中的半隻兔子當作了壞鬼書生，也必是當作那隻白猿了，花蕾才叫一聲：「老怪師傅……」

老怪已拋手一扔，說時遲，花蕾也一揚手，火光映着一道寒光，只閃得一閃，那扔出的兔兒，已回到了她手中。

老怪却又呵呵大笑起來，說道：「好，好，我相信你啦，原來花家寨的獨門功夫，眞還有點門道，娃娃，我教你，別說白猿兒那袋金子了，即使是整個大人，你也可以一揚手，就把他乖乖地搬運過來。」

「當眞！」

「老怪師傅豈會騙你娃娃徒兒，你且吃得飽了，明兒咱們就揪回那鬼小子來。」

「還有，我那玉觀音。」

「他竟敢擰你的臉蛋兒，你就狠狠括他的嘴巴子，然後……」

想到聖手白猿其實不壞，請他們吃上等酒席，上等陳年蓮花白，雖然擰她的臉蛋兒，不過是當她是俊哥兒，忙道：「我不要殺他，老怪師傅，也不許你殺他們，任誰是不許。」

花蕾的功夫是她爹傳授的，少不免時常撒嬌兒，自不會像徒兒對師傅一般尊敬，只有親近，從沒人教過她，應該尊師，何況她天眞近刁蠻，是以，對這個新拜的師傅也如此，只有親近，不懂甚麼叫尊敬，聲聲老怪師傅，聲聲不許。

却不料投了嶗山老怪的緣，若然他也有一般師傅的尊嚴，他也不是嶗山老怪了。

只把個老怪樂得大笑呵呵，說道：「咱們把他拴起來，耍猴兒戲，娃娃徒兒，你說好不好？」

「好啊！」花蕾滿懷的怨苦惱怒，登時一掃而空，叫道：「噹噹！」

嶗山老怪一瞪眼，說：「娃娃徒兒，你做甚麼？」

「耍猴兒戲呀，」花蕾格格笑說：「南京好耍南京走，北京好耍北京遊，老怪師傅，耍猴兒，當然要打起鑼來，我在開封府見過，明兒揪着他，咱們走江湖，可不就有了盤纏，不用再捉兔兒來烤了。」

當眞，她換過小子的衣衫，身上一個銀星兒也沒有，包袱又已失去了，明兒就沒了盤纏。

可把個嶗山老怪喜得手舞足蹈，從來人家一見他，就被嚇跑了，見娃娃，更會被嚇得大哭，這女娃娃非但不怕他，而且和他有說有笑，如何不喜得心花怒放，說：「不過，娃娃徒兒，你那月牙彎刀，好玩是眞好玩……」

「是妙絕詭奇，不是好玩。」花蕾說。

「就是吧。」嶗山老怪說：「就算是妙絕詭奇吧，却差點勁兒，娃娃徒兒，不信，你對我放出來試試，我一伸手就把它抓落來。」

花蕾那裡肯信，道：「老怪師傅，我怕傷了你呀！」

初生之犢，何況是心高氣傲的花蕾，心想：當眞，我要試他一試，江湖中的傳聞，又未眼見，如何可以便

信。

嶗山老怪呵呵大笑，道：「若是你能傷我，那敢情好。」

「這是怎說了？」

「娃娃徒兒，那就是說，我遇到對手啦，也就有人陪我耍兒啦。」

當眞，若不是一見他就嚇跑了，便是他一伸手，就把人家扔了出去，江湖上眞是這樣傳聞，是以一生註定他要孤孤單單，不怪他成爲老怪，人家也視他爲老怪物了，其實孤單寂寞，怪可憐兒。

她花蕾若不是心性善良，惜老憐貧，也就不會被人叫做玉觀音了，登時捱近老怪身邊，一把揪住老怪長長的白鬍子，在指頭兒上繞纏起來，說：「今而後，老怪師傅，我陪你玩兒，再不離開你啦，小心。」

花蕾忽然大叫一聲，斜身踩脚一掠，已到了門口，嶗山老怪才那麼一怔，寒光陡閃，老怪呵呵大笑，說道：「娃娃徒兒，敢情你玩彎刀兒。」

伸手一抓，却聽花蕾大叫道：「老怪師傅，你上當啦！」

但也不由一驚，因爲老怪本來已特長的手臂，像又暴長一尺，向她的彎刀抓去！若她那彎刀眞的攻向老怪，必然被他抓在手中了，而且也才看得清楚，老怪的袖管飛捲，露出來的裸臂，竟黑得發光，而且是森森寒光。

老怪啊呀一聲，跳了起來！因爲那眼看已被他抓到手中的彎刀，竟陡然一沉，跟着他那又長又白的鬍子，竟會倒捲上來，反而把他的視線擋住了。

饒他是老怪，竟也嚇了一跳，因爲彎刀已失了踪跡，却也沒飛回，也沒掉在地上，慌得他旋身一拂袖。一時間，眞還有些手忙脚亂。

却聽花蕾嘻哈大笑，手中拿着她的小小月牙彎彎刀，不知何時，從何方向，已飛回了她的手中。

老怪瞪了眼，心想：了不得，鬍子怎會飛捲上來，視線被擋住了，若是娃娃徒兒要傷他，豈不已插入他的心窩。

花蕾已走了過來，說：「老怪師傅，別瞧啦，你這長鬍子怪好玩兒的，我才捨不得割斷哩，只不過把我剛才打的結兒解開了，我若不打開結兒，也飛揚不起來。」

原來花蕾適才像對他撒嬌兒，敢情把他的鬍子打了個結兒。

嶗山老怪像是怒極了，大喝一聲，叫道：「好一個娃娃徒兒，你敢在我的鬍子上做手脚！」

花蕾正得意，正走近他的身邊去，那裡會防到，老怪竟怒不可遏，右臂陡然暴長，向她的天靈蓋一掌劈落。

花蕾連驚呼也還沒叫出聲來，登時轟然一聲，地轉天旋，已暈了過去！

花蕾醒來了，感到精力倍常充沛，像是從一個長長的舒適的睡眠中醒來，大大地伸了個懶腰。

那料嘩啦啦一聲暴响，甚麼東西當頭壓了下來！慌忙一滾翻，跳了起來，再滑開一步。

登時塵土飛揚，花蕾也登時成了灰頭土臉，自己嚇出了一身冷汗來。

敢情一堵牆倒塌了下來，若不是反應得快，幾乎被那牆活埋了！

且慢！這是怎麼回事？這又是甚麼地方。

原來天已大亮了，只不過塵土瀰漫，久久不落，慌忙一躍退後，那知一聲啊呀！竟踏在一個人的身上了！

「好你個娃娃徒兒，踩死我啦，啊喲喲！」

幸是她感到脚下軟軟的，背上也撞到了甚麼，忙又借力跳了起來，未落地已旋轉身來。

原來她未曾看清就縱身後躍，背脊撞在後面牆上，脚下踩在一個睡在牆脚下的人身上了。

晃眼間，一片白，仔細一瞧，原來是披散了一頭長長白髮，白眉白鬍子的嶗山老怪。

幾乎就在那一瞬間，她全都記起來了。

她是被這老怪物一聲大喝之下，一掌向她的天靈蓋劈落下來，她也登時失去了知覺。

現在，一旦記起上來，她也登時大怒，恨得切齒咬牙，她記起來了，她曾拜這老怪爲師，却爲甚麼要置她於死地，那一掌劈在她天靈蓋上，她那還有命在！

花蕾一抬臂，只要她手兒一揚，袖中的月牙彎刀就會飛出了。

但她的手尚未揚起來，却已凝結住了，甚至放不下來，因爲，嶗山老怪在張大着嘴兒喘氣，像是適才被她踩的那一脚，踩得重了！

這這，這怎麼可能？憑這老怪的內外功夫，莫不已造極登峯，怎會如此？但顯然不是裝假。

嶗山老怪，又豈會裝假？

且慢！老怪那一掌分明已劈落，落在她頭上，她已暈了過去，但她，非但沒死，而且……

而且……花蕾眼睛睜大，睜得不能再大了，她伸個懶腰，手觸在牆上，竟把牆震塌了！她記得清清楚楚，她的手觸着身後的牆，登時塌落下來！

只聽嶗山老怪大喝一聲：「住手……娃娃，當眞你想死啦！」

花蕾一掄掌，要向身旁的一根殿柱劈去的，聞言便住了手。

只見老怪已掙扎着坐了起來，把雙膝盤了起來，又已緩過那口氣來了，說道：「我把數十年修爲的功力，分了一半給你啦，娃娃，爲何不出去試試你那月牙彎刀，我老怪師傅說過的話，豈會不算數，今而後，別說是一

袋金兒了，便是整個大人，不論是那該死的壞鬼書生，還是那頭白猿兒，你都可以搬他過來。」

她來不及喜，也來不及驚，一跺脚，啊呀！往常飛身一掠，最遠也不過三丈，怎麼會收勢不住，慌忙一圈臂，掌在身先，嘩啦啦，一聲暴响，一根粗逾碗口的樹木，硬生生被她劈斷了，她也總算收住了勢子，落地回身，一瞧，嘿……怕不有五丈！

這麼說，她的輕身功夫，豈不是倍增了！喜得她小嘴兒也合不攏來，眞個心花怒放。

當眞，她還沒有試她的月牙彎刀。這豈不是有了搬運之物了，斜刺裡又一掠，一連三個起落，已在十多丈外了，回身一揚手，只聽銳嘯破空聲中，寒光，反而不像以往一般熾烈，甚至若不注意，簡直看不見那寒光，不過却令人倍加砭膚生寒。

那知，那斷樹非但搬運不回來，連彎刀也飛不回來，宛若石沉大海！

只聽嶗山老怪呵呵笑，說道：「娃娃徒兒，那斷樹連枝帶葉，何祇千斤，那重量是多少個壞鬼書生和白猿兒。」

花蕾跑過去一看，可不是彎刀已幾乎穿過那樹幹了，正因是彎刀，也被柳樹幹牢牢地卡住，正愁拔出不易，那知她只用兩個指頭兒，喝的一聲：「起！」竟應手拔了出來。

當眞，她的月牙彎刀，以往也不過可摘下樹上的菓兒，而且把刺中的菓兒，連同飛刀帶回來而已，她當然沒有殺過人，但想必斬下敵人的人頭，也是無法帶回來的，她即使此刻功力已增了一倍，甚至多倍，又如何能搬運得動千斤之物。

不過，飛刀能穿樹，那可是以往所不能的。

花蕾望着手中的彎刀，說：「老怪師傅，但你說，可以搬他過來的。」

嶗山老怪呸了一口，說：「還道你這娃娃聰明，原來奇蠢，你不會用他們的脚來搬麼。」

「用他們的……脚來搬？」

「你那月牙彎刀上的力道增強了，他們奪不下來，也破不了……」

花蕾大喜，道：「不用說，嚇得他們魄散魂飛。」

「說不定還嚇得他們屁滾尿流。」

花蕾啐了一口，說：「媽呀！敢情這小小月牙彎彎刀，恁地厲害。嘿！瞧他壞鬼書生還敢不敢小看我的小小月牙彎彎刀。無論他們東藏西躱，彎彎的刀兒總在他們面前晃悠悠。」

「不，」嶗山老怪說：「只留下你面前這一面，娃娃徒兒，你說吧，還怕他們的脚兒，不把他們搬到你面前來。」

花蕾不僅喜孜孜，簡直喜得心花怒放，說：「老怪師傅，多謝你啦。還道你那一掌劈落下來，我就沒命啦；敢情把多年修爲的內功眞力，輸給我了。」

飛跑進廟來，伸手就拉嶗山老怪，說：「走啊！天已大亮啦，休被他們溜了。」

那知她一拉之下，自是沒用大力，那知嶗山老怪應手而倒，花蕾大吃一驚，慌忙回身扶住了，說：「老怪師傅，你……你怎麼啦？啊！我明白啦，必是你把眞力輸給我了，元氣大傷了……」

噗通一聲，花蕾抱着老怪的胳膊，跪了下來。

老怪可不是臉色白得和他的鬍子一樣，花蕾感激得一頭埋在老怪懷裡，因爲不願被他見到她那湧出來的淚珠兒在眼裡打轉，那還忍耐得住，竟哭了起來，不過總算忍住了沒哭出聲來，但肩頭却不停抽動。

嶗山老怪竟仍然呵呵大笑，撫着她的肩頭，道：「娃娃徒兒，沒事，當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可被我找到，我不用把功夫帶進棺材啦。」

花蕾感覺得到，她只要一鬆手，老怪便坐不穩了，可見元氣大傷，那孺慕之情，更油然而生，把老怪的胳膊摟得更緊了，頭兒也鑽到他懷裡一陣搓揉，說：「我不許你進棺材，我還要你陪我闖蕩江湖。」

「放心，」老怪有氣無力說：「老怪師傅死不了，咱們還沒有把壞鬼書生揪回來，你也還沒有括那頭白猿的嘴巴子。」

「還有玉觀音，」花蕾說：「老怪師傅，你不是爲玉觀音來的麼……」

「是呀！」老怪說，閉上的眼睛又睜了開來。

「等聖手白猿交還來，我給你。」

「我已得到啦。」

花蕾一怔，道：「你說甚麼？」

老怪睜開來的眼睛亮了，又一聲呵呵，比先前响了些，說：「娃娃徒兒，我說你呀，難道你不就是玉觀音。先前我當眞是爲那個玉琢的觀音而來，我說：不錯，說甚麼也不容許那玉觀音落入奸臣手中，所以，我就來了，那知……」

「却被聖手白猿先搶去了，而且，還擰了我一下子。」

「他只是擰了你一下子，」老怪說：「並沒有搶去，死的玉觀音有甚麼好，我才不稀罕哩，我說的是，娃娃徒兒，你這個活的玉觀音呀！」

花蕾的眼兒睜大了，晶瑩的淚珠兒兀自在大眼兒裡打轉，也從老怪的懷裡抬起頭來：「咦！老怪師傅，原來你早就知道，人家叫我玉觀音？」

「我還知道，」老怪說：「龍虎鏢局要嫁禍給你爹，趙龍、張虎不但要得到玉觀音，而且，你這條小命兒必然不保，於是，於是……」

「於是你暗地跟踪我，保護我……不，原來，你還是……」花蕾的嘴兒噘了起來：「還是爲了那玉觀音。」

嶗山老怪呵呵大笑，笑聲更响亮了些，說道：「若要那玉琢的觀音，我就不會跟踪你，而是跟踪你爹了，因爲眞的玉觀音，其實在他手裡，你爹果然是老江湖，人人都以爲他實者虛之，以爲眞的玉觀音在你這個活的玉觀音手裡，娃娃徒兒，連你也被你爹騙啦，你這個玉觀音是假的，你爹其實實者實之，眞的在他手中。」

「不，」花蕾道：「你才騙人，我這個羊脂白玉的觀音，分明是眞的，前一日接鏢，咱們第二天就上了路，那有工夫去找個一模一樣的假玉觀音來，即使能找到這樣好，這麼大的羊脂白玉，一夜之間，又怎能雕琢得出來?」

「你們果然不能，來不及的，」老怪說：「難道人家物主兒也不能麼?」

花蕾又把眼兒睜得大了，啊了一聲，說：「老怪師傅，你是說，那公子交來的，是一眞一假，兩個玉觀音?」

「而且可以亂眞，」老怪說：「那物主人視爲奇珍拱璧，如何不怕被盜，早已一模一樣雕琢出一個來，眞的一個，是從不示人的。」

「那他爲何不把假的獻出，豈不就可救出他爹了?」

老怪失笑道：「你眞是個娃娃，那奸臣多的是稀世奇珍，府中豈會沒有高明，如何經得起鑑定，若用假的魚目混珠，被其窺破，一怒之下，他爹更沒命了，我說可以亂眞，那是對一般人而言，鼠竊之徒，更無暇去辨認而已。」

花蕾啊了一聲，才明白他爹爲何對她說：若遇高手，强過她的人劫奪，便任由人家劫去，之所以放心讓她獨個兒携帶上路了，却也不由把眼兒睜圓了。

老怪大笑呵呵，那長長的白眉兒又可掀動，眼睛不僅亮，而且烱烱生光。道：「若不是跟踪你，一直跟在你身後，娃娃，半夜三更，我怎會在這在荒野破廟中，生起火來，把你引來。」

花蕾的嘴兒又噘了起來，說：「好哇！老怪師傅，而你，却任由人家欺負我，任由那白猿兒摔我。」

嶗山老怪的兩道白眉登時飛揚起來，不是呵呵笑，而是大笑哈哈，說道：「你這娃娃也不想想，我若不仔細考查，知道你心性眞是善艮，這玉觀音的稱號，確實當之無愧，我就會那麼輕易收你爲徒，並寧願元氣大傷，把數十年修爲的功力輸給你麼?更難得的是，你能分得清善惡，明白那聖手白猿其實盜亦有道，遠遠勝過那江湖中所謂的正義之士了，雖然他摔了你的臉蛋兒，你以爲羞辱，却只想括他一個嘴巴子。娃娃，却是他這一摔，我非得趕快收你爲徒不可。」

「爲甚麼啊?」

「因爲那聖手白猿喜歡你呀！我若晚了一步，怕不被他捷足先登，把你收爲徒兒了。」

花蕾眉兒一挑，道：「休想，我拜偷兒爲師，我豈不也成小偷兒啦。」

「但你難道不是個妙手空空的小偷兒，他雖稱聖手，竟也着了你的道兒，從他面前把他的金子偷了，哈哈！你還未拜他爲師，不已青出於藍，勝過他了，如何不喜得他心花怒放，若不然，他也不還以顏色，娃娃，他摔你的臉蛋兒，就是說他喜歡你呀。」

花蕾摸着臉兒，這還用老怪說麼，人家旣能摔她的臉兒，若是要傷害她，她還有命兒麼?道：「但他偷了我的玉觀音。」

「前途相見，後會有期，」老怪說：「他誘你來追他呀！」

嶗山老怪得意地大打哈哈，又道：「我心裡就說啦，不行，我得捷足先登，我一路之上，辛辛苦苦，多年不開戒了，甚至因爲你娃娃，雙手染滿了血腥……」

花蕾跳了起來，啊了一聲，道：「老怪師傅，我明白啦，原來那趙龍、張虎，是你殺的……」

「還有那洛陽一虎。」

老怪竟樂得的又打哈哈，說道：「我可又捷足先登啦，你這個鬼娃娃，還不給我滾出來。」

花蕾才一怔，道：「老怪師傅，你叫誰呢?」

說時遲，人影一晃，呔！壞鬼書生！敢情躲在那神龕的匾上，應聲而下，朝着老怪唱了個大喏。

老怪喝道：「鬼娃娃，還不叩頭。」

鬼書生一長身，似要跳起來，那知只是脚板才離地，噗通一聲，已乖乖的跪在老怪面前，急得他臉也紅了，道：「你這老怪暗算人，算甚麼好漢?」

老怪却對他不理睬，轉頭對花蕾道：「娃娃徒兒，我的手動過沒有?」

「沒有呀。」花蕾說，喜得她小嘴兒也含不攏來。

「那麼，是你暗算他啦。」

一瞧老怪對她直眨眼，那滿懷的氣惱，登時化爲烏有，眉兒也就挑了起來，說：「誰教他欺負我。」

老怪怒喝一聲，道：「欺負我的娃娃徒兒，那還了得。一五一十，給我數來。」

「他假裝酒醉，躲在船艙下，還掉文兒駡我。」

「那就該打，駡你甚麼呀?」

這一個打字才出口，鬼書生已一聲哎喲！說：「老怪，你爲甚麼打我?」

「我……打他了麼?」

當眞，嶗山老怪連手兒也未動一下，只不過那長長拖在地上的白髮，飛揚了一下而已。

「沒有呀，我沒見到。」花蕾說：「他駡我是初生之犢。」

老怪怒道：「那還了得，這番該打兩下子。」

只聽鬼書生啊唷唷大叫，這番花蕾可注了意，瞧得清楚了，不但驚嚇，而且大樂。

原來是老怪拖長在地上的鬍子，鬍梢兒捲了起來，不多也不少，恰是抽了他兩下子！如何不令她驚駭，她看見了，因爲那鬍梢兒抽在鬼書生背上，上面那一截，垂在鬼書生面前，却紋風不動。

眞是又喜又驚，大樂的花蕾說：「我一直以爲他是個怯兮兮的儒小子，敢情他是臭名兒遠播，黑道上鬼見也愁的鬼書生，他一直瞞騙我，老怪師傅，你說，這番該打幾下子?」

「唔！」老怪說：「不如數完了他的罪狀，一併兒打吧。」

「那也好，」花蕾瞟着鬼書生扭了一下身子就不動彈了，道：「老怪師傅，這壞鬼書生最拿手的就是裝假騙人，可要當心被他溜了。啊！呀！」

說時遲，鬼書生突然一躍而起，只聽老怪呵呵笑道：「娃娃徒兒，別瞧我的長鬍子白白的，可勝得過月老的紅線兒，被我拴着，就跑不了。」

花蕾只啐了半口，已樂得嘻嘻笑得花枝兒般亂顫，因爲躍起身來的鬼書生，只不過躍離地面而已，啪的一聲，又跌落下來，而且仍然乖乖地跪在地上，必然是痛的，因爲他直咧咀，但一雙眼兒睜得不能再大了，驚嚇又愕然。

原來鬼書生竟不知如何被老怪閉了穴道，竟身不由己，跪在地上，如何不駭然，但自信他內功亦極深厚，這一會工夫，毫不動聲色，暗運眞力，果然被他把閉住的穴道衝開了，那知一躍而起，驀覺脚脛上奇痛徹骨，眞氣一洩，又跌落下來，竟仍然乖乖地跪在老怪面前。

可不是把他驚得目瞪口呆，連疼痛也忘了。

那花蕾却看得清楚，原來又是那長鬍子作怪，鬼書生才躍離地面，那鬍梢兒一捲，竟又把鬼書生的脚脛纏住了，必也是同時又閉住了他的穴道。

啐了一口的花蕾，臉兒紅透了，老怪說他的長鬍子勝過月老的紅線，她是大姑娘了，怎會不明白老怪說的是甚麼，當眞是老不正經，不過，也和鬼書生一般，連羞也忘了，正因她看得明白，可也更驚駭，却也喜得心跳起來。

敢情這嶗山老怪，不，是她的老怪師傅了，武功當眞已出神入化了，連鬍子也是武器不說，而且運用自如，可不也驚喜得目瞪口呆。

那老怪却像沒事人兒一樣，也裝得眞像，愕然說：「乖乖娃娃徒兒，這壞鬼書生可不是那頭摔你臉蛋兒的白猿，你怎麼耍起猴兒戲來，你數的罪狀，數完了沒有呀。」

「沒有，」花蕾說：「他還瞧不起我來，說我的月牙彎刀是小小月牙彎彎刀兒。」

老怪大怒，道：「你是我的娃娃徒兒，那還了得，他瞧不起你，就是瞧不起我這個老怪了，該打，那就用你的小小月牙彎彎刀兒，給他點厲害瞧瞧，看他還敢不敢小看你，滾起來。」

不料老怪大喝一聲而已，鬼書生覺得屁股上像被錐刺一樣，被扎了一下，痛得他跳了起。

竟能跳起身來，一些兒不假，這老怪實在有些兒邪門，雖沒魄散魂飛，却已膽落了，三十六着，走爲上着。轉頭就跑。

老怪喝道：「乖乖娃娃徒兒，你的小小月牙彎彎刀兒何在?」

還用等他來吩咐麼，花蕾一揚手，月牙彎刀發出一聲銳嘯，可把花蕾自己也嚇了一跳，以往雖也有破空之聲，可不是這般令人驚心動魄的銳嘯，鬼書生驀覺寒氣砭膚，忙一縮身，同時也旋身滑步，退而復迎，不過繞了個圈兒，那自是快得如石火電光一般，以爲必已躲過飛刀，復又前進，快得像沒躲閃一般。

花蕾一怔，心兒裡却喝起彩來，好美妙的身法。

却聽老怪也在喝彩兒，叫道：「啊呀！娃娃徒兒，你那飛刀還會回頭，妙極！」

花蕾大吃一驚，她那月牙彎刀可不是回頭了，這怎麼可能，應該是落了空，就會回到自己手上的，竟呼的一聲銳嘯，只見寒光一閃，彎刀竟在空中閃得一閃，劃了個半弧，又已攔截着了鬼書生。

花蕾一聲啊呀！鬼書生可嚇得心膽俱裂，若然收勢不住，怕不被削去半個頭顱，迫得驀下裡仰身屈腿，身子往後便倒，就地一滾，堪堪躲過。

只道那飛刀不會在空中停留，一個鯉魚打挺，背脊着地，已彈了起來！

那知一長身，只嚇得他魄散魂飛，那彎刀非但沒飛回花蕾手中，竟在空中又繞了小圈兒，他若不後退，便會成了迎個正着！

好在鬼書生仍是脚尖點地，慌忙暴退！

只聽老怪叫道：「娃娃徒兒，妙哇，妙極，這壞鬼書生自己的脚，可不是把他搬回來啦。」

花蕾這時才把提起的心放了下去，因爲月牙彎刀，又飛回了她的手中。

那是鬼書生自己的脚兒搬他回來，他的月牙彎刀，在空中迴旋飛舞，可也不是由她指揮的，鬼書生毫髮無損，不驚了，却又大喜，叫道：「老怪師傅，且饒他這遭兒。」

嶗山老怪喝道：「鬼娃娃，問你怕了沒有，還敢不敢說那是小小月牙彎彎刀。」

鬼書生驚魂甫定，兀自在摸摸頭

，又摸胳膊，當眞棋高一着，縛手又縛脚，這老怪的功夫，更何止高他一着，簡直莫測高深，道：「可得瞧刀在誰的手中。原來前輩已達到以意尅敵的境界，今天可開眼了。」

「胡說些甚麼，」老怪說：「那我沒叫你跪，你跪在我面前做甚麼？」

「拜你爲師呀！」花蕾叫道：「老怪師傅，恭喜你又收了個徒兒。」

那鬼書生眞是嚇得脚也軟了，半坐半跪地癱了下來，却被花蕾一言提醒，任他名氣有多大，此刻也不由他不口服心服，便叫了聲：「師傅。」

花蕾道：「叩頭啦。」

老怪說：「入我門來，可得遵守我門中的戒條。」

鬼書生當了眞，說：「師門戒律，敢不遵守。」

花蕾一怔！怎麼不要她遵守呀！那知嘴兒才噘了起來，只聽老怪已在說道：「第一戒：從今以後，不許欺負我的娃娃徒兒。」

「不敢。」

鬼書生也不由怔住了：這是甚麼戒條？

「第二戒，我娃娃徒兒打你罵你，不許還口，也不許還手，既是娃娃徒兒，難免要使點小性兒，再說，打是心疼，罵是愛。」

花蕾早已臉兒飛霞，跺脚道：「啊呀！老怪師傅，你老不正經，說些甚麼呀！」

嶗山老怪却一股正經，道：「第三戒；再不許小看我的娃娃徒兒，說她的飛刀是小小月牙彎彎刀，現在，叩頭啦，然後，師兄師妹交拜……」

花蕾早羞得轉身就跑，這是甚麼戒條，再說下去，必有更難聽的話來，跑出殿門，躲在門外，只聽老怪說：「第四戒……這第四戒麼，我那娃娃徒兒還沒說出來，鬼娃娃，由你來說吧。」

鬼書生可不也是遊戲江湖的，心下大樂，道：「今而後，我懲惡除奸，不許作插手，令我疑神疑鬼，原來，那趙龍張虎，和那洛陽一虎，敢情是你殺的……」

一言未了，驀見白影一晃，現出聖手白猿來，呵呵笑道：「我說呢，豈有八十老娘，倒綳了孩兒的，原來是你這老怪物在暗中做了手脚，我那袋金葉兒是你偷的，而今再又搶了我看中了的徒兒，老怪，咱們沒完兒。」

嶗山老怪呸了一口，說道：「我老怪打從開封府，就一路跟踪下來，豈僅在先，而且早已看中了，不料你這白猿兒攔腰殺出，你想搶我的徒兒，那是休想。」

聖手白猿得意地一揚頭兒，說道：「你這老怪也不打聽，那女娃娃叫甚麼名兒？人稱玉觀音，那寶玉的觀音已在我手中了，寶人自當璧合，得寶者自當得人，那可是咱們有言在先的。」

有言在先？那殿內的鬼書生，殿外的花蕾都楞住了，當眞，嶗山與濟南，一條膠州道通東西，也都是當今名震江湖的人物，早已相識，有了交情，那自也不奇，却不料都看中了花蕾，要收她爲徒，而且事先打了賭，得寶者得人，可知聖手白猿在邯鄲現身，不是偶然，必也和嶗山老怪相同，早已跟踪了一些日子，兩人早已碰了頭。

鬼書生在心下暗叫一聲慚愧，聖手白猿從不與江湖中人作對，也許，江湖中人也不敢和他作對，是以，江湖中人不知其武功高深，只道他只是妙手空空，輕功絕世而已。

只聽嶗山老怪呵呵大笑，道：「好好，既如此說，有寶獻寶，獻出玉觀音來，這個活的玉觀音，也一併兒歸你所有。」

「老怪，你說話可要算數。」

「絕不反悔。」老怪說。

聖手白猿也說了一聲好，繞是鬼書生在他面前，啊呀！怎麼光天化日之下，白影一晃，已沒了踪影，但也虧他是鬼書生，也才能看到他乍隱倏現，只那麼一眨眨眼，聖手白猿已又在面前了，包袱！手中可不是提着花蕾那包袱？

簡直，聖手白猿像不會離開過，是包袱飛到，不，像變戲法兒一般，手中突然多出一個包袱來。

聖手白猿把包袱一揚，得意地說：「在這裡了，老怪，你千里迢迢而來，豈能兩手空空而回，瞧你怪可憐的，我有了活的，這個死的我可不稀罕，就賞給你吧。」

嶗山老怪一拂袖，聖手白猿拋出的包袱，不過才出手，已又塞回他手中了。

老怪覆在眼上的白眉飛揚起來，說：「有寶現寶，不怕丟人現眼，你自己打開來啦，免得反說我做了手脚。」

聖手白猿一怔，嶗山老怪哈哈大笑聲中，慌忙把包袱打開，不僅是聖手白猿了，連鬼書生也楞住了！

包袱中那玉觀音，包着的竟是一塊石頭。

聖手白猿取得那包袱後，豈有不打開來看過的，之後一直不曾離手，現身出來，老怪一直坐在面前，甚至鬼書生亦在身邊，這，這……玉觀音怎會變成了石頭？

只見嶗山老怪不僅白眉兒飛揚了，連那白如銀絲的長髮也飛揚了起來，呵呵大笑，喝了一聲。「娃娃徒兒何在？人也觀音，玉也觀音，觀音歸觀音，原物兒歸原主，老怪師傅可是說話算數。」

只見嘻嘻笑的花蕾，捧着玉觀音，從殿門口跑進來，說：「不算數，他還摔了我的臉兒，我還沒有括他的嘴巴子。」

原來，聖手白猿不早也不晚，鬼書生從匾後現身出來，也在同一瞬間

，溜了上去，但如何瞞得過嶗山老怪，是以聖手白猿一現身，即以傳音吩咐，如此這般，包袱中的玉觀音，就變成了石頭。

聖手白猿目瞪口呆，那鬼書生更把嶗山老怪佩服得五體投地，若然先前拜師是不得不拜，一半兒勉强，現在可是誠心誠意的了，因爲他當然知道，憑花蕾豈能得玉觀音，當然是老怪師傅，却不知用甚麼法兒，一時之間，却也不好詢問。

嶗山老怪說：「娃娃徒兒，我可又改了主意啦，他摔你的臉蛋兒，不過是讚你，誇你，眞心喜歡你，這麼辦，不如你也拜他爲師，你說瞧他怪可憐的，到了手的寶物失了不算，也沒了你這個徒兒，娃娃徒兒，你見過猴兒哭沒有，我老怪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猴兒哭。」

聖手白猿怒吼一聲：「住口！老怪，不料今日着了你的道，咱們是山不轉路轉。」

老怪忙道：「娃娃徒兒，我是怎麼教你的？」

「用他的脚搬他回來，老怪師傅，錯不了。」

一聲山不轉路轉，就知聖手白猿要走，花蕾已見識過他的絕妙輕功了，被老怪一言提醒，早一揚手，寒光暴閃，月牙已出了手。

只聽老怪叫道：「好個精靈的娃娃，對了，封着殿門。」

花蕾大叫一聲：「啊呀！老怪師傅，我不想傷他呀！」

她只道出手在先，聖手白猿一見寒濤封住了殿門，便會止步了，那料聖手白猿亦在同一瞬間，飛掠到了，兩下一凑，必然不死必傷，因爲任他輕功如何高絕，身在空中，可不能變更方向的，那知聖手白猿端的了得，竟能在危機當前的瞬間，蜷腿一翻，硬生生退了回去，正因方位不變，便又落到了原處。

老怪呵呵笑道：「白猿兒，你敢還說你這八十老娘，不是倒綳了孩兒麼？今天你若不把你那捕光掠影的絕世輕功，傳給我這……不對，也算是你的徒兒，今天你休想出得了這廟，鬼徒兒何在……」

鬼書生道：「老怪師傅，我擋住了這邊缺口，他跑不了。」

老怪讚道：「當眞你是個鬼靈精，我還未說出來，你已知道我要說甚麼了，白猿兒，你說，我這個鬼徒兒，可也傳得你的衣鉢？今兒可便宜你啦，一朝之間，收了兩個絕頂聰明的徒兒。」

聖手白猿一怔，望着老怪，不由疑惑起來，因爲嶗山老怪不是說笑，說得還是挺認眞！

却見老怪面容一肅，說道：「白猿兒，你是跑不了啦，這番你休想再像以往一樣，置身事外，你可以不理會江湖武林恩怨，獨善其身，但這趟却是關係萬萬千千的黎民百性。因爲是懲奸邪，清吏治，造福蒼生，說不得，不但要痛懲那奸臣，還得去皇宮走走，他們傳了你的絕世輕功，那就可來去自如，說不得了，你不願意，也得帶個頭兒，嘿！你以爲這徒兒是好收的麼，兩個娃娃，還不叩頭。」

鬼書生與花蕾才知嶗山老怪並非爲玉觀音而來，正義凜然，心在黎民，便那聖手白猿也肅然生敬，那花蕾也才明白，爲何嶗山老怪，自損功力，大傷元氣，令她在一夜之間功力倍增了。

鬼書生所知不多，只知聖手白猿盜亦有道，輕功無出其右而已，英雄少年，難免氣傲心高，不過把聖手白猿視作同一輩的人物，今日才知敢情嶗山老怪也極是推崇，自己和人家比起來，簡直望塵莫及，那還等催促，說：「師傅在上，徒兒給你叩頭啦。」

花蕾却是心花怒放，而今她的功力何止倍增了，若傳了聖手白猿的絕世輕功，普天之下，不，她不要普天之下，只要把壞鬼書生揪回來，瞧他還敢不敢丟下她，再獨個兒溜跑。

不待鬼書生跪倒，她倒搶先叩了個頭。

那知聖手白猿跳了起來，若他眞要跑，早已跑得無影無踪了，就不僅是跳起來了。

花蕾怔了怔，說：「白猿兒師傅，你怎麼啦？」

只聽呵哈連天，這是甚麼稱呼，使鬼書生也笑出了聲來，花蕾却瞪了眼，既然老怪師傅也叫得，爲甚麼不是白猿兒師傅？

嶗山老怪呵呵笑道：「白猿兒師傅，怕你括他的嘴巴子呀，娃娃徒兒，我老怪師傅可是說話算數，要不要我替你揪住他。」

花蕾老實又正經，道：「不打也行，白猿兒師傅，甚至再讓你摔一下也行，只不過，你得答應我……」

樂得聖手白猿也大笑呵呵，道：「好吧，娃娃徒兒，你說來聽聽。」

花蕾逐個兒望了一眼，眞不明白，這有甚麼好笑的？

她又那會明白徒兒在師傅面前是甚麼規矩，她從未拜過師，爹就是他師傅，在爹面前，她可是撒慣了嬌兒的，說：「你傳這壞鬼書生的功夫時，留下一手兒，教我，別教他，要不然，他要再獨個兒溜跑，我就找不到他，揪不回他來了。」

想到昨日追趕了半日半夜，眞是個鬼書生，連鬼影兒也不到，她如何不又氣又急又傷心，怎會是說笑，可不是說得挺認眞。

却是鬼書生大笑起來，他明白了，花蕾若不是人如玉，不是心地太善良，人家也就不會叫她玉觀音了，這麼個大姑娘了，竟仍又天眞未鑿，當眞是愛煞人，不怪嶗山老怪和聖手白猿，連同他這個鬼書生，全爲玉觀音

而來，可是全都一見她，簡直登時不自覺地全改變了主意，非但不再劫掠她的玉觀音了，反而全部暗中相助，加以保護。

不怪兩人都爭着要收她爲徒了，他想告訴花蕾，他並未溜走，只不過急於追趕聖手白猿，把被偷去的玉觀音搶回來，他怎會丟下她呀！甚至，沒人能從她身邊撵得走他。

聖手白猿不也大打哈哈，却是嶗山老怪不笑反怒，怒道：「你這個沒用的娃娃徒兒，老怪師傅已教會你怎麼用他的脚搬他回來啦，我也告訴過你，你也見到啦，我這長鬍子必是强過月下老人的紅綫兒，他再也跑不掉啦。」

「但是，」花蕾說：「你還未教我飛刀拐彎兒，他仍是會溜的。」

「好，」老怪說：「不出三日，我把馭氣的法兒教給你，娃娃徒兒，你的小小月牙彎彎刀，以前能飛出多遠？」

「二十丈，遠一些兒也行。」

「那麼，」老怪說：「任他先跑出五十丈遠去，跑啊，你這該死的壞書生，娃娃徒兒，你一招手，他就乖乖回到你身邊來了。」

「當眞！」

當眞，不用三天，功力倍增的花蕾，便在五十丈處，亦能駕馭那飛刀了，夭矯宛如靈蛇。却是鬼書生以往隱現已如幽靈，是以贏得鬼書生的稱號，而今更傳了聖手白猿的曠世無儔的輕功絕學，何用三日，雖不會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却也能達到去來如風，白日無形的境界，便聖手白猿亦讚不絕口。

誅奸懲惡　拯救災黎

渡過了大沙河，再渡唐河，右近白洋淀，左面已靠近太行山麓了。

且住，押着鏢車，浩浩蕩蕩前進的花岡，飛馬上前，只一揚手，鏢車與人馬登時停了下來，只見黃沙滾滾，人喧馬嘶，塵埃不見帝京道。

琅琅嗆嗆！一陣兵器响亮，橫腰刀，端勁弩，齊護鏢車！

花岡在馬上捋鬍點了點頭，花家寨雖久未走鏢了，夥計們的功夫却沒擱下，端的訓練有素，無不沉着，處變不驚。

花岡說了聲：「好。」

回馬繞了鏢車一匝，再又回到車前說道：「沒事，只不過前面已是白洋淀，不得不加倍小心，尤其是這裡已是太行山麓了，大夥兒必然知道……」

花岡緩緩地掃了大夥兒一眼，橫刀馬上的老鏢師王忠接了口，說道：「如何不明白，已是鬼書生出沒之地，總鏢頭，當眞大意不得，漳河道那邊，洛陽五虎已不見了兩個，餘下的三虎，與聊城雙劍已鬥得兩敗俱傷，泰安的洪家三兄弟才現身，已被微山湖的混江龍趙弓施了下馬威，鎩羽而回，還傷了兩個。」

花岡怒不可遏，道：「你們可知那趙弓是何人？」

「龍虎鏢局趙龍的堂弟，那是無人不知的，總鏢頭。」王忠道：「這事兒透着邪，據開封府來人說，咱們起鏢那日，趙龍與張虎也離了開封府，不知去向，若說是事先與趙弓勾結，怎生趙弓也在探聽這兩人的下落？這都不去說他們了，令人躭心的是，花蕾姪女也沒了踪跡。」

花岡咬緊了牙關，緊皺了眉頭，那花蕾獨走漳河道，他豈有不躭心的，豈有不派出暗探快馬沿途探聽信息。是呀，漳河那邊的人拚個你死我活，他們無不清清楚楚。

那王忠也皺着眉兒，搖了搖頭，繼續說道：「總鏢頭，不是我讚我這姪女兒，她手中的月牙彎刀，和她掌中的五顆鐵蓮子，眞難爲她，不知她是怎麼練的，據我看來，眞個是青出於藍，按理，這般人都不是她的敵手。」

花岡的一雙長眉深鎖，嘆了口氣，道：「正因如此，我才放心派她走這一趟，而且，除了她，也更無人可派遣了，我也曾囑咐她，若遇强敵，她隨身携帶的玉觀音，任由人刼去，不瞞你說，我倒眞希望有人能把那玉觀音刼走，這一來，必然天下皆知，我們却可一路無阻赴帝京了，那知連蕾兒也失了踪……」

王忠也直皺眉，道：「我這姪女武功雖好，奈何一派天眞，更從未在江湖上行走，總鏢頭，我們又爲勢所迫，不能停下來尋找，而最可慮的是……」

「江湖上那幾個最厲害的魔頭，全未現身。」花岡道：「只道把他們全引去漳河道，那知，所以，這一帶已是那鬼書生出沒之地了，我們得加倍小心。你，做甚麼！」

只見王忠的嘴張大了，却出聲不得，眼中現出驚恐之色，花岡一回頭，也不由一怔，慌忙飄身下馬，暴退了兩步！

只見一個衣着寒酸的書生，站立在他適才橫馬之處，正躬身向他作了個長揖。

光天化日之下，近二十雙眼睛的面前，竟不知這書生從何而來，却陡然現出身來，都沒見過，但人的名兒，樹的影兒，任誰也都知來的是誰了。

「鬼書生！」

一時橫腰刀，端正勁弩，王忠亦已橫刀在胸，却是花岡不免疑惑了，皆因他已看得清楚，這書生倒與傳說的鬼書生有點相似，却又不如傳言一樣，酒醉醺醺，據傳言，鬼書生現身，必是醉薰薰，而這少年却無半點酒色？

而且，還對他躬身長揖？

花岡左手向後微擺，示意大夥兒不可魯莽，道：「相公何來？」

驀聽道傍山頭上，有人大叫道：「爹呀，揪住他，休讓這鬼書生溜走！」

花岡大驚，同時也大喜，是女兒的聲音，敢情這書生，眞是鬼書生！

却聽那鬼書生啊一聲，旋身，滑步，再旋身，叫道：「你講不講理，我沒溜呀！」

那花蕾尚未現出身來，才見長虹貫日，一圈寒光已把鬼書生罩住了，那鏢行人衆，連同她爹花岡，立覺砭膚生寒！

花岡更是大吃一驚！這這……那是月牙彎刀，那有這麼大的威力！

但人影一晃，花蕾恰似從天而降，俏生生，柳眉兒倒豎，杏眼兒圓睁，一揚手，月牙彎刀已收了袖中，哼了一聲，道：「你這該死的壞鬼書生，算你知道厲害，你若敢移動一下步兒，我……」

「宰了我，」鬼書生嘻嘻一笑，自是毫無懼色，說：「你這俊哥兒不講理。」

却是這句俊哥兒，才把花岡提醒了，花蕾穿的可不是小子的衣衫，敢情已易釵而弁，不驚了，但也簡直令他難信，不但女兒的武功何祇已倍增，而且……這怎麼可能，竟和鬼書生相識，而且熟極……而且……親暱？

「你一聲不响，我一瞬兒不見，你就想溜。」

鬼書生叫起屈來，說道：「我發現了鏢車，趕來替你攔阻呀，咱們追了一日，總算追上了，還不上前見過爹，你也不想想，這些日，老人家有多擔心。」

「不過，我可要警告你，休想我一轉身，你就溜，」花蕾哼了一聲，說：「剛才你唱甚麼？以爲掉文兒，我就不知道。」

「唱甚麼？」鬼書生啊了一聲，笑啦，不是說，而是又唱啦，唱道：「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這才又說道：「是不是？」

「不是想溜是甚麼，一去就不復還啦？」

鬼書生大笑道：「不講理的俊哥兒，我問你，我來自何處？」

「易水之濱，誰人不知，那個不曉。」

「這西風遒勁，可是風也蕭蕭，時屆深秋，那易水寒是不寒，鬼書生去了易水，從此小小月牙彎彎刀兒下伴觀音，是不是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了？適才登高，北望易水滔滔，有感而發，發之爲歌，歌曰：

風蕭蕭兮，易水東流，
吞河岳兮，壯士任遨遊，
英雄之氣短兮，伴觀音，
俊哥兒之不講理兮，可奈何，
觀音觀音兮，奈若何？」

恁地說時，當眞是誤會人家了，花蕾格格一笑，笑也嫣然，道：「好啦，且饒你這遭兒。」

那在一旁捋起鬍來的花岡，看在眼裡，可是樂在心裡，呵呵笑道：「蕾兒，爲何不給爹引見，這位是……」

「壞鬼書生呀！」花蕾一挑眉兒：「就是易水出沒，縱橫北道，江湖中聞名喪膽，鬼見也愁，壞透了的鬼書生呀！」

花岡喝道：「休得胡說！」對鬼書生一拱手，道：「久仰大名，當眞是如雷貫耳。」

慌得鬼書生忙上前長揖，道：「不敢，晚輩拜見老伯。」

不料他長揖才躬身，腿彎兒劇痛，噗通一聲，已在塵埃，花蕾已喝道：「拜見敢不叩頭。教你曉得我這小小月牙彎彎刀兒的厲害。」

原來是花蕾一揚手，飛出月牙彎刀，在他腿彎裡扎了那麼一下子，相距既近，那自是惟見寒光那麼閃得一閃，花蕾已收回袖中了，快得連花岡也沒看清。但却知道是她出的蠱惑，喝道：「蕾兒不得無禮，快請起。」

敢情鬼書生適才仍又說小小月牙彎彎刀，花蕾仍惱在心頭，那眉兒早又揚了起來，道：「爹，這壞鬼書生和我一同拜的師，其實老怪師傅先收我爲徒，我在先，稍後才收他，爹，你說，是不是豈有此理，倒要我叫他師哥，拜見爹，竟又敢不叩頭，上馬啦，咱們得趕一程，白猿兒師傅必已到京了。喂，你們把刀兒弩兒都收起來，有我開路，有這壞鬼書生打旗兒在前頭，誰敢正眼兒瞧咱們一眼，我先放出小小月牙彎彎刀啊！」

鬼書生朗聲大笑道：「俊哥兒，這可是出自你之口，不是我說的吧？」

花蕾啐了一口，那瞧在眼裡、聽在耳裡的花岡却更加迷惑了，道：「這端的是怎麼回事，老怪師傅？老怪是誰啊？誰又是白猿兒？」

花蕾却催促道：「爹，起鏢啦，說來可話長啦，得先打從這壞鬼書生說起，我離了開封，渡漳河，就遇到這個該死的鬼書生。」

那花岡却也不敢怠慢，即刻吩咐起鏢，當眞是車轔轔，馬蕭蕭，鏢行夥計刀弩各在腰，塵埃滾滾帝京道，浩浩蕩蕩，奔帝京而去。

花蕾傍着馬鞍，把這十餘日的經過，詳詳細細告訴她爹，不用說，色舞眉飛揚，那聽的人自然也不僅是花岡，敢情大夥兒連鏢車也不顧了，都擠了上來，擠在花蕾身邊，自也是聽得眉飛色舞，都只道這趟鏢，再沒命兒回開封府了，却那料恁地吐氣揚眉。鬼見愁的鬼書生打旗兒開路，江湖上的泰山北斗，武林的至尊，嶗山老怪護送，更有名震江湖的聖手白猿行先，大夥兒如何不笑逐顏開。

端的是，天凉好箇秋，金風玉露，桂子飄香，行人道上馬蹄忙，渡過了易水，這日再渡永定河，來到長辛店，那可就是京都的大門了。

馬上英姿俊美更颯爽的花蕾一聲

歡呼，花岡只道女兒是因巴巴盼望的帝京到了，呵呵笑道：「早哩，明兒過了豐台，才能望見永定門，即使快馬加鞭，也還得大半日路程。」

原來那花蕾已換上了女紅粧，她爹又替她買了一匹駿馬，自是既美俏，容光更煥發。

那知花蕾一怔之下，大叫道：「白猿兒師傅，等一等，別走啊！」

花岡愕然道：「你叫甚麼？怎麼我不見？」

花蕾得意地一笑，說：「爹，你要是能見到，他也不是聖手白猿了。爹，快看，那來的是誰？」

只見一家店舖中，走出一人，對花岡拱手道：「老鏢頭一路辛苦，請歇馬了，我已在此恭候一日。」

來的竟是那玉觀音的物主兒，原來先一步到了京城。不知怎又出城來迎接？竟然面露喜容，並無淒苦之色，却見鬼書生也兜轉馬頭，道：「好教老伯得知，這公子的爹已出獄了，而且已官復原職，却是老伯免不得不又要辛苦了。」

「這是怎說？」

花蕾已看完了聖手白猿塞在她手中的字條，敢情是這般如此，喜得她心花兒朵朵開，也把那字條兒塞給他爹，道：「爹，你在此準備鏢車，多僱夥計，我和這壞鬼書生要先走一步，天上神仙府，人間帝王家，那一定好玩兒。」

那花岡尚未把字條看完，花蕾早已馬上一掠，揪着書生的胳膊，一聲：「走啦！」那鏢行的夥計們登時發起喊來。倒把花岡嚇了一跳，待知不過是光天化日之下，兩個面前的人，只那麼一晃身，便已消失了踪跡。

花岡呵呵大笑，不自覺也衝口說道：「若不是來無影，去無踪，他也不是鬼書生了。」

那老鏢師王忠，以及鏢行衆夥計，可都是看着花蕾長大起來，都駭然搖頭，王忠道：「眞不明白，十來日不見，怎生姪女兒脫胎換骨，功夫已恁地驚人了！」

花岡哈哈大笑，馬上回身，對大夥兒說道：「若然這也令你們驚駭，那麼，日內更有令大夥兒驚的了。咱們不進京城，甚至不入長辛店了，蘆溝橋頭那家客店倒也駐了馬。」

飛身下得馬來，取過錦盒，小心翼翼，雙手捧着，忑怪，不由怔住了，那錦盒竟然輕飄飄，像是空無一物，但錦盒上的封皮却又分明貼得好好的。

却見那物主兒笑道：「老鏢頭，這錦盒乃紫檀精雕，一併兒留下給令嫒了。」

「你怎說？」

那物主兒已回身一招手，只見一個後生捧着一個錦袱，從店中走出，那物主接過，也雙手捧着，送到花岡面前，道：「家父爲了這玉觀音，幾乎喪命，家破人亡。更感念各位義士，豈僅是再生大德，更醒昏君，清吏治，痛懲奸臣，無以爲報，令嫒原來人稱玉觀音，家父得脫牢獄之苦，慨嘆豈僅玩物喪志，且幾乎喪生，本要將這玉觀音毀棄的，既知令嫒美號，玉觀音歸玉觀音，當眞是物得其主了，再好不過，故命送上，請令嫒笑納。」

說着，已把錦袱打了開來，大夥兒可都瞪眼了，原來密封在錦盒中的玉觀音，竟然在這錦袱中。

那物主也愕然道：「各位爲何如此驚疑？」

那花岡怎好說原封不動的錦盒中的玉觀音，何時失去也不知道，好不尷尬，却也明白，必是那去來無影無踪的聖手白猿所爲，鬼書生與女兒一直伴隨身邊，也只有聖手白猿先數日到京。忙道：「令尊忠良，天理昭昭，沉冤得雪，端的可喜可賀，却是這玉觀音既然獻給了那奸臣，令尊始得脫牢獄之災，怎生又在閣下手中？實不相瞞，這錦盒仍原封未動，玉觀音何時被人取去，便我亦不知，還請告其詳。」

那物主愕然道：「這是怎說，難道那白衣先生不是總鏢頭差遣？總鏢頭手中握着的，不是我簽收無誤的字據麼？」

原來花岡手中的字條，背面是物主簽收原鏢的字據，才知是聖手白猿送還交代，不由登時老臉紅了，道：「只是不知其詳，可否請閣下賜告。」

那物主這才說出一番話來，敢情他先一步到京，即有一位白衣先生來見，送上玉觀音，說是奉花家寨總鏢頭差遣前來交鏢，請他簽收。這物主在開封府時，已知眞玉觀音由小路暗鏢送進京城，一見果是原物，自不驚奇，心下好生感激，忙簽收謝之再三。不料那白衣先生道：陷害他爹的奸臣已被削職，不用獻出了，囑他即往天牢，迎接他爹出獄，明日即有聖旨下達，他爹不但官復原職，並晉爵一級。

果然，一切如那白衣先生所言。

花岡心裡明白，他所說的白衣先生，自是聖手白猿了，道：「閣下却又怎知我今日到此，早日已在此等候了？」

那物主道：「是那白衣先生言道，總鏢頭的鏢車，今日必到長辛店。」

說着，忽然面露肅容，感激之情，溢於顏色，道：「那白衣先生問：可知總鏢頭的令嫒，在開封府，人皆敬稱玉觀音，不但美如玉，心地更似觀音。說道：我等若要謝時，不用謝他，應謝令嫒玉觀音。那白衣先生毫不諱言，他等皆江湖中人，此番之所以相助，全是衝着令嫒而來，若不是驚動了當今聖上，以那奸臣權勢之大，端的權傾朝野，家父豈能沉冤得雪，更復職晋爵，那奸臣反而被革職，貶爲庶民。」

花岡這才明白，道：「不敢相瞞，那白衣先生，江湖人稱聖手白猿，乃小女之師，據閣下所言，驚動當今聖上的，必也更有他人，雖身在江湖，確皆義薄雲天、凜然正氣之士。」

那物主肅然點頭，道：「這就是了，可惜那白衣先生以及此番相助的英雄豪傑之士，皆神龍見首，無從致謝，家父聞說令嫒美名玉觀音，愧我宦囊羞澀，無以爲報，故命我來此相候，以此玉觀音贈玉觀音，聊表謝忱，俯請令嫒笑納。」

那容花岡推辭，向他懷中一塞，再揖匆匆去了。

花岡捧着那玉觀音怔了半晌，心說：雖是人家一片誠心，但聖手白猿之言，分明是對人家示意了。心下確也既感且喜，心想：那等忠直之臣，險因這玉觀音家破人亡，可知所謂奇珍，其實是不祥之物，他心喜的乃是聖手白猿如是言語，可知對女兒寵愛有加，女兒得有這樣俠義異能之士爲師，教他如何不喜。

當下把玉觀音還入錦盒之中，即刻吩咐回車，在蘆溝橋頭那客棧住了下來，並即日添置了三輛鏢車，僱請人伕，聲言已接了回程的鏢，價值巨萬，夥計們辛苦，皆有加倍的酬勞。並把適才收到的酬金，散給各人，尋親訪友，各自聽便，定期三日後起程。

那夥計無不歡天喜地，各自去了，花岡這才取出字條，給老鏢師王忠看了，令那王忠亦是駭然。

「白銀不下百萬兩，更有價值連城的奇珍異寶無數！」

花岡點頭道：「聖手白猿，堪稱聖手，以不義之財，拯濟災黎，眞功德無量了，說不得，老哥哥亦要陪同辛苦一趟了。」

原來那河南花園口，新近決了堤防，氾濫成災，雖然搶救及時，但鄰近三個縣份，已幾乎成了澤國，災黎遍野，急待施拯。

晃眼已是三日之期，夥計們回到蘆溝橋，不由皆心中有愧，因爲四輛鏢車早已在道上一字兒排開。往常只用四個人推的車，皆加了兩人，鏢車過處，泥地上莫不留下深痕。

除了花岡總鏢頭，只有老鏢師王忠才知道，聖手白猿加上一個嶗山老怪，外加一個鬼書生，用了三日夜，才把那奸臣府中宛如銅牆鐵壁的庫銀，才搬運完了。花蕾雖然不搬運白銀，但奇珍異寶，亦把她累得香汗淋漓，捉空兒問道：「老怪師傅，這價值該有多少啊？」

嶗山老怪把長長的白髮搔亂得一團糟，瞪眼說：「娃娃徒兒，你不問你那偷兒師傅，問我，豈不是問道於盲嘛，娃娃徒兒，這番可便宜你啦！」

花蕾抹着汗，說：「都累死啦，還說便宜了我。」

鬼書生一指那道上飛揚的塵土，說道：「來啦，俊哥兒！」

花蕾啐了一口，杏眼兒一瞪，道：「都是你這該死的壞鬼書生，把我扮成個臭小子模樣，還敢叫我俊哥兒。」

「啊唷！」鬼書生說：「當眞是我的不是了，竟把個花朵兒一般的玉觀音，扮成了個俊哥兒，老怪師傅，你來評評這個理兒，她不謝我，倒對我瞪眼兒。」

「我爲何要謝你？」

「你也不想想，你若不扮成個俊哥兒，白猿兒師傅就不會擰你的臉蛋兒，不擰你的臉蛋兒，說不定就不收你爲徒啦，不收你爲徒，他怎會這麼賣力氣，龍案上留束，把那皇帝老官兒的鬍子也割下一綹來，一日之間，就了結這場公案，你說吧，來啦，你瞧，那鏢車過處，塵土飛揚有多高，車痕有多深，白花花百萬両雪花銀，可救得多少災黎，今而後，你這玉觀音才算得是普救衆生、大慈大悲的觀音啦，豈止揚了名兒，必然萬家供奉，焚香禱告上蒼，保佑你玉觀音美人兒美如玉，花姑娘萬年常香。」

花蕾跺着脚兒，叫道：「你壞鬼書生敢跑，我放出小小月牙彎彎刀，教你的脚兒把你搬回來，老怪師傅，你還打哈哈，還不順手給他一個嘴巴子！」

嶗山老怪呵呵大笑，道：「娃娃徒兒，我這鬼徒兒說的，可也句句是實情，這番若不是你這白猿兒師傅出馬，這公案如何能完美了結，而若不是歡喜你，收你爲徒啦，從來只知獨善其身的聖手白猿，豈會這麼賣勁兒！」

山脚下，車又轔轔，馬又蕭蕭，揚起的塵土久久不落，三人站在高高的山崗上，目送鏢車去得遠了。

更遠了，塵埃落定，那高高的山崗上，也已失去了三人的踪影，却風送歌聲，斷續可聞，歌道：

「美人如玉兮，觀世音，
拯災黎兮，奔前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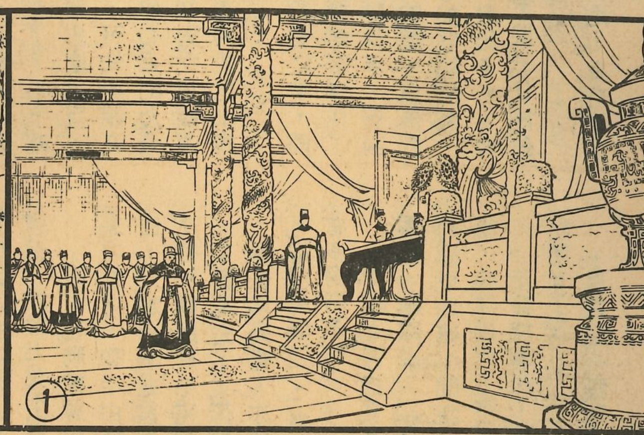
歌聲漸遠漸杳，山川又復朗朗，長空萬里無垠，端的是：天涼好箇秋！

（全文完）

三國演義之四十四

鐵籠山（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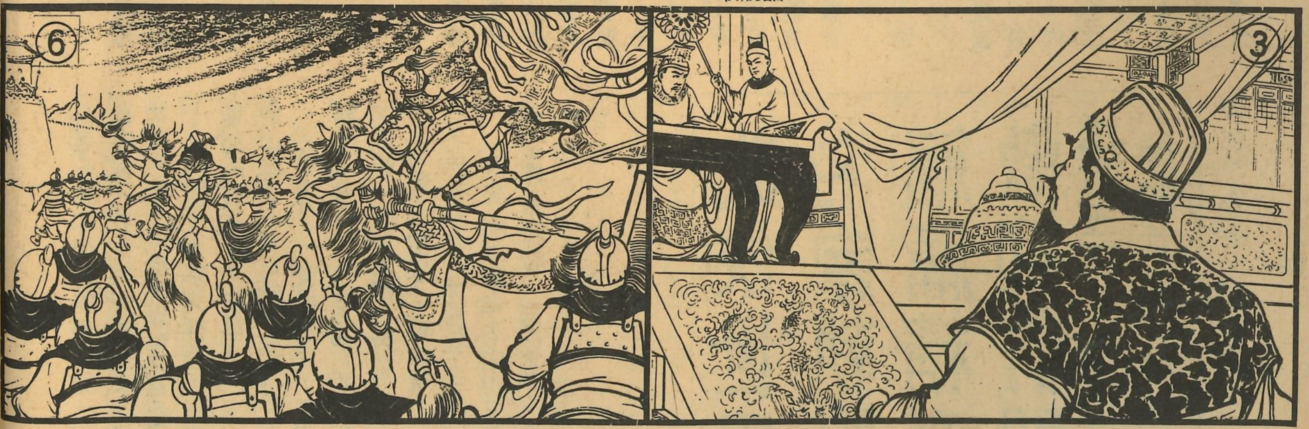
徐正・編繪



1　司馬師執掌魏國大權以後，整頓軍馬，等待伐吳征蜀的機會。這一天，接到探報，說東吳孫權病故，便上朝來見魏主曹芳，要出兵征伐東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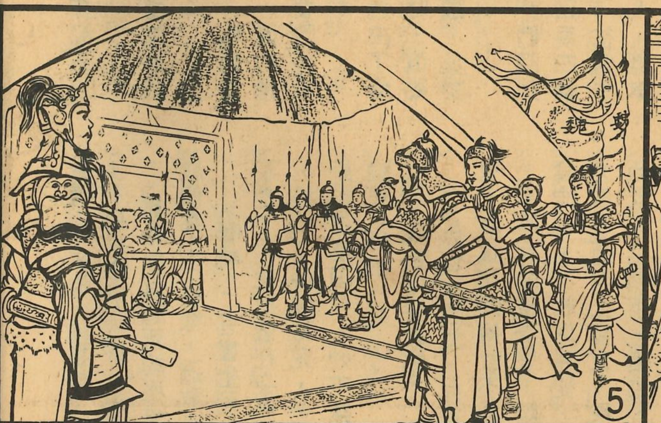
2　尚書傅嘏道：「東吳有長江天險，先帝幾次出兵，都沒有成功，不如各守邊疆，保境安民。」司馬師怒道：「各守邊疆，還能統一天下？」衆官聽了，都不敢說話。



3　司馬師決意調動三十萬大軍，三路進攻東吳。曹芳見他定要出兵，只得答應。



4　曹芳令司馬昭爲大都督，統領征南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都督毋丘儉，一齊向東吳進發。



5　兵到東吳邊境，司馬昭令胡遵爲先鋒，進攻東興郡；王昶、毋丘儉各帶一萬人馬，隨後接應。

6　那東興郡是東吳要隘，城牆很高厚，又遇着大雪天氣，胡遵領兵攻打了幾天，沒有攻下。



7　胡遵心裡焦躁，在營裡飲酒解悶。忽然探馬來報，說有三十條戰船正向江邊駛來，是東吳來的援兵。



8　胡遵出營來看，看見江中來了些小船，一船不過裝着百來個人，不禁笑道：「不過三千個人，怕他怎的！」吩咐部將守住江邊，不讓來船近岸，便回營飲酒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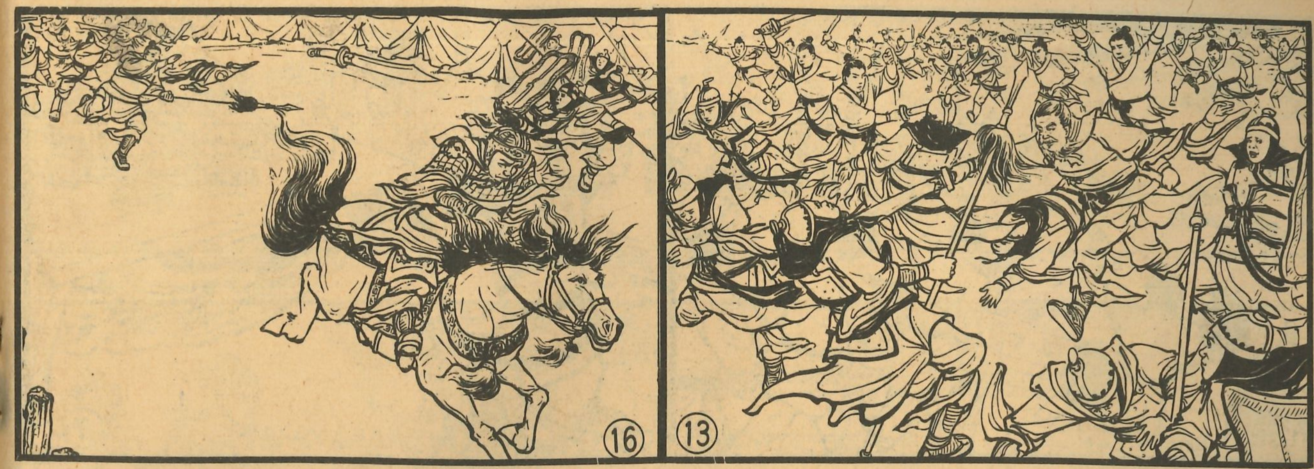


9　東吳船上領兵的是老將丁奉。他眼看魏兵守在江邊，便令各船一字兒停下，對衆將道：「大丈夫立功報國，就在今天！」

10　他令兵將一齊脫了衣甲，卸了頭盔，放下長槍大戟，把短刀拔在手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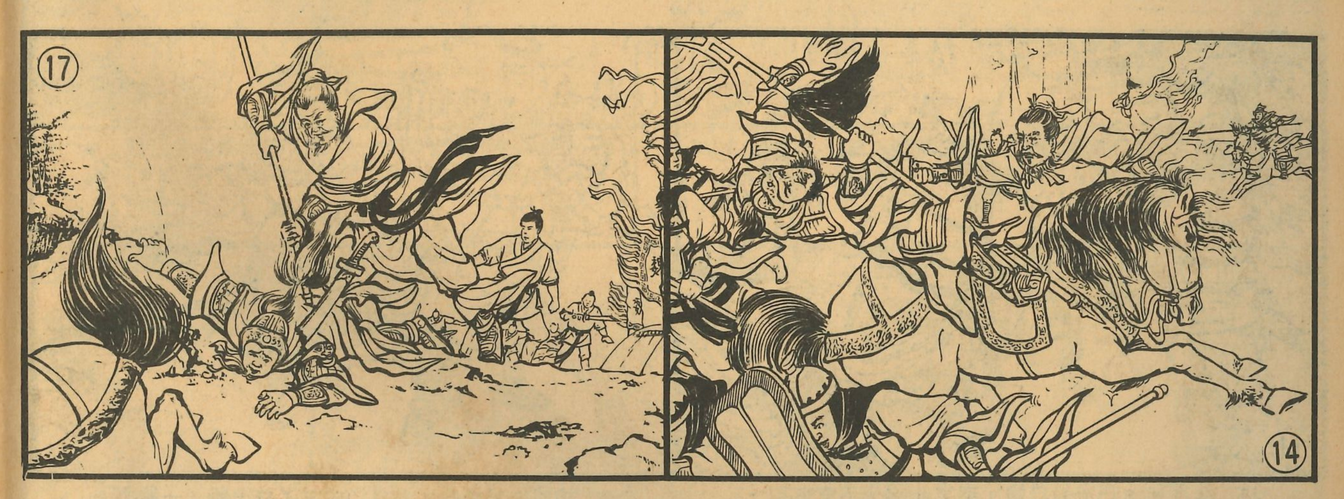
11　魏兵見他們這般模樣，都笑起來，不穿盔甲，怎麼能作戰？就都懶懶散散，不把他們放在眼中。

12　突然連珠炮响了三聲，船已駛到岸邊。船裡衝出一員白鬚白髮的老將，手拿一柄閃亮的短刀，猛的跳上岸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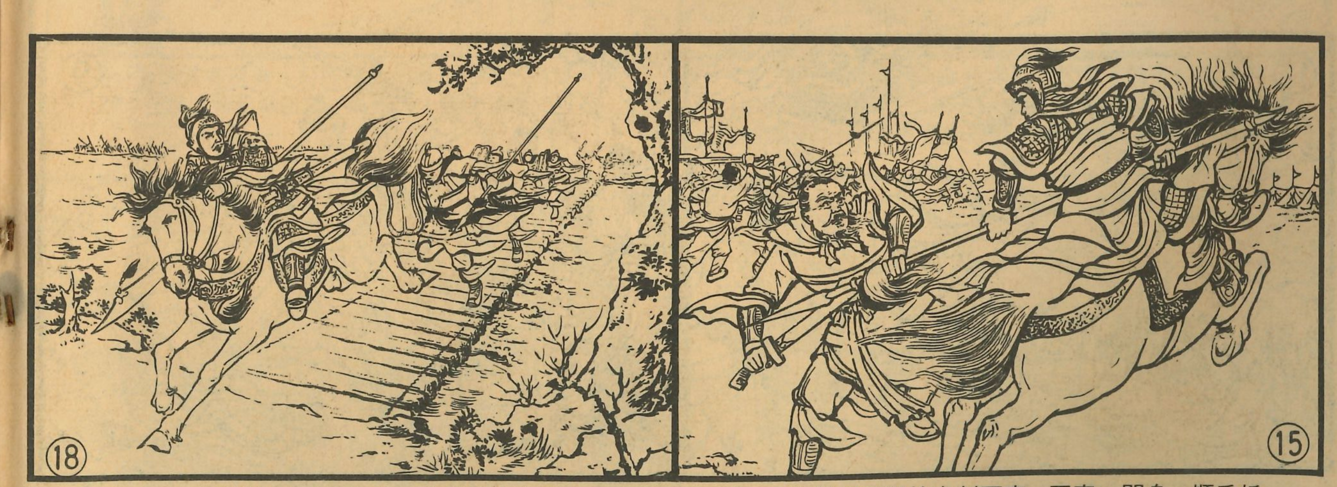
13 吳船上三千兵將就像亂箭一樣竄到岸上，挺起短刀，亂砍亂刺。魏兵來不及舞弄刀槍，就被砍翻了大半。

16 桓嘉丟下槍，飛馬便走。丁奉左手拿槍，右手一揚，短刀便脫手飛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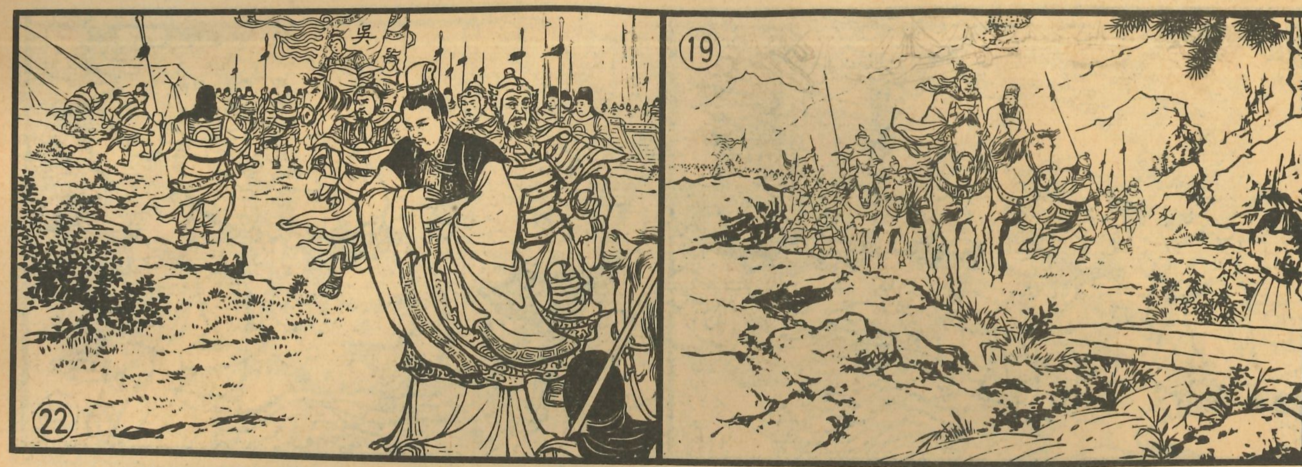
14 丁奉殺進魏寨，魏將韓綜來不及拿槍，慌忙拔起帳前的大戟，前來迎戰。丁奉飛步搶入，手起刀落，斬了韓綜。

17 那飛刀正中桓嘉左肩。桓嘉大吼一聲，撲地倒下，被丁奉趕上，一槍刺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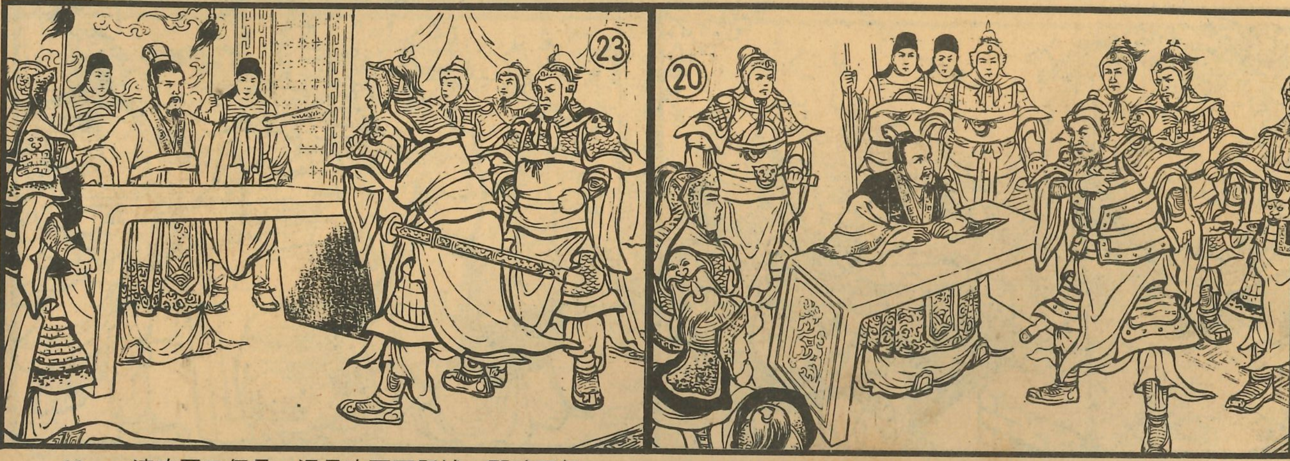
15 魏將桓嘉挺槍來刺丁奉，丁奉一閃身，順手抓住槍杆。

18 三千吳兵就像三千頭猛虎，在魏營中左衝右突，殺得魏兵七零八落。胡遵仗着馬快，開後營逃過浮橋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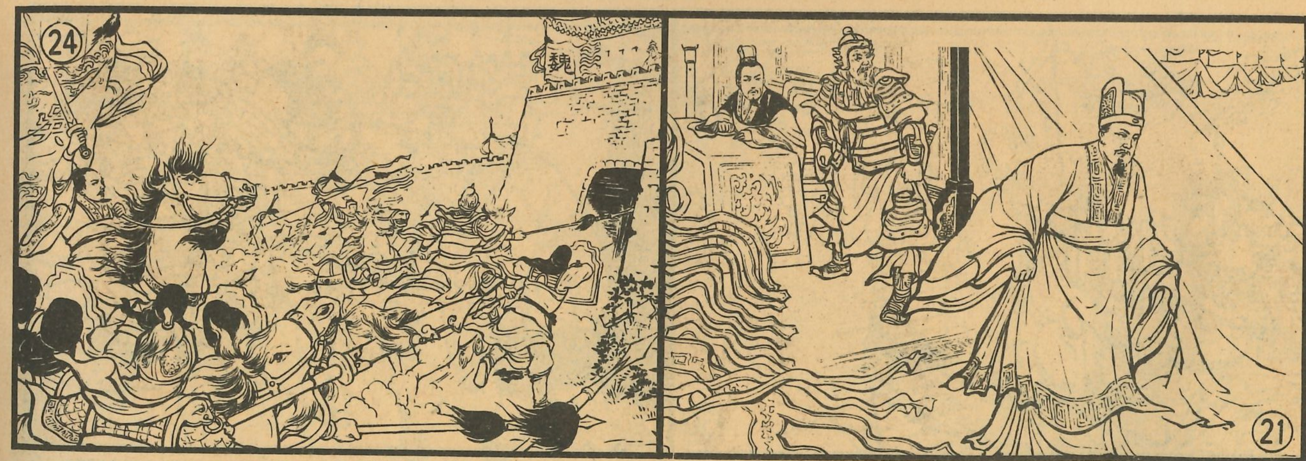
19 這一仗，魏兵損兵折將，還丟掉無數的車仗、馬匹、軍器。司馬昭眼看挫動了銳氣，兵心慌亂，只得率領三軍，向魏境退走。

22 諸葛恪親自統率二十萬大軍，在魏境新城城外，紮下大營，準備攻打。



20 丁奉大獲全勝，解了東興的圍，東吳太傅諸葛恪也帶大兵到來了。諸葛恪犒賞了丁奉部下，便與衆將計議，要連結蜀漢，乘勢進攻中原。

23 一連攻了三個月，還是攻不下新城。那時天氣炎熱，兵士病的很多，糧草又接濟不上，諸葛恪心裡焦躁，下令限七天破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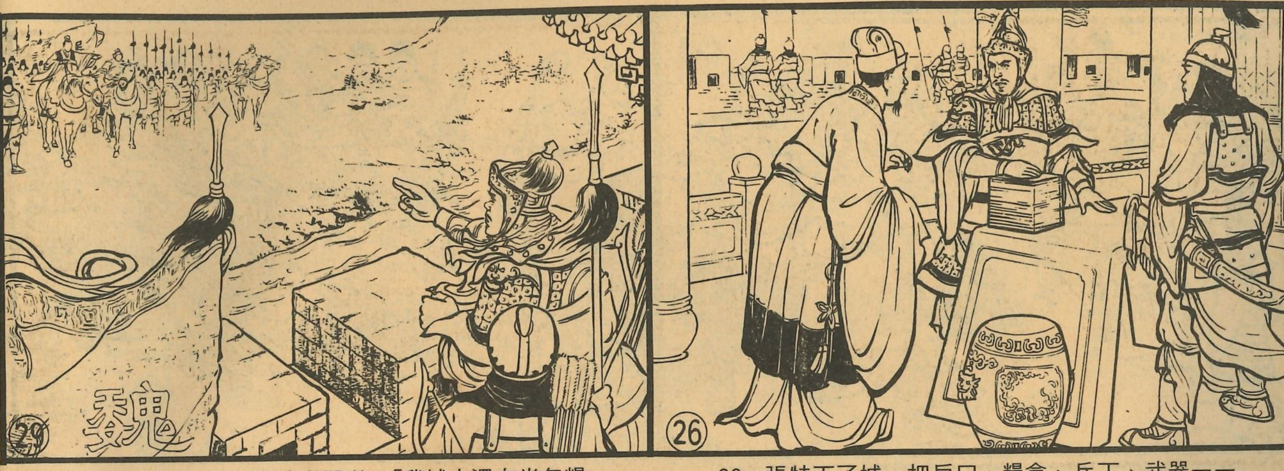
21 諸葛恪寫了書信，差人送到漢中去，請姜維出兵夾攻曹魏。約定在滅魏以後，兩國平分魏國的土地。

24 他親自在城下督戰，兵將不敢怠慢，日夜拚力攻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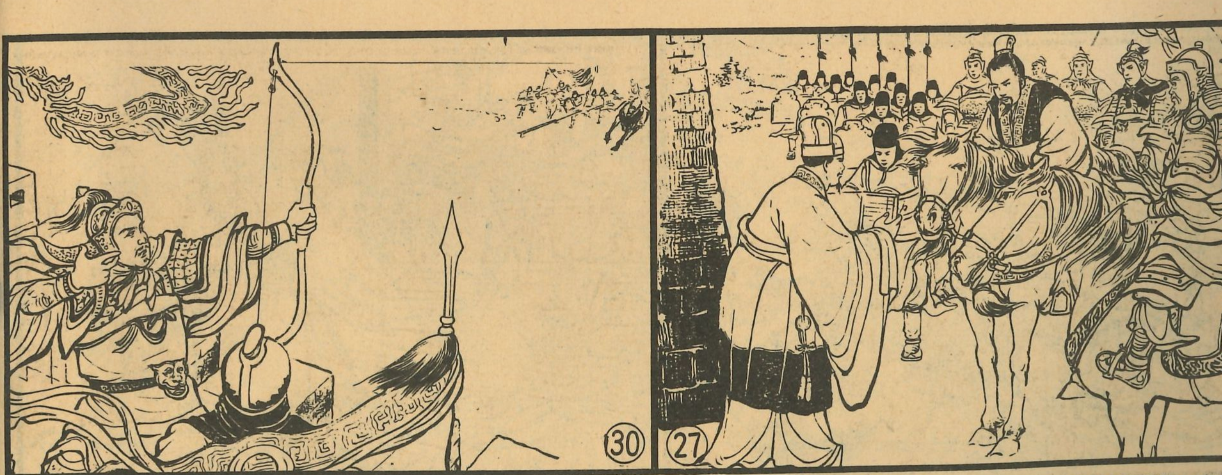
25　城裡守不住了，魏將張特在城樓上高聲叫道：「不必攻了，我們投降！」諸葛恪鬆了一口氣，下令暫停進攻，等候魏兵獻城。

28　諸葛恪大喜，收了冊籍，退兵回寨去了。張特連夜令兵士拆下民房，修補破城。一夜時間，修補完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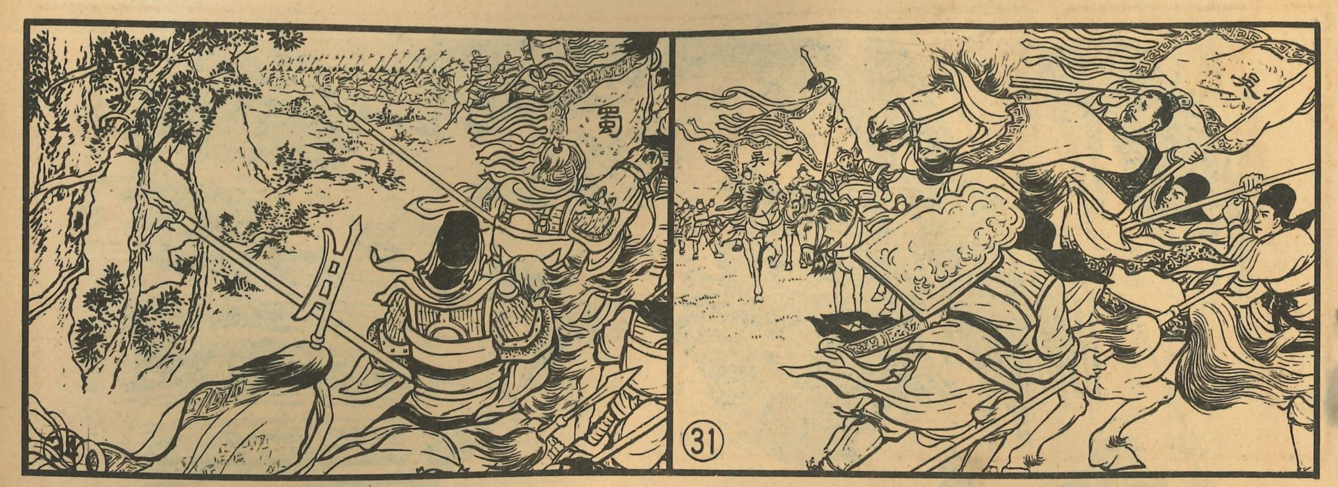
26　張特下了城，把戶口、糧倉、兵丁、武器一一登記了。挑選一個膽大心細的文官，吩咐他一番話，令他把冊籍送與諸葛恪。

29　第二天，張特登城大罵道：「我城中還有半年糧食，怎肯降你東吳，要送死的儘管來攻！」諸葛恪恨得咬牙切齒，指揮軍馬，又把新城圍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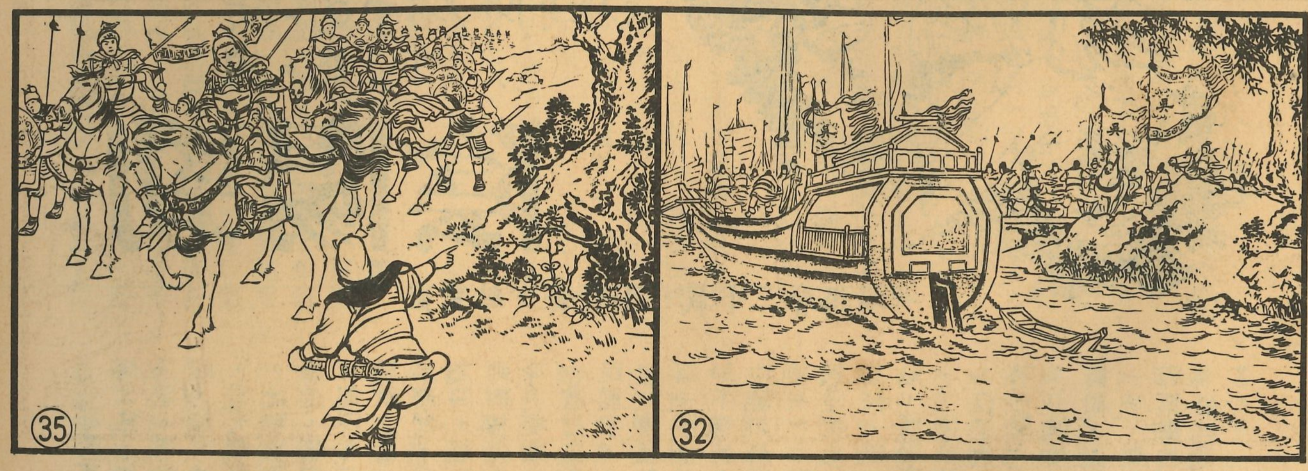
27　那文官見了諸葛恪，說道：「魏國的軍法，守城的守滿一百日，因爲沒有救兵才投降的，家族沒有罪。現在將軍已經攻打了九十多天，請再等幾日，便當投降。現在先把冊籍獻上。」

30　張特看見諸葛恪就在城邊往來指揮，便暗暗解下弓，抽出箭，望準諸葛恪颼得一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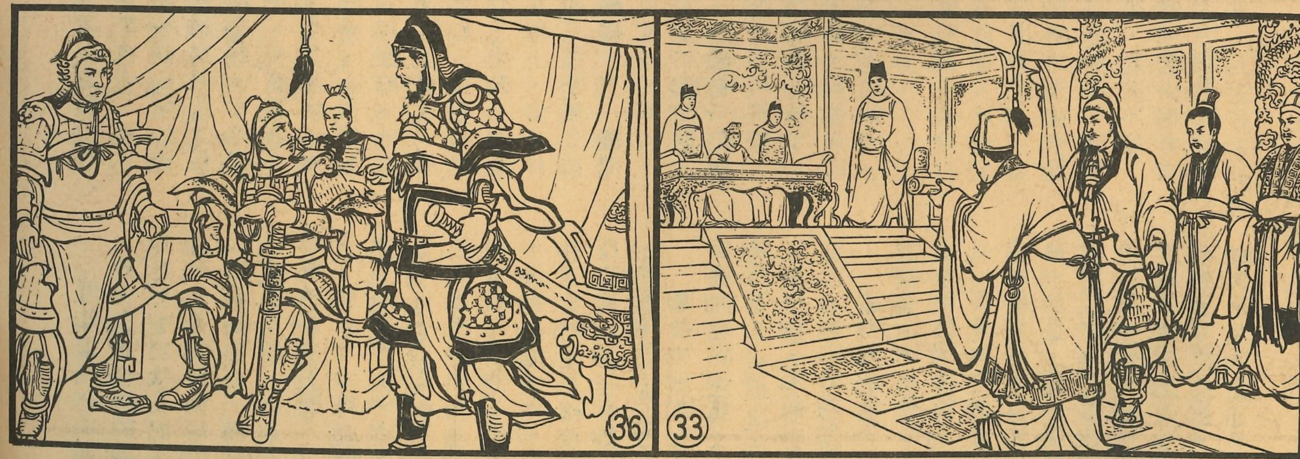
31　諸葛恪閃躲不及，一箭正中額上，翻身落馬。

34　姜維點起二十萬人馬，令廖化、張翼爲左右先鋒，夏侯霸爲參謀，出了陽平關，向魏境殺來。



32　衆將救起了他，奔還大寨。吳軍兵心亂了，又接到探報，魏人已派援兵來救新城。諸葛恪無奈，只得收兵回東吳去了。

35　大軍剛到魏境，接到探馬報告：東吳諸葛恪攻打新城不下，已經收兵回去了。姜維聽了，躊躇起來，下令紮下營寨，召集衆將商議。



33　再說，東吳使者到了漢中，見了姜維，送上書信。姜維看了，便把吳使帶到朝中，奏明劉禪，決定再起大兵，北伐中原。

36　夏侯霸道：「吳軍雖然退了，我軍可以連結羌人，進取南安郡。魏人的錢糧都在南安，得了南安，便有了進取中原的據點。」

(待續)

陰陽勁

武林奇聞／石中蓮・文
可飛・圖

一場誤會三十載　兩對老少結鴛盟

那是寒天的臘月，通往潼關的這條大路，積雪如銀，在黑夜中，極目遙望，雪光反映，儼如一條蜿蜒的銀蛇，路旁的大樹林因爲枝頭凝雪之故，雪光潔白，彷如火樹銀花，不消說，此時此際，朔風怒號，天氣嚴寒，

但是，儘管風雪載途，少年游俠樂泉林却匹馬疾馳，向南疾走，由於風聲怒號之故，後面一騎白馬跟踪，他並未聽聞，只顧策馬前奔，企圖在一夜之間，趕到雙榆鎭，豈料，就在他奔到樹林旁之際，突然間，坐騎一聲嘶叫，噗咚一聲，翻倒在地上，樂泉林也被拋出馬鞍之外，他只道是馬失前蹄罷了，本能地抓緊轡繩，想一躍而起，重登馬背，照理以他精於騎術，這一躍之勢，重上馬背是不成問題，却不料就在這當兒，一聲鑼响，樹林中箭如飛蝗的射出，全是强弓怒箭，樂泉林乍驚來勢，沒空照顧坐騎了，只好就地一滾，拔劍出鞘，可憐這匹坐騎，已給亂箭射殺了，狀如刺猬一般，僵斃在雪地上。

樂泉林眼見心愛坐騎被亂箭射殺，沒了代步工具，怒不可遏，於是大喝一聲：「有種的給我滾出來！」

但是，埋伏在樹林中的人並未見露面，而亂箭如雨的再度射出，這麼一來，樂泉林求戰不得，避箭不能，因爲樹林中射出來的箭，至少也有二十張弓，也就是二十個射手在放箭了。

要知道武林中人，不怕明刀明槍，最忌遇着這樣的暗中亂箭射來，尤其是射手埋伏在樹林中，己明敵暗，自己老是在被襲的狀況之下，其實箭如飛蝗般射來，而路面上又不太寬闊，招架不能，逃走不得，如果是別人早就給亂箭射殺了。

樂泉林幸得師門傳授「龍陽功」絕技，劍掌齊施，遠者用掌勁將來箭震落，近者則用劍刃招架，饒是如此，敵人畢竟射手衆多，箭密如雨，而且盡是强弓勁箭，箭鏃嘶風，整段路面，俱在射程之內，而且樂泉林吃虧在身上穿的是藍緺皮襖。雪地上，雪光反映着他這一身藍色衣裳，目標顯著，無形中成了活動的箭靶子。

樂泉林正在危急之際，突地裡，樹林內哎喲連聲，夾雜着女子的嬌聲喝斥道：「你們這一夥不成材的傢伙，好沒出息，不敢明槍厮殺，却在暗箭傷人，本姑娘看不順眼。」

這一陣叱喝，從樹林中射出的勁箭頓減，不像剛才這般密集如雨，現在是稀稀疏疏罷了。

樂泉林是個久闖江湖的遊俠，眼前有機可乘，自然不可放過反擊之機會，於是，他一提氣，施展師門絕學「龍陽功」，左掌往外一旋，勁風從掌中打出一股乾陽罡氣，突然起了一陣旋風，將稀疏的亂箭震落，腳尖點地，身子凌空飛起，人如鳥兒一般撲入樹林中去。

他的「龍陽功」已有極深火候，耳聰眼明，當他一縱入樹林的當兒，已看見對頭是周龍、周虎、周彪三兄弟，三口鬼頭大刀，圍着一個身穿白狐皮襖的女子拚命的厮鬥。

樂泉林心中納罕，這個女子是誰？看她反穿這一身白狐皮衣裳，毛茸茸的潔白如雪，和地上的積雪混成一體，而她的相貌却奇醜，塌鼻大口，一頭黃毛，兩道濃眉和眼睛一樣漆黑如墨，手中的長劍，却舞成一匹青練似的劍光，而這一匹青練似的劍光，却是陰柔之極，劍走蛇形，那分明是「騰蛇功」的內勁，可是，當今之世，能懂得「騰蛇功」的人絕少，這只是眞武陰符經上記載着這一種武林絕學之名詞而已。

樂泉林因爲驚奇這醜女的武功，看得他人也呆了，忘記了自己設身處地所爲何事。就在此時，這醜女大喝一聲：「周彪，你這樣暗算人，饒你不得！」

說罷，左掌突然一揚，一股極其冰寒陰柔的掌勁，快如閃電般打出。說也奇怪，她這一股掌勁明明是朝向樂泉林打過來，可是樂泉林毫無損傷，而他背後的周彪却慘叫一聲，登時仆在地上，面色灰黑而死。

樂泉林這才知道這個醜女用的當眞是「騰蛇功」絕學，將暗襲自己的周彪擊斃，這麼一來，不但感激醜女救命之恩，還由衷的佩服她的本領高强。

剛才樂泉林因爲看見醜女的劍術陰柔，和眞武陰符經記載的「騰蛇功」酷似，所以大感興趣及詫異，忘形的觀看，如今，證明醜女用的眞是「騰蛇功」，胸臆開朗，疑惑頓息，剛好此時，周龍、周虎虛斬一刀，飄身撤退，醜女想追擊時，周虎却拚命的使出一招「攔門三刀」絕招，刷刷刷一連三刀，橫砸直劈，封閉住醜女的去路，而周龍却將馱在馬背上的圓筒子卸下，伸手拔開筒蓋，呼呼風响，圓筒子裡飛出一羣毒黃蜂，密麻麻的似一朵黃雲，向醜女迎頭罩下。

樂泉林以前在關外青海曾跟他三兄弟動過手，知道周龍這一筒毒黃蜂是活暗器，奇毒無比，只消給一隻黃蜂尾針釘着，立刻中毒身亡，所以他一見毒黃蜂飛出，叫道：「不好！」本能地劈出一掌「龍陽功」，用盡了畢生功力，勁道奇大，立時將這一羣毒蜂震散而死，颯颯的墮下雪地來，少說也有數百隻之多。

周龍對這一筒毒黃蜂視如珍寶，等閒不肯施用的，因爲毒黃蜂一經放出，再不回來，因此，周龍爲了珍惜這一筒活暗器，非到危難時不肯施用，如果醜女不是擊斃他三弟周彪，他還不肯用此曠世難得的活暗器，現在數百隻毒黃蜂，給樂泉林一掌「龍陽功」全數擊斃，這比殺他父親之仇更大。於是，吼叫如雷道：「樂泉林，你這小子，上次在青海子，我吃盡你的虧，仇深如海，如今你又擊斃了我的毒黃蜂，如不跟你拚個死活，誓不爲人。」

周龍此時怒瘋了心，如狂如癲，揮刀直撲樂泉林，一出手，便如翻江倒海似的，惡招迭出，刀勢如山，連綿不絕的向樂泉林砍去。樂泉林亦恨透了他，那肯手下留情，劍走中宮，只見劍光一旋，鏗的一聲响，刀劍交擊，周龍這口鬼頭刀便被砸脫了手，翻身便走，可是樂泉林劍快如電，向前一引，五朵劍花落在他背上，登時五股鮮血濺出，倒斃地上。

這一邊廂的周虎，也給醜女斜劍一揮，斬爲兩截，血淋淋的染紅了地上的積雪。

樂泉林感激醜女救命之恩，拱手說道：「請問姑娘高姓芳名？好讓小弟感恩圖報。」

醜女咧唇一笑道：「樂大俠何必過謙，小妹西域天魔徐瑤仙，素仰樂大俠之『龍陽功』絕技，所以不惜跋涉千里，暗裡跟隨，昨天，偶然一個機會，在僉家老店裡看見兩個獐頭鼠目的漢子，竊竊私語，隔着幾張桌子，他們以爲我聽不見，可是我之『天耳通』，二十步之內，落葉之聲可聞，他們之私語，怎能溜得過我耳中，因此，他們說周龍三兄弟，邀請大批人馬埋伏，打算把你亂箭射殺的陰謀，便給我知曉了，因此，我就一路上跟在你後面，正好在這兒結上交情，哈哈，這也是個緣份啊！」

樂泉林聽了之後，這才恍然大悟，心中暗想：怪不得近一個月來，常常有一個影子似的跟在自己之後，原來就是她在暗裡跟着。可是，由此，他發覺她雖是一腔善意，旨在跟自己結交，但是，她這樣做作，定是有所冀求的，只是一時不知道她冀求的是甚麼罷了。

他們寒暄數句之後，徐瑤仙用手一拍她的白馬馬鞍，道：「樂大俠，我知道你要趕往雙榆鎭，請上馬吧，我送你一程便是，我這匹馬的脚力甚好，是西域名駒玉獅子。」

樂泉林放眼望去，這匹白馬，當眞是與衆不同，全身都是銀絲似的白毛，特別是頸項間的鬃毛，活似一頭獅子似的長毛，果然是匹良駒寶馬，可是男女授受不親，怎好兩人同乘一騎，當下躊躇起來。

徐瑤仙却老實不客氣的飛身上馬，騎在馬屁股之上，讓出馬鞍，對樂泉林說道：「時候不早了，咱們起程吧！」

這時候的確不早了，雖無更鼓，憑他行走江湖的經驗，仰天打量一眼，此刻也該是三更時分了，爲了能及時趕到雙榆鎭，他再不能猶豫，只好說道：「還是請徐姑娘上鞍吧！」

徐瑤仙笑道：「馬兒是我的，我是主人，那有主不敬賓之理，請勿客套

，遲了會躭擱你的行程。」

樂泉林只好騰身一躍，跳上鞍蹬。才跳上去，徐瑤仙纖腰一擺，束在腰間的汗巾往後一甩，啪的一聲，打在馬屁股上，這匹玉獅寶馬長嘶一聲，四蹄洒開，希聿聿的如騰雲駕霧一般的，向前疾馳。

樂泉林也是精於騎術的，可是，她這種鞭策牲口的動作，不但神奇，且甚殘酷，因此樂泉林看在眼裡，一股思潮襲上心頭，覺得她這個人殘酷之極，看光景，她與人過招，必然出手狠辣。

次日，晨光曦微，雙榆鎮在望，樂泉林便回過頭來對徐瑤仙說道：「謝謝你的幫忙，前面就是雙榆鎮了，徐姑娘，咱們分袂在即，此後天南地北，後會無期。」

可是徐瑤仙却嫣然一笑道：「分袂在即這句話還早哩，尚有一段路才到雙榆鎮。」話雖如此，這一段路並不遠，憑這匹玉獅子寶馬之快速脚程，不消一刻便可到達，但是，就在這短短的一段路，徐瑤仙頓改常態。

昨晚她同騎兩個更次，腰直直的，現在却裝出疲乏狀態，腰向前彎，上身時時有意或無意中靠在樂泉林肩背上，她茁壯的胸脯，碰在樂泉林的厚背上，那是極其香艷的一回事，但她却大方得很，全無女兒家的嬌羞，倒是樂泉林一時被弄得耳熱面紅。

到達雙榆鎮的大鬧門了，徐瑤仙忽然說道：「樂大俠，你到了雙榆鎮，還打算往那兒去呢？」

樂泉林答道：「投店歇息半日，就繼續登程了，因爲我要回西嶽華山，參見師尊。」

出乎意外的，徐瑤仙說道：「我生長在西域，此次是初到中原，也打算往西嶽華山一遊，既然你要回去參見師尊，咱們正好結伴同行。」

樂泉林道：「不，我回西嶽華山，是奉師尊急命，是不能伴你遊山玩水，到了鎮上，還是各奔前程好了。」

要知道徐瑤仙表示往華山遊玩，是想藉此親近樂泉林，現在樂泉林毅然拒絕跟她同行，她只道樂泉林嫌她貌醜，心裡好不高興，所以到了雙榆鎮，一聲「再會」，便策馬而去。

樂泉林連忙叫道：「徐姑娘慢着，你的衣服反穿着，白天怎好見人呢？」

徐瑤仙冷冷的道：「這有甚麼要緊，反正我是個醜八怪，好意待人，人家也不看我一眼呢！」說罷，負氣而去。

樂泉林叫她把衣服穿好，只是一片好意，想不到會碰釘子，怔怔的望着她之背影，覺得她這個人性情古怪，忽然熱情如火，忽然冷如冰雪。但是，投店之後，樂泉林將昨夜之經歷再次回憶一遍，這才發覺她對自己鍾情，所謂慕華山之名勝，結伴同行也者，只是用作藉口之詞。

武林兒女，都講究道義，此刻樂泉林發覺徐瑤仙心生誤會，以爲自己討厭她生得醜陋，含憤而去，心中甚感不樂，而且感激她昨夜救命之恩。事實上，樂泉林也沒有討厭她貌醜，反之，佩服她的「騰蛇功」絕技。

樂泉林心中正感激徐瑤仙，自咎不該使她產生誤會。同樣的徐瑤仙也在感激他，因爲周龍放出這一羣毒黃蜂，如果不是樂泉林及時打出「龍陽功」掌勁，以至剛至勁的掌風將毒黃蜂全數擊斃，她必定被毒黃蜂所傷，中毒身亡。

因此她雖然仗義拔劍，解樂泉林之危，而樂泉林也會救她一命，正是恩義相結，何況樂泉林是個玉樹臨風的俊俏郎君，她想至此，更後悔自己不該因一時之氣，決絕而行。

更使她後悔的是，不該錯過了雙榆鎮這個市集，因爲錯過了之後，要走七十多里路才有站頭打尖，她昨夜奔馳了一夜，饑腸轆轆，腹如雷鳴了，饒是如此，她的自卑感在作祟，認爲樂泉林既然嫌她貌醜，拒絕同行，自己若折回雙榆鎮，狹路相逢，怪難爲情的，所以硬着頭皮向前走。就是苦了這匹玉獅子寶馬，她要趕到前面站頭打尖，拚命的將馬兒鞭撻。

自古有云懷春少女多愁善感，喜怒無常，徐瑤仙正是這一類。她到了站頭，吃喝一頓之後，酒入愁腸，心境大變，她想到自己從西域老遠跑來，目的是想跟樂泉林較量，看看武林絕學「騰蛇功」的厲害，還是「龍陽功」本領高超，因爲這兩種功夫，一陰一陽，都是變化無窮的上乘武功。

以前因爲私戀樂泉林，不想在半途中傷了和氣，所以不曾正面比劃過，現在伊人薄倖，何不在武功上較量一番，顯顯西域「騰蛇功」的威力。

心念至此，索性投店歇宿，因爲這是往西嶽華山的必經之地，樂泉林一定要打從這兒走的，她吩咐店小二在初更時分喚醒她，打算好好的睡一覺。誰知上床之後，心緒煩亂，閤着眼皮，腦海中自然現出樂泉林之英俊面孔，總是睡不着，心癢難熬，所以未到初更時分，她已起來，叫店小二取過酒餚，喝個痛快，然後上馬而去。

她這一去，趁着朦朧月色，踏雪奔馳跑了三十多里地，她看見前面一騎人馬，冒着風雨而行，不用猜，準是樂泉林了。

她既然存心要與樂泉林較量，一提鞭，坐騎便戛然一聲停着。她飛身下馬，用手在馬頭上輕輕一拍，這匹牲口善解人意，緩緩而行。

徐瑤仙下馬之後，施展陸地飛騰功夫，疾走如飛。她輕功好俊，雙脚走路，落地無聲，片刻工夫，已趕上了樂泉林了，可是她並不露面，就在雪地上一伏。她反穿白狐皮襖，白毛茸茸，昨晚深入樹林，周氏三兄弟也沒有發現，此時，樂泉林當然也沒有

看見，但是，他雖然沒有看見，却陡地發覺有一股極陰柔的勁道從後面襲來，樂泉林招架已來不及，趕忙棄馬竄出兩丈之外，這才避過這股陰柔的勁風，但是，坐騎却躲避不及，慘嗥一聲，登時傷重倒地。

這匹馬兒是樂泉林在雙榆鎮臨時買來代步的，如今牠死了，非要自己跑腿不可，他不禁憤怒起來，大吼一聲：「是那一位對頭人？暗算傷人，不是好漢，寃有頭，債有主，有種的便現身出來！」

可是，對方沒有回答，也不現身，這一股陰柔勁風，却又迎面襲到，此時，樂泉林怒瘋了心，那管三七二十一，提運丹田罡氣，一掌劈出，正是「龍陽功」的掌勁。

「龍陽功」和「騰蛇功」俱是武林絕學，前者是乾陽罡氣，後者却是坤陰之勁。乾陽罡氣，强勁無比；坤陰之勁，却柔韌得很，所以兩股掌勁一合，剛柔互吸，各逞吸攝的功能。

那時武林中內家功夫，不是玄陰，就是玄陽，但是樂泉林一眼便看出這一股陰柔之勁，蜿蜒而出，認得這是「騰蛇功」掌勁，愕然叫道：「徐姑娘，徐姑娘。」

但是，徐瑤仙並不回答他，一揮手，另一股掌勁，斜刺裡向樂泉林襲擊，來勢甚猛，樂泉林迫得打出另一掌，於是四道掌勁，在勁風怒吼中綿綿不絕，穿過凜冽的寒風在吸攝對方。

徐瑤仙忽然從後面襲來，這是出乎樂泉林意外的，他倉猝應戰，即使功力强大，先自輸了氣勢，而且又口不停的呼叫向徐瑤仙打招呼，這是使用內功的大忌，影响所及，樂泉林之「龍陽功」竟被陰柔之「騰蛇功」扯了過來。

徐瑤仙心懷憤恨，有意炫耀武功。她不但將樂泉林之掌勁扯了過來，還施展「勁吃勁」的絕妙玄功，利用自己的「騰蛇功」吸攝對方掌勁，一口氣將對方之「龍陽功」吸入丹田。啊！她這「勁吃勁」的本領，厲害之極，彷如長鯨吸百川一樣，將樂泉林之「龍陽功」吸去了，不但吸了，而且將樂泉林整個身子也扯了過來，距離不到一丈。

此時，距離拉近了，二人面對面的站着，樂泉林訝然道：「徐姑娘，你爲甚麼要暗算我啊？」

徐瑤仙自然不會說出自己追求不遂而生氣，只好砌詞道：「我不是暗算你，如果我要暗算你，早已將你的性命也廢了。」

樂泉林問道：「那末爲了甚麼？」

徐瑤仙冷哼一聲，道：「爲了試驗你的『龍陽功』是否敵得過我的『騰蛇功』，眞武陰符經上記載，這兩種武功，一陰一陽，各具其妙，現在証明，你的『龍陽功』虛有其表，及不上我的『騰蛇功』厲害，可不是，你之內勁已被我吸攝了大部份，我若再吸攝一會，恐怕你連走路也提不起勁呢？」說罷，哈哈大笑而去。

這麼一來，樂泉林更莫名其妙，目瞪口呆的望着她的苗條身影，飛身上馬，蹄聲得得的消失在遠處。

其實，這不但令到樂泉林感到莫名其妙，甚至徐瑤仙她自己也都一樣，實在說，她心裡是喜愛樂泉林的，如果不是產生誤會，以爲樂泉林嫌她貌醜，她決不會跟他比劃武功的。

女兒家的愛與恨都是極端的，以前徐瑤仙爲了愛上樂泉林，暗暗痴戀他，不惜跋涉長途，跟踪求愛，現在却恨他嫌自己貌醜，便看作仇人一般，無所不用其極，她吸攝了樂泉林的內功之後，還暗地裡跟踪他，直到華山去。

那晚也是合該有事，她暗地裡施展絕妙的輕功本領，窺伺樂泉林的行動，那時，樂泉林正跪在師父面前，將遊歷江湖的經過細說一遍，說到徐瑤仙時，他大惑不解的道：「周氏三兄弟暗算我時，她却拔劍相助，爲我誅戮周氏兄弟，可是，後來我在返華山途中，她却突然用『騰蛇功』暗襲我，還說經過多次試驗我的武功，証明她的『騰蛇功』比我的『龍陽功』强得多，師父，如果你老人家跟她比劃，那末，『龍陽功』强還是『騰蛇功』强呢？」

這個問題，他師父壓根兒不回答，只是說道：「我特地召你回來，非爲別事，只因爲我要往東海神山去，此行再不回來，本派掌門之職就由你繼任，趁我還未起程之前，傳授你一些本門心法。好使你發揚本門武學，此後，你得好好勤練武功，我已替你準備一所靜室，以便你隔絕一切，潛心苦練。」說到這裡，便叫樂泉林去休息，明日再領他到靜室去。

徐瑤仙偸窺至此，也就離去，打算次日再來窺看靜室所在。誰知翌日她再來時，却沒有再看見樂泉林了，靜室在那裡自然也無法得知，但由於樂泉林之師父說過傳授心法，她遂料這種心法定然是華山派獨特的武功了，也許比「龍陽功」更加厲害，或者樂泉林之「龍陽功」還未到火候，所以他師父再傳授他的心法。由於這個問題，她潛伏在華山，常常偸窺華山派之動靜，尤其是渴望一見樂泉林之英姿一面。

女兒家之愛恨，就是這麼奇怪的，當她痴戀樂泉林時，她暗裏仰慕他，彼此並未交談一語，而她却跋涉跟踪，一旦憎恨樂泉林嫌她醜陋時，險些兒要了樂泉林的性命。如今，因爲多日未見樂泉林，她又朝思暮想，渴望一瞻風采了。

光陰似箭，轉眼又是次年的暮春三月，虧她有這麼的耐心，在這麼悠長的時日中，她仍潛伏在華山，一面結廬而居，修練自己的武功，一面隔着三兩天，便悄悄前來窺看，可是，

就在那晚下弦之夜，她在簷口上俯瞰下去。啊！眼前一亮，原來樂泉林已經不穿俗裝，改穿了道袍，頭上綰了一個道髻。

最使她驚異的，却是此時之樂泉林腰繫鵝黃絲帶，劍穗也改用了黃色的，這是一派掌門的莊嚴服飾，普通人不能這樣打扮的，從這一點看來，樂泉林是當上華山派掌門人了，他師父已杳無踪影，前往東海去了，將華山派的事情全都交給他了。

照理，樂泉林的師父走了，而樂泉林又做了掌門人，沒有師父的管束，她既然私戀他，正好趁此機會，彼此面對面的傾訴愛慕之情才是，但徐瑤仙却好勝心切，雖則乍然看到樂泉林，滿心歡喜，但有心要試試他師父到底傳了他甚麼「心法」，是不是能抵敵自己之「騰蛇功」絕學。於是，就在簷頭上，盤膝而坐，提運丹田之氣，一掌劈出一股勁力，緩緩的向樂泉林頭上罩下。

此時之樂泉林，經過師父傳授「心法」後，而這種心法，正是「龍陽功」最神妙的功夫，故能耳聽目明，一見簷上掌風打下，一股勁氣隱隱約約的彷似一縷輕烟一般，一閃一閃的走着「之」字形罩了下來，他知道這是「騰蛇功」掌勁了，不用猜，這自然又是徐瑤仙打來的，不禁勃然怒道：「徐姑娘，難道你又在試驗我的武功？好，就給你一點顏色看看。」說着，一掌豎立，沉於臍下，另一掌向外劃了一個圓弧，勁從掌出，蔚爲一股至剛至强的勁道，砰然一聲巨响，與徐瑤仙罩下來的「騰蛇功」掌勁相碰。

要知此時的樂泉林，獲得師父傳授「心法」之後，「龍陽功」勁，迥異往昔，一聲响，便將徐瑤仙之「騰蛇功」掌勁震散，哈哈大笑道：「徐姑娘，我也不想傷你性命，只是讓你知道我之『龍陽功』比你的『騰蛇功』更强便了。」

這幾句話，樂泉林並不是存心譏諷徐瑤仙的，但武林中人都有一種炫耀本領的好勝心理。徐瑤仙比誰都好勝，乍聞此說，銀牙一咬，厲聲說道：「姓樂的，你不要逞一時强，便以爲了不起，你本是我手下敗將，我會要你仍然敗在我的掌下的。」

說完之後，憤然離去。此後，她銷聲匿跡的在太白山絕峯之上，藉太白山終年積雪，氣候嚴寒來鍛鍊她的「騰蛇功」。

她這一練，就練了二十個寒暑，功力比前精進得多，打出來的掌勁，因爲吸收了太白山頂的終年積雪寒氣，比以前更陰更柔，掌風起處，奇寒刺骨，等閒的野兔山獐之類小動物，受不了她的奇寒掌風，立被冷僵，因此，她懷着一腔喜孜孜的心情，便往華山而來，打算找樂泉林較量。

可是，當她途經終南山時，陡聞一聲長嘯，聲震山莊，她憑着在太白山二十年苦練，辨出這不是虎嘯而是人嘯，那末這人的嘯聲能震動山谷，樹上的樹葉也被震落，顯然是丹田罡氣，練成罡功了。

她好奇地循聲走去觀看，啊！誰知不看猶可，一看之下，見谷底的平地上，站滿了許多道士，其中一個老道，七孔流血，倒在地上，旁邊一個年約十歲的小童却抱着這老道在悲慟，旁立的二十多個道士，雖然人人手中都拿着一口長劍，却目視遠方，呆若木鷄。

徐瑤仙看見這等情形，本能地循他們所望之處望去，原來一個高大的背影，右肋佩着長劍，這已經夠奇怪了。一般人佩劍，全佩在左腰間的，但是，這高大個子的背影，右邊衣袖輕輕的隨風飄忽，活像一面小旗，她才恍然大悟，原來這人的右臂已廢，所以右邊袖子是空的，沒有臂膀，只剩下左手，所以長劍不能不佩在右肋。但是，爲甚麼那二十個道士却全都木然呆望着這個獨臂的高壯大漢呢？她上前問道：「你們這些道人爲何不上前拯救傷者，却呆望着這殘肢獨臂的人？」

道士們不約而同的齊聲說道：「我們怎能救呢？觀主是給尤大龍用罡功掌擊倒的，內臟已受重創，任何人也無法救他。」

徐瑤仙雖然在太白山苦練了二十年「騰蛇功」，武功已登峯造極，可是她之躁急和好勝却不減當年。衆人說不能醫治，她偏要自告奮勇，走上前去，一把將這個身受重傷的老道提起，也不管他七孔流血會沾汚自己之衣裳，竟然左手環抱着他，放在膝上，右手五指平伸，掌心按着老道背脊的大椎穴，運用「騰蛇功」的純陰內勁，一股冰冷的勁氣，直貫老道的穴道，嘿，這一股冰寒的冷勁，才從皮膚表層灌上去，老道七孔已立刻止血。

衆人見了大喜，特別是那小童，更叩頭如搗蒜的道：「多謝姑姑，救活我爹爹的性命。」

徐瑤仙道：「孩子，你不要瞎歡喜，能否救得你爹性命，還得看我的『騰蛇功』冷勁能否貫通他三關七竅。」

過了一刻，老道從昏迷中甦醒過來，看見自己坐在一個三十餘歲的老醜女膝上，登時一愕，忙問小童道：「湘兒，這位姑姑是誰？」

小童答道：「我不知道。」說罷，跪了下來請教徐瑤仙道：「姑姑貴姓大名，是那一路的女中豪傑、武林高手？」

徐瑤仙沒有回答，只是全神貫注的瞪着老道雙眼，好像要看甚麼似的。一會，嘆息一聲，道：「孩子，你用不着問我姓名了，我的『騰蛇功』救不活你爹，他內臟已給震得重傷了，雙瞳已呈渙散之狀，看來活不過幾個時辰，給他預備後事吧！」

說罷，霍地站起身來，正欲離去，可是老道連忙抓住她衣袖說：「姑娘

，你即使不能救活我，可是已承受你的大恩，若不是你仗義相救，我必然昏迷而死，不能說一句遺言了！」

他說至此，氣息漸促，而這小童也趕忙走上來，大叫道：「爹，你老人家有甚麼遺言，告訴我吧！衆師兄也在這裡聽候你的吩咐。」

老道擺擺手道：「得人恩典千年記，我先請教這位姑娘姓名，向她道謝了，才給你們說遺言吧！」

接着便斷斷續續的問徐瑤仙姓名，徐瑤仙見他可憐，再用掌心按着他大椎穴，然後答道：「我雖然不能救活你，給你延續三四個時辰的性命是可以的，道觀在那裡？我送你回觀吧！」

小孩子說道：「我們重陽宮在山麓，離此很遠，恐怕不能送我爹去。」

徐瑤仙大笑道：「你只說明東南西北方向就是，我會送你父子二人到達的。」

她一手扶着老道，另一手把孩子高高舉起，脚尖點地，施展「雲裡縱」的絕妙輕功本領，凌空飛起，小童便叫道：「姑姑，朝東南方向便是。」

徐瑤仙在空中連翻觔斗，不消兩盞茶工夫，便落在一間巨大的觀宇門前，那正是終南山的重陽宮道觀。

到了三清大殿上，徐瑤仙再用掌心按住老道的大椎穴，給他灌了一股「騰蛇功」冷勁，老道定一定神，翹起大拇指，道：「姑娘，我雖然不能活下去，可是你這種曠世純陰功勁，使我痛苦驟減，死也瞑目。」

徐瑤仙答道：「現在告訴你吧！我姓徐名瑤仙，綽號『西域天魔』，這一股純陰冷勁，是我近二十年來修練『騰蛇功』得來的。」

老道慨然謝道：「怪不得有這麼純陰的冷勁，原來姑娘就是江湖上傳說了二十多年的武林高人，人們都說你回西域去了，却不料在此地能與你結交，貧道雖死，也有餘榮。」

徐瑤仙性情高傲好勝，老道這般稱譽她，她亦引爲知己，當下問道：「瞧你這老傢伙，武功雖未達爐火純青之境，也可算是登堂入室了，怎地一下子就給人劈了一記罡功掌？」

老道嘆了一口氣，兩行熱淚交流，凄然的道：「這是我年輕時的遺憾，如果三十年前，再揮一劍，結果了這斷的性命，便不致有今日的後患。」遂將往事道出。

原來這老道就是終南派重陽宮的現任掌門，早在三十年前，他下山雲遊，路過遼東，看見一個獨行大盜劫財劫色，殺死押鏢的鏢師，還將轎中一名少婦强暴，老道看不過眼，仗劍抱打不平，將這獨行大盜的右臂廢了，這大盜就是今天前來尋仇的尤大龍。

徐瑤仙聽到此處，詫然問道：「那你爲何不殺他？」

老道解釋道：「咱們重陽宮終南派祖師，立下一條教規，那就是既使人殘廢，就不得取人性命。」

小童插口道：「我就因爲這一條教規，不能除惡務盡，所以我不做道士，就是這個緣故了。」

徐瑤仙看這小童一眼，只見他一張玉臉，眉清目秀，齒白唇紅，端的是秀外慧中的弟子，不禁點點頭道：「孩子，你說得對，除惡務盡也好，心狠手辣也好，和敵人動手，總不能抱着婦人之仁的，自古有云，打蛇不死三世寃，孩子，你不做道士也好，我收你爲徒如何？」

這小童立即跪下地來，端端正正的行了一禮，口稱：「師父。」

老道見了，揚眉一笑道：「湘兒拜得名師，我兪行素死也瞑目了。」

過了三個時辰，老道兪行素傷重而亡，但他臨終遺言：誰能爲他報得尤大龍一掌之仇的，誰就是終南派後任掌教，縱然是異派之人，亦可以領袖終南派，主持重陽宮。因此，大弟子呂莊亦不敢接任掌教職位。

兪行素這幾句遺言，是想徐瑤仙爲他報仇的，因爲他看出只有徐瑤仙這般湛深的功力，方能收拾尤大龍的，所以突破成規，准許異派人執掌終南派。可是，徐瑤仙並不稀罕當終南派的掌教，兪行素喪事告一段落後，她便偕同兪湘離去，直向華山而來。指名道姓的要樂泉林出來比劃武功，可是出來答話的竟是一個奇醜無比的女孩子，自稱是樂泉林的徒兒，並說樂泉林三年前已雲遊天下去了，至今未回。

越是醜陋的女子，越妒忌別人漂亮，但是，遇上比她更醜陋的，便會趾高氣揚的肆意譏諷，徐瑤仙就是這樣的人，當下她見了這個奇醜無比的女孩，哈哈大笑起來。

兪湘問她笑甚麼？她指着那個醜女孩道：「二十年前，樂泉林嫌我貌醜，却不料二十年後的今天，他的徒弟比我更醜，哈哈！」

這女孩子勃然大怒，要動手跟徐瑤仙比武，徐瑤仙不屑地道：「我才不跟你這個小輩動手哩！告訴你師父吧，『西域天魔』徐瑤仙在太白山，等候他來比劃武功。」說罷，便携着兪湘大笑而去。

徐瑤仙這種態度，不但令那女孩子憤怒，兪湘也不值她的所爲，只是礙於師徒關係，不敢言明罷了。因爲兪湘認爲美醜乃是父母所生，決於老天，身爲武林人，姸醜不要緊，最重要的是練好武功。自然，他這見解和他父親死在仇人之手有關，他志切報仇，一切都以武功爲最重要。

兪湘雖然注重武學，回到太白山，日夜不停的苦練，限於資質，練了十年之久，仍未得「騰蛇功」之精髓，但呂莊已前來報告，說尤大龍已知道兪湘拜投西域天魔門下，知道終有一天，兪湘會找他報殺父之仇，所以和關西雙劍客之鄒瑜結爲兄弟，準備聯

手應戰。

俞湘聽到這個消息，那肯放過報仇機會，便馬上下山。徐瑤仙見他「騰蛇功」尚未練成，恐怕他敵不過尤大龍、鄒瑜二人聯手，便和他一道前往。

當她師徒倆找到鄒瑜時，尤大龍却往關東去了，徐瑤仙見俞湘「騰蛇功」未練成，雙拳難敵四手。

現在見尤大龍不在，單打獨鬥，正好趁此機會，看看俞湘十年苦練的成績，於是便叫俞湘動手，跟關西雙劍客鄒瑜比劃劍術。

要知「騰蛇功」是武林絕學，俞湘雖未練就，却已有相當火候，故能將純陰內勁貫注到劍尖上，只五個回合，一劍便將關西雙劍客鄒瑜殺死。

從這一場比劃看來，徐瑤仙覺得俞湘之「騰蛇功」雖不能在掌風中打出純陰冷勁，却能將「騰蛇功」之內勁貫注到劍尖上，這情形和她三十年前的造詣一樣，除了遇上第一流的武林高手之外，即使與尤大龍過招，亦不會敗北。因此，便放心叫他回終南山去，舉行論劍大會，重振終南派聲威。

武林規矩，一門一派，單獨舉行論劍，這等於示武於天下，終南派自從俞行素死後，名聲驟降，不為武林重視，俞湘劍殺關西雙劍客鄒瑜，一戰成名，終南派中人自然想乘機表演本派之武功，尤其是呂莊，更希望師弟成名，重振師門，於是大發請柬，邀請天下英雄前來論劍。是以在舉行之日，三山五嶽武林人士都聚集在終南山絕峯之上，不用說，徐瑤仙自然親自前來押陣，為徒弟俞湘助威了。

「騰蛇功」武功果然厲害，俞湘雖然尚未練就，只有六七成火候，饒是如此，畢竟出自名師，在一個上午，先後比賽過十場劍術，接連擊敗武當、青城、峨嵋三派的劍客。

午後，比賽繼續進行，結果又擊敗了點蒼、陰山、五台三派，俞湘聲名大振，泰山、南嶽兩派的武林高手前輩朱紹亮及大彌禪師，齊聲稱讚俞湘是當今武林後起之秀。

可是，就在這個當兒，在斜陽夕照之下，一條黑影從峯脚下，凌空飛起，徐瑤仙眼快，看出來人之輕功本領，是上乘武功，罡氣沉雄，定是武林高手。

要知徐瑤仙親自前來押陣，是恐怕俞湘遇着第一流頂尖武林高手，技不如人，所以她暫見這一條黑影，從山峯脚下竄起，立刻騰身一躍，斜刺裡向峯腰飛去，趁來人還未到達峯頂，劈頭一掌打去。

她這樣做，是想將武林第一流高手，在峯腰下收拾了，好造成俞湘天下無敵的威名，因為阻礙了第一流高手能人上峯頂，就沒有人能打得過俞湘，徐瑤仙這種有心幫助徒弟的自私心，目的就是炫耀她的「騰蛇功」武術，表示她的傳人已經天下無敵手。

誰知這一條黑影身手異常矯捷，

徐瑤仙這一掌劈下，已用到了七成功力，掌風過處，一股純陰的冷勁，勢如長虹，可是這條黑影却在空中翻了一個觔斗，攀着一株老杉樹，輕輕的避過了掌風的冷勁。

此時，徐瑤仙已經看清楚，來人竟是十年前在華山會面的奇醜無比的女孩子，如今竟已長成，骨骼比前更雄健，面貌比前更醜陋，暴睛突額，眉似掃把，口若血盤，簡直像個母夜叉。

徐瑤仙看清楚來人時，來人也認得她了，這奇醜無比的女孩子冷哼一聲道：「西域天魔，十年前你來華山，我要跟你比武，你說不屑和小輩動手，現在你竟然一聲不响的襲擊小輩了。」

徐瑤仙强詞奪理的道：「我並不是襲擊你，也不屑和你動手，只是不許你上終南山騷擾論劍大會罷了，識相些快給我滾下去，饒你一死，否則，教你屍橫山麓，埋骨於此。」

這奇醜如鬼的女子冷笑一聲道：「我藍姆如果怕屍橫山麓，也不到終南山來，既然來了，就得奪取天下無敵的名頭，揚名立萬，我祇問你一聲，主持此次論劍大會的，是你還是俞湘，若果是俞湘，我犯不着跟你過招，也沒空跟你鬥嘴，因為我要趕及到終南山到比武場去。」

徐瑤仙淡淡的說道：「我只知道你是醜八怪罷了，原來你的名字也是這麼不漂亮，焉能讓你參加比劍大會呢？告訴你罷，俞湘是我的弟子，主持論劍的是他，我是他師父，却守住這裡，不許醜様的你上峯頂去。」

給徐瑤仙這般强詞奪理，藍姆被氣得面色脹紅，但她爲了爭取「天下無敵」的榮銜，不願在此時此地躭擱時間，可是在徐瑤仙攔阻之下，她不能超越徐瑤仙而登上峯去。虧她急人有急智，陡地大聲高叫：「啊！師父，你老人家來得正好。」

徐瑤仙知道她師父乃樂泉林，陡聞此話，本能地回頭一望，要知徐瑤仙雖然好勝心切，要表現她的「騰蛇功」比「龍陽功」更厲害，但是，她心底裡至今還是痴戀着樂泉林的。

女子戀愛，對初戀的情人，印象特別深刻，何況她實在是由衷的喜歡樂泉林呢。但是，就在她回頭一望的剎那間，藍姆已施展「一鶴冲天」之勢，身子直線飛起，彷似一支勁箭冲霄而去，徐瑤仙發覺自己被騙時，已追趕不及，雖然不及，但她一肚子怒氣，仍然大喝一聲：「好狡獪的丫頭，你膽敢在我面前賣弄手段，饒你不得。」於是立即施展絕妙輕功本領，隨後便追。

二人凌空飛行，狀如流星趕月一般，不用說，徐瑤仙已動了眞氣，想一掌結果了藍姆的性命，只是距離遠了些，超過她「騰蛇功」掌勁之外，所以未曾發掌劈下，但却窮追不捨，就在她追上峯頂的當兒，眼前形勢陡變，使她無暇攻擊藍姆了。

原來當她追到峯頂之際，瞥見一個身材高大的老人，忽的從大樹後撲出，一言不發，左手虛空劈出一掌，向俞湘背心擊去，而這一掌的掌功，正是「罡功」掌，掌勁甚猛，掌風過處，地上沙石俱被掀起，十丈之內，大樹也給勁風帶動，樹葉沙沙聲的墮了下來，不用猜，發掌的正是尤大龍，徐瑤仙這一驚非同小可，此時，俞湘雖然翻身一掌甩出，用的是「騰蛇功」掌勁，可是，經過十年之久，尤大龍的「罡功」掌比以前更精進得多了。

俞湘慌忙應戰，未能高度發揮「騰蛇功」之純陰內勁，才接掌，轟隆一聲，俞湘之掌勁全被擊散，正在急危之際，藍姆却橫掌一推，打出一股純陽掌勁，半路上將「罡功」一掌抵住，恰好救了俞湘一命，饒是如此，俞湘仍然受傷倒地，藍姆一手將他拖進懷裡，另一手却和尤大龍掌勁互擊，其聲隆隆。

徐瑤仙看至此，心中一寬，因爲藍姆這一掌打出之掌勁，正是「龍陽功」掌法，至剛至强的純陽罡勁，源源不絕，隆隆之聲，就是從她掌心發出。從這一點看來，顯見她年紀雖小，功力甚大，俞湘在她懷中，自然十分安全。

此時，前來參加論劍的各門各派武林人士俱看得驚奇不已，因此二十歲年紀的藍姆，掌勁却比第一流武林高手更爲厲害，掌挾風雷之勢，銳不可當，不但將尤大龍立斃掌下，全身焦黑，如被雷火轟殛一般，死狀可怖。

藍姆擊斃尤大龍之後，並不放下俞湘，徐瑤仙厲聲喝道：「醜丫頭，好不害羞，你把我的徒弟牢牢的抱住作甚？」

藍姆冷冷的說道：「我要將他的傷勢醫好……」

徐瑤仙不待她說畢，勃然怒道：「胡說，有我在此，何用你醫治？快把他放下，否則把你立斃當場！」

俞湘知道師父性情暴躁，兇悍非常，連忙說道：「師父，動不得，她是我的恩人，救我性命，且爲我報殺父之仇！」

徐瑤仙道：「何必感激她，有我在此，她縱使不出手，我也會收拾尤大龍的。」

這些話，聽在俞湘耳裡很不舒服，因爲徐瑤仙雖然本領高强，但當時距離太遠，無論如何都來不及救援，何況藍姆一片好心，於是婉言說道：「師父，既然她要爲我醫治，由她好了，況且我傷勢實在不輕哩！」

說罷，故意放軟身子，倒在藍姆懷中，他這樣做，是恐怕藍姆在羞怒之下，跟徐瑤仙動起手來。

藍姆運用「龍陽功」絕技，一掌按在俞湘胸前，使本身的純陽罡氣貫注

在俞湘身上，加强他的血脈循環，使他不藥而癒。

過了一會兒，她將俞湘放在地上，正色的道：「俞湘，我是爲了參加論劍而來，現在你傷勢已痊癒，咱們正好亮招比劃，分個高下，以定天下無敵的榮銜誰屬。」

俞湘立道：「用不着比劃了，剛才在場各人都看見了，沒有你出手相救，我已死在尤大龍手中，天下無敵的榮銜，當然是屬於你的了。」

俞湘這般說，是知恩報德，但徐瑤仙却勃然喝道：「胡說，她那裡受得起天下無敵的榮銜，難道這醜丫頭武功會比我好麼？來！我倒要看看你們華山派『龍陽功』有多大能耐？」

藍姆是初生之犢不畏虎，慨然接受挑戰，可是俞湘看得分明，藍姆雖然本領高强，却比不上徐瑤仙之「騰蛇功」純陰冷勁，一旦動手，藍姆必死無疑，於是，立即制止藍姆，叫她不可動手。

但徐瑤仙那裡肯罷手，於是雙掌齊發，兩股純陰冷勁打出，藍姆畢竟功力尚淺，抵敵不住，立受重傷，倒仆在地上。徐瑤仙連聲冷笑道：「醜丫頭，現在暫且饒你一命，十日之內，叫你師父前來吧！」

藍姆傷重不起，那能回去，俞湘不忍，上前說道：「師父，你老人家要和她師父比武，那末，讓我將她送回華山去吧！否則，她受傷在這裡，怎能回去報訊呢？」

俞湘這麼說，是想報藍姆之恩，徐瑤仙只顧好勝，耀武揚威，沒想到徒弟心存外向，點了點頭，道：「這樣也好，表示你報答她，使江湖中人也知道我師徒倆是恩怨分明的。」俞湘便攙扶着藍姆下山去了。比武論劍，至此也告一段落。

且說俞湘扶着藍姆下山後，在路上給她用「接氣通元」的治療，將丹田罡氣，哺入藍姆口中，使她傷勢得以減輕一點。

俞湘這樣做，是知恩報德，藍姆感激之餘，且見他不嫌自己貌醜，一片眞誠，心中着實感動，所以經過了四日長途跋涉，二人互感對方之恩義，情苗茁長。回到華山，藍姆將參加比武論劍之經過說出，懇求樂泉林替她撮合，俞湘也跪在地上叩頭請求了。

樂泉林目睹這一對青年男女，俞湘面如冠玉，唇紅齒白，自己的徒弟藍姆却暴睛突額，口似血盤，貌醜徒兒配俊俏郎君，自然樂於爲他們撮合，於是收拾行裝，僱一輛車，逕奔終南山而來。

樂泉林乃一派掌門，也講究風度的，和徐瑤仙會面後，和顏悅色的道：「徐瑤仙，我和你三十年前相識，你對我有恩有義，縱然爲了武功上的爭强，三十年後的今日，彼此都一把年紀，你的『騰蛇功』本領也好，我的『龍陽功』厲害也好，誰勝了誰，也沒有多大好處，而目下最大一樁好處，却是你我的兩個徒兒都感恩圖報，願結爲夫婦，我們何不撮合這一段良緣，玉成他們的好事呢？」

徐瑤仙冷笑一聲道：「沒有這麼便宜，當日你嫌我貌醜，棄我如遺，難道我肯讓徒弟娶你的醜八怪丫頭？」

樂泉林聽了她這一頓話，才恍然大悟，知道徐瑤仙誤會，以爲嫌她貌醜，所以屢次要在武功上爭强，當下哈哈大笑道：「徐瑤仙，這個妳弄錯了，我實在沒有嫌棄你之心，當日匆匆分袂，是奉師父急召，現在說明白了，要是你眞的對我有情，那末，我們做一對老夫老妻便是，反正你至今未嫁，我也未娶妻。」

三十年誤會，一旦消除，而且樂泉林表示願結爲鴛鴦盟，徐瑤仙這一喜如獲至寶，那裡還有工夫比劃武功，當下羞人答答的低下頭來，把手一招，將俞湘召到身前，說道：「孩子，你該稱他爲師父了。」

她叫徒弟稱樂泉林爲師父，即是自己是師母，那等於答應樂泉林的婚事。

但俞湘並不馬上稱樂泉林爲師父，反而問道：「那末藍姆該如何稱呼你老人家？」

這一句問得妙，徐瑤仙羞得不知如何回答，倒是樂泉林爽快，乾脆地道：「以後藍姆該稱她爲師母了，而你倆也將擇吉成親，發揚『騰蛇功』和『龍陽功』之武術，使陰陽掌勁名揚天下。」

（全文完）



湖海軼事奇聞錄／麥浪・文　可飛・圖

粉旋風

悄離深閨覓瀟洒　偏遇刁郎粉旋風

滁縣南門外，在羣山葱翠中的醉翁亭，是全國聞名勝蹟之一。

歐陽修當年建了這座醉翁亭，更重要的還是寫下了一篇爲文人學子醒後哦吟的「醉翁亭記」，招來了天下的詩人墨客，也使酒徒們都以能在醉翁亭一醉爲生平快事。這就多了外來的遊客，更多了醉客。

正値深春，時當正午，醉翁亭上，有一位連日以來，天天必到的年輕公子，將騎着的一匹白馬，照例拴在山門外的那棵松樹之下，就獨自一人登亭觀覽。

亭裡，有附近的村婦、村童，提着個竹藍兒，盛着酒杯，還有乾果花生之類，向遊客兜攬生意。

於是，遊客到此不愁無酒可喝，而這位年輕公子，已來過多次，他就從來都不喝酒，僅向一名村婦要一壺清茶。

坐一回，走一回，飲幾口茶，正午以前到來，夕陽西下，又騎上了白馬回城去了。

醉翁亭內內外外，全只有石櫈，這供茶的村婦，看在年輕公子每天的茶錢豐厚份上，就特從家裡携來一張竹椅，還加上一個草墊，使這位年輕公子獨有一個特別的座位，也更易引起別的遊客的注意。

村婦也知道這位公子姓張，人品英俊極了，衣着也極講究。他來了，自然是坐到那張竹椅之上，村婦就立刻將清茶奉上。

當那張公子坐了一會之後，又去附近走動一會，再回轉來之時，那竹椅上却已坐上了一位四十不到的中年人，儒生打扮，只是衣着殘舊一點。

張公子老遠就看到了，也不想與人爭執，這是公衆地方，讓他坐一會兒也不打緊，只是，張公子的茶壺，就在這竹椅的旁邊，要飲茶，非上前取壺不可。

於是只得上前，還先向那中年儒生點頭招呼道：「對不起，我取這壺茶。」

那中年儒生睜目一望，笑道：「茶壺在這兒，莫非，這椅子是兄台的寶座？」

張公子忙道：「不敢，這是賣茶的高二嫂設下的，兄台坐着，也是一樣。」

中年儒生笑道：「好器量，好器量，我是隨便慣了的，兄台請復坐。」站起身將椅子讓了出來。

禮尚往來，張公子忙道：「兄台不須客氣，我飲一口茶，就須要在後面走走。」

中年儒生道：「兄台不可獨自向後面走，那是瑯琊寺，一班臭和尚，只恐多有唐突。」

張公子道：「我知道後面有瑯琊寺，却尚未遊賞過。」

中年儒生道：「兄台就不宜獨自前往。要去遊玩，小可可以奉陪，那些

臭和尚就不敢向兄台唐突了。」

張公子笑道：「和尚也會無端端唐突遊客？」

中年儒生道：「然則，兄台怎的尙未遊賞過？定是知道瑯琊寺不乾不淨了。」

張公子奇道：「瑯琊寺不乾淨？我却未聽說過，只因爲這附近的勝蹟尙未飽覽，所以，還未及去到後面的深山。」

中年儒生說道：「兄台既非所知，可否坐下，容小可奉告？」他說時，還伸着手，讓張公子坐竹椅，他自己則在一旁的石櫈上坐了下來。

張公子道：「兄台太謙了！」也不再客氣的坐在竹椅上。

中年儒生道：「今日幸會，兄台尊姓大名？小可姓陳名大可，大可不必的大可。」

張公子應道：「小弟姓張名鳴遠。」

陳大可道：「原來是張兄，醉翁亭中幸會，不可無酒，喂！你們這些賣酒的快來，我全都買下。」

張鳴遠忙道：「陳兄，小弟性拙，竟是滴酒不能入口。」

陳大可道：「不能飲酒，豈不辜負了這醉翁亭？醉翁之意不在酒，也總須用酒作個幌子。」

這時，已有幾個村童飛步而來，有一個還道：「這位公子爺是不喝酒的。」

陳大可道：「你怎知道？」

村童道：「張公子來這兒好幾天了，就是從來未喝過一杯酒。」

陳大可即道：「張兄，酒逢知己千杯少，我們雖屬新交，三五百杯總是須要喝下的。」

又向村童道：「娃兒，將你們的酒全都取了出來，放在這兒，我整壺的買下，整壺的喝。」

於是，立即掏出碎銀，給一名村童道：「你們去均分，錢不夠，我再給。」

幾個村童歡天喜地的都將酒壺擱到了陳大可的脚前。陳大可提起了一壺酒，遞給張鳴遠道：「將就點，我們就這樣喝吧！」

張鳴遠口裡道：「小弟眞的不能喝！」

但是，仍將酒壺接了下來。陳大可立即又提起另一壺，道了一聲道：「請！」

對着壺嘴，骨嘟骨嘟的連喝了幾口。張鳴遠則只將酒壺擧了一擧，表示敬意。

陳大可抹抹嘴道：「釀泉之水，竟不能釀出好酒，可惜，可惜！張兄雅興不淺，竟像婦人女子，滴酒不沾，這豈不令醉翁亭失色？」

張鳴遠即道：「小弟就是生來不飲，陳兄海量，自行暢飲吧！欠陪了。」

陳大可又灌了幾大口，道：「我輩斯文人，就須憑暢飲才能表示大丈夫氣概。來，來，小弟敬上一壺，張兄但求飲一點點，好似大姑娘點胭脂那樣的一點點也行了。」

張鳴遠稍有不悅之色，道：「就是連一點點也不行，點上了就會反胃。」

陳大可笑道：「反胃之事，不過是初次吧了，很多初次反胃之事，到了第二次，就有興趣了，張兄不可不知。」

張鳴遠認定這是一個輕薄之徒，立即起身道：「陳兄暢飲，小弟要去後面走走。」

陳大可忙道：「張兄也喜歡去後面走走？正與小弟有同好，我們才是眞正的一對了。」竟也站起身來，還將一隻手向張鳴遠的肩上拍下。

張鳴遠連忙閃開道：「陳兄，如是不勝酒量，還是不喝的好！」

說完，大踏步，即朝向亭外走去，陳大可竟也提着酒壺跟了上來。

陳大可還道：「張兄，這是緣份，是前緣，我們一同向後面走走，後面却是尋幽探秘的好所在。」

陳大可的確是狂態暴露了出來，張鳴遠不由得面上掠過一陣微紅，喝道：「站住，你可不要跟上來。」

陳大可道：「張兄去何處？小弟一定緊緊跟隨在張兄後面，還勝過在許多人面前。」

張鳴遠眉頭一揚，急步而行，連頭也不回，可是，陳大可却眞正的緊隨其後。

張鳴遠越過醉翁亭，來到了「峯迴路轉」牌坊處，見是路邊更多樹木，也更多山澗流泉，將身一側，離了山徑，轉入岩叢中。

陳大可却在後面笑道：「張兄選的地點，一定不錯，最好是綠草如茵之處，才有幕天席地的好風光。」

張鳴遠一聲不响，已來到一個山澗邊，剛站定，陳大可已在身後道：「張兄，我是叫張兄的好，還是叫張大姐的好？這一帶只有和尚，再沒有像我陳大可這樣瀟洒風流的人物了。」

張鳴遠不禁怒叱道：「看你是斯文人，原來是個衣冠禽獸，再亂語胡言，恕我對你不客氣了。」

陳大可點頭道：「原是要請大姐不客氣，打者愛也，要不要摑我兩巴掌？妳摑！妳摑，玉手生香，摑多幾摑，我這面皮上可以香上一輩子了。」嬉皮笑臉，將頭向張鳴遠胸前伸了過去。

張鳴遠再也忍不住了，翻手一掌，就摑在他的臉上，打得清脆的一聲响，還罵道：「還不滾開去？」

陳大可將頭一側，轉過另一邊臉道：「大姐，再請摑這一邊，剛才已聞到大姐腋下的幽香，再摑，再摑。」

張鳴遠怔一怔，這一掌竟不能將他擊退。也不再考慮，眞的又一掌打下，這一掌，响聲更大。

陳大可却是將頭再轉側，笑道：「大姐，這還是四靈掌中的龜掌，太輕

了，腋下雖不香，還不能透出胸前的乳香。」

張鳴遠聞言，面色一變，當即雙手斜揮，一式「驚濤拍岸」，向陳大可中、下兩處同時擊出。

陳大可笑道：「大姐，還不如使撩陰掌，合妳的意，也合我的意。」竟然不躲不避，還猥褻的將腿一抬，想將張鳴遠的左手，挾住在胯下。

張鳴遠連摑兩掌，已知對方厲害，這一招，並未使老，見到左掌已經落空，右掌擊中他胸前，如擊敗絮，知道遇了勁敵，左手連忙一縮，雙足一點，倒縱開去。

陳大可竟然道：「大姐，這兒不好嗎？」身形隨即飄動，後發先至，反倒攔到了張鳴遠的前面，阻了出路。

張鳴遠迫得又是後退，可惜，後退僅數步，就是小澗，除非下水，否則已無路可走。

陳大可却從容的灌了一口酒，道：「大姐，到水裡去，我們作一對戲水鴛鴦，更羨煞了一般凡夫俗子了。」

張鳴遠急向腰中一探，寒光一閃，右手上已多了一柄寒光奪目的匕首，叱道：「你是何人？竟敢在此放肆？」

陳大可並未走前，只在三數步外笑道：「大姐，妳這就是自認是『斷魂刀』的大小姐了。大小姐，小生想妳，想了三年啦，妳還不認識我嗎？」

張鳴遠更是一驚，只得道：「誰認識你？你既知我是斷魂刀周五太爺的大小姐，還敢對我大膽作惡？想是嫌命長了。」

陳大可笑道：「能得與大小姐親近，這條命，值甚麼？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

張鳴遠遊目四望，後面臨水，前面則爲陳大可所阻，要離開，只有一拚，而陳大可的武功遠在自己之上，拚不過。只是，這狂徒存心相欺，不拚又待怎樣？幸而他手無武器，自己還憑有這柄削鐵如泥的寶刀，總是佔了一點點上風。

當即將匕首一揚，喝道：「狂徒，你可認識這……」

陳大可側着頭，斜着眼，笑道：「大小姐，妳周家家傳之寶『冷雪龍』，我怎會不認得，今日與大小姐成親，連這最寶貴的嫁粧也帶來了，幸運，幸運！大小姐的芳名是周冷鳳，是也不是？」

周冷鳳一咬銀牙，眞正身份已被他識破，今天是非與他一拚不可了。

打定主意，左手護胸，右手緊握冷雲龍，一式「舞鶴驚蛇」，將身上竄，要從陳大可身邊飛越而過，如果他出手相攔，就正好碰在冷雪龍之上。

周冷鳳剛掠到陳大可頭頂右側不到兩尺處，只要過得這一關，就能奪路而逃。

陳大可仰天一呼，却是呼出了一條酒柱，不偏不倚的自下而上，直射入身在半空中、下盤兩腿非分開不可的周冷鳳的襠中。

周冷鳳即覺得一股涼氣，透入了尾翳穴，心裡尙待大罵無耻禽獸，人已不由自主的直落而下，而且是落在陳大可面前不到一尺之地。

周冷鳳究竟是名家之後，在危急中，仍然以攻代守，右手猛的一刺，冷雪龍遞到了陳大可的胸前。

心知這寶刀，就算你有極深的內功，也非要紥個血洞不可。

陳大可呵呵的一笑，將身一轉，一股強勁的旋風，竟將周冷鳳轉得像陀螺似的，打了一個轉，匕首落空了，立定脚時，陳大可仍在身前三數尺處，他又在喝酒。

周冷鳳知道他喝酒就等於是使兵器，更加不敢怠慢，雖然此時的中衣已經濕透，也顧不得這許多，一踏步，使出了周家祖傳的斷魂刀法，一記「金貂換酒」向陳大可搶攻。

陳大可避開了，而旋風又到，又將周冷鳳旋了一個轉，周冷鳳的刀法尙未展開，立定脚時，又是原狀。

陳大可還笑道：「大小姐，我的少奶奶，妳使斷魂刀法，不出力是不行的，要透出一身重汗，才是我們洞房花燭的好兆頭。」

周冷鳳氣急了，也慌急了，自問出身武林名門，誰不知斷魂刀周天龍的厲害？幼承庭訓，已得周家刀法眞傳，還加上使的又是家傳寶刀，雖說是匕首而不是大刀，但是刀法中亦有一套使匕首的，竟是奈何他不得的。

他並未出手，厲害的就是這一股旋風，這才唯有自怨內功不及於人，今天眞要被這賊子汚辱不成？當然是寧死不屈，抱了拚死的決心，再度握刀疾上。

名門之武林兒女，究也是不同凡响，使的是匕首招式，一招「離合關心」，搶入陳大可胸前，其快如電。

陳大可也叫道：「來得好！」一轉身，竟是在刀尖之下滑脫了。

周冷鳳一招不中，第二招繼續進發，這一套匕首刀法，由「金貂換酒」、「離合關心」到「新枝挺秀」、「風葉隨人」，全是欺到對方身邊發招的。短兵器，是非近身不可。

拚了身上任何一處都可被陳大可擊中，只須自己的匕首點中他，他必須重傷或致命，則自己以傷換傷，仍可以脫離險境。

陳大可當然知道她手上之冷雪龍的厲害，本是希望她欺近身來，可以飽施調戲手段，而見她這一股不顧生死的出擊，就只能改爲口裡不三不四，身形則改得十分靈活，老是閃避開去。

周冷鳳一面搶攻，也一面希望得機逃走，所以，陳大可閃避一次，她就越能接近山徑一步，漸漸離開了這岩叢，到了山徑之上，就可以憑輕功逃走下山。

那座「峯迴路轉」牌坊已經在望，周冷鳳正待一個急轉，就此竄上山徑。

但却聽得陳大可道：「我的少奶奶，前面不能去了，那都不是使我們能盡興之地。」話完，一條酒柱，已向周冷鳳左邊射到。

周冷鳳剛竄起身，雙足已離地面，無法轉變方位，只能將頭略側，而酒柱就像能轉變，在周冷鳳一側面之際，反而射到了她面上，散盡開來，使周冷鳳面上一陣炙熱，心頭一窒，人又落了地面上。

人尚未穩站，旋風又到了，將周冷鳳捲得只是團團轉，且越轉越後，直到停止，才知已被捲回原地。

面上的炙熱，已由熱而痛，連胸前也是灼熱難當。

陳大可已在旁笑道：「大小姐，妳的花容月貌，快將變樣了，眞要變成無鹽嫫母，我也只有爲妳可惜，再不敢收妳作少奶奶了。」

周冷鳳自覺頭有些昏，更難當的是痛楚劇增。

望一望身旁的澗水，却想到應用泉水將面部洗滌一番，却又怕陳大可乘機掩了上來。

陳大可道：「大小姐，妳儘可以先洗個臉，最好洗個澡，妳現時不是覺得一身炙熱嗎？泉水是最能解熱的，我等妳，我最欣賞美人的清溪出浴。」

他眞的坐到地上，悠悠然，表示絕無就此出手之意。

周冷鳳已到了澗邊，澗水清澈如鏡，向水上一望，即能見到自己的面容，這一驚，非同小可，滿面都已紅腫起來，連自己也看得作嘔。

女孩兒家，誰不愛惜自己的容貌？天姿國色，就是這賊子的酒柱淋漓之下毀滅了，不禁駭然一側身，又想撲上去與陳大可拚命。

可是，才一轉身，頭部有如天旋地轉，心頭也作悶，差點兒連站也站不穩了，還有甚麼力道與人拚命？突然的想起，與其受辱，不如一死，手上有「冷雪龍」，向頸上一抹就可以完了，免得受辱。

抬起手來，未曾抹下，却又有了一個顧慮：就此一死，這把傳家之寶「冷雪龍」不就落入賊子之手嗎？正轉念間……

陳大可立即道：「妳想死了嗎，也得考慮清楚一點，妳爲甚麼來醉翁亭的？就這樣死了，妳就甘心了嗎？」

這一句話，可使周冷鳳登時一震，他怎的連自己這份心意也知道？忍住悲痛的怒罵道：「賊子，你爲甚麼要迫害我？你是誰？你怎知我來醉翁亭？」

陳大可道：「妳，現在不要急於問我，先跳下澗，洗個臉，再洗個澡，我看妳出浴而已，不會傷妳一根毫髮。否則，玉貌花容與妳的大好美夢，全都會消失於一旦。」

周冷鳳眞是炙熱疼痛至不可以忍受，定是這賊子在酒中摻了甚麼毒物，一時，又不想死，不能死，在未到最後關頭，是不應死。

想着，眞的立即一躍入水，這小澗，水深不到兩尺，站在澗中，忙舀水洗臉，泉水清涼，水到即有舒服之感。

望望陳大可，他在飲酒，僅是一雙眼灼灼的盯住自己。

周冷鳳正覺全身上下凡是被酒淋過之處，都熱痛不已，也就不顧一切，和衣向水裡一蹲，眼睛却望着陳大可，四目相投。

陳大可笑道：「大小姐，脫掉衣服，比穿上衣服更舒服。」

眞無起身之意，周冷鳳洗過了臉，臉上舒服得多了。泉水遍透全身，全身也舒服多了，昏眩也消失了。這時，才有餘力對這賊子作較多的揣測。

他是誰？他怎麼知道自己的事？自己怎的要來到醉翁亭逗留這麼多天的？早知自己這身本領全不管用，一且離家，就有這危險，以後再也不會這樣任性的胡爲了。

她，只是爲了父親管束得太嚴，不讓她外出，她就非出外試試不可。

偏偏，她選擇外遊之地是這滁縣的醉翁亭，那全是在傳聞中，醉翁亭是常有眞正的文人墨客以及縱酒俠士來往。

她不喝酒，却是想多見識點這種好酒使性子的眞文人，眞俠士。

怎知一連多天，並未見到一個想像中的儒雅書生，也未見到一名慷慨悲歌的豪傑之士，反而今天遇到了這樣一個淫魔惡徒，自己的武功與對方比起來，竟是不知相差得有多遠啦。

本來是一時任性，也是自己頗爲自負，出外，有甚麼大不了的危險？這就靜悄悄的帶着了家傳之寶「冷雪龍」防身，不告而出，來到了這醉翁亭。

現在被這個惡魔遇上了，怎能自保？眞是唯有一死作罷。

周冷鳳想得正無計可施的，更爲難的事又出現了，因爲，身上的一幅衣襟，竟無端端的脫落下來，再一留意，還有片片碎布，隨着澗水飄流而去。

原來，全身的衣裳，已在水中開始腐爛，頃刻間全身衣裳已是七零八落，僅剩得腰間一條七寶汗巾完整如故。

周冷鳳這一急，急得就想將「冷雪龍」向頸子上一抹，一死了事。

而陳大可適時的笑道：「大小姐，我是言而有信的，我不會上前來，妳不要怕，我只對妳要求一件事，妳是輕而易舉的，妳可做得到嗎？」說着，還將身一歪，斜卧到地上，一手支頸，灼灼而望而已，並無上前之意。

人是不會想死的，除非非死不可

，祇要陳大可不逼上來，周冷鳳仍然可以認爲尚且可以忍耐一刻，以待自己想辦法。更何況，他只說祇求一件事，這事，沒料到，是提的婚事了。

周冷鳳當然是不會應承，而爲了希冀於萬一，仍是含怒含羞的問道：「你要求一件是甚麼樣的事？你作甚麼的胡思亂想，我就是一刀了斷。」

陳大可即道：「我想的是兩件事，一件已經做到了，是美人出浴，不必再提，只餘一件，妳要在我面前，將妳家傳的『斷魂刀』法，整套的使了出來，讓我看清楚了，我即刻離開。而且，我還可以將我的這件長衫給妳遮羞，妳可回城裡去，換了衣服，即刻回家。」

這條件，頗出周冷鳳之意料之外，這賊子原是逼使自己演出斷魂刀法的。

斷魂刀法是周天龍的成名武功，不易爲外人所知，除了傳給自己的女兒外，也未傳與弟子。

想不到，這賊子使出了這卑汚手段，但，口裡仍道：「你想偷學我家的刀法？你太卑鄙了，周家的斷魂刀法，豈能傳給你這賊子。」

陳大可道：「大小姐，妳如同妳老子一樣，坐井觀天，將妳家的斷魂刀法看得太重了。妳不是已得眞傳了嗎？手執冷雪龍，可能將我打退嗎？妳已是砧上肉，我想如何，便可以如何，怎麼還須學妳的家傳這無用的斷魂刀法？我不過是了一樁心事而已。」

周冷鳳更奇了，問道：「看我演一套斷魂刀法，就是你的一樁心事嗎？」

陳大可道：「不必問這麼多，妳使完之後，我就走。」

周冷鳳道：「當眞？」

陳大可道：「怎麼不眞？甚至，妳可以使錯了方位，但是二十四招，一招却不能少。」

周冷鳳無計可想，只得道：「君子一言。」

陳大可道：「快馬一鞭，決不食言，妳照使出來。」

周冷鳳也不再考慮，霍地站起身來，就想眞使出來全套斷魂刀法，看他是否守信，但，立即「哦」的一聲，又蹲入了水裡。

因爲澗水太淺，站起來，除了一條汗巾，就全身赤裸了。

這時，陳大可呵呵笑道：「大小姐，如果妳身上尚有衣服，我又何苦要看這一文不值的斷魂刀法？我有言在先，不論妳是怎麼樣情形，只須妳使完刀法，我就把這件長衫留給妳。」

他眞的將自己這件長衫脫了下來，擱在一邊，催促道：「快使，妳還不相信嗎？如我眞有壞心，怎會等待到現在？」

周冷鳳一再考慮，也覺他言之有理，即道：「你的武功，用不着學這刀法，你的目的，究竟是想怎麼樣？」

陳大可道：「妳相信，就即刻照做，太遲了，我會改變了主意，那就是妳自己害了自己了，那就別怨人了。」

這話，好像說得很坦率，周冷鳳一咬牙，站起來，眞是在水中使開了家傳的斷魂刀法，使了幾招。

陳大可立即道：「這招『野衲談空』是大環刀改了匕首，是也不是？如果是大環刀，該是刀背自己喉頭，刀鋒才是對正插入對方的拳頭。」

周冷鳳驚道：「你已知道我家的刀法，還演來作甚麼？」

陳大可道：「妳使完之後，我就走，我走之前，會將原因告訴妳，使妳也好好回去告訴妳父親。」

周冷鳳一面使刀法，一面越感詫異，這究竟是怎麼樣的一個的大魔頭。

舞弄之中，陳大可眞還不斷的批評與指點，竟比周冷鳳還更精深。

周冷鳳將刀法使完之後，又立即蹲入水中，道：「使完了，你可依諾言離開？」

陳大可一笑起身，將長衫向水中一抛，道：「接住！我走了。」

周冷鳳接住長衫，却忙道：「你，你還未曾將原因告訴我。」

陳大可背轉身，站定了，即改爲最莊嚴的口吻道：「大小姐，妳聽住，要清清楚楚，一字不漏的回去告訴妳老子，妳是在這裡遇到了粉旋風石榮的。」

提到粉旋風石榮，周冷鳳一震，她記得，石榮曾向周家提親，爲了年紀太大，而且石榮的行爲浪漫，被周天龍一口拒絕。

石榮繼續道：「有件你所不知的事，妳那頑固的老子，以爲妳家的斷魂刀法，就眞了不起，我曾向他說：不許我的親事，總有一天，我要他的女兒光着屁股，在我面前演一套斷魂刀法，而由我加以指點，原因，就只有這一個，我們本來可以做一對好夫妻，不過，給妳老子糊塗的破壞了，使得妳現在二十三、四歲，仍然要待字閨中，我很爲妳可惜！」

說完這番話，向外急縱而去。

這可聽得周冷鳳在水中呆了。手中握着石榮的長衫，穿？還是不穿？終於，等到日暮，還是要穿起這件長衫，遮遮掩掩回滁縣城，急急趕回南京的家去。

（完）



丹丘狂

情俠希夷故事／巴　人・文
可　飛・圖

追尋夢中情俠　獨自闖蕩江湖

那少年愁鎖眉梢，只見那黃葉無風自落，秋雲不雨長陰，遙望那迢迢遠路迷茫，凄涼蒼烟如織，當眞是：愁煞人，天不管，不禁幽幽地一聲嘆息。

斜對面，也坐在這破落的茶寮中的過客，回過頭來說道：「小兄弟，看你臉上有憂戚，必是有感而嘆了，可是惆悵舊歡如夢，覺來無處追尋麼？」

顯然，那少年不料這人會開口，會對他說話的，有些兒慌亂，也有些兒忸怩，但任誰也看得出來，他在强自鎮定。

却也難怪他忸怩靦覥的，不過陌生路人，偶然道上相逢，同在這路邊破寮歇脚而已。

那少年實在太年輕了，看來不過十六、七歲，小哥兒臉嫩，陌生路人忽然和他交談，臉兒忽然紅了些，倒也是常情。何況，少年不但俊美，眉兒長長細細，稍稍仔細些瞧來，分明有畫過的痕跡。

當然，相逢陌路的人，又怎會仔細端詳起別人的眉兒來，除非是目光特別銳利的。雖然他是少年，但却又秀美得罕見，難免令相逢陌路的人，也會對他多瞧兩眼。

也許，那少年也自知吧，是以，在太陽穴上貼了一小塊膏藥，但他却萬料不到，本來已秀美的臉兒，被那膏藥一貼，倒增了幾分俏。

强自鎮定的少年瞟了那路人一眼，那是年輕的聲音，不過秋雲不雨亦常陰的天氣，却戴着頂寬邊的草帽，帽緣上圍着一圈薄得近乎透明的黑布，却也不是黑紗，那是多風沙的季節，北地行路人常戴的，戴的人可清楚地看清景物與他人，人却不能見他。是以，他可看不清這人的面貌，只從聲音上，辨得出是年輕的聲音而已。

不，誰說是陌生路人，這人和他同行半日了，雖然或前或後，譬如現在，他進入這路邊的破茶寮來歇脚，這人又已先在了。一路行來莫不如此，只不過他相信，而且確信，這人絕不是壞人。

哼！是壞人，他也不會害怕的，因爲，別瞧他年幼，手底下還眞有點功夫，他不是江湖中人，也不想闖蕩江湖，不過是生長在武林世家，且也算得是望族名門。都說江湖兇險，道上多敗類，他可毫不放在眼裡。

嘿！一般的江湖敗類，別說三兩個了，便五、七人，休想近得他身，那麼，他怕甚麼？

更何況，這人絕不是壞人，同行半日了，甚至在前途打尖，也落在同一個店中，隔席飲食，從不曾多瞧他一眼，更未曾注意過他的一舉一動，反而是他注意到人家了，相信他不過是寂寞的路人，走在同一條道上而已。

寂寞的路人而已，寂寞，令他開口了，旅途寂寞中，同行的路人偶然

交談一兩句，那也是常有的，這已不是第一次了，自也不奇。何况他適才心下也有感，嘆也幽幽。

少年輕輕地搖了搖頭，又輕輕地嘆了口氣，人家不但是關心他，而且出口言談，極是文雅，既知人家不是壞人，早沒戒惕。登時，旅途的寂寥，把他們扯近了，說道：「多謝兄台關心，實不相瞞，小弟長途跋涉，是追趕……不，其實我並不知他在何方，不過是尋訪而已，而天空海闊，人海茫茫，且有這蒼烟如織，又如何不愁如織，景色如此凄涼，我心又如何不悲愴。」

說着，又幽幽地，發出一聲長長的嘆息。

雖不同是天涯淪落人，但却同是異鄉寂寞人，那麼，相逢又何必曾相識，彼此皆談吐文雅，可知對方同是讀書——至少也是多讀詩書的人了。令少年對這人更增好感的是：這人一開口，已難掩那豪邁之氣。

那垂在帽緣上的黑布飄動了一下，顯是那人微微點了一下頭，道：「小兄弟，不知我可否問一聲，實不相瞞，我浪跡江湖，北往南來，自多見聞，小兄弟尋訪何人，若可相告時，何不說來聽聽，也許我有個耳聞也說不定。」

那少年竟又嘆了口氣，道：「從兄台的言談，可知是士人了，這江湖中人，江湖中事，說也無益，兄台必不會知曉。」

那人忽然笑了，道：「恁地說時，小兄弟你更不似江湖中人了，却怎又尋訪起江湖中人來，豈不知武林之中，亦有儒而俠者，我既然在江湖中行走，那江湖中的傳聞，豈有無聞的，我一見小兄弟你，就知必有來歷了，所尋訪的人，必也非等閒之輩，若是說得時，何不說來聽聽，說不定我可助小兄弟一臂之力。」

少年心中一動，點頭道：「不錯，有道是，路在嘴邊。提起這人，可是在江湖中，大大有名，也許兄台有個耳聞。」

說着，少年細細長長的眉兒一揚，道：「大象無形，道隱無名。」

那人一怔！坐着的身子挺直了些，分明凝視着少年，想必愕然而訝。

少年竟也挺了腰兒，俊秀的臉龐兒綳緊了，肅然道：「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

「失敬了，」那人道：「小兄弟你……可知熟讀老子的道德經五千言，難得，不知與尋訪之人何關？」

顯然他是要說：小兄弟你才多大點年紀，竟熟讀道德經五千言，自是不好意思出口，但已對少年另眼相看。

「那就是……我尋訪的人呀！無人知其名姓，他自言希夷，好教兄台得知，江湖人稱情俠希夷。」

「情俠？希夷？」帽緣黑布飄揚了一下，那人分明動容了，說：「小兄弟，你可認識這希夷？」

少年搖了搖頭，道：「却也不識。」

「既不相識，小兄弟，你訪尋這希夷何事？」

少年登時眉飛色舞起來，道：「這可難怪了，兄台不是江湖中人，難怪不知道，必然也不知其膾炙人口的英雄事跡。」

「是麼？」那人必然笑了，因爲語調之中，亦難掩那笑意，說道：「英雄事跡？竟不是轟轟烈烈，而是膾炙人口？」

那少年興奮起來，說道：「這情俠希夷，當眞也懲惡除奸，堪稱英雄，那行俠仗義，雖然令人可敬，但不及他令天下的怨女痴男，有情人都成眷屬來得更膾炙人口了。」

那少年忽然一聲浩嘆，而且嘆也幽幽，眼望那欲雨的低壓愁雲，說道：「希夷情俠啊，你在何方，可知海內存有我這個知己，爲你一掬同情之淚了！」

那人沒有笑，倒怔了一怔，說：「小兄弟，你既言與這希夷情俠素不相識，連面也沒見過，他在何方也不知道，如何稱爲知己，爲他一掬同情之淚？」

端的是：玉慘花愁，帽緣的黑布後，烱烱目光隱約可見，如何還能瞞得那人，豈僅眉如畫，而且有畫過的痕跡，而今更玉慘花愁，更露出多情善感的女兒態來，那人豈僅不揭破，更不願少年知覺，他其實早已知她是易釵而弁了。

少年悠悠，更幽幽地一聲長嘆，道：「因爲，我知他必也是傷心人，若不是有情人不能成其眷屬，他怎會義助那天下的怨女痴男。兄台，你不以爲這希夷情俠，才眞是義薄雲天麼，因是，我知他不僅武功曠世無儔，而且，正氣凜然、多情的……公子、相公之稱，倒鄙俗了，應該說是多情的少年郎，啊……」他的眼兒像霧，也像那蒼烟，一樣的深遠又迷茫，繼續說道：「他……一定……英俊瀟洒更風流。」

那垂在帽緣下的黑布，霍地飄飛了一下，差點兒現露了他的眞面目來，爲甚麼他倏地轉過臉去，因爲少年壓根兒沒瞧他，且在遙望那雲天，似醉如痴。

那人已站起身來，踱到那破簷下，背對着他已明知是姑娘的少年，說道：「小兄弟，你說得是，他果然是傷心人，甚至較之傷心人更傷心，但是你猜錯了，他非但不風流、不瀟洒，而是面目可憎呢！小兄弟，你可仍要去尋訪他麼？」

少年的臉容不能再嚴肅了，道：「情貴堅貞，惟有情人，才是眞風流，風流又豈在貌，原來兄台見識如此鄙陋……啊……」

只見那人啊了一聲，非但不惱，反而欣喜，道：「小兄弟見識非同凡俗，確是可敬，是我失言了。」

少年啊了一聲，眼兒睜大了，瞪大了的眼睛，凝視那人，可惜甚麼也見不到，只能見到那帽緣上的黑布在飄捲，道：「你你……你認識希夷？必然相識，不然怎知他面目可憎？」

那人竟也會有瞬間的慌亂，說道：「小兄弟誤會了，我不過從這希夷二字上，有所感而已，却是我要奉勸小兄弟一句，還是不去尋他也吧。」

「這是怎說？」

那人聲調突然轉爲朗朗，呵呵笑道：「小兄弟，你先前是怎生說來？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既然不可見，不可聞，如大象之無形，你往何處找去。」

那分明是姑娘的少年道：「你是說，壓根兒就沒希夷其人？不，他令那怨女痴男，都成眷屬，當眞是，高天厚地，古今情不絕，既然膾炙人口，如何不眞而又眞，自也眞有其人了。」

那人回過身來，又踱步兒來，但他顯然，却又不着痕迹地在端詳這姑娘的少年，道：「我是說，小兄弟，無處在，也無處不在而已，是那怨女痴男的傷心人，譬如說，小兄弟你，不去尋找，他也會來到你身邊，也許早已在你身邊了，只不過你相見不相識而已，否則，他就不存在了。他就是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的希夷。」

少年——應該說是那姑娘，一雙眼兒越更亮了，那俊俏的臉龐兒，自也不再是玉慘花愁，已涼的西風裡，且泛紅了，似桃花泛臉，那人在端詳她，她不也在端詳那人，只不過，聰明，也許，也許是狡獪的，亦毫不着痕迹，喃喃地，也許，也是狡獪地，說道：「他已來到我身邊，在那裡呀！啊呀！莫非，你你，你就是希夷情俠？」

那人呵呵笑道：「小兄弟，你眞會說笑，你不是說我不是江湖中人麼，豈會是武功曠世無儔的希夷情俠，却是，小兄弟，那麼，你已承認了，原來你也是個傷心人……」

那人却已搖起頭來，繼續說道：「不，不會的，小兄弟你英俊又儒雅，若我猜得不錯，不但飽讀詩書，而且，雖然年少，却已有一身了得的功夫，若我猜得不錯，必出身名門，武林的世家。」

「你！你怎會知道？」

「因爲你有一身了得的功夫，若非自幼練起，豈能得夠，而你分明又自幼玉食錦衣，處優養尊，小兄弟，我雖不在武林，但多在江湖中行走，小兄弟你却少年不識愁滋味，仍一派天眞，赤子其心，不會掩藏……」

那人又呵呵大笑，只見少年跳了起來，臉兒緋紅了，瞪大了眼兒望着他。

那人的帽緣上低垂着黑布，人家看得清他，他怎能看得見人家。

不會掩藏？若非……已知道她易釵而弁？

「小兄弟，我說對了麼？」那人一聲小兄弟，看不見那人的面貌，但聽得出聲調透着坦誠，是以她立即安心了，道：「算你猜對啦。」

「故爾，你孤身一人，也敢在江湖之上，獨個兒走路。小兄弟，我還看得出來，你是爹娘掌上的一顆明珠……」

那少年的姑娘大吃一驚！以爲仍被人家看穿了！

却見那人一擺手，笑道：「當眞，我說錯啦，這掌上明珠，是說女孩兒，小兄弟你是男孩兒！」

少年的姑娘鬆了一口氣，但噘了嘴，說：「我不是男孩兒……」登時臉兒紅透了，慌忙說：「我是是……少年，我不小啦。」

「當眞你不小啦。」那人忍住笑，說道：「情竇已開，啊！我是說，不但已懂得說愛談情，而且是傷心人了，豈會是孩兒。小兄弟，我是說，你像你父母掌上的明珠一樣，自幼兒在寵愛中長大起來的，你要星星，你父母也會摘下來給你……」

只見那少年的姑娘又瞪大了眼兒，望着他，瞬也不瞬，咦了一聲，說道：「莫非，你知道我，唉呀！你怎會知道得這麼清楚？」

那人呵呵笑道：「小兄弟，我說的這些，全寫在你的臉上身上啦，我怎會不曉得。」

少年的姑娘摸起臉兒來，向身上望了望，說：「你騙人，我不信。」

那人樂了，却忍着笑，怕笑惱了她，說：「我還知道，你是個任性的……少年，可知自幼被嬌寵，自幼養尊處優，玉食錦衣，却偏又善感多愁，却不明白，小兄弟，你偏會是個傷心人，若不嫌交淺言深，何不說來聽聽？」

這少年的姑娘簡直不明白，她不會觀察人，何況這人形同幪了面，連人家的面也沒見到，僅憑聰明與敏感，竟已直覺確信他不是壞人，這半日或前或後的同行，這信念更堅定了，經過這一陣交談，簡直，簡直像成了知己，因爲他的話語，是那樣洒脫而又坦誠，那像是初次交談，簡直像是知己吐心聲。

「還有，」那人又道：「小兄弟，你尋訪希夷，可是要求這膾炙人口的希夷，助你一臂之力，助你這有情人成其眷屬麼？」

那少年的姑娘突然脹紅了臉，發急起來，說：「我……偏不告訴你，除非……你是希夷！」

一言未了，只見她突然面上變了色，早聽鸞鈴响亮，打北邊的道上來了兩騎，好快，那鸞鈴之聲才入耳，那黃葉舞秋風的道上，兩騎已來得近了。

少年的姑娘聲音急促，道：「喂！

若那兩個姑娘問你，說沒見過我。」

那人回過頭來時，不禁笑了，因爲那少年的姑娘已失所在，頭頂上却發出了响聲。原來那茶寮雖破敗，靠裡面却有一個完好的橫架，鋪着亂草，勉强可以容納一人。

說時遲，那兩乘已到了面前，馬上果然是兩個姑娘，一身勁裝，背上揹着劍，鞍轡鮮明，並以金玉爲飾，不過二九年華，僅向這破寮掃了一眼，便過去了。

但忽聽一聲馬嘶，前面的一乘，那馬忽然人立而起，好身手，原來是兜轉馬頭，奔馬突然兜轉馬頭，馬上人若不是好身手，豈能得夠，回到破寮前，雙雙飄身而下，那身法更是美妙，披風飄飛，簡直若舞霓裳，竟然點地無聲。

兩個姑娘牽着馬走了過來，當先那姑娘道：「請問大哥，可見到一位姑娘……」

隨後而來的姑娘道：「不是姑娘，你忘啦，小姐假扮成了個小相公。請問這位大哥，可是南邊來，可曾在道上見到一個清秀的小相公？」

「年歲兒不大，約莫十六七歲。」前面這姑娘補充說。

那人點了點頭，那寬邊草帽上的黑布便飄了飄，說道：「看來最多十六歲，不僅清秀，而且俊俏……啊！」

那人的草帽突然一揚，像是有甚麼東西打在他後面的帽緣上，是以前面揚了起來，但那人倏忽一伸手，把草帽抓住了。

「是了，是我家的……」

「小相公。」另一個忙說：「這位大哥，你在何處見到？可是在前途？」

「只不過不是一個，」那人道：「那三個小相公，像是離了書坊，轉回家園，還帶着三個書僮，身後並有脚伕挑着行囊，不知姑娘問的，可是其中一個？」

兩個姑娘好生失望，互望了一眼，一個皺皺眉兒，說道：「她怕我們追來，憑她的脚下功夫，我們的馬再快，也是難以追上的，將近兩日，怕不已在百里外了，豈會還在這一帶，走吧，好在有了方向，那個甚麼情俠希夷，總在南邊出沒，小姐自是往南邊尋訪。」

另一個姑娘嘆了口氣，把手中韁繩向馬背上一拋，說道：「歇會吧，咱們一口氣，跑了數十里地，我們不累，馬也該歇歇了，還不知何日才能追到小姐，休把馬兒跑壞了。」

這一個姑娘也點了點頭，也一樣把手中韁繩向馬背上一拋，走進破寮了，在一根當長凳的橫木上坐了不來，全不把這頭戴草帽的人放在眼裡，這人也像是走得倦累了，也在一角坐下，垂着頭，像在閉着眼睛假寐。

好馬，那馬竟不用拴，在道旁吃起草來，不但極馴，而且罕見的神駿，從這兩個姑娘的談話中，可知不過是丫頭而已，竟然乘坐這樣的好馬不說，適才已見功夫，不但皆是勁裝，較之富貴人家姑娘，那衣衫更見光鮮，可知是大有來頭。

兩個姑娘又交談起來，只聽一個道：「都怪鹿杖翁不好，把那個甚麼情俠希夷，讚得出神入化，那兩日，小姐纏着鹿杖翁問長問短，回去玄樓，就獨個兒怔怔地出神，我就知不妙了，你還記得那個甚麼紫烟蘿麼？小姐也聽這鹿杖翁說起的。」

「如何會不記得，」另一個道：「本來早已聽到傳聞了，江湖中出現了一個紫烟蘿，你想想，咱們小姐那個性情兒，聽說出現了那樣一個江湖中人聞名喪膽的人物，她豈有不想去會一會的，好在不久那紫烟蘿便銷聲匿跡了。」

「甚麼銷聲匿跡了。」另一個說：「幸是莊主在莊中，才把小姐關了起來，不然早已跑了。這鹿杖翁也是的，那次已差點撞了禍，這次幾杯酒一下肚，又編出一個希夷情俠來，又那經得起這老頭兒口沒遮攔也不說了，更加鹽又加醋，說得那希夷情俠如何瀟洒又風流，武功如何出神入化。」

「不然，」那姑娘道：「若不是武功出神入化，又如何能令紫烟蘿那魔頭也銷聲匿跡了，若不是瀟洒又風流，又豈會稱上情俠。」

「但據說，從沒人見過那希夷情俠的眞面目。」

「正因如此，小姐就非要見見、會會他不可了。」

那一個姑娘便格的一聲笑，說：「你瞞不了我，其實，不僅小姐，你敢說你不也想見識一下，會一會這瀟洒又風流的情俠。」

這一個也一聲噗嗤，說：「我爲甚麼要瞞你，難道你不想，不也巴不得小姐跑出來，也才有了藉口。」

兩個姑娘相對嘻嘻笑了，這個就說：「好在莊主不在莊中，說眞的，那個甚麼希夷情俠，我倒不希罕去會他，却是這一來，咱們有了藉口，出莊來逛逛，長年又累月，困在莊中，我問你，你悶不悶得慌。走吧，快些兒追上小姐，若小姐有個好歹，咱們都有不是了。」

「你躭心甚麼。」這一個說：「無名山莊的小姐，任他是誰，再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動她一根汗毛兒。對了，你知不知道，咱們的莊子，爲何取名『無名山莊』？」

「取義在『道隱無名』，哼！」那一個眉兒一揚，道：「這些年來，聽莊主和人論道，聽得多了，如何會不曉得。」

這一個姑娘就點了點頭，說道：「那麼，你就該知道，爲何小姐一聽說這希夷情俠之名，就偸跑出來尋訪了。」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那莊子知北游篇說：道不可聞，

聞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

「了不得，」這姑娘說：「虧你怎會就記住了。」

那姑娘笑道：「莊主和人論道，倒茶焚香的是誰？聽得多了，自然就記住了：視之不見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前朝那宋太祖趙匡胤，與陳摶老祖對弈華山，你可知道，那陳摶老祖便名希夷麼？你想想，連我也耳濡目染，懂得多了，何況小姐，從小莊主就敎她讀道德經、南華經，又時時對她講解，一旦聽說這情俠亦名希夷，如何不要去會他一會。」

兩個姑娘你一言，我一語，說個不休，全不理睬那角落上垂頭的陌生人，雖然有帽緣的黑布遮面，但顯然動容了。那太行山麓，靠近娘子關，有「無名山莊」在，武林中，江湖上，端的是無人不知，也無人不敬，莊主姓蕭，名嘯天，只道，卻不在玄門，亦非全眞，既不在江湖中行走，與武林中人卻有些往來，不過盡皆武林名宿，往來的皆世外高人。是以，雖無人知其武功有多高深，自然也令人肅然生敬，那方圓五百里地，從沒黑道上人敢出沒，不是敬而遠之，亦是懼而遠之。

這兩個姑娘年紀都不大，不過是無名山莊的兩個丫環而已，竟也有如此身手，如此氣派，就可見傳聞不虛了，也不怪兩個姑娘全不把破寮中那人放在眼裡，侃侃而談，言而無忌。

目送兩個姑娘起身，只打了個胡哨，那兩匹駿馬便奔了回來。

兩個姑娘上馬去了，往南飛奔而去，角落上的那人也抬起了頭來，說道：「下來吧！小兄弟。」

竟然沒有聲息，那人一怔，心想，別是倦極，睡着了吧？

那知，探頭一看，那亂草堆中，那有人來？

那人不由一怔，分明她躲在上面，竟會去了他亦不覺？

原來這人正是近來江湖上轟傳遐邇，傳說膾炙人口的情俠希夷，白日在道上行走，豈能不幪面，偶見有人頭戴寬邊的草帽，帽緣垂着黑布，恰可遮醜，再把領口加高些，便可在道上人前來去了，甚至酒樓茶肆，進出也不會引起人家的注意，當眞是不勝之喜。

這希夷情俠本名胡奇，乃近着太行山中的五台山上，一燈大師的弟子，其實亦非入室弟子，亦非身入空門，不過已盡傳大師的禪門絕學，內外輕功，莫不已登峯造極，出神入化，偏是生而奇醜，右顎下長了一個大惡瘤，把眉眼面形，扯墜得歪曲，奇醜如鬼怪，是以年逾二十，從未離開過太行深山。近數年來，始在江湖上行走，白日那敢在道上行走，自慚形穢，只有在黑夜，才敢夜行，而且幪了面。

他本名胡奇，人前自卑自慚，連說話也不敢了，但一旦幪了面，便活脫變成另一個人了，仗義行俠，自不待言，最膾炙人口的是他暗助那怨女痴男，有情人成了眷屬，是以贏得情俠之名，迄今無人見過他的眞面目。只能辨其聲，其聲嘹亮朗朗，只知其年輕而已，自言名希夷，不數年間，已傳遍遐邇，成江湖上的神秘傳奇人物。

此刻不由他也吃了驚，那少年的姑娘分明在頭頂的草堆中，何時，又何去了，他竟然不覺，二十年的寂寞深山生活，令他已練就了能聽得出地底昆蟲爬行的聲音，當眞是於無聲處聽驚雷，卻不料今日遇到高明了，她不過是個年輕的姑娘，竟不知人家是何時去的！

他自幼生長在太行山北，太行山南麓的無名山莊，豈有無所聞的，這少年的姑娘，當然是那無名山莊莊主蕭嘯天之女了。由其女，亦可知其父，亦可知那蕭嘯天玄門功夫之深厚，實不在他修練的禪功之下。

「喂！」他身後忽然傳來那少年的姑娘聲音，說：「我自在這裡，你叫甚麼！」

回頭一看，那塊貼在太陽穴上的膏葯，竟然扭動了一下，本來已秀麗的臉兒，自然更添了三分俏，他想大笑的，卻大叫一聲：「啊呀！」

那少年的眼睛一瞪，說：「你叫甚麼！」

「你你……」

他假裝嚇得退了步，少年的姑娘眉頭兒一揚，說道：「大驚小怪，有甚麼稀奇，這就是輕功啦。」

「嚇了我一跳。」胡奇說：「那麼，我是少見多怪了，小兄弟，這兩個姑娘，別是找你的吧？」

「你胡說。」少年的姑娘道：「你沒聽她說出來找小姐麼？」

那臉兒難免又紅了紅。

「當眞。」胡奇說：「小兄弟，你是男兒漢，當眞巧啦，這兩個姑娘的小姐跑出來找希夷，竟和你一模一樣，你也找那個甚麼希夷？」

「情俠希夷。」少年的姑娘說，竟又神往起來，說：「他一定英俊，瀟洒，又風流。」

「而且，」胡奇說：「那鹿杖翁說這情俠希夷的武功出神入化，你不服氣，要會他一會。」

這豈不是說，她就是適才那兩個姑娘要找的人，無名山莊的小姐麼？也許她對這傳說中的希夷眞入迷了，竟會不過意來，竟點了點頭。道：「爲甚麼不服氣呀，我只是羨慕他多情仗義，他又不是逞强鬥狠，而是助那天下的有情人都成眷屬。是仰慕，不是要和他較量。」

胡奇忍住笑，可又不敢笑，好在只要不笑出聲來，有帽緣的黑布遮面，她就看不到了。

豈不是她已承認自己是誰了，可知她實在天眞之極，也實是可愛之極，心想：她若不是扮成了個少年郎，無名山莊的小姐走在江湖上，當眞任誰也不敢動她一根汗毛。而她，非但不承認，更糟的是，任何一個目光稍微銳利些的人，簡直一眼就可看得出他是姑娘喬裝扮，而她，偏又這麼天眞，敎他如何不擔心？

「好吧。」胡奇說：「小兄弟，咱們該走了。」

不過是在路邊的破寮中歇歇脚而已，自然是要走，該走了，本是同行，經過了這一陣交談，那又是何其自然，尤其他是那樣天眞的姑娘，不僅旅途寂寞，又確信他不是壞人，當然，她也不怕壞人。

走出了破寮，她才一怔，說：「走了，你，怎知我要去那裡？」

「去找希夷呀！」胡奇說：「小兄弟，難道你不要去會一會希夷？」

她笑了，說：「當眞？好吧，咱們就結個伴兒同行，你雖不是江湖中人……」

「但卻常在江湖中行走。」胡奇說：「小兄弟，天色不早了，咱們脚下可得加點勁，不然就會錯過歇頭了。」

那麼自然，他們結件上路了。

＊　＊　＊

蒼茫的荒原中，洪荒古道，在他們的面前伸展開去，近晚的蒼烟，已漸漸迷茫起來了。

「小兄弟，尚未請敎尊姓大名？」

「我……我名丹丘生。」少年的姑娘眼珠兒一轉，說。

一路之上，談談說說，少年的姑娘發現這同行人竟然極是淵博，難得更文雅，簡直已令她心折，說起江湖上的見聞，更令她聽得津津有味。

原來胡奇見她，實是太天眞了，雖然出身武林名門，但對江湖中事，簡直無知，如何不爲她躭心，故爾對她談說江湖中事，那知這少年的姑娘非但不驚，反而以爲奇，反而聽得津津有味。

他如何會不明白，必然是自恃有一身非凡的武功，不把江湖上的詭譎放在心上，不由他不皺了眉頭，何況，是江湖中人，尤其是那下五門的敗類，一眼便看得出，他不是少年，而且還是個極美的姑娘。

「好一個丹丘生，」胡奇道：「小兄弟是神仙中人，自是來自仙人居住的地方了。」

少年的姑娘笑了，這人當眞文雅又淵博，知道丹丘乃是仙人的居所，那麼，瞞不過他，人家知道不是他的眞名。卻一些兒不覺尷尬，說道：「眞沒騙你，雖然不是我的姓，卻是我的眞名兒，你呢，不告訴我，可不公平。」

「我名胡奇。」

少年的姑娘笑了，說：「可眞是名如其人了，沒太陽也沒落雨，進了店，也不把草帽兒摘下來，你這人，眞奇。」

胡奇道：「小兄弟，你有所不知，我若把草帽兒揭了，你即使不駭一大跳，也再不願和我坐在一道兒了。我若告訴你說，我奇醜無比，你信是不信？」

「不信。」丹丘生說。即使她扮成了個少年，即使她在太陽穴上貼了塊膏葯，笑起來眞好看，而且，甜甜的，好天眞。

她不信，因爲他的話聲那麼爽朗，那麼嘹亮，又那麼年輕。

但她的目光落在那黑布上，就再不移開，而且睜大了，而且眨動起來，因爲，她忽然想起這胡奇說過的話來，說那希夷也奇醜無比。

「他！他是否便就是情俠希夷？」

「不！」她慌忙說：「我不要你揭開，你猜怎麼着？我也想找一頂圍着黑布的草帽兒來，你看得見人，人家却見不到你，那一定好玩兒。」

原來已是黃昏日落，兩人來到了一個小城，而且落了店，現在，面對着面，桌上擺幾碟簡單的菜餚。

胡奇的草帽兒顫動了一下，說：「小兄弟……」

「我叫丹丘生，你忘啦。」

「好吧，丹丘生，你最好去買一頂來戴。來時我見到店門外右邊就有一家。」

只聽馬蹄之聲雜沓，咯嗒咯嗒，踏着街上的石板路，她心中一動，溜出店去，快得只有一會工夫，門口已出現了一個頭戴黑布圍邊的草帽的少年，才溜回座位，那馬蹄聲已來到了店門口。

原來是無名山莊那兩個姑娘，拉着各自的坐騎，走了前來。顯然是挨戶查問過城中的招商客棧，一見兩個姑娘懶洋洋，就知好生失望。

只聽一個道：「咱們落店吧，這是最後一家了。」

「你說錯了，」另一個說：「這是最初的一家，現在，你信了吧，小姐雖然沒坐騎，但她的步下不會比我們的馬兒慢，一定前頭去了，說不定已去得遠了。」

那少年……丹丘生，幾乎要縮在胡奇的脅下了，在他耳邊說：「多謝你。」

「爲甚麼謝我？」

「若不是被你提醒，我就會被她們認出來了，啊……呀……」

好在而今她戴上了草帽，人家見不到她臉紅，胡奇壓着嗓門兒，忍不住打了個哈哈，見那兩個姑娘已把馬交給迎出去的夥計，被帶領着進店去了，也在她耳邊輕聲說道：「那麼，你承認啦，蕭丹姑娘。」

「原來你你……你早知道我……你……端的是誰？」

她的眼兒一定瞪大了，不過，只是挪開了身子，並不起身，也沒離座。

「你是丹丘生，別忘啦。」胡奇說。

「原來你是眞人不露相，我一點兒也沒聽到，你却不但聽到馬蹄聲，而且知道來的是誰了，不過，我仍要多謝你。」

她爲何要離開，要離去，正因人家早知她是個姑娘而且知道她是誰，却沒半絲兒輕浮的言語，仍然把她當作少年，她驚的不是人家早知她是個姑娘，而是，原來人家是眞人不露相。她竟一直以爲人家不是江湖中人。

「別盯着我瞧。」胡奇說：「丹丘生小兄弟，不會飲酒，這酒兒還是少喝爲妙。」

「莫非，他眞就是希夷情俠？」她想，那心兒也劇跳起來，她既然出身在武林世家，又有一身功夫，而且修練的是玄門功夫，她聽不到的聲音，人家却聽到，而且知道來了誰，令她如何不驚！

且慢，她眼珠兒直轉，那自是別人見不到的，敢情這草帽兒還是眞妙，心想：「他假裝得像沒事人兒一樣，避而不答，不已承認，他眞人不露相了，嘿！若他眞就是希夷情俠，只在這早晚之間不怕他不露出眞相來。我就是這個主意。

便也一字兒也不重提，端起酒杯，說道：「胡大哥，誰說我不會喝酒，多謝你適才提醒我，怎能不謝，請，我敬你一杯。」

心想：走江湖，那自是要豪邁些，休被他看輕了，休要露出女兒態來。

一仰脖子，把一大杯酒，一口喝下，啊呀！只覺眼前金星亂冒，喉嚨辣得像火燒一樣，只差那麼一點兒，才沒有跳起來，登時就有些兒地轉天旋。

胡奇再也忍不住了，呵呵大笑，道：「丹丘生兄弟，當眞豪邁，却不是這般大口喝酒，才顯現得出豪性來的。」

一個自幼被嬌寵、任性的姑娘，又有一身了得的功夫，自也不是閨閣中的弱女子，何況扮成了個男兒，更自幼兒就不懂得甚麼叫男女授受不親，何況對這個自稱胡奇的人，已不再是僅相信他不是壞人，而且好感更增了，何況，已有些疑心他就是她出來要尋訪的希夷情俠。

儘管喉嚨仍然火辣辣的，早又自斟了一杯，道：「請，胡大哥，將進酒，杯莫停，酒逢知己千杯少，知己相逢，自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

又仰脖子，忑怪？這番怎麼不辣喉嚨了？反而她那原本火辣辣的喉嚨，感到一陣清涼？

那胡奇却像沒事人兒一樣，也把杯中酒一口喝乾了，而且向她一照杯，說道：「謝了，丹丘生兄弟，當眞相逢何必曾相識，蒙你許爲知己，何幸之有。」

這草帽兒眞妙，任她的眼兒睜得再大些，人家也看不見。

分明有古怪，怎麼酒壺中斟出來的，竟不是酒，莫非……適才被他換了？不，何曾見他伸過手，何況隔着桌子？提起酒壺，揭開壺一聞，啊唷，那强烈的酒氣，直衝鼻腔，分明是酒却又不假。

這是怎麼回事？不行，非要再試一試不可，可不着痕迹，道：「胡大哥，好酒量，來來，再飲一杯。」

把兩個酒杯都斟得滿滿，酒壺可沒離手，她已猜出來了，適才飲的，分明是涼了的茶，這番不信又會變了茶，即刻端起酒杯來，那知又是涼涼的，又是涼茶！

那胡奇也一飲而盡，竟然身子兒搖晃了一下，道：「丹丘生兄弟，端的好生豪邁，更好酒量，慚愧，我却不行了。」

她望望胡奇，又望望酒壺，邪門，怎生分明是酒的酒壺中，斟出來的，竟是茶。

聰明又任性的姑娘，偏不信邪，不行，非要再試一試不可，道：「既然知己相逢，這三杯是必要喝的，來來，咱們且再乾這一杯。」

先把她自己的酒杯斟得滿了，酒香撲鼻，一些兒不假，是酒，道：「胡大哥，你把酒杯放下，我替你斟。」

胡奇眞像有些醉了，放下酒杯，又一搖晃，忙按着桌緣，說道：「丹丘生兄弟，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好好……」

她是想目光不離開自己的酒杯，但如何能把酒斟在胡奇的杯中，那知只不過那麼一瞬間的工夫，她的目光收回來，可不是邪門，她的眼睛睜大了，酒杯，她自己面前的酒杯，就在她替胡奇斟酒的時候，竟在移動，不，是移動了一下，像是眼花了一般，因爲她的眼睛睜大了，再看時，酒杯仍是好好的放在面前。

胡奇呵呵笑道：「丹丘生兄弟，敢情你也醉啦，瞧你，把酒斟在桌上了。」

她可不是把酒斟在桌上了，忙放下酒壺，端起酒杯來，只一聞，登時傻了。

杯中酒，又變成了茶。

只聽旁邊桌上的人客叫道：「怪事，你替我斟的茶，怎會變成酒了？」

原來也是兩個人客在對酌，這一個也端起茶杯來，喝了一口，說：「不錯，是茶呀！敢情是你醉啦！」

「不信，你嚐一嚐。」

這人果然喝了一口，兩人都瞪了眼，敢情眞是酒。

她可明白了，酒杯茶杯，一模一樣，胡奇說：「丹丘生兄弟，你瞪着我幹嗎？」

少年的姑娘原來果然姓蕭名丹，無名山莊莊主的掌上明珠，易釵而弁，以名作了姓，自稱丹丘生。

丹丘生聲調急促，而且發起顫來，道：「我知道你是誰了，不怪鹿杖翁也讚你武功已出神入化了，這手挪移大法，非內家功夫造極登峯，是不能施爲的。」

「丹丘生兄弟，只道我醉，敢情你也醉啦。」

「你若不把我的杯中酒換成茶，也許，我倒會醉的，胡大哥，多謝你的關心。」

分明已知她名蕭丹，却一口一聲丹丘生兄弟，把她的酒換成茶，難道還不夠關心。分明是先前那一杯酒，他已看出來，知她不善飲了，明知不能勸阻她，是以暗中把酒偸換。

她再不疑惑了，當今天下，能施展這挪移大法的，當眞屈指可數，鹿杖翁能夠，她爹也能夠，不過已着相了，尚不及鹿杖翁。

鹿杖翁逗她玩耍，曾施展過這挪移大法，那神奇詭絕，如何不樂得她的小嘴兒也合不上來，就纏着要鹿杖翁教她，那鹿杖翁就呵呵笑道：「早啦，把你們那玄門功夫再苦練二十年，那時，不用教，你也會啦。」

經過她爹蕭嘯天解說，才知鹿杖翁不是騙她的，這可不是甚麼招術，內功不能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是不能夠的。

而現在，面前這人，這個正義、飽學、關心她的人，豈不是正如鹿杖翁所描述的，內外輕功皆已出神入化了。在她心目中，鹿杖翁已是當今天下第一人，還勝過她爹，而鹿杖翁讚不絕口的人却只有一個。

她喜極，興奮之極，如何會不形諸於面，那草帽兒眞妙，人家却不見，但聲調兒因激動而微顫，却是掩飾不了的。

她已知道他是誰了，當今天下，再沒有第二個希夷。她找到了，情俠希夷，而且正在和她對酌。

而且，尊重她，關心她。

他知道她是誰，却口口聲聲叫她丹丘生。她如今已知他是誰了，爲何不再叫他胡大哥。

「胡大哥，我聽你的話啦，在江湖行走，這酒還是少飲爲妙。」

「好好，」胡奇暗暗點頭，無名山莊，果然名不虛傳，否則豈會被她識破了，不由也正容道：「丹丘生兄弟，既然你聽我的話，那麼，我奉勸你一句……」

「不，」她竟已知道他要說甚麼了，道：「我知你要說甚麼，江湖險惡，要我回家去，我才不哩，跟在你身邊，我甚麼都不怕啦。鹿杖翁從不讚許過人的，却對你讚不絕口，在你身邊，我還怕誰？」

那麼，她眞已知他是誰了，就像他已知她是誰一樣，不由皺了他那一高一低的眉頭，便也心照不宣，道：「丹丘生兄弟，我行踪無定。」

「我也隨你浪跡江湖，隨遇而安。」

「你忘啦，我們還是陌路相逢。」

「相逢何必曾相識，」她固執說。

看不見她的面龐，但燈光下，那薄薄的黑布遮住的眼兒更明亮了，說：「何況咱們早已相識了。」

「早已相識了？」

「是呀！」黑布裡，燈光下，她發亮的眼兒不但更明亮，而且閃動起來，說道：「自鹿杖翁一說，不是說，是讚不絕口，我就夜夜都見到你了。」

「你說甚麼？夜夜都見到我？」

「夢裡呀！」她說得煞有介事，說得那麼認眞，胡奇倒不敢笑了，那眉頭却皺得更緊了。

「啊！」看得出來，雖然隔着黑布，但他的目光何等銳利，她那發亮的眼睛迷幻了，說道：「我看見你了，你的聲調兒也和我在夢裡聽到的一模一樣，爲何我不揭開你的草帽？」

忽然格的一聲笑，因爲胡奇不自覺地挪了挪身子，像是怕她揭去他的草帽一樣。

「我才不揭你的草帽哩，爲甚麼我要揭？我早已認識你了，你是那麼……」

「醜陋。」胡奇說：「我爲甚麼要遮去面目，就因爲我奇醜無比，怕嚇壞人，你若見到了，一定也會被我嚇壞的。」

那黑布裡的眼兒又明亮起來，笑聲清脆極了，說道：「你騙不了我的，你和我想像的，不，夢裡見到的，一模一樣，好教你得知，玄門的功夫，由聲音可辨其人。先前還說夢也無憑，想像無據，但我，這半日來，聽你的談吐，知道你是誰後，我眞高興，果然，你和我在夢裡見到的，一個模樣兒。」

胡奇一個衝動，已伸手抓住帽緣了，若不是店堂中稠人廣衆，他差點要把草帽揭下來了，不，他不會，在這個天眞的姑娘面前，他不會自慚形穢的，但被人見到他的奇醜面目，必然傳揚開去。

原來，一直在江南出沒的情俠希夷，其實亦是個傷心人，一個滿懷熱愛、却不敢愛人的傷心人，之所以遠走北地，原來是在逃避。

逃避的不是仇家，誰會？誰敢向他尋仇？原來是逃避愛他的人的追尋，是逃情，只爲了自慚形穢。

胡奇嘆了一口氣，長長地，竟然是幽幽地，嘆了一口氣，不料，眼前又一個姑娘，竟也以爲他英俊，瀟洒又風流，雖然她不過是個天眞的姑娘，只爲好奇，還未涉及情愛，但已令他這傷心人更增傷感了。

（未完・一）

上文提要：武林聯盟組織了四路人馬，以歐陽生爲首，余滄海、向問天、溫九姑率領的人夜襲神女宮，丁天仁和義弟同溫九姑一路，先來到林中，磨劍老人已部署他們反戈一擊，攻正門的歐陽生已受到宮主的迎擊，還有紅穗堂的三十六劍士也遭到神女宮七十二名侍女圍擊。神女宮後進則由石破衣截擊青竹神向問天，白素素、巢湖蒙叟、于千里、文中秀則迎戰被迷失神志的四人，雙方戰況激烈……



玉辟邪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武林盟全軍盡墨　神女宮設宴慶功

余滄海摸着花白鬍子發出微笑之際，忽然從他右首伸過一隻又髒又瘦的手來，手上還拿着一個酒葫蘆，一直遞到余滄海面前，同時也响起一個尖細的聲音說道：「你也來一口。」

余滄海是甚麼人，在他右邊也坐着一個人，他居然會一無所覺，自然要大吃一驚，急忙回頭看去，這人不是和自己並肩坐在屋脊上，而且還靠得極近！這人他並不陌生，正是前晚和自己動過手自稱區老大的瘦高老頭！

他不待余滄海開口，笑嘻嘻的道：「坐着沒事做，喝上一口解解悶咯，這地方很好，居高臨下，可以看得清楚，你老哥是四撥人馬的總支援，那一方有事，才要你老哥哥去支援，沒事，就不用去。小老兒也一樣，奉命只要看住你老哥就好，你老哥沒事，小老兒也就沒事可做了。」

余滄海霍地站起身來，嘿然道：「你知道的眞還不少。」

區老大也連忙跟着站起，說道：「你眞的不喝？」左手酒葫蘆收了回來，一面埋怨道：「你老哥也眞是的，坐着好好的忽然間要站起身來，小老兒是奉命要看牢你的，你站起來了，小老兒也只好站起來了。」

他兩次提到是奉命來看住余滄海的，余滄海聽了焉得不怒，口中沉嘿一聲道：「你看得住余某嗎？」

右手橫拍，一掌朝區老大當胸印去。

區老大嘻的笑道：「自然看得住了，你坐着不動，小老兒也和你一起坐着，你站起來，小老兒也馬上……啊，你怎麼一聲不响就向小老兒出手……」

他不慌不忙左手一抬，把酒葫蘆朝余滄海拍來的一掌端端正正拍在酒葫蘆上，兩人各自後退了一步。

余滄海心頭暗暗震驚，以他的功力，這一掌，就算擊在磨磐大的山石上，也會被擊成碎粒，區區一個酒葫蘆，居然一無所損，還把自己震退了一步，這區老大的內力豈非還在自己之上？

區老大好像很生氣，尖聲道：「你余滄海也是小有名氣的人，怎好一聲不作就出手偷襲，再說小老兒也是一番好意，看你坐着無聊，請你喝上一口解解悶，你居然不識抬擧，眞是敬酒不吃要吃罰酒是不是？」

余滄海怒笑道：「老夫一生從沒吃過罰酒，吃吃罰酒也無妨，只不知你如何才能使老夫吃罰酒呢？」

區老大嘻的笑道：「要你吃罰酒，還不簡單，小老兒只要揑住你脖子，酒葫蘆往你嘴裡倒就是了。」

余滄海怒極，沉喝一聲：「你找死！」右手箕張，猛向區老大當胸抓去，右爪甫出，左手隨着朝對方肩頭抓去，出手之速，何殊電光石火！

區老大尖聲叫道：「好極，咱們今

晚總是要動手的，早些動手也好，不過這樣一來，你就看不到前面的結局了。」

口中說着，左手把酒葫蘆朝前推出，「澎」的一聲，接住對方右手一抓，再迅速把酒葫蘆交到右手，往上抬起，又是「澎」的一聲，接住對方左手一抓，同時左手朝前一探，在余滄海肩頭拍了一下，笑道：「你看，小老兒眞要把你制住，還不容易？」

余滄海大吃一驚，急急往後躍退七八尺遠。

區老大像大馬猴似的站在原處，得意一笑道：「你不用慌慌張張的後退，小老兒只是告訴你一聲的，人上有人，天外有天，你這手『出雲爪』還差得多哩，不過只要你坐着不動，小老兒也會陪你坐着，你想離開，小老兒也不會攔阻你的，但你想在這裡有甚麼行動，那就……嘻嘻……要吃罰酒了。」

余滄海成名多年，心頭自然清楚，對方武功高出自己甚多，他這話已經說得很明白了，只要自己坐着不動，他就不會出手，但自己是總支援，如有那一方失利，自己豈有不出手之理？但只要自己出手，他就也要出手，而且可以預言，自己落敗的機會絕對比獲勝的機會要多得多！

既然毫無勝算，自己還留在此地作甚麼？心念一動，立即長身掠起，一道人影像夜梟般劃空朝宮外投去。

區老大望着他後形，聳聳肩笑道：「這小子還蠻機伶的！」

*　*　*

丁天仁等四人守在神女宮右首一片樹林之中，已經快有一刻之久，依然不見溫九姑前來。

易雲英新近學會了「傳音入密」，雖然只能和較近的人說話，但這時正好派上用場，回頭朝金瀾道：「她再不來，眞悶死人了！」

金瀾也以「傳音入密」說道：「大概快了，他們約定的時間是二更天，現在已快到二更了。」

只聽丁天仁低喝道：「有人來了，大家注意！」

易雲英等了一會，依然聽不到一點聲音，也沒見人影，不覺朝丁天仁以「傳音入密」問道：「大哥，他們人呢？」

丁天仁也以「傳音」答道：「他們是從北首繞過來的，現在正朝我們這裡走來。」

易雲英心想：「難怪我一直注意着林外，沒見到半點鬼影子。」

突聽溫九姑的聲音在數丈外傳了過來：「就在這裡吧，大家不妨坐息一會，時間也差不多了。」

說到這裡，忽然「唔」了一聲，尖聲道：「林內有生人氣味，是甚麼人躲在林中，還不給老婆子出來？」

丁天仁聽得暗暗一怔，忖道：「這老婆子果然名不虛傳，自己等人和她相距少說也有四五丈遠近，她居然嗅出人的氣味來了！」一面應聲道：「是在下兄弟路過此地，在林中休息，不想驚動了貴宮的人，眞是不好意思。」

說着，當先擧步走去。金瀾、易雲英、王小七三人也一起跟在他身後走去。

溫九姑先前還當隱伏林中的是神女宮暗樁，此時眼看走出來四個一式穿着紫色長衫，臉如淡金的青年，聽口氣只是過路的人，還把自己四人當作神女宮的人。

神女宮座落在山麓之上，並不靠近大路，這四個紫衣青年說是路過此地，就不對了，但看他們身上却又並沒携帶兵刃。

當然，四個年輕小伙子那會在溫九姑的眼裡，她坐在一棵大樹根上，只抬了下眼皮，就毫不在意的問道：「你們四個是那個門派的弟子？」

丁天仁道：「嶺南金家。」

嶺南只有溫家是武林世家，那有嶺南金家？

溫九姑水泡眼一翻，射出兩道寒星的目光，沉聲道：「嶺南金家？老婆子怎麼沒聽人說過？」

易雲英哼道：「妳不是嶺南人，當然不知道了。」

溫九姑道：「老婆子正好是嶺南人。」

金瀾道：「大概老婆婆不是江湖上人，所以雖是嶺南人氏，不知道嶺南金家了。」

溫九姑尖笑道：「老婆子正好也是江湖上人，幾十年的老江湖了，你們四個小伙子別再在老婆子面前裝蒜了，說，是甚麼人派你們守在這裡的？」

丁天仁道：「在下兄弟確是嶺南金家的人！」

「好！」溫九姑道：「你說，你爹叫甚麼名字，說出來老婆子也許知道。」

金瀾冷聲道：「我爹的名號，憑妳也配問嗎？」

易雲英哼道：「告訴妳也沒關係，哼，妳聽了不嚇上一大跳才怪，我爹就是嶺南金天王，我們是金家四太子，妳現在總知道了吧？」

溫九姑眞還不知道，嶺南幾時出了個金天王？還有金家四太子，但看他們說得甚是認眞，不像有假，一時眞把溫九姑弄得滿頭霧水，點頭道：「好吧，就算你們是金家四太子吧，今晚在這裡有甚麼事？」

金瀾抱抱拳道：「我們奉父王之命，要在這裡捉拿一名嶺南溫家的叛徒，和貴宮無關，四位請吧！」

她既說要捉拿嶺南溫家的叛徒，却又硬把溫九姑當作神女宮的人。

這下可把溫九姑激怒了！她一直和兩個兄弟不和，只當是兩個兄弟勾結了嶺南的甚麼金天王來和自己作對，丁天仁、金瀾、易雲英三人都已學會變音術，是以她絲毫聽不出來。聞言不覺雙腮鼓動，發出一陣呷呷尖笑

，尖笑聲中，人也霍地站起，一指四人，喝道：「好哇，你們四個小子原來是衝着老婆子來的，那好，你們都給老婆子留下。」

「原來妳就是溫九姑！」

丁天仁凜然而立，大笑一聲道：「哈哈，妳使迷葯，對咱們並不管用，要是不服氣，不妨和咱們放手一搏，看看咱們兄弟是不是能把妳擒回去？」

他們說的這番話，乃是磨劍老人授意的，溫九姑是個喜歡人家奉承的人，不順耳的話只要幾句就可把她激怒，只要把她激怒了，你就已有半數贏面了。

溫九姑當然已在喝聲中施放了「聞風散」，但她身邊的「聞風散」已經由石破衣掉了包。不過溫九姑是目前武林中使迷葯的第一把高手，她外號「九寡十八迷」，這句話涵意就是溫九寡婦有十八種可以把人迷翻的手段。(這「十八」字並不是確實的數目十八種迷葯，而是和十八般武藝一樣，泛指多數而已，就是說溫九姑身上縱然沒有十八種迷葯，大概八九種總是會有的)石破衣雖然從她身上搜到了「聞風散」、「迷信丹」等最主要的迷葯，但未必全數都搜出來了，因此丁天仁等四人早就預服了專解迷葯的「溫氏清靈丹」，不懼她施展任何迷葯。

溫九姑白髮飄飛，怒極而笑，一手抓起鳩頭杖，厲聲喝道：「好小子，你有多少能耐，來，來，你們四個一起上吧！」

丁天仁朝前跨出一步，傲然道：「對付妳溫九姑，在下一人就夠了。」

溫九姑看他空着雙手走出，心中暗生疑惑，她在剛才說話之時，已經連使了幾種迷葯，這四個小子卻若無其事，沒被迷翻，看來他們當眞是有備而來！口中說道：「小子，你亮兵刃。」

她畢竟是出身嶺南溫家，(嶺南溫家雖以迷葯聞名於世，他們雖非名門正派，却也以白道自居)不肯對徒手的人出手。

丁天仁朗笑一聲道：「在下兄弟縱橫江湖，從不使用兵刃，妳只管使杖好了。」

溫九姑看着這淡金臉年輕人，呷呷尖笑道：「好，老婆子倒是不信，你能接得下幾招？」呼的一杖，迎面直劈過來。

丁天仁不避不讓，直等杖頭離頂三尺光景，才身形一側，右手五指併攏，由側面朝杖身上揮去。

這一下溫九姑純鋼鳩頭杖筆直壓頂而來，勢道何等強猛，但丁天仁這微一側身，便已避開正面，他右手揮出之時，也就是鳩杖一擊落空，擦着他肩頭疾落之際，手掌一下拍在杖身上，這一下使的是巧勁，把一支直落的鳩杖拍得直蕩開去。

丁天仁却在此時身形直欺過去，左手五指如鈎，奇快無比朝溫九姑執杖右肘抓去。他這一抓使的乃是「截經手法」，因他曾和溫九姑交過手，怕溫九姑認出他的手法來，故而改指爲抓，他練成「先天氣功」之後，功力比從前增進何止倍蓰，是以身法手法都快速到令人目不暇接。

這一段話，說來較慢，其實何殊電光石火？溫九姑一杖擊出，陡覺手上一震，杖勢已被蕩開，心頭方自一驚，她畢竟是久經大敵，杖勢蕩開，豈非門戶大開，就在此時，丁天仁已經一閃而至，欺近右側，探手抓來，在這間不容髮之際，匆忙中猛吸一口眞氣，一個人離地數寸，往後斜退出三尺多遠，口中尖喝一聲：「好小子，眞有你的。」

一退即進，鳩頭杖疾揮，登時幻起七八條杖影，宛如七八條烏龍張牙舞爪，朝丁天仁撲攫而來。

溫九姑雖以迷葯成名，但她一身功力和威勢凌厲的杖法，確也足可列名一流高手之間！

就在丁天仁和溫九姑剛交上手，金瀾朝王小七悄聲道：「小七，我大哥說過，他一動上手，我們也該出手了。」

王小七問道：「我們和誰動手？」

金瀾用手指了指金少泉、白少雲二人，說道：「你找姓金的，我找那姓白的。」

王小七點頭道：「好！」

金瀾道：「我們上去。」

兩人立即分向金少泉、白少雲走去。

王小七服了「迷信丹」，神志似清非清，人還未到已經「鏘」的一聲掣劍在手，大喝一聲：「姓金的看劍！」抖手一劍刺了過去。

金少泉同樣被「迷信丹」迷失了神志，但武功未失，一見有人舉劍刺來，反應絲毫不慢，及時抽劍，口中同樣大喝一聲：「來得好！」

劍光一閃，登時响起一聲金鐵狂鳴，雙劍交擊，兩人各自斜退半步，但一退即上，就各自展開搶攻。

金少泉使的是家傳「流金劍法」，一劍出手，攻勢如流，源源不絕！

王小七使出來的却是一套大雜會，各門各派的劍招，應有盡有，好像經他串連之後，去蕪存精，不但上面一招和下面一招銜接得恰到好處，因此威力也比原來某一派的劍法增强了許多！

兩人這一交上手，當眞旗鼓相當，各無多讓。

金瀾欺到白少雲面前，剛喝了聲：「姓白的，我們也來較量較量！」

白少雲也是被「迷信丹」迷失神志的人，但他反應也相當靈敏，他看到金少泉拔劍，也右手拔起長劍出鞘，口中哼了聲：「你要和本公子動手？」長劍一圈，一片劍光朝前推來！

金瀾早有準備，也幾乎有措手不及之感，身形一偏，左手疾在胸前劃

了個圈，手捏劍訣朝前劃去。

這一下是迎着對方劍鋒劃去，萬一「混元一炁指」無功，姑娘家兩根纖纖玉指也就會保不住了，但她堅信磨劍老人說的決不會錯。

這原是眨眼間的事，金瀾左手一圈，就有一圈飛旋的潛力應手而生，朝前推出，把對方刺來的劍勢擋住，再也刺不過來，等金瀾兩根纖纖玉指敲在劍脊上，登時响起「噹」的一聲，把白少雲連劍帶人震得向右跨出了一大步。

這下眞把金瀾看得大喜過望，暗想：「這一記如果自己內力再强一些，豈不可以把對方長劍震斷了？」

白少雲雖被震得橫跨了一步，但他心志被迷，不加思索，口中大喝一聲，掄劍撲上，右手揮洒之間，劍光像閃電般刺出，快捷無比，辛辣已極！

劍門山白家以劍法馳譽武林，一套「閃電穿雲劍法」，就以快捷辛辣著稱。

不論功力、劍法，金瀾如果也使劍的話，都要輸白少雲一籌，但她此時使出來的却是剛學會的「混元一炁指」，先前還有些臨敵生疏，但幾招之後，漸漸發現這一記指法，可以分爲前後兩段，前面的隨手一圈，可以抵擋任何攻勢，後面的駢指如戟，可點可劈，却是攻敵之用。

不論白少雲「閃電穿雲法」如何快速凌厲，只能攻到自己身前三尺，一點也威脅不到自己。她一會左手使出，一會右手使出，也越使越覺得熟練。

白少雲是神志被迷的人，劍法處處受制於人，心頭怒極，一張俊臉已經脹得通紅，目射兇光，口中連聲厲喝，發劍如風，形同拚命。

易雲英目覩二哥和白少雲動手的情形，老哥哥教自己兩人的這一記指法，果然神奇莫測，心中暗暗高興，也不時的用手比劃着。

就在此時，只聽金瀾歡呼一聲：「我得手了！」

白少雲一片流動的劍芒隨着消失，人也被制住了穴道。原來金瀾和他久戰不下，試着以劍訣蕩開白少雲長劍之後，飛快點出一指，果然一下就制住了對方穴道。

易雲英見獵心喜，一躍而出，叫道：「二哥，現在該由我去幫王小七拿人了。」一面叫道：「王小七，我來幫你。」

人隨聲發，縱身躍起，朝金少泉撲去，人還沒有落地，左手一圈，等到脚尖着地，急如星火的一縷指風，已襲上金少泉背後「正風門」，隨即朝王小七叫道：「你快住手了。」

王小七道：「我還沒把他拿下。」

易雲英笑道：「我已經點了他的穴道。」

王小七果然長劍一收，望着易雲英道：「丁二兄本領眞大，我和他打了三十幾招，還沒把他拿下，你一舉手就把他制住了。」

易雲英道：「這是你把他纏住了，我才得手的，如果單打獨鬥，只怕我還不是他對手呢！」

王小七盯着她，說道：「丁二兄眞是謙虛。」

紅兒眼看金少泉、白少雲先後被對方制住，心頭甚是焦急，師傅沒有吩咐，她自然不敢出手，但就是出手，自忖也不是人家對手。

溫九姑和丁天仁此時已經打出四五十招，眼看對方這淡金臉小子最多不會超過三十，居然以一雙肉掌和自己鳩頭杖力拚了四五十招依然絲毫不見敗象，心頭早感不耐，此時驟見金少泉、白少雲二人先後被對方制住，更是怒不可遏，口中厲喝一聲：「小子，我先劈了你！」

抖手一杖朝丁天仁當胸搗過來。這一杖她怒極而發，力道之强，呼然生風，果然十分霸道。

丁天仁突聽耳邊响起一縷細聲說道：「小伙子，你不會也給她一掌，讓她識得厲害！」

這是磨劍老人的聲音，因爲丁天仁和溫九姑雖然打了四五十招，但他一直以閃避爲主，沒有和她硬拚過一招。

丁天仁心中想着：「老哥哥這話好像要自己施展『劍掌』了？但溫九姑使的是一支粗如兒臂的純鋼杖，可不是長劍……」

他儘管心中想着，依然猛吸一口眞氣，雙手掌心疾搓，右掌如刀猛向搗來的杖身上劈去。

他這一掌貫注全力，原也只想把對方杖勢架開而已，那知手掌剛碰上杖身，耳中突然聽到「喀」的一聲輕响，六尺長的一支純鋼鳩頭杖竟然應掌而折，齊中斷成兩截！

這一下使得丁天仁大感意外，也只有他自己才知道這一掌自己雖然也貫注了全力，但只是掌緣剛碰上杖身而已，決不可能把鳩頭杖截斷。

他突然想起那天磨劍老人在茶園向溫九姑兜售陰沉木杖時，曾用手摸了溫九姑的鳩頭杖一把，敢情是那時候做的手脚，所以剛才以「傳音入密」要自己劈它一掌，給她瞧瞧顏色，其實只是要自己碰它一下，做了樣子而已！

但這一下却使溫九姑驚駭不已，急急後退了三數步之多，一雙水泡眼緊盯着丁天仁，駭然道：「年輕人，你是磨劍老人歐陽休的甚麼人？」

紅兒自然大大的感到驚異，他居然用一隻肉掌劈斷師傅的純鋼杖，這人……他突然感到這淡金臉青年的一雙眼睛，自己竟然如此熟悉！

他……難道會是他……

丁天仁淡然道：「妳可以走了，但金少泉、白少雲必須留下。」

他改變了口音，溫九姑自然聽不出來，要知一個人的聲音，縱然學會「變音術」，可以改變，但原來的口音，多少總會有一些。

紅兒看到一雙熟悉的眼神，心中已經起了疑竇，再一仔細聆聽，淡金臉青年說話的後音，也和他頗爲相似，心頭不由一陣跳動，暗自忖道：「如果眼前的淡金臉青年眞要是他的話，就在這短短的時間裡，他武功怎麼會有如此高深了呢？」

溫九姑自思絕非這年輕人對手，沉喝一聲：「紅兒，咱們走！」

紅兒緊緊的盯了丁天仁一眼，才低下頭轉身跟着師傅身後而去。

金瀾嗤的輕笑道：「大哥，看來紅兒姑娘好像已經認出你來了。」

丁天仁道：「這怎麼會呢？」

金瀾抿嘴笑道：「你沒有看到她臨走時，看着你，流露出依依不捨之情……」

說到這裡，驀然想起自己是女兒之身，怎好說出這種話來？臉上登時熱烘烘的，不好意思再說下去。

丁天仁也給她說得俊臉一熱，笑道：「二弟休得取笑。」

正好易雲英喜孜孜的走來，說道：「恭喜大哥，一掌把溫九姑的鳩頭杖劈斷，難怪把溫九姑嚇跑了。」

丁天仁朝王小七道：「王兄，咱們可以把人押進去了。」

一手提起白少雲、當先朝林外走去。王小七果然也挾起金少泉跟着就走。

金瀾悄聲朝易雲英道：「他一身武功十分博雜，比我們高明多呢！」

易雲英道：「現在我們也不會比他差了。」

* * *

紅總堂三十六七名劍士被神女宮七十二名侍女困在「朝雲暮雨陣」中，先前還分得清人影，時間稍久，但覺左右前後刀光如雪，漫天席地而來，每一名劍士縱然武功不弱，但身在人家流動的陣法之中，不僅在人數上以一敵二，最使他們困擾的是在一波接一波的被攻擊之下，却找不到一個敵人可以放手一搏。

於是在不辨東西南北的亂衝亂撞之際，三十六名劍士，人數在逐漸減少，而依然一無所覺！

葉青青和紅總堂主紀效忠，這時已打出百招，紀效忠能當上武林聯盟堂主，武功劍術自是極高。

葉青青是由大師姐散花仙子代師授藝，一身武功可也不弱，但她畢竟年紀還小，功力不足，時間稍久，就顯得內力不繼，幸好「神女宮劍法」以輕靈爲主，加上「流雲身法」，人影翩飛，不可捉摸，才能支持不敗，但也打得香汗淋漓，嬌喘吁吁！

就在此時，突聽耳邊響起一縷極細的聲音說道：「好了，葉姑娘不用打了，快點他穴道好了。」

葉青青聽得一怔，凝目看去，紀效忠果然手舉長劍定在那裡，一動不動，看情形似已被人制住了穴道，心中一喜，振腕洒出三點劍影，點了他胸前三處穴道。

「叮！」就在此時，「朝雲暮雨陣」中，也傳出了一聲清磬之聲！

葉青青聽得嬌花般的臉上不禁綻出一絲笑意，心中暗道：「對方三十六名劍士也全數制住了！」

只有歐陽生和散花仙子還在激戰之中，雙方出盡奇招，依然誰也勝不了誰，但就在「朝雲暮雨陣」中傳出一聲清磬之聲，散花仙子玉拂一揮，口中嬌喝一聲：「住手！」

歐陽生雙掌倏收，抬目道：「秦宮主此時喊停，不知有何見教？」

散花仙子早已把長劍交與身後侍女，舉手掠掠雲鬢，微笑道：「歐陽副總護法不會朝身後看看清楚嗎？」

歐陽生心中一動，急忙轉身舉目看去，但見圍成一圈的「朝雲暮雨陣」七十二名神女宮侍女此時徐徐從中間向兩邊退開，每一個侍女手捧雙刀，分兩行像雁翅般站定。

站在她們前面的正是自己帶來的紅總堂人馬，堂主紀效忠和他手下三十六名劍士，此時每人手中長劍已全被繳下，人也木然而立，分明全被制住了穴道。

最使他驚疑的還是九爪蒼虬余滄海、青竹神向問天、溫九姑、和扮成丁天仁的王紹三等人，直到此時，依然一個不見，他眞不敢相信今晚眞會全軍盡墨。

「哈哈！」歐陽生忽然打了個哈哈，說道：「神女宮『朝雲暮雨陣』果然厲害，但在這裡的七十二名侍女，想必是秦宮主手下的精銳了，武林聯盟每個堂下，也都有七十二名劍手，即以紅總堂而言，今晚只來了一半人手，縱然被擒，也只是十分之一而已，如果武林聯盟調集人手，全數趕來，試問秦宮主以神女宮這點人手，能和武林聯盟抗衡嗎？」

他說的倒也不假！

散花仙子從蒙面輕紗中射出兩道炯炯眼神，冷聲道：「神女宮屹立江湖，一向和武林同道河水不犯井水，你們第一次引來長江盟的人，企圖嫁禍於人，殘殺我宮中一十九名侍女，第二次率衆前來挑釁，神女宮豈能容挑釁的人得逞？十九名侍女的血債更須償還，等我查明當日使『百變神功』的兇手，決不饒他，這些人雖被拿下，我不想多殺無辜，你可以把他們帶走，但我要鄭重警告你一句話，如果有人敢侵犯神女宮，那就沒有今晚這樣便宜了。」

話聲一落，左手拂塵輕輕一揮，身如行雲流水，當先朝神女宮大門飄然行去。

接着兩名青衣小鬟，護轎四煞，然後是葉青青和七十二名侍女，分作

兩行，列隊退入宮去。

神女宮兩扇大門也隨着徐徐關起，門樓上八盞風燈也同時倏然而滅，宮前登時恢復一片黝黑！

歐陽生幾乎被氣得說不出話來，但此時救人要緊，先給紀效忠解開被制穴道，一面要他分頭給三十六名劍士解穴。

就在此時，從圍牆左首突然竄起一條人影，快得像流星般朝場中瀉落！

歐陽生沉喝一聲：「甚麼人？」

那人忙道：「歐陽副座，是兄弟，這裡……」

來人是青竹神向問天。

歐陽生急急問道：「是向兄，你可曾見到余兄，溫護法、丁天仁他們？」

「沒有。」向問天道：「兄弟剛從後進趕來，奇怪竟然一個人也沒有看到。」

歐陽生道：「他們可能都出了事！」

向問天攢了下眉道：「今晚之事着實有些古怪！」

歐陽生當然看得出來，向問天只有一個人趕來，他率領的四個迷失心神的人一個不見，可見他這一路人馬，只有他一個人倖免，此時此地自是不好多問，這就低聲道：「向兄，咱們回去再說。」

* * *

神女宮前進東花廳上，此時燈光照耀如同白晝，已經擺好兩桌酒席。今晚擊敗武林聯盟來犯强敵，大獲全勝，這時已經是三更了，這席酒筵，只是準備作消夜，如今也成了慶功宴。

從武林聯盟手中截下來的計有：荊門山山主季傳賢、排教總柁主羅長發、冷面屠夫東大成、黑手神赫連天（由青竹神向問天率領），金少泉、白少雲（由溫九姑率領）等六人，他們都是被「迷信丹」迷失了神志的人，這時也已服下解葯，各自清醒過來。經由陰世秀才文中秀給季傳賢等四人述說經過，丁天仁也和金少泉、白少雲二人把此行經過詳細說了。

此刻正由神女宮宮主散花仙子和師妹白素素陪同大家進入廳上。散花仙子抬手肅客，敬重的道：「石道長、歐陽前輩請上坐。」

磨劍老人呵呵笑道：「今晚這慶功宴該由假道士坐首席才對，他運籌帷幄，策劃應敵，老朽只是他麾下的一員戰將而已，怎敢居功？」

石破衣笑道：「你老哥也不用客氣了，我假道士坐首席，你坐第二把椅子也是應該的，沒有你去夜探白帝城小廟，知彼知己，分頭迎戰，才能把這場仗打得這麼漂亮，再說後面還有這許多人等着入席，咱們兩個不坐下來，他們如何依次入席？」

說話之時，已在首席坐下。

磨劍老人果然依言坐下，笑道：「好，好，幾十年來，老朽一直說不過你，所以都一直只好聽你的了。」

白素素站在下首，聽得暗暗奇怪，石破衣外號江湖清客，和武林黑白兩道的人極熟，只要有事，不論有沒有請他，他都會趕來，清客二字，正含有鄙視之意。醉翁歐陽休可不同了，他在四五十年前，已被視作武林四奇之一，如今也該有九十多歲了，但聽醉翁口氣，好像和石破衣極熟，兩人交誼非淺。

石破衣居然在他面前託大的坐了首席，憑石破衣怎麼配和醉翁歐陽休平起平坐呢？

有這種想法的當然不止是白素素一個，還有巢湖蒙叟。

這時散花仙子已經向他抬手道：「言老請。」

巢湖蒙叟略作謙讓，就坐了第三位，接着是荊門山主季傳賢、潛龍于千里、排教總柁主羅長發，冷面屠夫東大成、黑手神赫連天、陰世秀才文中秀，依次入席，由宮主散花仙子作陪。

第二席全是年輕人，大家公推丁天仁坐首席，丁天仁再三謙讓，還是坐了首席，接着是金瀾、易雲英、王小七、金少泉、白少雲、葉青青，由二宮主白素素作陪。

白素素看去不過二十三四，和大家也大不了幾歲，爲人更是既美且媚，一臉笑靨，使人有親切之感，於是大家都叫起她「白大姐」來了。

葉青青還是小姑娘家，別看她和賊人動手的時候兇霸霸的得理不讓人，可是神女宮裡平日都是女的，這回席上坐了這許多男士，而且個個都長得英俊瀟洒，小姑娘難免有些靦覥拘束，但很快就熟了，跟着叫丁大哥、丁二哥、金兄、白兄的，和大家有說有笑了。

王小七是被「迷信丹」迷失心神的人，但「迷信丹」最大的用途，只是讓你絕對信任某一個人的話，並不以迷失神志爲主，服下「迷信丹」的人，神志也只被迷失了十之三四，因此舉止言行，還是和常人一般，只是較爲沉默而已！

金少泉、白少雲雖然出身武林世家，難免有些少年狂傲之氣，但自己性命是丁天仁救的，尤其丁天仁一掌斫斷溫九姑純鋼鳩頭杖，更是十分心折，存心結交，自是談得極爲投機。

兩名侍女依次給大家面前斟滿了酒。

散花仙子站起身，纖纖玉手高舉酒杯，柔聲說道：「諸位道長，諸位少俠，今晚武林聯盟調集人手，分四路夜襲敝宮，準備一舉剷滅神女宮，打開他們問鼎中原武林的通道，多蒙諸位賜助，使敝宮得以轉危爲安，而且大獲全勝，秦楚雲謹以這一杯聊表敬意。」說完，一口喝乾。

白素素、葉青青也跟着大師姐向

大家一起乾了。

石破衣、磨劍老人和大家一起站起，舉杯乾了。兩名侍女忙着給大家斟滿了酒。

散花仙子依然站着沒有坐下，一面嬌柔的道：「大家快請坐下。」接着舉杯道：「石道長和賤妾乃是素識，歐陽前輩數十年來只聞其名，却一直無緣拜識，這次能蒙前輩惠然光臨，賜予援手，賤妾謹以水酒向前輩聊表敬意和謝忱……」正待舉杯喝去。

石破衣叫道：「宮主且慢，這老醉鬼是我假道士拖來的，光是找他，就在夔州城裡酒樓茶館大街小巷，足足找了三天三夜，謝他不如謝我假道士……」

磨劍老人沒待他說完，雙眼一瞪，尖聲道：「你幾時找過我，不信，你問問小兄弟，他在茶館裡就見過我兩次，你怎麼會找不到我？你明明一個人在城脚邊的小酒肆裡猛灌黃湯……」

石破衣道：「你不常去那裡，我怎麼會在那裡等你？」

散花仙子笑道：「二位不用說了，賤妾先乾爲敬。」一口把酒喝了。

石破衣笑道：「我們兩個酒鬼，宮主不用敬了，這樣小的杯子，敬來敬去，多沒意思？不如送兩罈好酒，好讓咱們倆一人一罈，喝個痛快。」

散花仙子笑道：「兩位要喝酒還不容易，待會給二位送去就是了，今晚因時間不早，這兩席酒菜，只是給諸位宵夜的，也許有不會喝酒的人，所以才用小杯，好讓大家多喝幾杯咯！」

巢湖蒙叟道：「來，咱們大家敬秦宮主一杯。」

大家果然一起站起，乾了一杯。

散花仙子連說「不敢」，也乾了一杯。

接着就大家互相敬起酒來。左邊一席石破衣本來就是嗜酒如命的人，磨劍老人號稱醉翁，其餘的人如巢湖蒙叟、荊門山主季傳賢、潛龍于千里、排敎總柁主羅長發和雲夢三怪等人，都是成名數十年的江湖豪俠之士，誰都能喝上幾斤而臉不改色，自然要小杯換大杯，大杯大杯的喝了。

右首一席，都是年輕朋友，這回敬酒開始，最被視作對象的有兩個人：一個是丁天仁，因他坐了首席，自然是第一個目標，同時也是大家心裡最欽佩的人。

另外一個則是白素素，一來她是這一席的主人，主人當然要敬客人的酒，客人也當然要謝謝主人，這一來一往，每個人都得喝上兩杯。二來，這一桌上，除了葉青青，每個人都叫她「白大姐」，小弟們自然都要敬「大姐」的酒，大姐又怎好不喝？

就這樣，丁天仁和白素素兩人幾乎被灌醉了。丁天仁差幸練成「先天氣功」，還可以把酒氣逼住。

白素素內功也極爲精純，但她總是女兒之身，酒入芳腸，晶瑩如玉的嬌靨首先飛起一片紅雲，更顯得嬌艷勝花，同時一雙本來就水汪汪靈活得會說話的眼睛，這回更是擠得出水來，笑得好不嫵媚，好不甜美！

這一席酒，一直吃到四更光景，才行散席，每一個人最少差不多也有四五分酒意。

白素素是神女宮的總管，由她親自陪同衆人來至賓舍，才行退去。

衆少俠本來的安排是丁天仁、丁天義(易雲英)兄弟兩人一間房，金瀾和王小七一間，金少泉、白少雲一間，丁天仁因金瀾、易雲英是女兒之身，就改爲自己和王小七一間，金瀾和易雲英一間。

大家進入卧室，已是四更多了，就各自休息，不在話下。第二天早晨，因昨晚睡得較晚，起來得自然也晚了。

丁天仁和王小七盥洗完畢，跨出房間，只見一名青衣少女躬身道：「二位少俠請到客廳用早餐了。」

她領着兩人走入一間佈置雅潔的客廳，右首一張桌上，已經坐着金少泉、白少雲二人，看到兩人走入，一齊站了起來，拱手道：「丁兄、王兄早。」

丁天仁、王小七也連忙還禮，說了聲：「金兄、白兄早。」

正說之間，金瀾和易雲英也走了進來，大家各自抱拳爲禮，就相繼落坐。一名青衣少女已經端着早點送上。

丁天仁眼看吃早點的只有自己六人，忍不住問道：「姑娘，還有的人都沒起來嗎？」

青衣少女含笑道：「他們早就用過早點了，六位少俠快請用吧！」說完，回身退了出去。

金少泉笑道：「看來我們幾個起來得最遲了。」

易雲英道：「這時候才辰正，也不算太遲呀！」

白少雲道：「大家不用客氣，用過早點再說。」

大家正在吃着早點，忽然從門口吹來一陣香風，一團紅影像一陣風般走了進來，那是神女宮的三宮主葉青青，她一走近，就眼波一溜，甜甜笑道：「丁大哥，各位早！」

這聲丁大哥，聲音特別甜美，尤其她今天穿了一襲梅紅衣裙，秀髮梳成了兩條烏油油的長辮，分垂胸際，髮梢也紮着梅紅絲絲，臉上也經過刻意修飾，愈顯得一雙眼睛大得烏溜溜的發光，吹彈得破的勻紅嬌靨上，露出兩個小酒渦兒，就越發美得天眞無邪！

丁天仁含笑問道：「葉姑娘還沒用早點吧？請坐下來一起用如何？」

葉青青甜甜一笑道：「我早已吃過了，歐陽前輩、石道長等人正在和大師姐議事，大師姐特地要我來給大家作嚮導，一遊巫山之勝，你們用過早點，就可以出發了。」

丁天仁心知磨劍老人、石道長等人和散花仙子商議的可能是極爲機密之事，自己六人中，王小七雖然被「迷信丹」迷失神志，但仍有幾分清醒，自然不能讓他參與。這就點頭道：「我們難得到巫山來，有機會一覽巫山之勝，正是快事，只是太麻煩葉姑娘了。」

葉青青喜孜孜的道：「不麻煩，我是奉命做嚮導的，只是從這時出發，中午就要趕回來，連神女峯也遊不完呢！」

易雲英道：「我們帶些乾糧去，中午就不用回來了。」

葉青青道：「不成呀！大師姐說，中午是正式宴請歐陽前輩、石道長、長江盟的人和你們幾位都是客人，所以一定要趕回來的。」

金少泉站起身道：「丁兄，我們那就快些走了。」

大家跟着站起，只見一名青衣少女急匆匆的從外面走入，看到葉青青，連忙躬身施禮，氣喘吁吁的道：「小師叔，二師叔要你們不可出去了。」

葉青青問道：「爲甚麼？」

那青衣少女道：「因爲武林聯盟派人前來，說要我們務必把擒下的丁少俠釋放回去。」

葉青青奇道：「我們幾時擒下了丁少俠？」

丁天仁聽得心裡有數，武林聯盟由王紹三(現在的王小七)喬裝自己，不知中途又由自己假冒了喬裝自己的王紹三，昨晚自己三人沒有回去，他們自然着急了，所以要向神女宮來索人，此事葉青青自然不會明白，一面含笑道：「他們要索回去的自然是在下了。」

葉青青眨着一雙清澈如水的眼睛，問道：「他們爲甚麼要把你索回去呢？」

丁天仁道：「此中另有原因，慢慢再和妳說。」一面朝青衣少女問道：「請問姑娘，人在那裡？」

「就在前廳。」青衣少女道：「哦，二師叔說，丁少俠不可和他見面。」

葉青青道：「丁大哥，你是不是想聽他們說些甚麼，不要緊，我們可以躲在屏後瞧瞧來的是甚麼人，你們跟我來。」說完，立即領着丁天仁走在前面。金瀾、易雲英等人也迅速跟着走去。

一行人繞過東花廳折入前廳後廊，悄聲道：「你快過來。」

丁天仁跟着她掩到雕花屏後，葉青青要他就着雕鏤的小孔，朝前看去。

金瀾等人也各自找着小孔，湊着頭朝外望去。

大廳上只有三個人，散花仙子坐在上首一張雕花太師椅上，看到的只是背影。她左首客位上坐的是一個黑袍老者，正是武林聯盟副總護法無敵陰手歐陽生，右首作陪的是二宮主白素素，這兩人看到的都是側面。

只聽散花仙子柔聲道：「二師妹，歐陽副總護法既然如此說了，妳進去瞧瞧，如果歐陽副總護法說的屬實，咱們再談不遲。」

白素素應了聲「是」，起身朝廳外行去。

散花仙子柔聲道：「歐陽副總護法請用茶。」

兩人此時沒話可說，歐陽生側身從几上捧起茶盞，掀了下碗蓋，輕輕喝了一口，放下茗碗。

葉青青湊着丁天仁耳朵，悄聲問道：「二師姐做甚麼去的？」

丁天仁連忙以「傳音入密」說道：「妳不可出聲，歐陽生內功精純，這裡和他相距極近，他會聽得到。」

葉青青聽他一縷細聲在耳邊說話，但自己却不會「傳音入密」，不覺側着臉朝他看去，輕輕點了下頭。

兩人距離極近，她這一側過臉來，就更近了，丁天仁鼻中隱隱可以聞到她身上的幽香，就不敢朝她多看。

易雲英輕輕拉了下金瀾衣角，朝兩人呶呶嘴。金瀾含笑點頭。

大廳上兩人沒有說話，屏後的人自然更不敢交談，這樣足足過了一刻工夫，才見白素素嬝嬝婷婷的從外面走入，回到右首椅前，並未落坐，欠身道：「回大師姐，小妹洗去丁天仁臉上易容葯物，他果然不是丁天仁。」

（未完・十四）

九龍珮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臥龍生・文
可飛・圖

苗女齊訴心事　揭露法師法寶

上文提要：程小蝶等隨小方來到竹林田園，介紹之後園主田長青答應出力相助，不需任何報答，談吐間程小蝶對田長青由驚怕轉生情愫，甚至願以身相許……突然間園外來了一批偷襲者，原來是常奇派來的三法師與役毒者跟踪而來，幾招之下，役毒女苗蘭與花芳發現田長青乃自己尋找多年的舊情人，便暗中相助消滅了來攻者，負傷回府，並與田長青等約好，日後作爲內應……



「你把牠一斬兩斷，牠那裏還能分得清敵我。」蛇姑娘道：「垂死反噬，藥物的效用已經無法尅制牠了。」

黑衣人冷笑一聲，道：「這麼說來，你那些毒蛇如果受傷，就無法控制，我們擦抹的那些藥物，還有個屁用啊？」

蛇姑娘怒道：「你殺了牠，我還未找你算賬，你惡人先告狀，竟然找上我了，可恨啊！」

田長青端坐不動，袖手旁觀，似是很欣賞自己挑撥起的一場內鬨。

黑衣人似是被激怒了，刀勢一斜，指着蛇姑娘道：「惹火我，我就殺光你一身毒蛇。」

「那你就試試看吧！」

「住口！」篷車中傳出來一聲怒喝道：「窩裏翻啊！敵人還未殺一個，自己先拚起來，是麼？」

黑衣人忍住怒火，向後退了三步。顯然，他心中對毒物有着很大的顧忌。

蛇姑娘的目光轉向田長青。

「怎麼不吵了？」田長青道：「未見眞章，中途罷手，眞是虎頭蛇尾，掃興得很。」

「揮手之間，能制住我經過調敎的毒蛇，足見手法的高明，」蛇姑娘道：「那不但要出手準確，而且還得精通蛇性，閣下可否以姓名見告呢？」

潑辣、惡毒的蛇姑娘突然改顏相向，那表示她確爲田長青的制蛇手法所震驚，探詢對方的來歷了。

「不用了，咱們一不攀交，二不論道。」田長青道：「不過，我可以告訴你，彼此絕無淵源，但如你願意放手走人，不參與今夜之戰，也許可以留下三分日後的見面之情。」

話中有硬有軟，充滿着挑撥的意味。

蛇姑娘一顰柳眉兒，道：「閣下的誤會很大，姑娘我擔心的是怕誤傷了同門中人。話旣說明，心意已盡。」

田長青突然跳了起來，道：「陰得狠啊！眞是口裏叫哥哥，腰裏掏傢伙。」

原來，三條毒蛇在夜色掩護下，悄無聲息的游向田長青。

田長青飛越而起，三條毒蛇則盤上木椅，昂首猛咬，但仍被田長青先走了一步。

程小蝶忖道：原來玩長蟲的人也組有一個門戶，只不知他們那個門戶中有多少弟子？這江湖之大，當眞是無奇不有了。

「我認爲遇上了同道高手，還眞的被你唬住了。」蛇姑娘格格一笑，道：「原來是個西貝貨，不知死活的二百五啊！」雙手齊揚，六條毒蛇飛投而出。

三條成直線型，有如射出的長箭，三條捲成一盤，有如飛鈸擊來。

程小蝶看得眼都圓了，終於明白了活毒的厲害，竟是把毒蛇當作暗器施用。

但程小蝶却想不通，一個人的身上怎麼能盤踞了那麼多條活蛇。

雖然她身上掛了兩個竹簍子，但程小蝶却沒有看到她伸手取蛇，而且竹簍的蓋子沒打開，那些毒蛇全藏在蛇姑娘的身上，想一想可眞是有點邪門。

田長青身子斜飄，落在大廳屋面上，冷聲說道：「這些蛇都是搜自深山大澤的奇毒之物。」

「對！咬一口，就叫你魂歸地府。」

「得來不易呀！」田長青接道：「毀了牠們，可眞是有點可惜，現在是三龍盤踞，還差一條鐵甲將，一條白娘子就成了五龍會啦。」

程小蝶聽不懂這些名堂，但却看到三條盤踞椅子的長蟲，相當大，蛇身盤在扶手上，三隻蛇頭仰起了兩尺高，相互注視，似是很想吞下對方，但又似被一種力量阻攔，彼此怒目相視。

夜色幽暗，瞧不清三蛇的顏色，程小蝶凝聚了目力，也只能瞧個大概的情形。

如果她看清楚了，她就會覺得更可怕，三條蛇都是極少看到的顏色，不是一般的毒蛇。

五龍會使得蛇姑娘心頭一震，沉吟了良久，道：「你知道五龍會，可知道牠們有何神妙？」

「拏來泡酒啊！」田長青笑道：「五龍酒，十全大補，只是太難集齊了。」

「你少給我油嘴滑舌的打趣！」蛇姑娘道：「你對這方面的淵博，是我出道以來，從未遇到過的高人，對蛇性似極瞭解，需知五龍會聚，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所以，你要珍重一些。」

但聞篷車中傳出了冷厲的聲音，道：「苗護法，這是對敵搏戰啊，可不是說法論道！」

原來蛇姑娘姓苗。

「我遇上了精通蛇性的高手！」苗姑娘道：「生死一戰之前，我想多瞭解他一些，三法師，希望你給我一點時間，這裏翠竹環繞，孤立荒野，他們無處可逃的，拖長一些時間，對我們有益無害。」

「苗蘭，你是不是有些害怕了？」篷車傳出三法師不悅的聲音。

「是，」苗蘭回答得十分乾脆，道：「五龍齊出，一擊取敵，天下高手，莫能禦之。」

「那你爲甚麼還不出手？」

「三法師，五龍如被敵人破解，就會反噬主人。」苗蘭道：「我死事小，但羣蛇失控，敵我就無法分辨了。」

沒有人知道她說的是眞是假？但羣蛇失控，却極具威脅，就是說連自己人也會咬了。

車中人道：「這麼說來，苗護法已失去勝敵的信心了？好，那就退回來吧！」

苗蘭眞的退縮了，舉手一招，口中發出一聲尖嘯，盤踞在木椅上的三條毒蛇突然縱身而起，飛逾八尺，才落着實地，消失不見。

被苗蘭收回去了。

另一位帶着竹簍的女子，似是受了很大的影響，凝立原地不動。

「花護法，你的毒物不是蛇，出手吧！我們不要鏖戰，大法師已設了午筵，準備爲諸位慶功呢。」坐在車中的三法師發出了第二道指令。

「這地方有點怪。」花護法目光轉動，四下瞧了一陣，道：「不知竹林埋伏了甚麼？何不等天亮了再出手呢？」

「甚麼？」三法師火大了，冷冷說道：「花芳，你一向自稱天下無敵，今夜竟也退縮不前了？」

花芳歎口氣，道：「我這兩簍毒物，得之不易，一旦受損，極難補充，敵人的部署尚未瞭解之前，實在不便放出，三護法，請多多體諒。」

程小蝶想不出花芳的竹簍中藏的是甚麼毒物，更想不出她爲甚麼不肯出手。

如果程小蝶知道了花芳的毒物是甚麼，只怕早已被嚇走了三魂七魄。

不知何故，三法師的火氣忽然消退了，歎口氣道：「今夜師出無功，那就撤離此地吧！」

敢情苗蘭、花芳是他們今晚出擊的主力。

主力既然心生懼戰，這一仗就很難有信心打下去了，見風轉舵，準備撤退了。

「不像話呀！諸位浩浩蕩蕩而來，就這麼不戰而退了，如何向常大法師交代呢？」

說話的是小方，步履緩慢的由竹林中走了出來。

他藝高人膽大，直向篷車走了過去。

花芳神色一變，道：「你可是要逼我拚命？」

「誤會，誤會。」小方一抱拳，接道：「兩位姑娘都是田大哥的故舊，闖進田園，探望老友，我們是十分歡迎，但一般的不速之客，讓他們來去自如，豈不是太便宜他們了。兩位姑娘，暫請稍息片刻，等我開銷了來人之後，再備酒爲兩位洗塵，痛痛快快的喝兩杯。」

花芳回頭看苗蘭，苗蘭也正向花芳看過來，四目交投，各有着茫然不知所措之感。

「哈哈，原來兩位是遇上了老朋友！」三法師再也無法控制心中怒火，一掀車簾，飛身而出，道：「兩位自認是大法師的愛將，本座就不能處置兩位了，是麼？」

三法師身穿道袍，胸綉八卦，背插長劍，修軀長髯，看上去還眞有點仙風道骨。

「三法師。」苗蘭、花芳同聲說道：「不錯，他是我們的故舊，但也是有

能力對付我們毒物的高手！」

「所以，兩位就怕了他，不敢出手，也準備背叛本教了？」三法師道：「大法師對兩位寄望是何等的深厚，特別請兩位聯手出擊，一舉殲敵，想不到……」

苗蘭接道：「我沒有背叛之心，不肯出手是因爲我知道勝不了他。」

「他是第二個知道對付吸血飛蝗的人，」花芳接道：「我這一簍吸血飛蝗都是養了十年以上，吸血無數，刀劍都不易傷到牠們的上品，如果被他毀去，十年內無法培養出相同威力的精良品種取代，如果失去了吸血飛蝗，不但會失去我在教中的地位，也可能無法在江湖上立足，這些年來，我結的仇人太多了。」

兩個人說得理直氣壯，而且態度堅定，大有不惜翻臉抗命的氣勢。

強敵在側，氣氛詭異，三法師衡量過利害之後，語氣一緩，道：「花護法言中之意，似乎是除他之外，還有一個人知道破解你吸血飛蝗之法，不知那人是誰？」

「我師父。」花芳道：「普天之下，除他們兩人之外，再無我畏懼的人了。」

「說得倒也有理，」三法師目光轉注到苗蘭的身上，道：「苗護法呢？」

「我比花護法多怕一個人，除他和師父之外，還有一位師兄，」苗蘭道：「但師父、師兄長住南疆萬蛇谷中，很少到中原來。」

「也罷，今晚就不用兩位出手了。」三法師道：「兩位先回到車上去吧！」

苗蘭、花芳同時欠身一禮，道：「我們先退出這裏，在翠竹林外恭候諸位得勝回歸，有違方命，還望三法師多多體恤。」

口中說得客氣，人却轉身就走，消失在夜色中不見了。

三法師楞住了。

江湖上有不少利害結合的組織，常有中途撒手的事，但那也是敗局已成，頹勢難挽的情勢下發生的事，像這樣仗還未開，人先退走的事，眞還少見。

小方很會作戲，苗蘭、花芳，人已經走得不見影兒，他却高聲叫道：「兩位姑娘好走啊！恕我不送了，可別忘了回來喝一杯啊！」

這番火上加油，三法師臉皮再厚，也有些罩不住了，臉色一變，道：「哼，臨陣脫逃，罪當處死，絕不會放過你們。」

方懷冰要的就是這兩句話，大聲說道：「不能怪兩位護法呀！物有所尅，她們役施的毒物雖然兇厲，但遇上尅制之物，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再說，兩位護法也替你們立下了不少汗馬功勞，怎麼能翻臉無情，要把他們處死啊？」

處死一句聲音特別大，用內力送出，靜夜中，至少可以在數里之外聽聞。

三法師心中一動，怒道：「你這是挑撥離間？」

「不！在下是衷心爲兩位姑娘抱屈啊！」

眞是越描越黑了，小方利用了三法師每一句話。

三法師心頭火冒三丈，但却又無法辯解，只要把一腔怒火，全發在小方的身上，一揮手，道：「給我殺了他！」

三位神刀太保應聲出手，三把刀一齊攻上。

「不公平啊！三個打一個，勝之不武。」小方大叫道：「敗了可就無法立足江湖！」

口中喝叫，人却閃轉如飛，一退兩丈，避開了三把雁翎刀。

程小蝶居高臨下，看得眞切，心中笑道：「小方這個人，看上去年少老成，要起來却陰損得很。江湖中人，各懷機心，眞是處處小心了。」

心中雖然在提高警覺，但見小方獨鬥三人，節節敗退，似是被逼得連亮兵刃的工夫也騰不出來了，正想飛身而下，助他一臂之力，右手已摸上劍把，心中忽然一動，忖道：田大哥就算不屑出手，但阿橫、阿保就在林邊藏身，爲甚麼也不肯出手接應啊！

就在程小蝶轉念之間，猛攻小方的三個神刀太保，突然有兩個停下不動了。

另外一個怔了一下，也停下了。

小方竟也轉身走入了竹林之中。

程小蝶明白了，小方是誘敵之計，把他們遠遠的誘離三法師，才突然施展玄陰寒冰掌，把三個人制住，讓那位三法師不明所以，難測高深。

這情景給人的震駭之力，比起見到寒冰掌更爲可怖了。

江湖啊！可眞是步步凶險，處處玄機。

這半夜之間，給予程小蝶的見識、歷練，勝過了讀書十年。

但程小蝶還有一點想不明白，小方爲甚麼走回了竹林之中，是不是打累了？

不錯，小方是打累了，寒冰掌是極耗內力的武功，把本身苦練的玄陰之氣凝聚掌上，擊出傷人，是一種練得辛苦、打得吃力的歹毒武功。

但却威力奇强，小方連發三掌，內力消耗極大，人已開始喘息，躲入竹林中坐息去了。

程小蝶一時間無法想通，可是三法師却被這詭異的情勢給嚇住了。

他想不出甚麼武功，會造成如此的局面，三個生龍活虎般的刀客一下子被定住了。

不過，三法師能肯定的一點是，三個人不是被點了穴道。

他一直留心着，神刀三太保對小方的追殺，本是勝券在握的局面，却一下子改變了。

但聞田長青哈哈一笑，道：「三法師，還有甚麼高手，該要他們現身出面了。」飛身飄落地上，接道：「如果法師已無可用之兵，那就親身臨敵吧！在下準備領教高招了。」

擺明的架式是不讓他離開了，要離開就得憑仗武功闖出去。

三法師當然發覺了處境的危機，對方採用的是誘敵現身之計，一步一步的誘出實力，先瞭解敵情之後，再派出最適合的人出面對敵。

就這麼一下子逼走了兩個毒女，收拾了神刀三太保。

如果一上來就展開激戰，這一仗的勝負還難預料，二毒女展開了毒蛇、飛蝗的攻勢，鹿死誰手，就無法斷言，就算對方早已準備了對付毒蛇、飛蝗之物，但二女在毒物受到重大傷亡之後，必然會激起拚命之心，見面就打，也就沒機會讓二位毒女認出是敵人還是老朋友。

因爲，苗蘭初見田長青時，並不是一眼就認了出來，而是經過一番交談之後，才發覺是故舊重逢。

是故舊，却是多年不見的故舊，幾乎是不認識了。

當然，最重要的一點是，遇上了極强的高手。

現在，對方有多少人埋伏在四週，三法師完全無法預測，也看不出一點苗頭，只知道是已身陷重圍之中。

三法師四顧了一眼，突然覺得這一片翠竹林非常討厭，本是接近敵人的極佳掩護，現在却成了他最大的逃走阻力。

田長青提出了挑戰，但却並未出手，那種不緊不慢的味道，逗得三法師又火又急。

但白蓮教中三大法師之一，自然也不是簡單的人物，長長吸一口氣，按下心中的煩躁，緩緩抽出了背上長劍，道：「你是誰？竟能迫使兩大役施活毒的高手望風而逃！」

「這就不便奉告了，」田長青笑道：「三法師只好自己動腦筋吧！」

看看神刀三太保，仍然靜靜的站着不動，三法師苦笑一下，道：「會妖法啊！你們用甚麼武功把他們定在那裏？」

「這也要你三法師自己想了。」田長青道：「彼此敵對相搏，我們總不能把對敵的技藝手段告訴你吧？」

「說得也是，」三法師道：「但一對一，閣下也未必吃定了我，拚起來，還不知道誰勝誰敗呢！」

「我不會和你一對一的單挑，打累了我自會叫人接替。」田長青笑道：「這不是武林中排名之爭，玩命的事，稱不得英雄好漢。」

三法師緩緩向後退，身子靠近篷車才停了下來。

看到了，車前頭還坐了一個人，是控制篷車的車伕，他控制車馬的工夫，非常高明，經過了一番折騰、搏殺，人事已變化很大，但篷車仍然靜靜的停在那裏，馬未嘶叫、車未移動，這份能耐，想不佩服都不行。

他穿着一身黑衣，配着黑色的篷車，黑色的垂簾，整個人似被溶入了夜色中，只見篷車不見人，不是三法師退到車邊，大家都會把他忽略了。

田長青突然取出兵刃，是一柄三稜劍，三面鋒刃不見光，驟看上去，像一根黑色的鐵棍。

劍不長，佩在腰上，很不顯眼，像佩着一支簫。

「三法師！」田長青的神色變得很凝重，口氣也帶點冷厲的道：「你不願放手一戰，我就下令放火燒了你這輛篷車！」

三法師手中長劍舉起，但並未揮劍搶攻，左手食、中二指突然在劍上抹過，一口長氣吹在劍身上。

劍上突然飛起一道白光，射向田長青。

白蓮教中的法師果然是妖異莫測。

田長青早已凝神靜立，三稜劍迎着白光橫掃而出。

擊中了，但却未聞兵刃撞擊之勢。

本就不是劍，只是一種劍氣，如刀劃水，刀過水無痕，但那道白芒劍氣仍然向田長青胸口刺來。

田長青一連移動三個方位，退出了一丈，白芒突然消失不見。

是幻影。

但三法師已登上篷車，放下垂簾，車頭一轉，健馬嘶鳴，向前飛馳而去。

程小蝶飛身而下，道：「田大哥，追上去啊！」

田長青淡淡一笑，道：「能不能逃得性命，看他的造化了。咱們追上去，也未必能殺得了他，說不定反而幫了他。」

程小蝶不明白，但却沒有追問，只是很用心的去想。

阿橫、阿保緩步走出來，一人挾着一個黑衣人走了過來。

「帶入廳中。」田長青低聲道：「程姑娘，廳中坐吧！看看三位神刀太保能提供我們一些甚麼資料？」

「田大哥，怎麼越來越客氣了？」程小蝶低聲說：「我還是很願意遵守承諾。」

田長青苦笑一下，沒有回答。

笨啊！怎麼那一壺不開，提那壺，是動了春心，還是爲田長青的風采迷醉了？少女心，眞叫人無法猜測。

大廳中亮起燭火，琴、棋、書、畫四個丫頭就埋伏在大廳中。

小方也由竹林走了出來，挾起最後一個黑衣人，進入廳中。

四個女婢奉上茶，阿橫、阿保也把兩個黑衣人放在太師椅上坐好。

他們拚鬥時十分火爆，但有時也

很溫柔，把兩個黑衣人排坐得很舒適，像招待老朋友一樣。

小方最後一個跨入廳中，阿保急急接過他挾持的黑衣人。

「小方，辛苦啦！今晚上才眞正的見識到寒冰掌的厲害。」田長青道：「一對三啊，只是舉手之勞。」

小方取過一杯茶，一口喝下，道：「我最大的毛病就是急功好利，留一個給阿横，我就不至於累得差一點斷了氣，當然，多留一個給阿保，我就十分輕鬆了。」

田長青道：「這樣好，三法師也被你鎭住了，嚇得落荒而逃。」

「小方，施用一次寒冰掌，眞的那麼累啊？」程小蝶道：「我居高臨下，看你很輕鬆啊！」

「輕鬆？大小姐，差一點斷送了我的老命，第一掌，還算輕鬆，」小方道：「第二掌，已經用盡全力，第三掌差一點打不出來，那一擊，用出了我所有氣力，幸好他們只有三個人，再多一個，我就只有挨宰的份兒，那辰光，我全身虛脫，四肢無力，連隻雞也縛不住啦！」

程小蝶不相信，但也沒辯駁，只是搖頭微笑。

「是眞的，程姑娘，」田長青道：「寒冰掌威力驚人，能使人一刹間氣血凝住，但却極耗內力，小方能連制三個高手，眞的是不容易了。」

小方吁口氣，道：「三法師很難對付，是吧？」

「別轉彎抹角的說話，是不是怪我放了他？」田長青道：「留下他不容易，但並非絕不可能，但我能不能完好無缺，就很難說了，我相信篷車中還有鬼，只是瞧不出鬼在那裏，所以，就賭賭運氣了。今夜中兵不血刃，大獲全勝，你小方居功第一。」

「別這樣，捧得高，摔得重啊！」小方道：「你說賭賭運氣，是甚麼意思？」

「是嘛！我已經想了半天了，想不出一點頭緒，」程小蝶道：「田大哥，說出來嘛，讓我們長長見識。」

田長青看看神刀三太保，又看看小方，道：「還要多久，才能問他們。」

「大概半個時辰吧！」小方道：「是不是很急着審問呢？」

「倒是不急，你休息到體能盡復時再問吧！」田長青目光一掠小方、程小蝶道：「你們眞的想知道我在賭甚麼？」

「是，想得要命啊！」程小蝶道：「今天晚上，我眞是長進不少，獲益良多，對江湖之道有了不少心得。」

「我却很希望我的判斷錯誤。」田長青道：「如果很不幸的讓我猜對了，程姑娘就可以對我多瞭解一些，也看到我的……」

這時，阿横、阿保突然一齊轉身，走出廳外。

琴、棋、書、畫四女婢也突然退了下去。

程小蝶奇道：「怎麼他們都走了？」

「因爲，他們不想聽到他們主人的卑下行徑。」田長青笑一笑，道：「搏殺是一種武功，其他的也是，一個人如果想在某一方面有突出於他人之能，除了天賦的條件之外，必需要下一番苦功，率性而爲，全憑機緣的成就，畢竟有限。」

小方黯然一笑，道：「就像寒冰掌一樣，它必須先練玄陰氣功，那種坐在冰雪中吸收先天陰寒之氣的痛苦，不去說它，單是那一種孤獨寂寞，就會叫人發瘋，我好想一個有生命的東西陪陪我，一隻狗、一隻貓，或是一株花、一根草都好。」

「那是甚麼地方啊？」程小蝶道：「就算冰天雪地中吧！也該有一頭飛鷹看看！」

「是一座千年寒冰聚成的冰窟，我坐在一塊玉蒲團上，」小方道：「整整五年，除了每十天，見一次師父，考量進境，服用藥物之外，再沒有見過有生命的東西。」

「據我所知，你們有五個人同時入選，」田長青道：「出師的只有你一個……」

「另外四個人呢？」程小蝶道：「是不是都凍死了？」

「體質不夠好，生了凍瘡，人雖沒有死，但不能再練寒冰掌了。」田長青道：「一個人能夠練出特異的武功，天賦、師資，缺一不可，還要有過人的意志力，小方是異數，需要二十年才能有成就的寒冰掌，他只用了十二年就練成了。」

程小蝶明白了，他們都是幼年入選，有專門師資培養而成的高手，他們兩個是一條線上的人，當然，不單止是他們兩人，田長青可能是他們這一批人中的大師兄，他們不是同門，練的是不同武功，但却有着高過同門的情意，肩負着同一任務。

他們是專業訓練成的強者，也是一個犧牲者。

他們各有成就，以不同的身份混跡在江湖中，但都是冒險犯難的高手，有些千里獨行，神出鬼沒，有些廣結善緣，自成天地，遇上需要，他們也會串連起來，通力合作。

程小蝶想透了這個秘密，但也發覺了一個更大的秘密，他們一些傳統的意識，似正逐漸模糊，至少由一種廣義的境界轉入了狹義的境界。

時間能淡化恩怨，也能抹去傷痕。

九龍珮如不面世，這淡化的舊傷也可能永不復發。

聰明的程小蝶終於把人與物，連在一起。

天啊！這是一場驚天動地的大事件啊！他們的意識模糊了，但蓄存的實力可能是愈來愈强。

「程姑娘，你在想甚麼？」小方看出了程小蝶那種陷入玄思，神遊奇境的神情。

「我在想，在想啊！」程小蝶道：「田大哥和苗蘭、花芳的關係……」

她隨口應變，却不料歪打正着。

田長青淡淡苦笑，微微頷首，表示出相當的讚許。

小方却哈哈大笑，道：「大小姐，你有這些心眼啊！佩服，佩服！」

兩人的神情一湊合，程小蝶眞的明白了，田長青和二女之間果然是另有糾纏。

想到田大哥能和一個滿身藏着毒蛇的女人上床，程小蝶有着噁心的感覺，人也從一種迷戀的情愛中清醒過來。

神志清明了，轉入了另一重境界，人也完全放開了，回頭望着田長青，微笑如花的道：「田大哥，我懂了，眞的懂了，我仍然羨慕你，喜歡你，我們是很好很好的朋友。」

「對，很好的朋友，」田長青道：「情同兄妹的紅粉知己。」

「是，但我不會忘記許下的承諾，」程小蝶笑道：「我珍惜清白的身軀，但更重承諾，你要甚麼，我都會給你，但我仍然是我，我不會如飲醇酒的去迷戀甚麼了。」

「好，好極了，小蝶，你突破了世俗束縛，也突破了自己的心結，以此理念，面對武學，會有超越的成就，」田長青道：「心懷空靈，智慧大開，你如肯在江湖上放懷馳騁，必有卓著成就。」

「如若我眞的決定了投身江湖，希望能借助家父的身份，把自己定位於一定的權勢之中。」

「你是說……」小方的臉色變了，接道：「準備爲朝廷效力，建立一番大的功業？」

「我要作一個刑部名捕，」程小蝶道：「替眞正含寃的老百姓們盡一份心力。」

「只此而已？」小方道：「宦門千金，嬌嬌美女，何苦要在江湖奔波勞碌呢？」

「也許我會遇上一個喜歡的人，突然嫁人，誰知道呢？」程小蝶笑道：「小方，祝福我吧！讓我早些遇上那個人！」

但聞阿横的聲音傳了進去，道：「稟主人，貴賓造訪。」

「請進來。」田長青同時站起了身子，準備迎客。

苗蘭、花芳已快步走進廳中。

燈光下看兩個役施活毒的女人，竟然都相當美麗。

三十上下的年紀，玲瓏浮凸的身段，有一種成熟的誘惑之美，柳眉星目，皮膚細白，雖非絕色，但却有一種妖異的媚態風韻。

「久違了，兩位還能記得田某，眞是三生有幸啊！」

「幸個屁啊！你飽食遠揚，害得我到處找你。」苗蘭道：「有七八年了，見了面，幾乎已認不出來，不是叫出五龍會，一時間眞還想不到是你。」

「這就叫有緣千里能相會啊！」田長青道：「還不是又見面了。」

「我看是寃家路窄，」苗蘭道：「爲了找你，在江湖上跑來跑去，惹了不少痲煩。」

「也闖出了名號啊！是名動江湖的十三太保中僅有的兩個女太保啊！」

「還說風涼話呀！不是爲了找你，怎會闖蕩江湖！」苗蘭道：「被大法師常奇收爲部下。」目光一掠花芳接道：「和花芳妹子說起來，才知道也是被你害的。」

花芳歎息一聲，道：「苗蘭，他一開始就在設計我們，想想看我們住的地方，古木連天，荒草沒脛，遍地荊棘，一片荒蕪，如非故意找上門，絕不會跑到那地方。」

方懷冰雙手一抱拳，接道：「兩位姑娘坐呀，好賬算不賒，坐下來慢慢算。」

兩個毒女笑一笑，坐了下去，目光同時落到程小蝶的身上，苗蘭搖搖頭，道：「又在騙人哪，眞是賊性難改。」

花芳笑道：「他騙得讓人窩心，騙得兩個都快樂，騙騙又何妨呢？」

若是早一天，程小蝶會被鬧得面紅耳赤，無法下台，現在程小蝶却能應付裕如了，笑一笑，道：「兩位大姐姐，我不是啊！小妹很想讓他騙一騙，可是他不肯啊！說甚麼他視我如妹，眞是八竿打不着的乾兄妹呀！」

「這是騙心，騙去了，可夠你受了。」花芳道：「小姑娘，寧可失身別失心。」

「幸好兩位大姐姐來得及時，金玉良言，發人深省，」程小蝶道：「小妹懸崖勒馬，還算及時。」

口中答話，兩道目光却一直在兩人身上打量，瞧不到一條蛇蹤，看不到一隻吸血飛蝗。

「兩位罵夠了吧！我雖玩世不恭，但却沒有騙兩位。我說過，緣盡則散，不能久留兩位在身邊。」田長青道：「其實，我也很懷念那一段纏綿歲月，花前月下，美女在懷，很想去看看兩位。」

苗蘭道：「爲甚麼不去呢？」

「兩位離開得太快了，」田長青道：「我還未成行，兩位已離開南荒。」

「我們比你多情啊！」苗蘭道：「難挨相思苦，千里尋情郎了。」

花芳道：「別聽他胡謅，苗蘭，我算時間，離開你一個月，就和我混到一起了，是十成十的週密計劃，騙情騙色。」

苗蘭道：「對，罪不可赦，我們要怎麼懲治他？」

「罰他陪我們一年，不能碰別的女

人。」花芳道：「負心郎，你接受不接受？」

田長青苦笑道：「不接受行嗎？不過，話要說清楚，一年後，可要還我自由。」

苗蘭歎口氣，道：「不要那麼委屈，我們只是想念你，並不恨你。」

「想恨也恨不起來，七、八年了，記憶却愈覺鮮明。」花芳道：「眞是活見鬼，我常恨自己沒出息，可是一見面就幫他，三法師被我們抓回來了，不過，我想知道，你怎麼會與常奇結了仇？」

「爲了我啦！」小方接口道：「我和郭總捕頭有點淵源，答應幫他一點忙，但却未料到，痲煩來自常奇，我一人罩不住，只好把田大公子拖下水了。」

「這麼說，我和花芳還得謝謝你了。」苗蘭道：「如果你不拖他下水，我們還找不着他。」

花芳目光一掠神刀三太保，道：「他們被點了穴道？」

「是一種很奇特的武功傷了他們。」田長青道：「小方以一對三……」

「不可能吧！」苗蘭道：「這三人刀法精湛，一個人如何能吃得住？」站起身子，走近三人，伸手向三人頂上摸去。

神刀三太保閉目未動。

「是眞的，不是點了穴道，他們似乎是完全失去了知覺，氣若游絲，好像隨時可以斷氣。」苗蘭的臉上現出了驚容。

「小意思吧，他們太大意了，」小方道：「我的運氣好，兩下裏一湊合，就成了這個局面。」

隱隱間，帶有示威的意味。

「苗蘭，你估算一下，我們能不能和常奇放手一戰，有多少勝算？」田長青把話引入了正題。

「爲甚麼呢？」苗蘭奇道：「今夜，你們已大獲全勝，十三太保連傷帶跑，少了五個，三法師也被毒物所傷，遭到生擒，三十六計走爲上策，現在，我們盡快的離開這裏才好，爲甚麼還要自投羅網，送上門去呢？」

「你是說，我們不堪一擊了？」田長青道：「難道常奇眞有三頭六臂不成？」

田長青似是被激出了火氣。

「我不知道你們的實力，」苗蘭道：「無法作一個正確的評估，但你們能一舉制住了神刀三太保，確屬不凡，以此推斷，對付其餘的八大太保，或有勝算，但眞正的高人是常奇，他沒有三頭六臂，但武功已到爐火純青的境界，最可怕的是邪法，他是眞的很邪門。」

「長青，你和常奇有甚麼難解仇恨？」花芳道：「一定要找他對決？」

「是，這一仗很難避免，我已經答應了小方助拳，」田長青道：「你們總不希望我言而無信吧！」

花芳皺起眉頭，道：「苗蘭，怎麼辦？」

田長青看出來了，兩個毒女對常奇是眞的畏懼，能使兩個役毒傷人、一向自負的女人，如此害怕，對常奇這個人，眞要重新估計了。

小方歎口氣，道：「兩位姑娘，不要太爲難，你們相處甚久，當然有些情義。」

苗蘭接道：「論情義，我們對田長青深逾十倍，我們聯手對付三法師，就是不願他把消息傳給常奇。我只談大法師具有三種本領，你們估算一下，能不能破解。」

「這才是最重要的事。」小方道：「兩位姑娘請說，在下洗耳恭聽。」

苗蘭道：「他能打出一種火蓮花，飛擊十餘丈，歷久不息，而且是一發十餘朵，追襲敵人。」

「這是藥物配合武功施展出的技藝呢？」田長青道：「還是一種邪術？」

「不知道啊！」苗蘭道：「說它是武功，應該不會自行在空中交叉擊敵，飛舞不息，說它是邪術，它又不是幻影，而且是見物就燃的眞火。」

田長青神情凝重的道：「還有呢？」

「第二種是飛劍。」苗蘭道：「長劍飛擲十丈外，取人首級。」

「那就沒有甚麼好怕了，擲劍傷人於十丈之內，算不得甚麼奇技。」小方道：「和飛鏢、飛鈸一樣的暗器手法，只是暗器大了一些，手勁要強一些……」

「當然不至如此，」花芳打斷了小方的話，接道：「那柄劍是活的，不會被兵刃擊落。」

「甚麼？」小方吃了一驚，道：「你說是飛劍？」

「也不是傳說中那樣的飛劍，白光一道，飛行千里，它只是一把鋒利的寶劍。」花芳道：「如影隨形，揮之不去，你不難擊中它，但你擊落它，它會再飛起來，這樣的飛劍，常奇能連擲三把，天下能夠同時對付三把飛劍的人，屈指可數了。」

「是用絲索控制，內力操縱的飛劍了，」小方道：「同時能用三把，果眞是功力驚人。」

「沒有操縱的絲索，」花芳道：「就是一把劍，在常奇的手中，也能夠飛起來傷人。」

小方呆住了，回頭看看田長青，道：「世上眞會有這種武功麼？」

「它根本不是武功，」苗蘭道：「常奇投劍出手之後，也不用再費神照顧它，一切對敵刺殺，都是劍的本身在活動。」

「有這種事？它算甚麼呢？」小方道：「眞不可思議，也很難叫人相信。」

「是邪術。」花芳道：「劍上畫滿符錄，據說那是經過法術祭煉的寶劍。」

「三法師左手食、中二指一抹長劍，」田長青道：「再吹一口氣，劍身能飛起一道白光傷敵，它只是一種無形的劍氣，但我感覺到它有着眞正刺傷人的威力。」

「這種無形劍氣是幻術，但也眞能傷人。」苗蘭道：「但如遇上武林高手，只要腰斬劍氣，它就威力大減，而且，不能持久，很快就化作烏有，可是大法師常奇的飛劍却不同，它是眞正的百鍊精鋼啊！」

「苗蘭，要如何才能應付它？」田長青有些緊張了，這似乎是超越了武功的範疇。

「我不知道，」苗蘭歎口氣道：「大法師常奇的可怕之處，就是他具有的多種技能，充滿着邪惡、妖異，超越了體能技藝的範圍。」

「還有第三種，又是甚麼驚人的武功呢？」小方問。

「是一種遁術，」花芳搶先接道：「他有八面小旗子，插在地上，只要人進入了它的範圍之內，就會生出一種幻覺，被困在幻覺中，我說幻覺的意思是你擔心甚麼，它就會出現甚麼。水、火、金、木都會因心念而生，我和苗蘭就是這樣被常奇收服的，不得不投入他的麾下，編入了十三太保。」

「十三太保是不是常奇手下最强的一批屬下？」田長青道：「除了十三太保之外，還有些甚麼高手？」

「就武功而言，十三太保是常奇手下的一級高手，」苗蘭道：「除了我和花芳之外，還有兩個善於運毒的人，用毒的手法還算高明，但不是很難對付，其餘的人，武功大約在伯、仲之間，你們能一舉對付三個神刀太保，應該有能力收拾他們。」

「三法師和二法師呢？」田長青道：「今夜之戰，他只露了一手劍氣幻術，好像還沒有完全發揮出來吧！」

「三法師已傷在花芳的吸血飛蝗毒口之下，人還在昏迷中，」苗蘭道：「不用算上他了，二法師一直坐鎭法壇，也未見他和人動過手，不知他有多少斤兩，最重要的是大法師常奇，究竟有多大能耐，令人無法測度，單以上述三種本領而言，就足以使人束手無策了。」

「世上眞有如此的怪事？」程小蝶道：「不知當年王守仁剿滅白蓮教，用的是甚麼方法……」

突然想到那位智者吳先生，不知是否有破解邪術的智慧。

「程姑娘，」田長青道：「似是言未盡意，怎麼突然不說了？」

程小蝶心中一驚，忖道：絕不能說出吳先生的事來，洩露了九龍玉珮的秘密。

心中盤算，口中說道：「白蓮教主徐鴻儒，邪術、法力想必不在大法師之下，但却被王守仁剿滅了，一定有一種對付妖法的辦法。」

田長青道：「對，聽說當年王守仁訓練了二百名專破白蓮教邪術的親兵，以黑狗血噴過之後，用烈酒和上棉花，投擲焚燒，唉，但不知是否眞的有效？」

「雄黃酒能消五毒，不可不備。」程小蝶說。

但見苗蘭、花芳臉色大變，但却忍下了沒有接口。

程小蝶突然省悟，苗蘭、花芳手中的毒物都可能畏懼雄黃藥酒，立刻住口不言。

田長青苦笑一下，道：「苗蘭、花芳，你們兩位不宜和常奇正面爲敵，不用參加這一場對決了。這件事完成之後，我會守信約，定和你們同往南荒，在那裏住一年。」

「唉，你如戰死了呢？」苗蘭道：「我知道你有極高的武功，但大法師常奇不是憑仗武功可以對付的人物。」

「對呀，找了你七、八年，却在這麼一個不堪的情景下找到了。」花芳道：「不管是甚麼樣的結果，我們總要盡力幫你，我和苗蘭同居南荒，也都是有一半漢人血統的苗女，我們承繼了兩個不同門派的掌門，雖然說不上是死敵，但也不怎麼友好。我承繼了苗女多情的性格，所以，對你念念不忘，苗蘭和我都不知道你騙去我們感情的目的，但知道你一定有目的。這趟中原之行，使我們經歷了中土人物的奸詐，我們雖能役施毒物，但自承機詐不如中原江湖人物，我們投入大法師手下之後，兩人情意漸投，結成姊妹，彼此傾心相談，才知道我們二人同被一個情郎所騙，我們準備花上十年時間找你，完成我們的兩個心願。」

田長青道：「可否告訴我是那兩個心願？」

苗蘭道：「第一個調和我和花芳兩個門戶的恩怨，使它合二爲一，至少，要和睦相處，不再有衝突事情發生。」

「好事情啊！」田長青道：「第二個呢？」

花芳笑一笑，道：「漢、苗混血的孩子，好像比較聰明，我們兩個人能在衆多的師兄、師妹中，突顯出來，接掌門戶，可資爲証，所以，我和苗蘭都想跟你生個孩子，讓他們異母同父，以血緣的情感，減少雙方的衝突，我和苗蘭雖已有和解之心，但數百年累積衝突因素，不能很快消失，擔心很難在我們手中眞正消除，和解如不眞誠，我們已死，且又成敵對之勢。」

程小蝶心中忖道：兩個小苗女竟有如此的宏大的心願，他們糾纏田大哥，似非只爲貪戀男女的歡愛了。

她雖未經人事，但已隱隱感覺到，田長青具有一種征服女人的特殊本領，包括了甜言蜜語的欺騙，及使女人雌服的一種奇能。

（未完・七）

上文提要：伊犁將軍告訴鐵山，皇上也中了孤鴻莎毒，需去解救皇上，另託一封手書交給皇上鐵山等人趕上京都，暫住冰簟門的慈隆寺見機行事，晚流香因此見到自己的師叔，亦算了結自己的一件心願。孫采蓉臨行前也順路去尋找為皇上解毒的草藥，然後在京都與鐵山滙合，鐵山為了順利地進宮，趁夜間與包蓮兒悄悄外出查探。熟悉路徑，作好一切入宮的準備……



俠義奇情連載故事／高皐·文　可飛·圖

羌笛怨

誅奸除患救帝王　完成使命還自我

玉瑪道：「小妹衝不開被點的穴道。」

包蓮兒道：「那不要緊，兩個時辰之後，你會恢復自由的。」

玉瑪長長一嘆道：「鐵大哥，你就這麼忍心的毀掉一個無辜的女人？」

鐵山心頭一懍，他自認易容之術頗為高明，想不到還是被玉瑪認了出來，也許問題出在包蓮兒劈死史南村的那一刀，因為鐵山曾經在新疆使過破山刀法。此刀法威力絕倫，只見過一次，就會使人畢生難忘，這就難怪玉瑪認出他們了。

不過玉瑪是在指責，她說鐵山毀掉一個女人，是難以令人接受的。

因此包蓮兒哼了一聲道：「玉瑪姑娘，我有點不解，你們比武招親的目的是甚麼，當眞為了替你找一個理想的丈夫？」

玉瑪道：「蓮姐，小妹比武招親之事天下皆知，除了選一個寄託終身的丈夫，還能有甚麼目的？」

包蓮兒道：「我却聽到另外一種傳說。」

玉瑪道：「不管蓮姐聽到甚麼傳說，總不能以捕風捉影的理由，推翻擂台招親的事實。蓮姐，咱們都是女人，你應該替小妹想想，大哥如果不要我，他固然會為江湖同道所不齒，小妹還能活得下去？」

包蓮兒聞言一呆，扭頭對鐵山道：「大哥，她說的不無道理，你看該怎麼辦？」

鐵山道：「道不同不相為謀，就算她是我的妻子，我也不能在床頭安置一個敵人。解開她的穴道咱們走吧！」

包蓮兒玉掌輕揮，震開了玉瑪的穴道，嬌軀一擰，逕與鐵山向他們寄宿之處馳去。

「大哥，她跟來了。」玉瑪的確跟來了，幾乎是亦步亦趨。

鐵山脚下一停，以不帶絲毫感情的語氣道：「玉瑪，我不想說難聽的話，你走吧！」

玉瑪雙目大張，向鐵山深深的一瞥道：「那是說我有失婦德，你又握有把柄了，說吧，不要讓我當個糊塗鬼。」

包蓮兒撇撇嘴道：「你自己的事應該比誰都明白，要咱們說不是多此一舉？」

玉瑪面色一正道：「鼓不打不响，話不說不明，你們既然握有証據，為甚麼不敢說出來？」

包蓮兒道：「好吧，你既然一定要咱們說，我只好實話實說了。」語音一頓，接道：「聽說塞外第一勇士忽罕，跟你的交情不錯。」

玉瑪道：「忽罕是我爹從小養大的，咱們親如兄妹，交情自然不錯了。」

包蓮兒道：「你與忽罕只是親如兄妹？有人說他已登堂入室，作為你玉瑪姑娘的入幕之賓了，莫非這只是空穴來風不成？」

玉瑪面色一沉，道：「証據呢？蓮姐，只憑幾句謠言，就要我萬劫不復了？」

包蓮兒道：「這個……」

玉瑪幽幽一嘆，道：「小妹雖是生長在邊塞，但也知道重視名節，守身如玉，如今，唉，為了幾句謠言，竟被人視為淫娃蕩婦，這世界太不公平了。」語音甫落，身形暴起，一閃之間，便已消失於黑夜之中了。

鐵山呆了一陣道：「蓮兒，我是不是錯了？」

包蓮兒道：「這不是咱們的錯，在當時的環境，以及都木塔的態度，使人對忽罕的傳說不得不信。」

鐵山道：「鐵某一生光明磊落，想不到竟然辜負一個婦人女子。」

包蓮兒道：「不要自責，大哥，咱們既然都在京師，以後還會碰面的，到時候給她一點補償就是。」

鐵山道：「看來也只好如此了。」

＊　＊　＊

是一個斜風細雨的傍晚，天津藥材店後進的大廳之中擺着三桌酒席。席上聚飲的除了鐵山等一行原班人馬，另有店東郭雨亭以及他的六大弟子。

所謂原班人馬，是鐵山一家及熊起鳳，自然也包括晚流香、孫采蓉主婢了。

孫采蓉是傍晚剛到，她敬了鐵山一杯酒，道：「對不起，鐵大俠，小妹順道去找了一趟家師，所以來晚了。」

鐵山道：「順道拜候令師是應該的，孫姑娘不必放在心上。」

孫采蓉道：「但也有點收穫，討來孤鴻莎的解藥了。」

鐵山精神一振道：「當眞麼？孫姑娘，看來咱們的辛苦不至於白費。」

晚流香道：「你先別高興，紫禁城內殿宇無數，戒備之嚴，連一隻鳥兒也不易飛入，要想見到皇上，可不是那麼容易。」

鐵山道：「這的確是一樁難題，最起碼咱們先要知道皇上在何處養病。」

孫采蓉回顧郭雨亭道：「大叔，你能不能提供一點意見？」

郭雨亭道：「皇上養病之處可能是養心殿，不過這只是老朽的猜忖，還要找人查問明白，才不致誤事。」

孫采蓉道：「大叔能夠找到查問的人麼？」

郭雨亭道：「老朽認識一個在御膳房供職的，此人名叫朱六安，是小徒朱朱的堂兄。」

孫采蓉道：「那就麻煩朱朱姑娘向她的堂兄打探一下，但不能引起朱六安的懷疑。」

郭雨亭道：「這個老朽知道，只是朱六安職司卑微，能不能達到咱們的要求，就很難說了。」

孫采蓉道：「大叔說的是。」

飯後，鐵山、包蓮兒、晚流香及孫采蓉在一起閒聊，鐵山向晚流香瞥了一眼道：「流香，你來這裡令師知道麼？」

晚流香道：「怎麼，你以為我是私奔？」

鐵山道：「令師叔不同意咱們的作為是奉令堂之命，我擔心你離開高公庵會破壞你們母女的感情。」

晚流香道：「家母及師叔不是反對咱們，只是怕咱們影响冰簟門不能重返中原。大哥，你說，單憑咱們幾個，能不能替冰簟門在中原爭得一席之地？」

鐵山道：「這個……」

晚流香櫻唇一噘道：「怎麼，你不肯？你可是冰簟門的女婿？」

鐵山道：「誰說我不肯了，我只是有兩點顧慮。」

晚流香道：「那兩點顧慮？你說。」

鐵山道：「一是咱們要救皇上，面對的是心懷叵測的權臣，其中關係可能錯綜複雜，一個弄得不好，四海雖大，咱們將難以找到容身之地。我更懷疑皇上中毒與羌笛怨有關，若眞如此，咱們成功的機會就少之又少了。」

晚流香道：「還有一點是甚麼？」

鐵山道：「咱們人數太少，力量過於單薄，一旦宣佈冰簟門重返中原，說不定會引來中原武林強烈的圍剿，以咱們現有的人手，實在不易應付。」

晚流香道：「你說的這兩點我都想到過，我認為第一點並不太難，咱們只要找到皇上養病之處，替他治好毒傷，無論權臣如何跋扈，環境如何複雜，只要皇上一出面，一切問題都可迎刃而解，至於第二點麼？就要看大哥你的了。」

鐵山道：「第二點要看我的？我不懂。」

晚流香道：「中原武林實力最雄厚的只有四大門派，其中錦衣門的少門主烏元一跟大哥頗有交情，自然不會對付咱們，其他三派在塞外鎩羽而歸，元氣還沒有恢復，若孫姑娘肯助咱們一臂之力，我相信沒有人能對咱們怎樣，不過孫姑娘願不願幫咱們，還得請大哥去情商。」

孫采蓉嬌靨一紅道：「少門主這麼說就太見外了，采蓉願供驅策。」

晚流香道：「多謝。」一頓接道：「孫姑娘擁有一批頗為可觀的實力，而且是毒尊的傳人，使毒之能天下無雙，連綠夫人也甘拜下風，有了她的協助，何患不能叱咤江湖。」

鐵山道：「也許你說得對，不過咱們還是要小心謹慎，謀定後動，才不致出大的差錯。」

以上的交談，是他們今後行動的準則，現在只等朱朱的消息，才能對行動作出決定。

三天之後，由孫采蓉陪着朱朱來見鐵山。

朱朱年方二九，是一位聰慧明媚的姑娘，孫采蓉替她引見鐵山道：「這

位就是鐵大俠，將你會見朱六安的情形向鐵大俠稟告。」

朱朱應了一聲，然後雙拳一抱道：「朱朱見過鐵大俠。」

鐵山道：「朱姑娘不必多禮，令兄怎麼說？」

朱朱道：「家兄說他不知道皇上現在何處，甚至不知道皇上中毒的事。不過目前養心殿戒備之嚴，當得是前所未見，養心門內外、東西暖閣、東寢宮、隨安室、無倦齋、梅塢等處，都有神機營重兵駐守，眞箇是三步一崗，五步一哨，縱然皇上眞在養心殿，要想接近他，只怕難如登天。」

孫采蓉道：「看來皇上在養心殿是不會錯了，鐵大俠，你看怎麼辦？」

鐵山沉吟半晌道：「孫姑娘，如果讓你救治皇上，你有幾分把握？」

孫采蓉道：「用孤鴻莎莖所配製的解藥，據家師說，除非已經斷了氣，否則必然可以藥到病除。」

鐵山道：「好，咱們就冒冒險吧！」

晚流香道：「這個險怎麼冒法，你先說說看。」

鐵山道：「這……」

晚流香面色一正道：「我知道大哥的意思，你是要不顧任何犧牲，硬把孫姑娘送進養心殿？」

鐵山嘆息一聲道：「是的，流香，咱們也許會有些傷亡，但只要皇上出面，任何問題都會迎刃而解的。」

晚流香道：「送孫姑娘的人呢？你必然已經有了腹案了。」

鐵山道：「送的人不必太多，由我帶着湘菱師兄妹就夠了。」

「不！」

這個不字可不是一個人喊的，包蓮兒、晚流香、孫采蓉，幾乎異口同聲，以尖銳、顫抖的音調喊出。

鐵山一怔道：「你們怎麼啦？我說的可是實情。」

包蓮兒哼了一聲道：「你不應該撇下我們，咱們是夫妻，鴛鴦同命，你死了我還能活嗎？」

鐵山道：「誰說我會死？憑我一身所學，你應該相信得過。」

晚流香道：「不要自欺欺人了，大哥，神機營人人一桿火槍，你該知道那玩藝兒不是血肉之軀能夠抵抗的，如果幾百桿火槍齊發，雄山也會被轟平。再說你想作殺身成仁的英雄，但不能看輕你的妻子。」

鐵山吁了一口氣道：「你們誤會了，蓮兒懷有身孕，不宜太過勞動，流香負有重建冰簞門的責任，自不能輕易涉險，所以我才作這樣的決定。」

孫采蓉道：「如果你堅持這項決定，我只能說一聲抱歉了。」

鐵山道：「這話怎麼說？」

孫采蓉道：「沒有甚麼，我只是不想救那甚麼皇帝。」

這下鐵山可就爲難了，兩位妻子的反對，他已經無力應付，如孫采蓉不想救皇上，這一切豈不全是空談？

於是他咳了一聲道：「肅清君側，消弭邊患，是爲千千萬萬百姓的生命着想，咱們有可能辦到而不辦，將成爲國家民族的罪人，三位妹子，希望你們能夠體諒。」

晚流香道：「咱們沒有反對，只是覺得你不讓咱們去是一項失策。」

鐵山道：「哦？」

晚流香道：「丈夫慷慨赴難，妻子貪生怕死，不管你此行能否成功，都會讓咱們姐妹背上一個有失婦德的惡名，這樣你不只是輕視你的妻子，而且陷咱們姐妹於不義，豈不是大爲失策！」

鐵山心頭一懍道：「好好，算我錯了，咱們一起去總該可以了吧？」

晚流香嫣然一笑道：「這還差不多。」

孫采蓉道：「鐵大俠，小妹有一件事，如鯁在喉，不吐不快。」

鐵山道：「孫姑娘請說。」

孫采蓉道：「大內之行，雖是極端危險，只要咱們妥爲規劃，不見得就不能成功。若當眞窒礙難行，咱們也要安全撤退，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此次縱然失敗，咱們還可以東山再起。」語音一頓，接着以無比冷肅的語氣道：「如果你逞一時之勇，喪失了自己的生命，我縱使見到了皇上，我不但不會救他，還會將他殺死然後自殺，鐵大哥，希望你記着我的話。」

她最後的幾句話，不但表情嚴肅，而且語氣堅定，鐵山固然爲之一呆，包、晚二人也大爲錯愕。

當然，她與鐵山之間，有着微妙的關係，當日在烏魯木齊的裸裎相見，就鑄下了這段情結。

只不過孫采蓉在收斂着，由於她是寡婦，有些自慚形穢。但却傾盡人力財力，對鐵山作毫無保留的付出，此次更不辭辛勞，萬里追隨，這爲的是甚麼？鐵山左右的人全都明白。

除了當初在烏魯木齊，她一直都在克制自己，當她瞭解鐵山不惜犧牲生命，要將她送到皇上身旁之後，她無法再封閉自己的感情了，不僅在稱呼上由鐵大俠變作鐵大哥，也以與皇上偕亡作强烈的表達。

在一陣沉默之後，晚流香爽朗的一笑道：「瞧你們，咱們還沒有到山窮水盡的絕境，幹嘛要掛起一張苦瓜臉？」

鐵山哈哈一笑道：「說得是，紫菀，去弄點酒菜來，咱們邊吃邊聊。」

朱朱道：「紫菀姐，我幫你去弄。」

紫菀道：「好的，咱們走。」

紫菀、朱朱很快就弄來酒菜，孫采蓉舉杯向鐵山道：「鐵大哥，小妹適才言語不檢，我向你道歉。」

鐵山笑笑道：「這沒有甚麼，孫姑娘不必放在心上。」

孫采蓉道：「鐵大哥準備何時入宮

救皇上？」

鐵山道：「救皇上自然越快越好，但咱們却無法克服重重障礙。」

孫采蓉道：「我倒有個笨主意，不知道可不可行。」

鐵山道：「不要緊，你說吧。」

孫采蓉道：「神機營火槍犀利不宜硬闖，咱們如果變作神機營的官兵呢，不就方便多了？」

晚流香道：「不錯，只要弄來幾套服裝，就可以蒙混過去，弄不到也無妨，咱們可以就地取材。」

孫采蓉道：「等着吧，郭大叔會弄妥的。」

鐵山道：「眞是太麻煩郭前輩了，但不知……」

他語意未完，驟然停了下來，因爲他聽到幾股衣袂破風之聲，正向他們這裡接近。

包蓮兒道：「大哥，是有警？」

鐵山道：「六個，還在十丈之外，采蓉妹子，如果使毒，能不能將來人一起留下？」

孫采蓉道：「能，如果來人是對方鷹犬，又是衝着咱們來的，只怕六人之後還有大批官兵。」

鐵山一嘆道：「那豈不是害了郭前輩了？」

孫采蓉道：「小妹只是分析事理，這批夜行人不見得是衝着咱們來的，就算當眞毀了天津藥材店也不要緊，本店原是小妹的產業。」

他們說話之間，夜行人已由屋面掠過。晚流香吁了一口氣道：「這六人之中，有兩名功力極高，大哥，咱們要不要跟去瞧瞧？」

鐵山道：「算了，咱們不必招惹不必要的麻煩。」

孫采蓉道：「近日京師形勢不變，表面上瞧不出甚麼，暗地裡却充滿了危機，也許跟史、任兩位御前侍衛的失踪有關，所以咱們千萬不能大意。」

鐵山道：「京師藏龍卧虎，的確不能大意，這樣吧，咱們入宮之事暫緩，請郭前輩密切注意形勢的發展再作打算。」

孫采蓉道：「好，待會我就轉告郭大叔。」

晚流香道：「既然這樣，咱們不妨先救一個人。」

鐵山道：「救誰？」

晚流香道：「伊犁將軍許飛卿，朝廷如果失去此人，胡騎可能會提早發難。」

鐵山道：「你說得不錯，可是新疆太遠，往返太費時間。」

晚流香道：「這個我知道，我的意思是派一個人送解藥前去。」

孫采蓉道：「這件事交給我，明天一早我就叫簫客石魚上路。」

* * *

大內失踪了兩名侍衛，但在大舉搜查不得要領之後，終於鬆懈下來了。

今天是月底，不但天色晦暗，還刮着不算太小的夜風。

三更天，萬籟俱寂，除了盈耳的風聲，就只聽到更鼓之聲了。

但也有熱鬧的地方，那就是養心殿以及附近的殿堂。

其實這一地區何止是熱鬧，簡直是哨卡林立，刁斗森嚴。這棟可能是當今最高統治者養病的殿宇，正瀰漫着一股凌厲的殺機。

在養心門的東北是遵義門，這裡也有哨卡及巡邏的兵勇，戒備應該不如養心門一帶之嚴。

此時四條人影捷如輕烟，一閃之間，便已越過門樓，隱身於門內的陰暗之處。

他們正是鐵山、包蓮兒、晚流香及孫采蓉。

包蓮兒向一箭之外的養心門瞧了一眼，道：「大哥，養心殿就在前面的門樓之後？」

鐵山道：「應該是的。」

包蓮兒道：「皇宮大內，竟然一點燈光也沒有，陰森森的，叫人瞧着就心中發毛。」

晚流香道：「皇上養病之處，怎會沒有燈光？此事有點蹊蹺，大哥，咱們要小心一點。」

鐵山道：「也許燈光被門樓遮住了吧，不過我覺得此地雖是萬籟俱寂，却隱藏着一股駭人的殺機，咱們的確應該提高警覺。」一頓接道：「前面廣場是咱們必經之路，由於缺少掩蔽，最易受到弩箭及火槍的攻擊，待會通過之時，咱們四散分開，並以極快的速度通過。」

在鐵山的手勢下他們倏地一分，以電光火石般的速度通過廣場，再翻越養心門，置身養心殿的台階之下。

此時他們又聚在一處，包蓮兒悄聲道：「大哥，情形有點不對，此地悄無人跡，殿內又一片黑暗，如果皇上在此處養病，怎麼會這般景象？」

鐵山輕輕一吁道：「這是一個陷阱，咱們已經被包圍了。」

包蓮兒凝神一聽，果然發現已被包圍。

孫采蓉道：「鐵大哥，咱們進養心殿。」

鐵山道：「不好，也許他們正要將咱們逼進殿裡。」

晚流香道：「咱們此時任何行動，都可能立即引發弩箭火槍的攻擊，但長留此地，亦非善策。」

包蓮兒道：「流香妹子，你說咱們應該怎麼辦？」

晚流香道：「我想由我往前衝，引發他們的火槍與弩箭，你們同時向右逃，只要越過右側的那道宮牆，脫困就容易了。」

鐵山道：「流香的辦法不錯，但不能讓你一人涉險，這樣吧，咱們一起向前衝，只要奔出十步，不管有沒有人向咱們攻擊，就立即轉向奔往右側

的宮墻。」語音一頓，長長一吁道：「宮廷之中頗有能者，咱們這次的任務是失敗了，但也不必灰心，只要留得有用之身，咱們可以再接再勵，好啦，咱們衝！」

語音甫落，他們像四頭夜鷹，由暗影中冲霄而起，奔出約莫十步，忽然騰身撲向右側宮牆。

他們此項策略運用得十分成功，待轉身奔出數丈，才聽到弦聲震耳，强弩劃空而過之聲，尤以百槍齊鳴，烟硝四飛，那等撕心裂魄的威勢，足可叫人魂膽皆亡。

他們逃出了第一道陷阱，並沒有當眞擺脫危機，此時整個紫禁城內人聲鼎沸，弩箭彈雨仍在滿空激射。

這是由於他們逃散了，皇宮大內殿宇無數，如果說它像迷魂陣絕不為過，他們這一四處逃竄，自然惹得烽烟處處，亂成一片了。

此時鐵山正隱匿於一處玉砌雕欄的穿堂之外，穿堂的前端是一幢宮殿，雖是混黑一片，悄無人跡，但他依然不敢大意。

待確定此處無人，正待長身而起之際，一股極度輕微的呻吟忽然傳入他的耳鼓。

「不好，有人受了傷。」這是呻吟入耳之後，鐵山第一個反應。

負傷之後藏於暗處，莫非是他同伴中的一個？

鐵山意念及此，心中大為焦急，彈身一躍而起，逕向呻吟之處撲去。

「啊，采蓉妹子，你怎麼了？」

孫采蓉倒卧在穿堂的外側，受傷似乎不輕，瞧到鐵山，她勉强泛起一絲笑容道：「我不要緊，不知是那一個缺德鬼，射了我一箭。」

她的右胸果然插着一枝羽箭，這是機簧發射的，勁力强大，入肉頗深，幸好射在右邊，不致傷及心臟。

「大哥，替我把箭拔出來，我百寶囊中有藥。」

「好的。」

他正待取藥施救，忽然傳來一陣脚步聲。

「妹子，咱們得先避一避。」

「可是，我不能動。」

鐵山一把抄起她的嬌軀，舉目向四週一瞧，不由眉峯一皺。

敢情除了前面的殿宇之外，別無藏身之處，但那宮殿是圍在一面高約兩丈的牆壁之內，這點高度雖然難不倒他，但牆內靜如死域，令人禍福難料。

孫采蓉幽幽道：「大哥，來人快要到了，不管是禍是福，咱們總得試試。」

鐵山道了一聲好，點足彈身，捷如巧燕，一閃之間便已越牆而入。

他剛剛雙脚着地，身前丈外之處忽然傳來一聲嘆息，道：「咱們君臣離死已經不遠，你們還要趕盡殺絕？」

鐵山聞言一怔，舉目向發聲之處打量，原來是一個依門而立、白髮蒼蒼的老人。

此人雖是老態龍鍾，說話有氣無力，但鐵山瞧得出他穿的是當朝王爺的服飾，可能是皇族中的要人。

而且他適才曾說咱們君臣離死已經不遠，莫非皇上被禁閉在這棟宮殿之內？

鐵山正在思忖之際，一股衣袂帶風之聲忽然飄入耳鼓，聲音只不過剛剛入耳，他已抱着孫采蓉躍避於陰暗之處了。

他沒有聽錯，果然是兩條人影越牆而入，由他們巧捷的身手猜忖，必然都是大內的高手。

這兩人身材中等，一個面白無鬚，另一個則滿腮短髭，他們全都身着便裝，瞧不出是何來歷。

此時面白無鬚的向依門而立的老者道：「王爺，奴才給你請安來了。」

給王爺請安，他却沒有按官場禮節，而是神色冷酷，態度傲慢，那裡像一個奴才。

王爺冷哼一聲，一語未發，就待轉身進殿。

短髭大漢叱喝一聲道：「站着，煦仁，我還有話要問你。」

鐵山聞言，心頭一震，敢情這位老王爺竟是當今皇上的叔叔煦親王，也是望重一時的宗人府的宗正，想不到竟然落得這般光景。那麼，短髭大漢居然直呼其名，此人必然也大有來頭了。

煦親王果然站着了，神情顯得激動已極。

「瑞堇，你知道你在作些甚麼？劫持皇上，罪無可逭，祖宗的家法也容你不得……」

瑞親王是皇上的弟弟，而且權傾當朝，顯赫無比，估不到這場宮廷遽變，竟是他在主謀。

他不許煦親王說下去，嘿嘿一聲冷笑道：「住口，我不是來聽你說教的。」

煦親王道：「那你是作甚麼來的？」

瑞堇道：「我問你，你站在這裡作甚麼？」

煦親王道：「怎麼，這樣也礙着你了？」

瑞堇道：「如果適才逃走刺客是你招來的，自然就礙着我了。」

煦親王先是一呆，然後哈哈一陣大笑道：「不錯，他們是我招來的，你沒有抓住他們，是嗎？老實告訴你吧，這幾位湖海奇俠，是專門來摘你的人頭的，你逃得過今日，絕對逃不過明天……」

瑞堇怒喝一聲道：「你找死……」

語音未落，已遙遙一掌拍出，煦親王悶哼一聲，被掌力震得翻身仆倒下去。

一掌震翻煦親王，瑞堇回頭對白面大漢道：「進去瞧瞧。」

白面大漢應了一聲，彈身一躍，去勢若箭，一晃之間便已撲入殿門。

這些鐵、孫二人全都看在眼裡，孫采蓉輕輕咳了一聲道：「大哥，制住瑞親王，快去！」

鐵山道：「可是你……」

孫采蓉道：「別管我，必要時我會使毒。」

鐵山也知道機不可失，只得將孫采蓉安置於較為隱蔽之處，一晃身逕向瑞親王撲去。

他這一撲之勢，當眞是迅捷無比，同時右臂急吐，五隻手指扣向瑞親王的肩井重穴。

嘶的一聲裂帛响過，他這十分快速的一記擒拿，只抓到一片衣衫，獵物竟在他指尖下逃出手去。

「好功夫，勿怪閣下敢於興風作浪了！」

鐵山說着話，手中絕不閒着，一片掌影向瑞親王全身罩去。

瑞親王功力不弱，這一掌他却未躲過，右肩着掌，身形在强力衝擊之下，一連退後幾步才勉强站住。

他取出一柄短劍，目射煞光，叱喝一聲道：「你是誰？居然敢向本王行兇！」

鐵山淡淡道：「在下麼，一介草民罷了，的確不該冒犯王爺，不過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你囚禁皇上，大逆不道，在下只好得罪你了。」

此時白面無鬚的大漢由殿內奔出，忽然發現鐵山，不禁神色一呆。

瑞親王大喝一聲道：「西寺，快殺死刺客！」

白面無鬚大漢名叫西寺，是瑞親王府的一級侍衛，他由腰際解下一柄軟劍，單臂一挺，軟劍便已伸得筆直，同時口中一聲怪叫，身形已然躍了起來。

鐵山一見此人的氣勢，就知道他功力不凡，急暗凝眞力，揮刀向對方迎去。

西寺躍起半空，以居高臨下之勢，全力下劈。當刀劍相觸的刹那，他忽然向下一沉，避過鐵山的龍角刀，長劍急吐，以電光火石的速度射向鐵山的前胸。

鐵山一向與敵人交手，從不輕視對方，此時身在險地，更提高了幾分戒心，但他絕未想到此人變換如此快速，出手又這般陰損。

鐵山雖是心頭一震，終能展開九九旋陀神功，在千鈞一髮之際，避開了這致命的一擊。

他在身形躍起的同時，也揮出了一刀。

這一刀可就巧得很，刀芒所及，竟然斬斷西寺的一雙小腿。

在一聲悽厲的慘嚎之後，這位王府一級侍衛眼看是活不成了。

其實此時也沒有人管他死活了，因為瑞親王一見大事不妙，竟然轉身就逃，只要讓他逃出牆外，不妙的就是鐵山了。

可惜他剛剛躍起，忽然悶哼一聲摔了下來，同時穴道也被制住，只好躺在地上翻白眼了。

瑞親王籌劃已久的陰謀，在接近完成階段，竟然發生可怕的變故，而且是栽在一個草澤賤民的身上，他怎會甘心？

現在他全身動彈不得，只能鼓其如簧之舌了。

「壯士，你何需這樣，我能叫你享盡榮華，子孫富貴萬代，只要你跟隨我，任何要求，都不會叫你失望的。」

榮華富貴是人生夢寐以求的，何况澤及子孫？

但鐵山只是冷冷的哼道：「在下與富貴無緣，王爺的好意只能心領了。」

「好，好，壯士，請你隨我叩見皇上，我還有事相求。」

接話的是煦親王，他適才被瑞親王一掌擊倒，經過一陣歇息，已經恢復過來。

鐵山雙拳一抱道：「草民鐵山見過王爺。」

煦親王道：「壯士不必多禮，咱們走。」

鐵山道：「等一等，王爺，草民想知道皇上的龍體是否欠安？」

煦親王一嘆道：「何止欠安，而是危在旦夕。」

鐵山道：「草民的朋友頗明醫理，多半能夠救治皇上，只是……」

煦親王道：「我明白，皇上蒙難，全城鼎沸，壯士的朋友縱有醫治皇上之能，他又怎能來到此處。」

鐵山道：「不，王爺，草民的朋友也在這裡，只是她被弩箭所傷，草民必先救她，她才能救治皇上。」

煦親王道：「那就事不宜遲，如果讓叛賊的爪牙找來就麻煩了。」

鐵山道：「王爺稍待，草民這就收拾一下。」

他先將那具屍體丟進假山後的草叢之中，再封着瑞親王的啞穴，將他放於殿內昏暗之處，這才扶着孫采蓉走向殿門。

煦親王見孫采蓉胸前插着一枝鋼羽，面色慘白，血染羅衣，不由一怔道：「令友似乎傷得很重。」

鐵山道：「是不輕，不過未中要害，不會礙事的。」

煦親王指着一個房間道：「這裡面有床榻，你們進去療傷吧！」

鐵山謝了一聲，將孫采蓉扶進房間，讓她躺在錦榻之上，道：「妹子，你還能支持麼？」

孫采蓉道：「大哥放心，我能支持的，豹皮囊中有藥，白色瓷瓶就是。」

鐵山道：「好，你忍耐着。」

他先封閉她傷處四週的穴道，然後拔出鋼羽，待要向傷處敷藥時，他竟然遲疑起來。

原來她的傷處在右胸，緊靠着一座賁起得像小山的所在，那是一個迷

人的蓓蕾，會使人產生難以解開的情結。鐵山自認將屆中年，不應陷入一波波情海浪潮之中，實在應該盡可能收斂自己，所以他不敢解開她的羅衣。

孫采蓉原是緊閉着雙眼的，及半晌不見鐵山有所行動，忍不住睜開了她的秀目。

現在她的雙眼又閉上了，却幽幽一嘆道：「大哥，小妹萬里追隨，你就這麼忍心？」

鐵山呆了一呆，然後長長一嘆道：「妹子，你綺年玉貌，前程似錦，咱們之間的差距太大了，何況我已有兩位妻子。」

孫采蓉道：「大哥，你這是言不由衷了，蓮姐姐是你的正室，咱們不談，就說香姐姐吧，她小姑獨處，貌美如花，不僅身負傲視羣倫的武功，更是一個門派的少門主，我拿甚麼跟她比？她都能降身以從，我算得了甚麼？大哥，不要把我看作淫娃蕩婦，我並不爭取甚麼。」

鐵山向她凝視半晌道：「妹子，你這是何苦？」

孫采蓉道：「也許這就是緣份吧，大哥。」

鐵山不再說甚麼了，因為皇上還待救治，晚流香又情況不明，此時此地實在不宜浪費時間。

於是，他解開了孫采蓉的胸衣。一股眩目的艷光，幾乎使他再度一呆，那巍巍顫顫、嬌柔柔的乳峯，更有令人意亂情迷的魅力。

當日在烏魯木齊，他曾經領略過這動人的春光，不過那時她身上披着一層輕紗，霧裡看花雖然別有一番情趣，畢竟不如此時的眞實。

鐵山不是常人，他雖是心頭有些激盪，仍能把持自己，匆匆敷藥包紮後立即轉過身去。

長長一吁，將激動的心情穩定下來，道：「妹子，你還好吧？」

「別擔心，大哥，咱們走。」

她整理好衣衫，跟着鐵山走到門外。

原來煦親王還候在門外，孫采蓉不由粉頰一紅，但她仍然從容的施了一禮道：「鐵門孫氏參見王爺。」

她這一表明身份，是向煦親王註了册，鐵山雖是心頭叫苦，却也未便否認。

煦親王道：「鐵夫人不必多禮，兩位跟我來。」

在一間陳設豪華的寢宮之內，他們見到了一名年約四旬、瘦骨如柴的病人，他就是當朝天子，大清皇朝的道光皇帝。

鐵山、孫采蓉參拜之後，煦親王才向皇帝稟明這雙夫婦冒險闖宮，是為了拯救皇上來的，現已擒下瑞堇，只待治好皇上的病毒，就可以臨朝聽政，蕩平叛逆了。

經皇上同意，孫采蓉立即開始診治。

道光皇帝的確是中了孤鴻莎的毒，孫采蓉對症下藥，再由鐵山以內力相助，自然會藥到病除了。

只是一個養尊處優的皇上，怎能忍受這等折磨，不管孫采蓉的治療如何神效，鐵山的內力如何高强，要想完全康復，還需要一段時日的調養。

不過他的精神倒是好了許多，目光向鐵山、孫采蓉打量一陣，道：「你是鐵山？」

鐵山道：「是的。」

「有沒有功名？」

「草民一介武夫，與功名無緣。」

「那不要緊，你救駕有功，朕應該對你有所補償。」

「只要皇上痌瘝在抱，澤及萬民，草民別無所求。」

道光帝雙目暴睜，向鐵山冷冷投下一瞥，道：「你救朕就只為了這個？」

鐵山道：「是的。」

道光帝道：「如果朕要你置身廟堂，封妻蔭子，既可為朕分憂，也可享受尊榮，你也不願？」

鐵山道：「草民願為皇上分憂，但無福享受富貴，皇上如果必欲賞賜，那就賞給伊犂將軍許飛卿吧！」

道光帝道：「是許飛卿派你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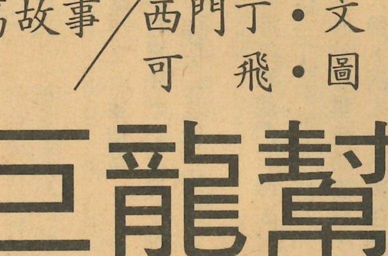
鐵山道：「草民與許將軍沒有主從關係，只是受到他的請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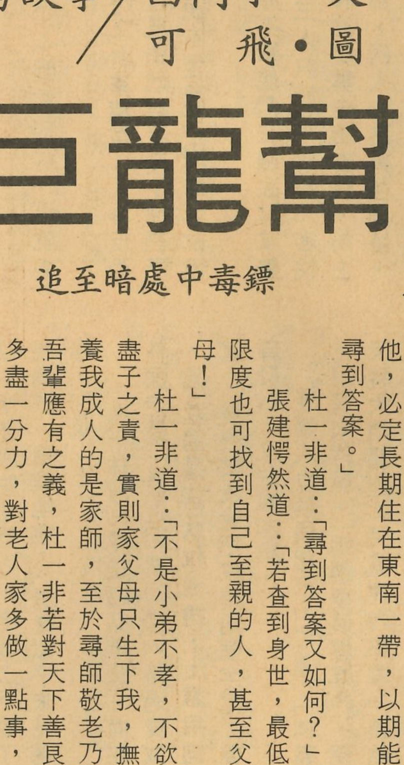
道光帝奮然道：「不，瑞堇成擒，賊黨可能還不知道，如果不就此一鼓蕩平餘孽，讓他們聞風逃散，豈不又留下無窮的後患，走，咱們去乾清宮。」

道光帝當機立斷，算得是一個英明的君主，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將絕大多數的叛亂者予以捕殺，使一場可能發生的大變迅速敉平，當然，最大的功臣自然是鐵山夫婦了。

但鐵山不願接受任何封賞，道光帝也不能强人所難，他唯一接受的只是一塊「如朕親臨」的御賜金牌而已。

（本文完）





上文提要：羅師佗為謝飛紅搭好江湖人事關係，將行義寨幫主醫好。杜一非陪謝飛紅到信陽，各自分手。杜一非往邙山參加凌展雲的約鬥，在鄭州住在白曉義家裡，和俠偷皇甫妙、湖中蛟胡端陽商議如何應付。杜、凌約鬥，起因誤會，經過劇鬥，杜一非反將凌展雲從崖下救起，劇鬥雖然停止，約鬥之期再推遲一年，就在此時，二人都遭到兇徒襲擊，捉着兇手，可惜他只說出蔣超品的名字，家住信陽，受人指使，就死去了……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巨龍幫

追至暗處中毒鏢　查出綫索遭滅口

杜一非哈哈一笑，道：「我便是我，杜一非就是杜一非，何須管他是那裡人氏？去年閩南之行回來，小弟已經想通了，人生於世，要做的事很多，實無須為此而煩惱！」

凌展雲苦笑道：「小弟亦十分佩服杜兄之洒脫，可惜我做不到，若我是他，必定長期住在東南一帶，以期能尋到答案。」

杜一非道：「尋到答案又如何？」

張建愕然道：「若查到身世，最低限度也可找到自己至親的人，甚至父母！」

杜一非道：「不是小弟不孝，不欲盡子之責，實則家父母只生下我，撫養我成人的是家師，至於尋師敬老乃吾輩應有之義，杜一非若對天下善良多盡一分力，對老人家多做一點事，與孝順父母何異？天下俗人只求孝順父母，保持一己之清譽，若對別人父母不善，此人可取麼？我雖未能盡子之責，却非不孝，若為天下父母多做點事，難道便不可取？」

白曉義嘆息道：「聽君一席話，勝讀萬卷書，想不到杜兄平日不多言，但一開腔便有一番超卓的見解，教人好生慚愧！」

張建亦赧然道：「至今小弟亦相信杜兄不是兇手了，杜兄胸襟眞教小弟欽服。」

杜一非心頭大喜，知道與張建之間的仇恨已化解了不少，料不到苦口婆心解釋，不生絲毫效果，簡之單之說出自己的看法，却帶來奇效，可眞算得無心插柳柳成蔭了。

皇甫妙輕聲道：「如此皇甫某便放心了。」

白曉義訝然問道：「皇甫兄放甚麼心？」

「若無他那幾句話，某在路上那裡吃得下飯，睡得着覺？」皇甫妙的話，白曉義雖然聽不明白，但凌展雲和張建等人均知道，不禁莞爾。

張建笑道：「有了你這句話，張某也才吃得下飯。」

談笑間，天色已黑，白家大公子及二公子也過來湊熱鬧，那席酒菜十分豐盛可口，吃得羣豪讚不絕口，杜一非和凌展雲吃喝得最多，幸好兩人都是海量，只有六七分醉。

白家客舍甚多，每人一間，一覺睡至次日，吃過早飯，杜一非便道：「白兄，咱們可要告辭了，他日路過再來打擾你。」

白曉義如何肯放他們走。「無論如何請諸位多住幾天。」

凌展雲道：「不是不領吾兄盛情，實乃因有急事待辦，不能躭擱。」

白曉義道：「連生死鬥都可改，遑論其他，再不行也得待吃過午飯再走！再者容小弟替諸位找幾匹長途健馬代步。」羣豪見他說得情眞，只好答應。

午飯又是十分豐盛，只是要趕路

，羣豪不敢多喝。白曉義着人牽馬，又悄悄塞了一封銀子給杜一非。「杜兄，這個給你路上花用，不成敬意，幸勿推辭！」杜一非身上之銀子已經花完，也不客氣，謝了一聲便收下了。

那幾匹馬果然十分神駿，羣豪看得十分滿意，又謝了一番方上鞍，白曉義一直送至十里亭外才揮手作別，羣豪別後，一直往南急馳。

＊　＊　＊

第四天中午，杜一非等五人便已到達信陽城了，由於路上沒洗過澡，五個人一進城，第一件事便是投店洗澡，晚飯時，五人邊吃邊商討調查的事。

皇甫妙道：「這還不簡單，此事包在我身上，明早一定有答案。」

張建忍不住問道：「你別說得太輕鬆，你有何妙法？」

胡端陽道：「這個我倒相信他，因為他認得城內的乞丐頭子。」

「哦，原來皇甫兄跟丐幫還有關係。」

皇甫妙道：「你弄錯了，丐幫在此沒有分舵，此地乞丐頭頭是獨立門戶的，外號『獨眼惡丐』！他在信陽城土生土長，手下有百多個人，要查個人不會太困難，吃飽飯某便去找他。」

凌展雲道：「這種人皇甫兄不要引他到客棧。」

皇甫妙心頭不悅，但嘴上仍客客氣氣地道：「凌大俠放心，某清楚得很。」當下衆人吃飽之後，匆匆會賬返回客棧，只有皇甫妙走另一條路。

過了一個時辰，皇甫妙才回客棧，杜一非問道：「可有蔣超品的消息？」

皇甫妙得意洋洋地道：「我早說過，此事包在我身上，已查到蔣超品家就在城內西區的小石頭巷內，嗯，是在最後一棟房子，不久之前方修葺過，很易認！咱們明天早上便來一個……」

他話未說畢，杜一非已截口道：「不，咱們今夜便去，有些事，相差一步便有天淵之別。」凌展雲在房外聽見，亦大表贊成。

胡端陽道：「既然如此，這就去吧。」

杜一非道：「此事簡單，人多反而不好，我與杜兄去已經足矣！你們早點歇息吧，說不定明天尚要三位出力。」

凌展雲亦不欲他們三個去打草驚蛇，胡端陽三人只好乖乖留在客棧內。杜一非和凌展雲走出客棧，街上行人尚不太稀，兩人一路奔往西城，至那裡，見一小販正在收攤，凌展雲問道：「老丈，借問一句，小石頭巷在那裡？」

那老頭伸手向前一指，「吶，那不就是？那巷的路都是用碎石了鋪砌的，十分易認。」

凌展雲謝了一聲，與杜一非先後進巷，這是條死胡同，只有十多戶人家，屋舍均甚陳舊。凌展雲低聲道：「杜兄，稍候小弟拍門進內查問，請你在外面監視。」

杜一非不反對，未幾已至盡頭，只見左首那棟磚房子，門板油漆尚新，屋瓦也有許多是新添的，估計即是蔣超品家，當下杜一非輕輕躍上屋頂，凌展雲即伸手拍門。

半晌，裡面有個老婦人的聲音，問道：「誰呀？」

「大嬸請開門，在下是超品的好朋友，他託我捎家用給您！」

話剛說畢，大門便拉開，果然是位六十多歲的老婦人，老婦上下看了他幾眼，喃喃地道：「老身似乎未見過你，你是……」

「在下林河，認識超品年餘，向在外面走動，最近因要回鄉，路過貴城，因此超品請我代他捎……家用回家。」凌展雲故意把家用兩個字壓低聲音發出，又左顧右盼。

老婦人也緊張起來，忙道：「林義士請進來再說。」她讓凌展雲進內，便又將大門關起，只見廳內點着一盞油燈，一位少婦正在餵奶給嬰兒吃。

凌展雲乾咳一聲，問道：「這位便是大嫂吧？」

少婦點點頭讓開坐位，老婦人道：「快去弄一壺茶來，別餵奶了。」回頭又道：「早幾天老身老是心驚肉跳，還道那孩子出了甚麼事，如今你來了，一顆心才安定下來，嗯，義士與小兒在何處分手？」

「三天前在鄭州分手的。」

「仙鄉在何處？」

凌展雲心中正琢磨該如何探其口風，嘴上却胡謅道：「在下是鄭州人氏，向在鄭州做事，年前蔣兄到鄭州時認識的，承他不棄，視作好友。」

「啊，那是他去年夏天跟胡松光侄子一齊去鄭州的了。如此說來，你也該認識胡松光。」

凌展雲反應頗快，答道：「在下是在一家成衣店內當二掌櫃，當時蔣兄來購成衣，是帶了幾位朋友，只是他沒介紹，我也不知道那一位是胡松光，嗯，他長得甚麼樣子？是蔣兄的知己？」

「他倆自小便相識，宛如親兄弟，又因身材有點相像，很多不知情的，還以為他是兄弟哩，唉，老身那有這般福氣，人家胡家侄兒多會賺錢，犬子喜歡賭錢，賺來的都花出去。」

凌展雲將一錠五兩重的元寶放在桌子，再推至老婦人面前。「我也覺得奇怪，前早他還跑到店內向我挪了兩兩銀子，不想他幾日之後，不但還了債，還能騰出五兩銀子給家用！嗯，不知他幹的是甚麼生意？」

老婦人臉色一黯，道：「他那來的本領做生意？不外是替人跑跑腿，辦些葱頭蒜皮的事罷了。」

「若依大嬸這樣說，他幾日之內豈

能賺到這許多銀子，有一次我問他，他絕口不談，那時候家父病重，急須用錢，是以懇請蔣兄提携，他却說：「俺做的事，不適合你做，而且若非形勢所迫，俺也不想做，只是如今已身不由己，啊，眞乃奇怪，若是做沒本錢的生意，還是趁早收手的好，一來家內上有老母，下有嬌妻幼子，實不宜去冒險，日後見到他，必再勸他。」

那少婦拿了茶出來，道：「義士不必勸他了，我都勸不聽，何況是你，賤妾也不望他會發達，只要家中有飯吃就於願已足，但他不聽，雖然錢賺得多，但還不是大部分都輸掉，何必……」

凌展雲喝了一口熱茶，續問：「那麼他到底幹的是甚麼生意？」

少婦嘆了一口氣，道：「咱們也不清楚，但相信那是須用生命去賺取的，他很多時在夢中都會說些奇怪的話。」

凌展雲急再問：「他說了些甚麼奇怪的話？」

少婦看了他一眼，稍為猶疑才道：「有時他在夢中喊：『幫主，我不想再幹了！』，有時又說：『幫主他是個好人，可否不殺？』，『幫主俺寧願回家，也不殺人了，你放我回去吧……我甚麼也不會說。』」

凌展雲暗暗點頭，將每一句話記在心中，再問：「大嫂可知他說的幫主，到底是甚麼人？」

少婦搖頭道：「賤妾曾經問過，他厲聲罵我，說女人不可知道太多的事，否則有害無益。」

老婦人道：「咱們的確不太清楚，不過義士若想知道可去問胡家侄子。」

凌展雲脫口問道：「胡松光也回來了麼，他家在何處？在下明日下午才起程，明早空着，反正無事幹，也想結識結識他。」

老婦人道：「他就住在木匠巷，聽說最近回來了，走了沒有就不知道，犬子的活計也是他介紹的。」

凌展雲當下長身道：「夜深了，在下也得回去了，嗯，未知胡松光兄家內還有甚麼人？」

這次老婦尚未開腔，那少婦已搶着道：「您到他家一看不就知道了麼？咱們也不太清楚。」凌展雲見她倆轉了口風，不敢多問，連忙告辭離開。

杜一非見他出來，大門關上，才自屋頂躍下來，低聲道：「四周未有人來過，你調查得如何？」凌展雲邊走邊將經過告訴杜一非，杜一非道：「事不宜遲，咱們這就去木匠巷胡家查一查！咦，只是木匠巷在何處，咱們可不知道。」

凌展雲笑道：「這還不容易，隨便問一問就是！」可是街頭上此際已無行人，兩人走了好一段路，才來至一家小飯館前，見掌櫃正欲關門，當下連忙上前問路。

那掌櫃道：「木匠巷好像在南城區，你們到那裡再問一問。」當下兩人連忙折向南行，到了南城區，又找了好一陣才找到木匠巷，一看那條巷子竟然有三四十戶人家，不知門牌，如何查問？

凌展雲自覺失策，乃自告奮勇地道：「相信胡松光既然自小在此長大，隨便問一家也會知道。」當下上前拍開一扇門，一問之下才知道胡松光家就在斜對面。當下杜一非又躍上屋頂，凌展雲才上前拍門。

凌展雲拍了好一陣門，才見有個四十多歲的男人開門，本來臉上掛着笑容，但一見到凌展雲便惡狠狠地問道：「找甚麼人，三更半夜的……」

凌展雲堆下笑臉問道：「請問此處可是胡松光家？」

「是又怎樣？你是誰？」那漢子充滿敵意。

凌展雲重施故技，道：「在下是他的朋友，有事來找他，請問他在家麼？」

那漢子口風甚緊：「閣下找他甚麼事？」

凌展雲聽他的口吻，似是江湖人，乃改口吻道：「這位大哥，大概是胡兄的兄弟了，小弟姓林，是胡兄之朋友，去年在鄭州向胡兄借了一筆錢，最近手頭寬裕，又知胡兄回家，恰值小弟路過寶城，因此順便來還債！只因趕着明早起程，是以三更半夜，不揣冒昧登門，請大哥着胡兄出來一見！」

那漢子一聽他這樣說，臉上表情登時變了，忙哈腰道：「原來是舍弟之好友，適才言詞多有得罪，寬恕寬恕！啊，你瞧我……林兄請進內再說。」

當下凌展雲隨他進內，只見廳內佈置頗為清雅，無論面積、氣氛及傢具都遠勝蔣超品家，看來此人若是與蔣超品同路，其人之職位必在蔣超品之上！

那漢子果是胡松光之大哥胡松齡，他往內喊道：「菊清，快弄一壺酒來，灶房內還有沒有吃的？」

一位女僕應聲匆匆而出，凌展雲忙道：「胡兄不必客氣，在下剛用過飯不久，還是請令弟出來，待在下還了債，也好上路！」

胡松齡道：「林兄何須急於一時？且坐一會兒！」他連連催菊清又煮點心，凌展雲估計胡松光必不在家裡，胡松齡再問：「不知林兄住在何處？」

凌展雲記得適才在路上經過一家小客棧，乃隨口告之。「在下頭一次到信陽，也不知那家較乾淨，左右都是個歇脚，隨便湊合湊合。」

「林兄與舍弟是同在一起的？」

「不是，小弟在鄭州成衣店，當二掌櫃，去年相識，承他不棄，視之為兄弟……說起來在下還不知道令弟是做甚麼生意的。」

胡松齡臉色登時一變，冷冷地道

：「他既然不告知你，你又何必多問！」

凌展雲心頭一動，故意用打探的口吻問道：「難道你知道？規矩上是父母妻兒也不得洩露，胡兄敢將一切告知你？」

胡松齡臉色再一變，堆下笑容道：「放心，舍弟不敢犯規，老實說我也是同路人，只是舍弟屬於外線的！」

凌展雲裝出恍然之態，道：「原來如此，差點大水沖倒龍王廟，我也是外線的！」

胡松齡喜道：「那才眞是兄弟！難怪舍弟回來時，不曾提及你，嗯，他在前天已經離開了，聽說幫主有密令給他！」

又是幫主，凌展雲恨不得立即追問他誰是幫主，却仍有所顧忌，當下沉吟不語，胡松齡問道：「林兄有何心事？既是同路人，因何不說個痛快！」

「唉，小弟爲幫主幹了幾年，至於仍未得重用，想起來實在窩囊，你看令弟，後來居上了！」

胡松齡嘆息道：「這何止你心中不快，在下何嘗不是？只是聽說幫主在現階段，提拔下屬，除了視他是否忠誠之外，尚以武功高低作標準，在下知道之後，也只能自嘆學藝不精！」

凌展雲心頭一動，不動聲息，又長嘆一聲，道：「還有一點教人感到窩囊的，乃在下爲幫主幹了快三年，至今連幫主的臉也未見過！」

胡松齡得意洋洋地道：「這在下便比你好多了，我見過一次，不過那也是沾舍弟之光的。」

凌展雲裝出一副羨慕之色，急急問道：「幫主到底長得甚麼樣子？」

「他臉上戴着人皮面具，五官作不得準，但聲音宏亮，身材高大威武，極有一幫之主之氣勢！」

凌展雲知道再不能從他口中探到甚麼，突然出手，一指封住其痳穴，胡松齡失聲叫道：「林兄你……」

凌展雲迅速走到其身後，一掌放在他天靈蓋上，冷冷地道：「你乖乖答我幾句話？那幫主到底姓甚名甚，他是甚麼幫的幫主，敢有一句謊言，在下掌力輕輕一吐，閣下當知會如何？」

就在此刻，背後傳來那女僕的一道驚呼聲，緊接着，屋頂上亦響起杜一非的尖嘯聲！

凌展雲料杜一非遇到强敵，不知他是否能夠應付，當下改封胡松齡的暈穴，標前兩步，躍落在天井中，隨即拔空而起，人在半空，已將長劍抽握手中！

他脚尖落在屋簷上，猛吸一口氣，再借力躍起丈餘，居高臨下，但見一道人影急速地往南射去，離此約八九丈，當下亦向南追去。

剛兩個起落，前面那人影一回頭，果然是杜一非，他見到凌展雲，愕然道：「凌兄不必追來，小弟發嘯只是通知你要追敵踪，囑你小心！」

凌展雲微微一怔，住步道：「如此杜兄請小心，若有事求救，請發一長一短嘯聲！」當下轉身奔向胡家，當他躍落天井時，見廳內燈滅，一片漆黑，心頭立即一沉，將內力提注於雙臂，緩緩走上廳。

廳內傢具似未被移動過，連胡松齡亦仍挺坐在椅上，但凌展雲未敢放心，伸手到胡松齡鼻端一摸，已無呼吸！

凌展雲知道有人在自己離開時，偷偷潛進來，殺死了胡松齡，不由暗暗悔恨，他輕吸一口氣，貼在一根柱後，凝神靜聽，不聞有其他呼吸聲，保証附近無人，是以摸出火摺子來，將之點燃！

火光一起，只見菊清仍站立在天井灶房門口，一動不能動，他估計菊清亦已遭不測，否則該有呼吸聲！

目光一掠，又見夾道裡的兩扇房門洞開，凌展雲標前，先看左首房內，床上躺着兩個孩子，走進去一摸，却是被人以重手法震斃心脈的！

凌展雲見凶手對待孩子手段亦這般殘忍，怒火升起三千丈，當下再轉至右首那邊，只見房門是被人以內力震開的，門後倒着一位中年婦人，腦袋碎裂，紅白兩物流了一地！

一陣風吹過來，火舌閃爍，猛一抬頭，原來窗子洞開，估計凶手由此逃逸！凌展雲立即吹熄火，自窗口跳了出去！外面是一條寬只容一人側身而過的夾道，夾道的出口便是木匠巷。

凌展雲再度躍起屋頂，擧目四望，目光所及，一片漆黑，那裡還有凶手踪跡！不但不見凶手，連杜一非亦不知去了何處！凌展雲略一沉吟，展開身法，向南馳去！

他眼看四方，再觀八方，心中仍泛上一個念頭來：「胡松齡一家是否那幫主殺的！縱不是他，亦是他手下殺人滅口！」由此可見，那的確是個罪惡的組織！

眨眼間，已至南城門，那信陽城城垣的矮，晚上只有兩名老弱殘兵在看守城門，凌展雲考慮了一下，轉身向客棧方向跑去。

他一口氣跑回客棧，胡端陽剛自茅厠回來，在走廊上見到他，即問：「凌大俠回來了？小杜呢？怎地不見與你一起回來？」

凌展雲心頭一沉，脫口問道：「他還未回來？」

皇甫妙在房內聽到，開門道：「凌大俠說得好笑，你們不是一齊去調查那個蔣超品的麼？」凌展雲遂進房將經過告訴他們。

胡端陽脫口呼道：「不好，說不定小杜遇到强敵，咱們快去找一找！」

張建不以爲然地道：「咱們連他的去向也不知道，如何個找法？待咱們離開時，他又回來……」

凌展雲截口道：「咱們留個字在房

內，然後分頭找尋，不管如何，天亮之前，返回客棧碰頭！」胡端陽及皇甫妙皆言善。

四人出了客棧，皇甫妙忽道：「不好，那斯殺了胡松齡一家，說不定如今又去蔣超品家肆虐！」

凌展雲一顆心登時提起，急道：「在下與張兄趕去蔣超品家看看，兩位四處找找！」當下不顧暴露身份，就在屋頂上跳躍奔馳。

眨眼間，兩人又來至西城區之小石子巷，凌展雲老馬識途，直奔蔣超品家，只見大門緊閉，又沒有天井，不能跳進去，一顆心才稍爲放下。不料張建却在左首那裡道：「凌弟，窗子開着！」

凌展雲急馳而去，道：「張兄在外面看守，待小弟進去！」他先將眞氣佈滿全身，然後跳進去，裡面是間寢室，凌展雲貼墻站了一下，亮起火摺子，但見床前倒着一名少婦，床上倒着一個小兒，正是蔣超品之妻兒！

凌展雲再到另一間寢室，蔣母死在床上，死態十分安詳，不問便知是在夢中被人戳中死穴而死的！凌展雲雙脚突然顫動起來，良久方跳出外面！

張建問道：「凌弟，裡面情況如何？」

凌展雲雙眼直勾勾地望着前方，半晌方自喉底吐出兩個字來：「死了！」夜風雖大，却吹不散他心中之陰霾！我雖不殺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一夜之間，八條人命，壓得凌展雲心頭如鉛重，幾乎連兩脚也抬不動！

張建關懷地問道：「凌弟，你沒事吧？」

凌展雲猛吸一口氣，道：「走！」

張建再問：「去那裡？」

凌展雲咬牙切齒地道：「把那個涼血的畜生找出來，將他碎屍萬段！」

＊　＊　＊

杜一非在屋頂上等了好一陣，未聞下面有聲响，只隱隱約約聽到有人聲，正在不耐間，忽見木匠巷有條人影躍上屋頂，一見到杜一非，脫手便拋出兩把飛刀，隨即又躍下去！

那兩把飛刀根本奈何不了杜一非，他却警嘯一聲，通知屋內的凌展雲，同時向前標去，他居高臨下，見一道人影向南掠去，窮追不捨，就在此刻，凌展雲不知就裡，飛上屋頂，杜一非說出自己的意思，繼續狂追。

忽然那道人影由一條小巷竄了入去，杜一非先躍落大街，再躍上小巷的屋頂，低頭望去，巷內空無一人，那還有踪跡？杜一非心頭一動，忖道：「莫非此人就是住在此處的？」

他藝高膽大，抽出寶刀，躍落巷中，慢慢搜索。這小巷共有四五十尺，兩頭相通，只是杜一非不相信，對方的速度這般快，在那瞬息之間，便能穿過小巷！可是整條小巷的門窗全部關得死死的，除非他拍門逐戶搜索，否則根本無能爲力！

這刹那，杜一非心中驀地翻上一個念頭：「不好，這也許是對方的調虎離山之計！」心念未了，杜一非已急不及待地躍起，恨不得立即飛回胡家！不料他脚尖剛沾及屋簷，突聞一陣破空之聲大作，幸好他寶刀一直握在手中，這當兒想也不想，立即飛起，護住前身，同時雙脚微一用力，倒飛落地！

「噹噹」幾聲响，手中寶刀一緊，幾件暗器被他磕飛，他落地之後，再度躍起！

這番不敢大意，先把寶刀舞得風雨不透。脚尖站實，抬頭一望，剛才那道人影正由巷口躍下大街，杜一非連番遭戲弄，無不火起三千丈，輕喝道：「那裡逃！」展開身法急追，兩個起落，亦已躍落街中！

深夜，長街寂靜，只有一個黑影向城中掠去，杜一非心想這正是去胡松光家之方向，更不放過！出乎杜一非意料的是那斯輕功居然十分不賴，杜一非幾經努力，方將距離縮短一丈！

前面又至另一條大街，那漢子一轉而進，杜一非幾乎與他先後拐過去。但見那人飛躍進一棟院子。杜一非藝高膽大，亦一越而入。

圍墻之內是座花園，假山亭閣橫置，却不見那漢子的踪影。杜一非向一座假山慢慢走過去，但山後無人，他來不及細看此是甚麼地方，又向小亭走去。

猛一抬頭，忽見一道人影飛上一座小樓，依稀便是自己追失的人，當下毫不思索，兩個起落，竄至小樓下，雙脚一頓，拔空而起，左手在欄桿上輕輕一按，人已輕巧地落在迴廊上！

這迴廊其實亦如陽台，每間後門均可通迴廊，但樓梯在裡面，是以那人若非自樓後跳去，便是進入房中！

杜一非迅速地走了一匝，每房後門均緊閉，但小樓之另一邊幾乎貼着圍墻，自迴廊上跳越圍墻，實在輕而易擧，是以杜一非不禁猶豫起來。

他本想返回胡家，但回心一想，凌展雲不是別人，他盡可應付一切變化，是以又決定繼續追查，乃輕吸一口氣，點塵不驚地飛越圍墻！圍墻外是條夾道，短而畢直，杜一非前後看了一眼，轉身往後方奔去。

但見遠處屋頂上有個人影晃動，杜一非大喜，提氣奔前，再躍上屋頂，又見那人向下躍去。杜一非追至那裡，原來又是另一條小巷！這次他吸取教訓，舞刀躍下。

「叮叮噹噹」一陣聲响，寶刀磕飛七八件暗器，又見那漢子向巷口奔去，杜一非脫口喝道：「往那裡跑！」他剛提步，忽聞背後有風聲，喊了聲不妙，猛一擰腰，後肩一痳，知道着了

道兒，目光一掠，只見一堵圍牆上，有個鍋蓋般大小的破洞，暗器便是由那裡射出來，從肩上發麻的感覺判斷，不幸他中的竟是一枝毒鏢！

杜一非在這剎那如陷冰窖，這是他出道以來，最凶險的遭遇，幸而他雖然天生洒脫，却十分冷靜，深知不能再躭擱下去，是以立即躍上屋頂逃逸！

剛才逃離巷口那漢子，得到同伴的通知，轉身反追杜一非，暗算杜一非的是個蒙面漢，他追得急，距杜一非只有三四丈遠。

杜一非當然知道中了毒鏢，跑得越快，毒氣攻心亦同樣更快，可是形勢又迫他非逃離魔掌不可，否則同樣只有一條死路！

這些事寫來雖慢，實則疾如白馬過隙，一閃即逝。杜一非幾個起落，又來至剛才那條畢直的夾道，心頭一動，翻身躍上圍墻，再一蹬，又飛上院子裡那座小樓的迴廊。

杜一非背後那股痲木感越來越强烈，再不停下來，肯定會毒氣攻心，是以不顧一切，繞到對着庭院那邊，突然伸手向一扇房門推去！

說時遲，那時快，房門突然打開，杜一非那一掌幾乎打到粉頭的臉上，但聞輕啊一聲，杜一非右掌一縮，身子却閃了進去，後脚輕輕將門踢上，左手寶刀架在那粉頭脖子上，輕喝道：「別張聲，否則殺了你！」

不料那粉頭居然甚是鎮定，低聲道：「你大概是被人追得急吧？先躲到床後去！」言畢竟然輕輕將刀撥開！

與此同時，外面忽傳來一陣衣袂聲，杜一非不及細思，借着後窗上映進來的微光，閃到床後去，那粉頭則掀帳，鑽進了被窩。

衣袂聲及步履聲，來而復去。但聞外面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怎樣？」另一人不答，忽又聞屋頂上有輕微之極的踏瓦之聲，杜一非知道來者匿在屋頂上等候自己現身，心頭大急，可是毒氣已漸漸迫近心房，他咬咬牙，伸手封住了胸前幾個大穴，稍阻毒氣攻心。

俄頃，上面仍然不聞有走動聲，杜一非急如熱鍋上之螞蟻！就在此刻，窗外突傳來兩道衣袂聲，料那兩人久候未見有動靜，不耐煩到別處搜索了。

杜一非咬一咬牙，緩緩自床後走了出去，忽然眼前一黑，「咕咚」一聲，已暈死在地上，床上之粉頭聞聲，連忙跳下床去。此際，紗窗上已隱隱露出曙光！

* * *

凌展雲和張建在天亮之前返回客棧，只見皇甫妙及胡端陽已先他們回來，四人見面時互相問道：「找到沒有？」各又同時搖頭。

皇甫妙一向嬉皮笑臉，此刻却如同孝子，哭喪着臉道：「小杜辦事一向十分有分寸，他知道朋友會牽掛他的安全，一般情況必會先回來說一聲，除非……」

胡端陽急忙截口道：「你那張破咀，少給我說些霉氣的話，能奈何得了小杜的，天下間數不出幾個人來！」

皇甫妙瞪了他一眼，冷冷地道：「所謂明槍易躲，暗箭難防……」

胡端陽又截口道：「依你這樣看法，小杜已遭暗算了？簡直是放狗屁！」

皇甫妙怒道：「你才放屁！你說，若非有意外，小杜因何至今尚不回來？」

凌展雲不耐煩地道：「你倆不要吵咀，如今最重要的是速速找到貴友杜一非！」

胡端陽喟然道：「誰不知道？但去那裡找？何況咱們根本不知道他是如何失踪的！」

凌展雲恐他倆誤會，連忙把經過仔細述了一遍。「他向南城區跑去，但後來凌某跑了一遍，找不到他！兩位是否懷疑凌某？」皇甫妙及胡端陽連忙否認。凌展雲臉色稍霽，又道：「皇甫兄不是認識此地之乞丐頭子麼？想乞丐到處均去，消息最靈，可否……」

他話未說畢，皇甫妙已急不及待地出房，人離開之後，聲音方傳來：「你們且先吃早飯等我！」

* * *

皇甫妙很快便回來，道：「敝友答應盡他們之力協助調查小杜的下落，不過不敢保証！」

凌展雲道：「只要他們肯盡力，一定會有消息！」胡端陽塞了兩個肉包子給皇甫妙，皇甫妙接過便往嘴巴裡塞。

張建問道：「咱們是否在此等候『獨眼惡丐』的消息？」

皇甫妙嚥下包子方道：「不，咱們也得行動，不能守株待兔！何況我已交代惡丐，若有消息，寫個字條留在櫃台！信陽城不大，咱們四個人分四個方向去調查，雖在深夜，一定有人見到小杜和那個漢子的身影，再循此追查，應可得知眞相！」衆皆稱善。

當下四人分開調查，由於凌展雲昨夜去過南城區，仍由他負責那方，他見到行人便詢問，但無人得知行踪，最後索性每街每巷拍門查問，得到的是一頓白眼和三個字：不知道！

他凌展雲縱橫東南沿海，罕遇敵手，但做這種事却是頭一遭，弄了半天毫無進展，已經意興闌珊，吃過午飯，隨便走至城門口問問看守城門的老兵，因不得要領便返回客棧。

不料張建比他更早回去，苦笑道：「愚兄實不會做這種事，如今只有把希望寄託在皇甫妙和胡端陽身上了！」但等到晚飯時刻，皇甫妙和胡端陽亦是垂頭喪氣回來，最後他們只能把希望寄託在「獨眼惡丐」的身上！

胡端陽不理皇甫妙累不累，剛吃飽飯便着他去探取消息，可惜皇甫妙

帶回來的，還是失望！

* * *

杜一非悠悠醒來時，見自己睡在一張雕漆大床上，鼻端嗅到一股淡淡的香氣，這分明是女子的閨房，他慢慢支起上身，後背依然痲痛，這才醒起自己因中了毒鏢而暈倒，心頭一跳，忖道：「莫非我仍在那座小樓之中！」

心念未了，忽聞一個輕捷的步履聲傳來，杜一非掀開帳子，只見一位丫頭模樣的姑娘，手上捧着一個食盤走了過來：「啊，大爺你醒啦？」

杜一非乾咳一聲，問道：「姐姐請問此處是甚麼地方？」

那丫頭抿嘴一笑：「奴婢讓大爺喊老啦！這是我家小姐的閨房！大爺，你已一日一夜未吃過東西啦！」

「我自己來！」杜一非坐起了身，再問：「原來是你小姐救了在下的，敢問你小姐貴姓芳名，日後也有個報答！」

「我家小姐施恩不忘報，因此嚴令奴婢不許多言！」

那丫頭端了一碗稀飯，再挾了些肉類醬瓜，用勺子舀了一勺。「大爺請張開嘴來！」杜一非欲伸手去接，丫頭又道：「慢，大爺，你身上之毒尚未拔清，最好不要亂動，再讓毒氣上升，小姐說她也無能爲力了！」

杜一非又吃了一驚，暗道：「難怪肩上仍有痲庳之感。」當下問道：「請問還須多久方能拔清毒素？」

「快則三天，慢則五天，包你完好如初！」

「要三天才能拔清毒素？」杜一非幾乎被米湯哽着。「沒有辦法快一點麼？」

「小姐說她不是療毒大夫，只是身上帶了點解毒藥，不能對症下藥，因此要多服幾帖。」

杜一非道：「那我寧願每日多服幾帖，希望能盡快恢復功力了！」

丫頭掩口笑道：「大爺昨日服了三帖，瀉得滿床均是污穢，要是再多服幾帖，那還得了！」

杜一非悄悄掀起一角被子，只見自己已換了一條袴子，饒得他素來洒脫，此刻也不禁羞紅了臉，丫頭笑嘻嘻地道：「大爺不必緊張，不是婢子替你換的袴子！」

杜一非脫口問道：「那是誰換的？」

「請你猜。」丫頭道：「你是聰明人，理應猜得到！喂，快張開嘴，稀飯早已涼啦！」

杜一非只好張開嘴巴，心中忖道：「不是她，自然是她小姐！未知她是甚麼人？」心中對那位小姐又是感激又充滿了好奇，恨不得立即與她會面。

貶眼間，一大碗稀飯已吃得乾乾凈凈，杜一非問道：「你小姐在何處，請她出來相見，好讓在下當面謝她！」

「小姐連芳名都不願意告訴你，又怎會與你相見？」丫頭替他拉好被子。「稍後婢子再拿葯來給你喝！」言畢收拾好匆匆離開，忽又回房道：「大爺，婢子忘記告訴你一件事，你千萬不能離開此房半步，否則讓老爺夫人發現，不但污了我家小姐清譽，還要讓她受罰，你於心何忍！」

杜一非呆呆地躺在床上，他很想把前夜發生的事整理一下，但却沒法集中精神。過了頓飯工夫，丫頭又進來，這次捧了一碗黑乎乎的葯湯。「大爺還是張開嘴巴！」

杜一非像傻瓜一般，把嘴巴張開，丫頭投了一顆葯丸進其嘴巴，道：「咬碎嚥下去！」杜一非依言服下藥丸，再將藥湯喝光。

「姐姐叫甚麼名字，尚請賜告，也好稱呼！」

那丫頭大眼珠一溜，笑道：「婢子荷香，俗氣得很，大爺莫見笑！嗯，床後有馬桶……至午飯前，無人會進來騷擾你！」

過了一陣，杜一非但覺腹中一陣絞痛，想起荷香的話，忙不迭跑到床後，撤出來的東西有異平常，說明藥能排毒！

至晚飯後，荷香忽然又跑進來，道：「大爺，我家小姐要來看你！」言畢把房內的燈吹熄，再引一位蒙着紗巾的女子進來。那女子伸出春葱似的手指來，荷香道：「還不把手伸出來，我家小姐再替你把脈！」

杜一非依言伸出手來，嘴上却道：「多謝小姐大恩大德，救了杜某一命，在下沒齒難忘，尚盼姑娘告以姓名，日後也好相報！」

那女子一聲不吭，五指沿着杜一非的手臂摸上去，杜一非甚是奇怪，心想那有這般診症的！倏地那女子駢起雙指，猛地向杜一非腰上的暈穴戳過去！

他手臂本就垂於腰側，事出突然距離又近，那裡還閃避得開？但覺眼前一黑，便不省人事。

荷香問道：「小姐，如今怎辦？」小姐道：「快去僱一輛馬車來，依計行事！」

* * *

但杜一非有了感覺後，只覺得自己似躺在雲端，搖搖晃晃的，耳際又聞「的的得得」的响聲，半晌方知道自己躺在一輛有篷的馬車上！

他一骨碌地坐了起來，自身上滚下一大包東西來，伸手一撈，拿到鼻端嗅之，却是一包草藥！隨手塞進懷內。

只見前面坐着一位車把式，乃問道：「閣下是誰？準備載在下去何處？」

那車把式道：「有個丫頭僱老漢載你去城內漫遊，客官，您準備去何處？」

天還黑着，去何處漫遊？杜一非只好着他送到客棧。俄頃，已至客棧

外，杜一非下來要付車資，車把式道：「回客官，車資那小丫頭已付過了。」

杜一非乃問：「大叔可知那是誰家的丫頭？」

「她沒說，咱又未見過她，怎知道？」

「那您是在何處接在下的？」

「是那丫頭帶着一位男僕，揹着您到車行的，剛好咱還在行內，有錢賺呀，那管得那麼多！」

杜一非不得要領，只好走進客棧，小二已坐在櫃後打盹，見到杜一非驚喜地道：「客官您回來啦？你那幾位朋友可找得苦啦！他們也剛回房不久！」杜一非連忙快步走過去，尚未到房口，皇甫妙已把門拉開。

杜一非微微一笑，道：「累你乾急一場了！」

皇甫妙道：「何止乾急一場？咱們幾乎爲你跑斷了腿！」說着，凌展雲他們也都開門而出，七嘴八舌地問情況。

杜一非臉上仍掛着笑意，「諸位且到在下房內再慢慢說！」他進房往床上一坐，懷內忽有東西跳動了一下，這才醒起那包藥，伸手入懷，摸了出來，只見上面寫着幾個字：「一碗六煉剩八分，飯後飲」幾個字，字跡娟秀，分明出自女子之手。

杜一非把藥包拆開，裡面還有一張處方，另有幾個大字：須再服三帖，早晚各一帖。胡端陽問道：「這是甚麼東西？」杜一非這才將經過說了一遍。

凌展雲道：「如此說來，杜兄是不知那兩個蒙面人的身份了！」

杜一非道：「何止不知道偷襲者的身份，連救小弟的是那位豪門千金小姐也不知道，誠乃遺憾！」

皇甫妙笑嘻嘻地道：「那千金小姐對你還似乎有情有義哩？」杜一非瞪了他一眼，皇甫妙仍續道：「不是麼？你看她不但贈藥贈藥方，還寫得那麼仔細！」

張建道：「千金小姐是誰，她是否有情，可稍慢再研究，最重要的是把殺死胡氏及蔣氏兩家的凶手挖出來！」

胡端陽道：「這兩撥人必然是同一路人，且很可能是蔣超品的同黨，因恐秘密外洩，是以殺人滅口！」

凌展雲續道：「他們爲何這般神秘？因何要暗殺我與杜一非？那又是一個怎麼樣的組織？」

皇甫妙道：「那還用問，肯定是個爲非作歹的組織！至於其他兩個問題，請恕某不敢亂說，恐招來是非。」

胡端陽罵道：「簡直放屁，你不敢說，等咱來說！俺認爲一定是小杜跟凌兄曾在無意中破壞過他們的好事，是以他們要報仇，至於那是個甚麼組織……嗯，雖然如今言之過早，但肯定他們意欲獨霸江湖！」

「放屁！你有何証據？」

胡端陽還想再爭，杜一非已忍不住道：「你倆請少說話，多用腦袋！」頓又道：「凌兄，如今小弟腦海一片空白，根本理不出頭緒來，但隱隱覺得這當中可能牽涉到一宗武林的大陰謀，是以不能等閑視之，也請四位以後行動務必小心，萬不能有一絲粗心大意！當然也可以撒手不管！」

胡端陽呱呱叫道：「小杜，你是看不起咱們，認定咱都是貪生怕死之輩？」

皇甫妙道：「小杜只是提醒咱們小心，以及害怕負起重責，你連這個也聽不出來，枉稱是小杜的好友？」

凌展雲心中暗暗奇怪：「杜一非沉默寡言，言必有理，絕不廢話，爲何有這樣兩位朋友？」他見杜一非精神委靡，遂道：「咱們明早再商量吧，到時再請皇甫兄的朋友幫忙查一查，也許能知道那富家小姐的來歷。今夜早點睡吧，讓杜兄好好休息一下。」當下各人回來，杜一非因體內尚有毒，運功將毒質聚於一處。

次日一早，胡端陽便把藥拿去給小二煎煉，又親自去買藥，然後衆人方一齊去吃早飯。杜一非舉目不見皇甫妙，乃問道：「皇甫妙呢？」

「他去找『獨眼惡丐』，稍候便來。」胡端陽話尚未說畢，已見皇甫妙帶着一位衣衫襤褸，但洗得十分乾淨，一目已眇的高大中年乞丐進來，衆人估計此人必是「獨眼惡丐」，經介紹果然是他。

當下衆人重新入座，杜一非又着小二拿了些飽點來，「獨眼惡丐」盧不富便問道：「杜兄弟，你且將那女子家內的情景描述一下！」

杜一非依言把那院子及小樓內的情況仔細描述了一遍，盧不富沉吟良久，杜一非忙道：「受人點滴之恩，當以湧泉相報，乃爲人應有之義，不過此事並非最急切，嗯，盧兄在信陽土生土長，對信陽之一切必然瞭如指掌，請問本地可有甚麼大幫會？」

盧不富桀桀怪笑，他吃東西惡形惡相，聲音却甚是宏亮，有如銅鐘。「信陽附近若有甚麼大幫會，焉還有我盧某人立足之地？」他把包子嚥下，又喝了一口麵湯，然後續道：「正因爲如此，是以某亦十分奇怪！」

杜一非續問：「再問一句，最近信陽可有甚麼異動？」

「除了發生兩宗滅門慘劇之外，亦未有其他跡象，看來某該退出江湖了！」盧不富言畢又一陣大笑，然後又塞了一個包子到嘴裡，他一口一個包子，吃相不佳，但衆人又覺得他有一股粗豪之氣。

杜一非心想若連盧不富也毫無所知的，欲偵破眞相可就難若登天，是以用眼色徵詢凌展雲之意思。

凌展雲沉吟了一下，方問：「請問盧兄，信陽城內有甚麼高手？」

（未完·四）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魔鬼的門徒

狗皇帝一命歸西　陳閣老小兒登基

上文提要：反清復明的組織集中人力在首都百珍齋會合，專等一項重要的情報，原來朱明二老約了雍正的近身小太監阿貴來此報信，有關狗皇帝的立儲問題，臥底阿貴果然精明能幹，探得傳位詔書存在乾清宮的正大光明匾後，又弄到一張空白的御用詔書，已蓋好玉璽，只要摹擬雍正的字跡寫上去就可，旋乾轉坤的大事就成功。於是大家緊急會議，組織入宮人手，如何行刺雍正……

馬少坤道：「銀子在紫禁城內，咱們該上路了。」

阿其那望着神武門內的紫禁城，神情顯得有些兒激動，沒再言語，跟塞思黑互換一道眼神，領着大家沿山邊行去。不久停在一棵槐樹下，塞思黑道：「大明朝的崇禎皇帝，當年就是在這棵大樹上吊死的。」

獨行秀士牛人俊催促道：「這個老夫早有耳聞，快說秘道到底在何處？」

阿其那先不答話，爬上山坡，在大槐樹後亂草堆中一陣找尋，不久便找到一個洞穴，道：「在這裡，崇禎皇帝就是從這一條秘道逃出皇宮的。」

點燃火把，塞思黑、阿其那毫不猶豫，當先跨步而入。

牛人俊、馬少坤、張三元就緊跟在他們昆仲的身後。

其餘的人一個接一個，依次魚貫而行。

秘道內濕氣很重，霉臭之氣四溢，令人入鼻欲嘔。

老鼠很多，大大小小的鼠輩不計其數，簡直是老鼠的天下。

空間倒挺寬敞的，足可容一人直立而行。

先是拾級而下，約有四五十個台階，深入地下三四丈，再直行百十丈遠後，又拾級而上，出口處怪石嶙峋，又有叢樹雜草，位置頗爲隱蔽難尋。

眼前的景色却美不勝收，蒼松翠柏，小橋流水，亭台樓閣，雕樑畫棟，一草一木似乎都經過精心設計，小徑上舖滿了光滑發亮的漢白玉。

直看得羣俠眼花撩亂，如入瓊樓玉宇。

小三子雙眼發直的道：「到了？」

八阿哥阿其那道：「到了！」

馬少坤道：「這是什麼地方？」

九阿哥塞思黑道：「御花園。」

阿三讚不絕口的道：「啊！好美好美的御花園，簡直是世上的福地，人間的天堂。」

一語甫畢，先頭的十幾人已出得洞口，站在一座假山的附近，忽見一個園丁打扮，蓬頭垢面的人，一跛一跛的迎面行來。

想躲已經來不及，大家都緊張起來，牛人俊抓住了劍柄，馬少坤握住了魔刀。

却不料，那園丁突然噗通！一聲跪了下來，慌張失措的道：「皇上萬歲！萬萬歲！娘娘千歲！」

那來的皇上？

那來的娘娘？

先頭十幾人中連一個母的也沒有。

何況全部穿着太監的衣服。

顯而易見，這園丁是個瘋子。

而且，八阿哥阿其那、九阿哥塞思黑，以及張勇很快就辨認出來，這位瘋子園丁乃是以前的征西大將軍，康熙皇帝心目中的帝位繼承人——十

四阿哥。

阿其那吃驚不小，力持鎮靜的道：「你認識我？」

十四阿哥畢恭畢敬的道：「當然認識。」

「我是誰？」

「皇上！」

「這一位呢？」阿其那指着塞思黑。

「皇上！」

這是什麼話，天無二日，國無二君，怎會跑出兩個皇上來，十足的瘋言瘋語。

阿其那既不願暴露自己的身份，又不想浪費時間，假戲眞做的客串起皇上來，道了一聲：「平身。」

「謝萬歲！」十四阿哥一骨碌爬起來。

「你可以去歇着了。」

「是，陛下！」

「是，娘娘！」

十四阿哥眞的把八阿哥阿其那當作了皇上，把別人當成了皇后，瘋瘋癲癲的，跌跌撞撞的，走進不遠處的一個小亭子，坐在石椅上，靠着柱子，不多一會工夫便鼾聲大作，睡着了。

康熙老皇的本意，原是要將萬里江山傳給十四阿哥的，詎料四阿哥胤禎居心叵測，用盡了各種陰謀詭計，在隆科多、年羹堯、鐵老虎、阿爾巴德等人的裡應外合之下，硬生生的將帝位從他的手中搶走。

皇帝當不成，竟淪爲園丁，變成瘋子，還連累了多少無辜的人，冤死了多少無辜的生命。

時耶？命耶？運耶？

馬家、張家就深受其害，尤其是將軍張勇曾身歷其境，與十四阿哥共事多年，眼見他落魄至此，更是痛徹心扉，自然而然的將憤怒的箭頭指向了四阿哥胤禎。

遣走了十四阿哥，塞思黑、阿其那互望一眼，兀自向御花園門口行去。

阿坤道：「喂，你們兩個臭要飯的，金銀財寶究竟藏在何處？」

塞思黑道：「後宮。」

「後宮那裡？」

「不遠。」

「打算帶多少人去？」

「多多益善。」

「給你們四個人好了。」

阿其那瞪着一雙乞憐的眸光，哀求道：「希望太上幫主好人做到底，最好全部都去。」

塞思黑也在一旁敲邊鼓：「人多可以幫忙搬銀子。」

小三子粗聲大氣的道：「笨蛋，其他的人還要把風，掠陣，這是紫禁城，又不是城隍廟，你們他媽的不想活，本少爺要命哩。」

牛人俊接口道：「還必須派人把守秘道，看守那個瘋子，沒有退路咱們誰也活不成。」

這話言之成理，兄弟倆這才無話可說，由三俠天橋一條蟲牛人豪領着三名弟兄，陪着阿其那、塞思黑步出御花園，往宮內走去。

八阿哥、九阿哥一走，呂四娘、白冰冰等人方才放心大膽的離開秘道，來到花園裡。

另外，從花叢中又冒出一個人來。

是年羹堯的第三子，小太監阿貴。

石敬三看得一呆，道：「阿貴，你怎麼也來了？」

阿貴東瞧瞧、西瞧瞧，見無外人，才壓低了聲音道：「適才從御花園門外經過，見你們在此，故而偷偷的溜了進來，能夠在此與諸位見面，眞是太高興了，看來雍正的氣數已盡，今夜就要他上西天。」

年貴深居大內，連絡甚是不便，全盤計劃他並不瞭解，牛人俊以最簡潔的言詞，說了一個大概，最後將一包事先準備好的春藥交給他，道：「這是一包春藥，可以設法放在雍正的茶內，待他慾火上升時，阿芳與白姑娘便會有機可乘，接近到他身邊去。」

直聽得阿貴頻頻頷首稱善，連說：「好計，好計，的確是一條絕妙好計，除了利用女色外，眞還想不出一個接近他的更好的方法來。」

馬少坤道：「胤禎那個狗皇帝此刻在什麼地方？」

阿貴道：「養心殿的御書房。」

「幹嘛？」

「批閱奏摺。」

「身邊可有人保護？」

「有四名尖頂尖高手。」

「殿外的情形怎樣？」

「佈滿了崗哨。」

「禁軍統領阿爾巴德不在養心殿？」

「他在別處，跟萬里長、赫隆納在一起。」

小三子驚得臉色大變，道：「噢，這兩隻老狐狸也在皇宮大內？」

阿貴道：「聽說是爲了躲避逍遙王鐵老虎和馬少俠的追殺，也是爲了保護皇上而奉旨入宮的，目前紫禁城的警衛較前加强了許多，他們三個人經常四處巡查，絲毫也不放鬆。」

王友之憂心如焚的道：「如此說來，咱們的行動必會處處受制，步步維艱。」

阿貴望着大家身上的太監衣着，笑容滿面的道：「各位設想週到，單憑身上的這一身衣服便可通行無阻。」

馬少坤的想法不同：「不見得吧，我們都是冒牌貨，又是生面孔，很容易被人看出破綻來。」

阿貴道：「沒有關係，太后那邊剛剛新來了一批太監，倘若有人問起，就說是奉了太后懿旨，出來四處走走，藉以瞭解一下環境。」

呂四娘微蹙着柳眉道：「我們女流該當如何？」

白冰冰也焦急的追問：「可有應付的良策？」

阿貴年事雖輕，爲人却頗世故，經驗老到，笑嘻嘻的道：「妳們更好辦，有足够的本錢，可以騙過那些盤查的太監。」

七姑娘牛人明沒聽懂他的言外之意，問說：「我們那來足够的本錢？」

年貴一臉莊重的道：「這些傢伙雖是閹人，不能辦事，心還是挺花，眼還是挺色的，只要撒撒嬌，獻獻媚，大不了給他們揩揩油、吃吃豆腐，過過乾癮，就可以隨處走動。」

婢女小青咕噥道：「有人查問我們的身份來歷怎麼回答？」

阿貴道：「就說是皇后身邊的人好啦。」

小三子道：「剛才的那兩個渾球，一個是八阿哥阿其那，一個是九阿哥塞思黑，說是要來尋找金銀財寶的，依你看，會不會對咱們的行動構成妨礙？」

年貴想了想，道：「應該有利無弊。」

馬少坤一怔神，道：「何以見得？」

阿貴的理由很充足：「不管他們兄弟倆的目的何在，一旦發生事故，無疑會轉移大內高手的注意力，咱們的行動自然會更方便一些。」

日月會長牛人俊取出紫禁城的草圖來，道：「阿貴，乾清宮、養心殿等處的關係位置，我們大家都已有一個概略的印象，最好再指點一下，免得發生錯誤。」

阿貴領着大夥，行到御花園的門口，比手劃脚的道：「前面這一道高牆之內是坤寧宮，過去是交泰殿，再過去便是乾清宮，雍正的詔書就放在宮內『正大光明』匾額的後方。」

張勇看看草圖道：「養心殿在乾清宮的右前方對不對？」

年貴道：「沒錯，是在右側，前面，距離並不很遠。」

阿芳、白冰冰是宮女的身份，又冒充皇后身邊的人，對崇慶皇后的居處很關心，同聲問道：「皇后住在那一宮？」

小太監阿貴不厭其煩的道：「養心殿的右後方，依次是太極殿、體元殿、長春宮，皇后就住在長春宮，太后則住在慈寧宮。」

一連串的宮啊殿的，聽得小三子腦子發脹，叫苦連天的道：「好了，別再宮啊殿啦，反正咱們又不去找皇后、皇太后這兩個老女人，管她們住那裡，趕快給狗皇帝服藥最重要，再晚了鑽進被窩裡就白忙啦。」

石敬三亦有此同感，立道：「阿貴，時間寶貴，事不宜遲，你是該回去下藥了。」

阿貴頷首稱是，兜頭一揖而別，牛人俊馬上作了一番調度，命阿芳呂四娘、白冰冰、牛人明、小青、小蘭等女俠在此待命，留下一部份人看守秘道與十四哥，親率其他的人分批分次的往乾清宮行去。

* * *

月明如洗。

夜涼似水。

阿坤、小三子、牛人俊、張勇這一夥人却感覺不到絲毫的涼意，胸中的熱血在沸騰，情緒也顯得有些兒緊張，額頭居然滲出了汗水。

坤寧宮過去了。

交泰殿過去了。

很快便順利的來到乾清宮。

宮內燈火通明，那塊「正大光明」的匾額在外面就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

也看到宮內有數名太監在寸步不離的守護着。

宮外的守護更嚴密，除四角各有一人站崗外，還另有數人不停的來回踱着。

飛鳥不渡！

蚊蚋不入！

想要溜進去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小三子皺着眉頭道：「媽的，看來不殺人是不行了，非用魔刀不可。」

阿坤却大搖其頭道：「不能用魔刀。」

小三子楞了一下，道：「爲什麼不能用魔刀？」

馬少坤道：「魔刀威力無邊，殺這幾個狗東西易如反掌，問題是必然會驚動別處的大內高手，甚至養心殿內的胤禎，屆時不僅詔書無法掉包，可能還會引發一場惡戰。」

牛人俊沉聲道：「少俠之言極是，詔書必須在極端秘密的情形下，神不知鬼不覺的完成掉包，只要走漏了消息半點，便會功虧一簣，全功盡棄。」

張三元唉聲歎氣的道：「難啊，不能用魔刀就難辦了，咱們又不會隱身法，遁地術，進不了乾清宮。」

阿坤的腦袋瓜子最靈光，一雙眸子骨碌碌的打了兩個轉兒，便計上心來，道：「有了，咱家有辦法。」

張勇一怔，道：「小少爺有何妙計？」

馬少坤道：「用詐術，把他們騙離乾清宮。」

石敬三道：「是怎樣的詐術，可否請小友說清楚一點？」

馬少坤招招手，把張勇、小三子、牛人俊、石敬三、王友之等人召集在一起，頭抵着頭，嘰哩咕嚕的說了一陣悄悄話，聽得大夥莫不笑逐顏開，連聲稱：「讚！」

非但讚不絕口，復將身上的銀子銀票全部掏出來，交給無敵公子馬少坤。

好多，銀子包了一大包，銀票裝滿了阿坤的口袋，與小三子跨步走進乾清宮。

* * *

不是向太監行賄。

亦未直奔宮門口。

而是停在乾清宮前廣場的一個角落上，玩起賭博的遊戲來。

賭博的方法很簡單，在地上畫了一個一尺見方的圓圈，五尺之外再畫上一條直線，賭徒站在線外，用銀子往圓圈內投擲。

投在圈內，賭徒可得三倍的賠償。

投在圈外，則銀子被莊家沒收。

說幹就幹，賭戲馬上開鑼。

馬少坤扮莊家。

張三元扮賭徒。

毫無疑問，做賭徒的人勝面要大得多，小三子亮出一塊銀子來，抖手一擲，輕而易舉的落在圈圈內，故意大聲嚷道：「贏啦，贏啦，這銀子太好賺啦，隨隨便便的一投，白花花的銀子便滾滾而來。」

阿坤如數照賠，小三子再賭再贏，說話的聲音更大，神態也更得意：「媽的，眞是運氣來時城牆也擋不住，想不贏也不行，今天非要好好的撈一票，贏得你脫褲子不可。」

馬少坤也嚷嚷道：「你娘，有本事你就儘量贏，咱家的銀子銀票多得很，保証可以壓死你。」

賭得與高采烈。

說得天花亂墜。

不是賭徒也會怦然心動。

何況太監深居大內，又閹掉了「那話兒」，壓根兒就沒有樂趣可言，賭博一直是他們唯一的消遣，哥兒倆才賭了三把便引來兩名太監。

高個子的太監道：「你們是從那兒來的？」

小三子道：「慈寧宮，老太后那邊。」

矮個子的太監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二人一眼，道：「兩位好像很面生啊。」

阿坤苦笑道：「我們剛剛才拔掉『芽』，新來的。」

高個子太監道：「哦，難怪不認識。」

矮個子太監死釘着阿坤面前的銀子道：「不在慈寧宮玩，幹嘛要跑到乾清宮來？」

馬少坤裝出一副呆呆傻傻的模樣來，道：「不瞞兩位大哥，慈寧宮的老太監比猴子還精，不論做莊做脚，都鬥不過他們，輸得要命，差點要脫褲子，所以想換一個地方。」

高個子太監心道：「哼，乾清宮又豈是好惹的，準叫你光着屁股走。」

表面上則不動聲色，道：「怎麼玩啊？」

小三子搶着答道：「簡單的要死，只要將銀子丟進那個圈圈裡，莊家就賠三倍。」

矮個子太監道：「丟不進去又怎樣？」

阿坤傻呼呼的笑說：「對不起，算莊家贏，銀子沒收。」

高個子太監冷笑道：「只怕你沒有這個福氣，贏不了。」

掏出一錠十兩重的銀子來，稍微瞄了一下，輕輕鬆鬆的擲出去。

當然不會失手，落在圈圈裡。

阿坤亦未食言，賠了他三十兩。

矮個子太監見錢眼開，也馬上投入賭局。

二人屢戰屢勝屢贏。

阿坤屢戰屢敗屢輸。

有銀子好贏，自然而然的又吸引來好幾名太監。

馬少坤扮演起聖誕老人來，每一個人都有收穫。

很快的，一包銀子便見了底，剩下一塊包袱皮。

阿坤面不改色的喳呼道：「來啊，再投呀，再擲呀，別發呆呀。」

小三子幫腔道：「是嘛，八百年難得遇上一個這樣的呆頭鵝，不贏白不贏，不騙白不騙。」

高個子太監道：「已經沒有銀子了還賭個鬼，難道眞的要脫褲子？」

矮個子太監道：「咱們都是難兄難弟，褲子裡面可沒有貨色給人看。」

啪！的一聲，阿坤將口袋裡的銀票掏了出來，厚厚的一疊，往地上一摔，粗聲道：「沒有銀子有銀票，多得很，少說也有萬二八千兩，堆起來可以堆成一座山，鋪平了可以鋪成一條路，有本事就來拿。」

這幾個太監，從來也沒有見過這麼多錢，眼睛都看直了，高個子太監一臉納悶的道：「邪門，一個新來的小太監，那來這許多銀子？」

阿三胡謅八扯道：「他老子很有錢，據說是江南的大富翁，良田千頃，騾馬成羣，房子都是用金磚建造的。」

矮個子太監報以一聲冷笑：「少替他吹牛皮，凡是賣到宮裡來當太監的，都是窮苦人家的子弟。」

小三子胡言亂語道：「他的情形不同，是自願的，據說是算命先生跟他爹講，這小子淨身當太監一定會飛黃騰達，比劉瑾還要棒，還要闊，所以才跑到宮裡來。」

高個子太監道：「風聞養心殿的阿貴家也很有錢，入宮不久，便買通總管，調到皇上身邊去，紅得發紫。」

小三子的反應眞快，給阿坤改了一個名字道：「阿貴算老幾，我們這一位阿申才大富大貴，不出三個月就會把阿貴擠下去，大紅大紫，咱們最好跟阿申拉拉關係，他喜歡幹甚麼就陪他幹甚麼，將來大家都有好處。」

張三元胡說一通，衆太監半信半疑，看在錢的份上，又一窩蜂的跟阿坤賭起來。

馬少坤却突然拿起蹻來：「不跟你們玩了，除非……」

矮個子太監道：「除非怎樣？」

阿坤展目望去，發現乾清宮內還有兩名太監站在宮門口，四角上崗哨仍在，自己的計謀並未成功，道：「除非把乾清宮的老哥都叫來，大家痛痛快快的賭一場。」

小三子望着大家吆喝道：「這好辦，快去叫呀，阿申哥今天大發善心，要散財啦，這種好事打着燈籠也找不到，不叫的就是傻瓜，笨蛋，二百五。」

現場的氣氛被阿三炒熱了，這邊的太監想叫人，那邊的太監也眞想過來插一脚。

猛可間，被一陣突來的喝叱打鬥聲打斷。

喝叱聲來自養心殿，有一個渾厚有力的聲音下令道：「來人哪，把這一頭猪一條狗給朕拿下，就地正法。」

「是，陛下！」

「是，萬歲！」

回應的聲音此起彼落，接着便是一陣激烈的打鬥聲。

乾清宮的太監動作好快，都是一流好手，爭先恐後的越牆而去，霎時間便奔走一空。

眞是天賜良機，阿其那、塞思黑無意中幫了大忙，牛人俊、張勇、阿坤、阿三一馬當先的衝進了乾清宮。

阿坤彈身而起，在「正大光明」匾額的後面取下一個黃綾小包來。

打開黃綾小包，裡面是一個錦盒，放在錦盒內的赫然正是雍正的傳位詔書。

那有時間細看，馬少坤甫將眞的詔書揣入懷中，牛人俊已將假詔書放進去，蓋好盒蓋，包好黃綾，仍由阿坤放回原處，所有的人閃電也似的全部退出乾清宮，彷彿甚麼事也沒有發生似的。

* * *

八阿哥阿其那，九阿哥塞思黑幫了牛人俊、馬少坤的忙，也助了阿貴一臂力。

原來他二人並無金銀財寶存放大內，純粹是一派胡言，潛入紫禁城的目的只有一個——刺殺雍正。

是以，一離御花園，就直奔養心殿，被他倆等到一個機會，出乎意料之外的，抽冷子混進了御書房。

可是，胤禎是何等人物，乃長白老人的高足，技深若海，兄弟二人才亮出匕首，連雍正的汗毛都沒碰到，便各中了他們四皇兄的一記劈空掌，像死猪死狗，或者垃圾似的，震飛扔到殿外去了。

雍正衝至殿門口，喝令手下拿人，就地正法，身邊的四名頂尖高手，阿爾巴德、萬里長、赫隆納、莫拉西也聞訊趕至，分頭去追趕逃走的塞思黑、阿其那。

天橋一條蟲牛人豪等人很小心，並未跟着硬闖養心殿，一見大事不妙，便化整爲零藏起來。

而阿貴就利用這個空檔，將春藥放進胤禎的茶水中。

雍正發了一頓火，正覺口乾，一回到御桌前，便咕咚！咕咚！喝下去。

阿貴心下竊喜，緩步踱出殿門口，正巧遇上雍正身邊的四大高手，其中一人肩上扛着死去的塞思黑，通！的一聲丟在養心殿前。

年貴力持鎭靜的道：「還有一個呢？」

那人道：「赫堡主他們去追了，大概也跑不了。」

言畢，四人隨即入殿，門神似的站在雍正身旁。

不一時，萬里長、赫隆納、阿爾巴德亦結伴而返。

莫拉西拖回一具無頭屍來，顯然是死在血滴子之下。

阿貴明知故問的道：「這是誰呀？」

赫隆納道：「阿其那，一頭猪，被廢的八阿哥。」

阿爾巴德小心謹愼的道：「皇上沒有受驚吧？」

年貴端足了架子，板起了臉孔道：「皇上很生氣！」

萬里長誠恐誠惶的道：「請小公公稟報一聲，說禁軍統領阿爾巴德、神風堡主赫隆納與我安樂侯萬里長求見皇上。」

阿貴面冷語寒道：「見皇上作甚麼？」

赫隆納道：「報告陛下，刺客業已伏誅。」

阿貴不悅道：「這事咱家自會面稟，不必三位饒舌。」

阿爾巴德陪着一臉的諂笑道：「進去爲聖上壓壓驚也好。」

阿貴狐假虎威的道：「皇上乃眞命天子，又有絕技在身，沒有受驚，三位進去反而會惹陛下生氣，不如出去嚴加巡邏，以防再有刺客潛入。」

「是！是！」

四人互望一眼，同聲應是，轉身就往御花園的方向走。

呂四娘、白冰冰等人都在那裡，被他們撞見那還得了，阿貴臉一沉，道：「這是後宮，乃男人的禁地，除閹人外一概不得走動，何況刺客是從南方太和殿方面溜進，別摸錯了方向。」

擅闖後宮，是殺頭的大罪，四人嚇得面無人色，急忙轉身回頭，奔向軍機處、太和殿方面。

調虎離山之計得逞，阿貴緊繃的心弦這才和緩一些，這時候，雍正身邊的一位高手却忽然跑出來說道：「阿貴，皇上『性』趣來了。」

阿貴心裡雪亮，知道藥物已經開始作怪，故作詫異狀道：「你說什麼？陛下『性』趣來了？」

高手重複道：「是的，皇上『性』趣來了，命你派人去叫人來。」

「叫誰？」

「皇上沒有說。」

「老王，你去叫李貴妃來好啦。」

「叫我去？聖上的安全重要，這……」

「這一猪一狗已經蹺辮子，不會再有刺客的，你的脚程快，可使陛下早點高『性』，若是掃了聖上的『性』，咱們大家都吃不了兜着走。」

這一頂帽子不小，打死姓王的也不敢掃皇上的「性」，聞言略一猶豫，便領命辦事去了。

老王甫去，另一名高手太監老趙又匆匆而至，道：「阿貴，皇上『性』趣很大，要兩個。」

阿貴愕然一楞，心中臭罵道：「你娘，你他媽的『性』趣越大，死得越快，大概是命犯桃花劫，註定要死在女人手裡的。」

臉色一整，阿貴又命老趙去叫張貴妃。

老趙亦以皇上的安全爲重，不想去，阿貴也用大帽子扣他，只好勉爲其難的應命而去。

待二人去遠後，阿貴踱着方步，若無其事的行至養心殿的左側，打了一個暗號。

暗號很簡單，雙手交抱頭上，左右搖擺三次，表示已萬事就緒，叫呂四娘、白冰冰可以前來「性」風作浪，取雍正的狗命了。

先看到暗號的是天橋一條蟲牛人豪，傳給馬少俠，阿坤傳給牛人俊，大掌櫃又傳給居中接應的二俠牛人雄，消息很快便傳進御花園。

一霎時，阿芳呂四娘、冰雪美人白冰冰、小青、小蘭以及七姑娘牛人明，還有年歲稍長的五姑娘牛人復、六姑娘牛人與，立即嫋嫋娉娉的迎面行來。

阿貴看在眼中，樂在心中，踱回原處後，對站在門口的兩名大內高手道：「快，你們一個去東六宮，一個去西六宮，再去弄幾個妞兒來應急。」

其中一名太監道：「老王和老趙不是已經去叫李貴妃跟張貴妃了嗎？」

阿貴裝作出一副神色慌張的模樣，以自責的語氣道：「媽的，我眞糊塗，一時情急給忘了，張妃和李妃正值『紅潮』來臨，根本不能辦事。」

宮廷的規矩，自貴妃以下，以迄宮女，凡是「紅潮」來臨，必須報備，如果匿而不報，掃了皇上的「性」，可是殺頭的重罪。

阿貴當然知道二妃正在「生理」期，無法應「性」，之所以會派人去叫，實乃一石二鳥之計，一方面削弱胤禎的防衛能力，一方面叫他「性」急，以便阿芳、白冰冰趁虛而入。

另一名太監急得不得了，道：「那該去叫誰呀？」

阿貴道：「隨便，看見誰就叫誰，反正只要是母的，能夠解決皇上的『性』趣就成。」

「是！」

「是！」

兩名太監齊聲應是，一個往西，一個往東，急如喪家之犬似的分道而去。

* * *

這是一個陷阱。

太監非跳不可。

在適逢其會，而又無可選擇的情況下，阿芳、白冰冰等人，被太監堂而皇之的帶至養心殿前，復由阿貴領着進入御書房。

「吾皇萬歲！萬萬歲！」

日月會的四名女俠，白冰冰主僕三人，一齊襝衽爲禮，眉宇之間還刻意的裝狐扮妖，猛拋媚眼。

阿貴恭立在旁，流露出一張奴才嘴臉來，低聲下氣的道：「這是老太后新選的七名宮女，皇上若是中意，可以册封爲妃。」

雍正服下春藥，慾火正熾，看見母猪賽貂蟬，何況阿芳呂四娘、白冰冰本來就是國色天香，艷賽羣芳的大美人，胤禎瞄了一眼就看中了，淌着口水道：「好，好，這兩個小妞正合朕意，今夜就留在養心殿陪寡人睡啦。」

君命如山，呂四娘、白冰冰遵命留下，其餘五女立被太監逐出養心殿。

同時基於安全的理由，雍正身邊的兩名高手馬上走過來，在二女的身上從頭至脚的，仔仔細細的搜查一遍。

搜查不算，復將白冰冰、呂四娘的羅衫脫下來。

先脫外衫，再脫內衣，最後連褻褲、肚兜也剝下來，完全赤裸裸的呈現在皇上的面前。

美極了，膚若凝脂，韻味十足……是上帝的傑作。

眞迷人，雙峯高聳，芳草萋萋……是造物者的恩賜。

看得雍正神魂顚倒，意亂情迷，一個箭步衝上去，在阿芳、白冰冰的身上「按摩」起來。

阿坤的反應却大相逕庭，差點氣歪了鼻子氣炸了肺。

呂四娘是他的紅粉知己。

白冰冰是他的未婚妻子。

心在淌血！

痛如刀絞！

天下還有什麼事，比將自己心愛的女人送給仇人去糟蹋更可悲？

但是，爲了國仇家恨，爲了大公大義，阿坤犧牲小我，淚水往肚裡吞，咬着牙根忍下來了，眼睜睜的看着胤禎擁着呂四娘、白冰冰步向殿後的寢宮龍床。

兩名太監高手彷若跟屁蟲，也一步一趨的跟進去。

阿貴急忙攔阻道：「你們要幹什麼？」

其中一人道：「保護皇上。」

「亂來，別的地方需要護駕，床上用不到。」

「阿貴，不怕一萬，就怕萬一呀。」

「兩個光着屁股的女人，只會給皇上『性』趣，不可能把陛下怎麼樣，別去掃『性』！」

太監高手覺得阿貴言之有理，打了退堂鼓，返回御書房。

* * *

躲在暗中的小三子緊張兮兮的道：「我的媽呀，想跟狗皇帝睡一覺也這麼難，幸好阿芳姐和白姑娘沒有帶傢伙，假使被人查出來，馬上就會沒命。」

馬少坤焦躁不安的道：「她二人手無寸鐵，如何宰殺有絕技在身的雍正？」

牛人俊噤聲道：「少俠儘管寬心，她們兩位均隨身帶有一把匕首。」

哥兒倆聽他們這樣一說，才放下心來。

* * *

「媽呀！」

哀鳴來自後殿寢宮。

隨着這三聲慘叫，立有兩個人影撞壞了精雕細琢的門窗，價值不菲的玉屏風，被震得飛出來。

一個是白冰冰。一個是呂四娘。

二女依舊赤條條的，胸前各有一個血紅似火的掌印。

顯然，雍正的這一掌力道不輕，呂四娘、白冰冰失去了童貞，也震碎了五臟六腑，代價好高，災情慘重！

最糟的是，胤禎並沒有死，心口及右腹部各插着一把明晃晃的匕首，血流如注，赤裸着身子，跌跌撞撞的衝出來。

還能夠說話，聲音大而有力：「來人哪，來人哪，斃掉這兩個女刺客。」

「那裡跑！」

「納命來！」

無數的聲音在同時吶喊，根本分不清誰是誰。

只見人頭鑽動，袂聲盈耳，數不清的高手一同殺至養心殿內外。

阿坤、阿三、張勇、牛人俊、朱明二老最先到達現場。

萬里長、赫隆納、阿爾巴德、莫拉西也聞風而至。

後面的人更多，多如過江之鯽。

有人身輕如燕，凌空而來。

是德安公主。

有人飛越宮牆，從天而降。

是冷面魔君鐵老虎。

魔刀早已出手，飛向攻擊呂四娘、白冰冰的兩名大內高手，哀號聲起，立告人頭落地。

然而，毫釐之差，並未救下阿芳、白冰冰，二女各中一劍，倒斃在血泊中。

胤禎眞不愧爲長白老人的高足，第一流的武林高手，淬毒的匕首沒能毒死他，飛舞的魔刀也不曾割下他的頭，連躲過三把魔刀，閃到一條合圍木柱後面去。

可是，由於做惡太多，許是遭到天理報應，到此刻他還沒有想到阿貴是他的死對頭，道：「阿貴，書桌內有解毒藥，快給朕拿來。」

「是，陛下！」

阿貴眞會演戲，恭謹如故，打開抽屜，拿了一包解毒藥送過去。

不可能拿解藥給雍正吃，而是利用這一個好機會，握住匕首，狠狠的刺進去。

「你……你是誰？」

「年貴，年羹堯的第三子。」

「該死的年羹堯，該死的阿貴……」

好厲害的胤禎，眼看已是奄奄一息，還一掌劈向阿貴，將他的腦袋震碎，腦漿四溢而亡。

而他自己也一個踉蹌倒下去，無巧不巧的倒在呂四娘的身旁。

眞是異數，呂四娘一息尚存，鼓足餘力，招住了胤禎的脖子。

「不得傷害陛下！」

赫隆納、萬里長、阿爾巴德不顧一切的往養心殿內衝，欲馳援雍正皇帝。不幸，救人不成，反而成爲阿坤的俎上肉，殺！殺！殺！三聲吼，三把魔刀三條命，橫死在養心殿門口，結伴上了黃泉路。

鐵老虎一現身便跟德安公主幹上了，公主眼見皇上弟命在旦夕，虛晃一劍，轉身就走，欲助胞弟一臂力，孰料，奔沒三步，冷面魔君便一掌印上她的後心，當下二話不說，倒轉劍尖，式行「旋乾倒坤」，朝身後刺向鐵老虎。

「死吧，賤人！」

「死吧，老匹夫！」

兩個人都該死，老婆心肺俱裂，老公腸肚外流，雙雙同歸於盡，死於非命。

雍正與呂四娘亦是同歸於盡，胤禎被阿芳活活招死，四娘自己也力盡而亡。

「爹！娘！」

哭聲出自鐵蓮花之口，當場暈倒在雙親的遺體上。

眼見大功業已告成，不敢久留，日月會長牛人俊立即下令撤退，由阿坤抱着白冰冰，七俠牛人明抱着呂四娘，從秘道退走，奔離紫禁城，來至景山。

將洞口徹底毀壞堵死，安葬好阿芳、白冰冰後，大家這才喘了一口氣，也才想到了雍正親筆所寫的詔書，小三子道：「阿坤哥，快取出詔書來瞧一瞧，看那個狗皇帝要把皇位傳給誰？」

馬少坤取出詔書，打開來一看，羣豪不由皆目瞪口呆，原來詔書上面清清楚楚的寫着：「傳位四皇子寶親王弘曆。」

眞是天意，老天有意滅清，大家相顧愕然。

國不可一日無君，翌日一早，陳閣老的兒子弘曆便接位登基，是爲乾隆帝。

（全文完）

上文提要：君不畏打走海盜侯子正，餉銀在海上交收，包震天又誤交北王的人，據說是東王的人來接收去了，包震天被打落水裡失了踪，苗小玉沒了主意，不知回去如何向石不全交代，君不畏決定跟踪，發現石不全派石小開來上海截劫，半途遇到沈娟娟留在賭坊內，又巧遇石不全派來的中、發、白三人，原來他們奉命來殺君不畏滅口……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

辛棄疾·文
可飛·圖

浪子出馬

施計滅口失效　贈銀封嘴成功

李克發雙手攤開來，幾塊碎銀子和着鮮血出現在他的一雙手掌。

還眞有拿銀子當暗器的。

其實打暗器的高手，到了出神入化境界，甚麼樣的東西也能當暗器發射，至於有人說摘葉傷人，到現在只聽說過，可沒有人見過。

君不畏自稱老鏢客金刀勝英的後代傳人，從他打暗器的手法看，大概也沒有吹牛了。

李克發的眼睛毀了一隻，但他另一隻眼睛睜得怕人，他咬牙切齒的抖着手掌中的碎銀子，破口吼罵：「狗娘養的，你拿銀子傷你家李爺。」

君不畏道：「李大老闆，你不開綢緞莊了，却幹起殺人的勾當了，我可以告訴你，我最討厭別人對我用刀，這一點你們大概還不知道。」

其實這只不過是君不畏的幾句逗人話，這世上任何一個人都討厭有人對他們出刀。

李克發又罵道：「他媽的，這些銀子……」

他還未吼完，君不畏已笑道：「喲，你提這些銀子呀，這也是在各位面前贏的呀，如今所剩無幾，也只有三二十兩的了。」

莫文中大怒，因爲他們本就打算好了，殺了君不畏，帶着那五千兩銀票返回小風城，如今聽得君不畏說只餘不過三二十兩，他火大了。

「幹你娘，這才幾天，你就把五千兩銀子折騰完了，你娘的，難不成你一天三頓飯煮銀子吃呀！」

淡淡一笑，君不畏道：「四位，你們怎麼如此健忘，我是個喜歡輸幾個錢的標準賭徒，贏銀子對我是痛苦的事，我贏了各位，我心裡痛苦極了。」

尤不白怪叱道：「你眞的痛苦嗎？」

君不畏道：「我可以証明呀！」

這時候李克發自懷中摸出刀傷藥，雙手掩在傷處，他還吁着大氣。

那矮矮的尹在東厲聲道：「你怎麼証明？」

君不畏指着他們四人道：「我若是那天輸給你們，我相信如今咱們還是拍肩搭背、握手言歡的好兄弟，可是，不幸得很，我贏了你們幾個，可好，你們追上來要殺我，你們想一想，我痛苦不痛苦。」

尤不白冷冷一笑，道：「娘的，還是個油嘴滑舌的可惡傢伙！」

莫文中斜視李克發，道：「李兄且在一邊，我三人必爲李兄討回這血債。」

尤不白道：「也許是咱們把這小子估得太低了。」

君不畏道：「三位，你們還等甚麼？狠話不如狠殺，要見眞章，不能單憑說說就完事！」

「殺！」

眞快，也夠狠，尹在東像個肉球似的一頭直往君不畏的懷裡撞去。

直待尹在東快碰上君不畏的時候，才發現一溜冷焰閃射出來。

就在尹在東撲殺的那一刻，尤不白左掌按在刀背上，右肘彎成半圓形，大叫着也往上衝去。

那莫文中却抖出一個旋風身法，把君不畏的三個方位也堵住了。

這三人已把眞才實學全部抖露出來了。

君不畏冷冷一笑，他的身法更妙。

他好像縮地三尺似的看上去如蚯蚓入泥，就那麼腰身一扭又縮，自三人的圍殺刀芒裡溜在三丈外。

「咻咻咻咻！」

君不畏幾乎就是沒回過身，他的一把碎銀子又出手了。

他好像眞的不喜歡銀子，隨便一把洒出去，可也聽得幾聲「哎呀」。

尹在東落地直抖手，他的刀已交在左手上，那一對忿怒的眼神，眞想把君不畏吃掉。

尤不白的清瘦面皮有個血洞，他一手按住臉，氣得全身在哆嗦。

莫文中的左腿上有血沁出來，他好像一瘸一瘸的站不穩當。

君不畏側目一看，沉吟道：「各位，得罪了！」

莫文中叱道：「好小子，你想走？」

君不畏道：「你們攔得住？」

莫文中道：「你非死不可！」

君不畏道：「大話說多不會閃舌頭的。」

李克發大叫：「不能放他走，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咱們不能放過他。」

尤不白道：「不錯，今天只有豁上了。」

君不畏道：「只不過五千兩銀子，有甚麼了不起，一定得拚個你死我活？」

尤不白道：「五千兩銀子沒甚麼，你小子却知道得太多，你不能活着走。」

君不畏哈哈一笑，道：「我才懶得過問那些窩裡反狗皮倒灶的事情哩！」

他冷聲又道：「去告訴石小開，叫他放心，我不會過問他的陰險勾當的。」

尤不白道：「如要少東主放心，只有你死！」

君不畏忿怒的道：「可惡，眞想知道我的作風嗎？老實說一句，石不全的勾當我也知道，好叫你們嚇一跳。」

君不畏知道的不只是石小開的這些殺手，他更知道石不全與翼王石達開的關係。

莫文中聽出君不畏話中有話，他心中一動。

「小子，你知道石老爺子甚麼事？」

君不畏道：「既然你要問，我就告訴你們，我知道的事情就是有關鏢銀……」

他「鏢銀」二字出口，莫文中四個人齊吃一驚，四人好像忘了傷痛，一個個往君不畏逼過來。

君不畏雙手連搖，道：「各位，你們千萬放心，我自是守口如瓶，不會張揚。」

李克發道：「你說鏢銀，甚麼鏢銀？」

君不畏道：「鏢銀就是鏢銀，打甚麼哈哈？」

李克發急問道：「你知道鏢銀怎樣？」

君不畏道：「何必明說，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已經夠了。」

尹在東道：「小子，我們想明白，你知道鏢銀怎麼了，快告訴我們。」

君不畏道：「如果我不說呢？」

尹在東道：「你非說不可。」

君不畏道：「强人所難？」

尹在東道：「就算是吧！」

君不畏淡淡的道：「我忽然覺得我的作風要改變一下了。」

莫文中叱道：「甚麼意思？」

君不畏道：「你們知道，我賭牌不求贏，輸了才高興，我搏鬥也一樣，輸不起，但贏了也受氣，你們已經是我手下敗將，却仍然口口聲聲的逼我說出心裡話，就好像你們是贏家，像話嗎？所以……」

莫文中道：「你想怎樣？」

君不畏道：「殺掉你們。」

李克發怒道：「殺人滅口啊！」

君不畏道：「這話應該我說，你們四人不就是要殺我嗎？那麼我再告訴各位一件非殺我不可的消息。」他頓了一下，又道：「我就告訴你四位，你們的石老爺子好手段，他把鏢銀送到他堂兄石達開處，而又以嫁禍手法，叫東王與北王互鬥，各位，我這些話不是造謠吧！」

他的話甫落，莫文中四人全楞住了。

李克發獨目閃射着凶芒，溜溜的轉個不停。

尹在東突然大叫一聲，道：「殺！」

四個人再一次揮刀欲殺，突然傳來一聲喝叱：「住手！住手！」

這叫聲來得突然，但聲音却很熟悉。

君不畏本要搏殺四人的，但他也在這叫聲中住手了。

莫文中四人齊回頭，只見來了兩個人。

兩個人君不畏都認識，一個是石小開，另一個乃是那個女的，那個曾經在石敢當賭坊後面耳房侍候人的二十多歲的女人。

這二人來得突然。

當然，這二人也來得太巧了，及時攔住一場拚命的搏殺。

說句實在話，石小開等於救了莫文中四人。

君不畏便有這種想法，石小開怎

麼會在此時出現？

他冷冷的注視着石小開。

李克發迎上去，滿面鮮血的道：「少東……」

石小開道：「別說了。」

尤不白指着君不畏道：「少東他……」

石小開再喝叱：「別再多說了！」

他轉對君不畏笑笑，道：「君兄，怎會發生這種可怕的誤會呀？對不起。」

他再對李克發四人，道：「你們走啦，受了傷還不快去醫治。」

莫文中四人還想再說甚麼，但見石小開滿面怒容，便齊齊回身離去。

君不畏心想：「昨日石小開和這女人住在船上，莫文中四人住在另一條船上，想不到如今石小開也來了。」

石小開伸手哈哈笑道：「君兄，天大的誤會呀！」

君不畏心中明白，石小開這一回到上海，也全是衝他來的，他豈能不防？

他哈哈一笑，道：「石兄，是我得罪了，只不過可並非是我先動手，我完全出於自衛。」

石小開笑笑，道：「也怪他們學藝不精，活該！」

君不畏道：「石兄，你這回前來，莫非……」

石小開忙道：「另有公幹，也是我爹指派。」

「哈哈哈！」

君不畏仰天一笑，石小開也跟着笑，一邊的女子却對君不畏斜視又微笑，彷彿十分欣賞君不畏似的。

君不畏抬頭看看天色，他收住笑。

當然，石小開也不再大笑，他換成一張愉快的臉。

君不畏道：「石兄，有件事情我要明說。」

石小開道：「我早把君兄當成自家兄弟了，自家人當然應推心置腹呀！」

笑笑，君不畏心中在罵：「有個老狐狸，就有你這小狐狸，果然是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來會打洞，你石小開是臭蟲，還以爲我是傻蛋，哼，你聽了我的話如果還能笑出來，我君不畏就佩服你。」

他仰天哈哈一笑，道：「石兄，我已經知道那些鏢銀的眞正下落了，啊哈，你們眞好計謀呀！」

石小開一瞪眼，道：「你知道得太多了，你也不應該知道一些與你無關的事情。」

君不畏道：「石兄，我把我知道的事情告訴你，就是表明我並不想出賣你，只不過我心中明白，你是不會放過我的，是嗎？」

石小開哈哈一笑，道：「我有本事殺你嗎？」

君不畏道：「你沒有。」

眞會氣人，石小開聽得如刀割，他在咬牙。

一邊，那女人舉起手上絲帕迎風抖，她吃吃笑着向君不畏身前走。

她一邊走，一邊笑道：「都是自己人嘛，君先生，我們少東最愛交朋友，只要君先生說一聲，要甚麼也不會叫你失望呀！」

她就快去摸君不畏了。

石小開一閃身，那女的手帕用力抖，便也抖出一股香風撲鼻。

君不畏還以爲女人的東西本就那麼味道，但當女的又在他面前抖不停的時候，他警覺了。

君不畏暗中運氣只一半，忽覺頭有些昏沉沉。

他的反應快，暴喝一聲拔身而起，掌風便也打得那女子尖叫一聲仰面吐出一股鮮血，歪歪斜斜的昏死在地上。

君不畏暴旋身，右手•指疾點，指風過處，石小開猴叫着左閃右躲七八丈，右肩頭以下已被君不畏指風掃中，右臂立刻垂下來，嚇得他臉也白了，抱頭便往來路跑。

他跑了至少四五里遠才回頭看，早已不見君不畏了。

君不畏沒有再追趕，他已知中了迷魂藥，才突然對石小開與那女子下重手。

* * *

石小開見君不畏未追來，他喘氣如牛的甩動着右臂，只可惜他的右臂越甩越痛。

君不畏未追他，這倒令石小開升起一股子陰毒的希望，他相信君不畏可以抵擋迷藥一時，却不能維持多久，也許君不畏已昏倒在地上了。

石小開想到這裡，不由冷笑連聲。

他又回過頭來了。

他也得把女的救回來，那女的對他十分重要，當然，如果君不畏昏倒在地，那正是殺死君不畏的最好時機。

石小開面上露出笑容，左手五指箕張，光景他正準備要殺人了。

* * *

現在，他又走回來了，他發現地上躺着女的，但君不畏却不見了。

石小開這時候才確信君不畏着道了，他更相信，君不畏那最後一擊完全是爲了救他自己。

有了這念頭，石小開立刻往四下裡尋找，當然希望能找到君不畏。

他也想好了，只要找到君不畏，他一定立刻出刀，他絕不叫君不畏再活。

只可惜他找了很久，附近甚麼也沒有。

石小開忿忿的又走回來了。

石小開也發覺他帶來的女子坐在地上滿面的泛白。

石小開奔過去，道：「蘭兒，妳醒過來了。」

蘭兒撐坐着四下瞧，道：「姓君的呢？」

石小開道：「沒找到，他一定着了妳的道，才會出手對付我倆。」

蘭兒道：「少東家，我眞心的佩服姓君的。」

石小開道：「你是說他的反應？」

蘭兒道：「我佩服他的武功，少東，我的迷藥你清楚，中的人立刻會倒下！可是姓君的吸了不少，但他還有力量使出來，這就表明他的武功過人。」

石小開道：「只不過姓君的逃了。」

蘭兒道：「他也許可以抵擋一時，時間一久，必然還會倒地，我們四下再找找。」

石小開道：「你還能動嗎？」

蘭兒道：「我躲得快，未被他拍中要害，活動一下筋骨就會沒事了。」

石小開道：「我以爲咱們還是先回船上去。」

他怒目直視大江，又道：「他們傳說姓君的武功高，我也只是疑信參半，如今交手，才知不假，想殺這小子，怕得一番手脚忙了。」

蘭兒道：「如再遇上，我們正面出手，就不信收拾不了這姓君的小子。」

石小開道：「走，咱們江邊去。」

兩個人緩緩往江邊走着，只走了半里地，迎面奔來一個人。

這個人長得美，也打扮得洋氣不啦的，引得石小開的眼睛也看直了。

這女人非別人，沈娟娟是也。

沈娟娟在賭坊久等君不畏不歸，她急得就像人家說的……熱鍋上螞蟻似的。

她實在等不下去了，便也不管君不畏氣不氣，便匆匆的奔出來了。

沈娟娟出門就問人，一路問到這兒來，他發現了石小開與蘭兒走過來。

附近沒有人，沈娟娟不認識石小開與蘭兒，兩下裡剛要錯肩走過，沈娟娟忽然回身問。

「喂，你們兩位可曾看到幾個人。」

石小開回過身來看看沈娟娟，道：「甚麼人？」

沈娟娟道：「好像是……五個人。」

石小開道：「姑娘，妳能不能說得清楚些？」

沈娟娟道：「是這樣的，有四個人在我賭坊玩牌九，同我的一位朋友幾句話不對味，他們便相約出來了，我擔心出人命，才出來找他們。」

石小開立刻知道這女子是找君不畏的。

石小開道：「五人中有一個是妳朋友？」

沈娟娟道：「是呀！」

石小開道：「好像見過這五個人。」

「在那兒呀！」

「他們在那面打架，打完了分開各自走了。」

「我那朋友呢？」

「也走了。」

沈娟娟一急，又問：「看他去那兒了？」

石小開道：「我不知道，不過，如果我再遇到他，我會對他說妳在找他，只不過……妳是……」

沈娟娟立刻回道：「我叫沈娟娟，我住在四馬路一家賭坊後院裡。」

她還沖着蘭兒笑笑，笑得蘭兒也點點頭。

沈娟娟又道：「本來大家玩得愉快，怎麼說翻臉就打起來了。」

石小開道：「姑娘，男人們解決問題的最好方法便是打一架，這年來誰有勁誰有理。」

沈娟娟一怔，也冷冷的笑笑。

石小開扶着蘭兒便往江邊走，他二人再也未回頭。

* * *

沈娟娟找不到君不畏，垂頭喪氣的又往回走。

她以爲君不畏大概受了傷，不好意思回賭場。

她猜錯了，君不畏如果眞受傷，他一定回賭場，有甚麼地方比在沈娟娟那兒養傷妥當。

* * *

君不畏頭昏腦脹的往斜刺裡奔去。

他知道不久自己就難以抵住那種令人迷失知覺的藥力摧殘，非躺下不可。

君不畏拚命的狂奔，當他已經雙目發暗全身再難控制的時候，他仍然奔出五丈遠。

「轟！」

君不畏是摔倒在地上的，他摔在一片沙石上才會發出那種聲音。

他摔得眞是好地方，因爲他怎麼會知道他會在這一摔間引得有人指着沙石堆叫起來。

「嗨，有人昏倒了。」

叫的人是船上的人，一條小划船，船上有小艙，划船的是個老者，老者對船尾升火燒茶的老婦叫着。

那老婦人抬頭看，她皺皺眉頭，道：「好像是昏死了，老伴，咱們船上……」

老者把船划到岸邊，他跳下船奔到沙石堆上，他發覺君不畏出氣有聲，立刻上前扶住。

君不畏口水變成白沫，發着水泡往外溢，於是他拖抱着君不畏往小船走。

老者邊走邊對小船上的婦人道：「這年輕人好像發了癲癇瘋，所幸沒跌在水裡面。」

他眞以爲君不畏發甚麼癲癇病了。

* * *

老者好不容易把君不畏拖上小船，那老婦立刻幫着把君不畏抬到小艙內。

老婦撥開君不畏的眼睛看一下，又把君不畏的嘴巴揑開來看了又看，她搖搖頭，道：「老伴，他不像癲癇病。」

老者道：「先叫他同這人躺在一起吧。」

原來艙裡面還躺了一個人，一個半百老人。

那老者把君不畏擠躺在另一邊，已聞得雙目緊閉的老人斷斷續續的道：「誰……呀！」

婦人對老伴道：「嗨，他終於醒來了。」

老者低頭看，點點頭，道：「他又昏過去了。」

婦人道：「回家吧，回家找個大夫救他們。」

老者又把小船往江中划，他划了一陣子，才又對老伴，道：「妳弄些水灌他們喝幾口。」

老婦把茶吹了幾下，道：「茶水不知如何，且餵他們喝喝看。」

她低頭走進矮艙內，先是把水往老者的口中滴着，她滴了幾口之後，發覺老者動了一下，緩緩的要把眼睜開來，便立刻取過一條濕毛巾為老者擦拭着。

於是老者張開眼了。

「這……是 甚 麼…… 地 方……呀？」

老婦在老者耳邊，道：「我家的破船上，你覺得怎麼樣了？」

老者張口，喘了幾口大氣，突然，「哇」的一聲吐出一口黑血來。

血吐出以後，老者似乎眼睛一亮，他轉過頭想動一動，因為他很久沒有動了。

老者只一轉頭，幾乎同君不畏面對面，於是，老者大驚的眼睛也更大了。

「他……」

老婦道：「昏在岸上了，我老伴把他救上船來。」

「快……快把……他救……醒過來。」

老婦怔怔的道：「你認得他？」

「是……呀！」

划船的老人聽得清，立刻對他老伴，道：「老伴呀，妳動手去掐他人中，再用涼水潑他，看看管不管用。」

老婦人不說話，照着他老伴的話在君不畏的人中掐着，果然掐得君不畏「嗯」出聲。

老婦取來涼水就往君不畏的臉上潑。

「嘩！」

「唔。」

君不畏一叫而起，他的精神大極了。

君不畏的頭頂在艙頂上，他直視着老婦，道：「這甚麼地方？妳……」

老婦笑了，道：「醒來就好了，小伙子，你是怎麼摔倒在一堆沙石上的呀！」

君不畏還未回答，他身邊的人開口了。

「君……」

君不畏低頭看，他還眞想笑，因為他發現與他躺在一起的不是別人，原來是包震天，他正面色泛青的張口無力在看着他。

君不畏低頭叫道：「包老爺子。」

不錯，那老人正是包震天。

包震天這一回比上一回更慘，當他被姓鐵的以鐵砂掌擊落江中的時候，口吐鮮血不已。

包震天本能的屏住一口元氣不散，隨波逐流往江下游，有幾次他昏過去，却又仰面在江水面上，就這樣載沈載浮的到了江岸邊，却遇上一對老夫妻把他救上船。

包震天的命眞大，他竟然還活着。

君不畏就以為包震天的求生意志超乎意外的高。

* * *

君不畏既然醒過來，他的精神也來了，他對包震天道：「包老爺子，咱們這種相遇，也眞的叫人啼笑皆非。」

包震天眨眨眼，他無力開口。

君不畏道：「你如果就此死去，那才叫大大的含寃莫白，糊里糊塗。」

包震天嘆了一口氣。

君不畏道：「包老爺子，你放心的養傷，等你傷癒，我有令你吃驚的消息告知。」

包震天緩緩閉上眼睛了。

君不畏對划船老人道：「老人家，我們要回四馬路，你多辛苦了。」

老者指指對岸，道：「四馬路在那面，我把你們送過去，很快的。」

君不畏笑笑，伸手在懷中摸了一下，他摸出一錠銀子，重重的塞在老人手裡，道：「別客氣。」

這錠銀子五兩重，兩個老人瞪了眼。

「太多了。」

「收下吧，對我而言，一百兩也不為多。」

兩個老人又瞪眼了，他們以為君不畏必定是位十分有錢的少爺。

* * *

船靠岸了，老人忙着要把包震天抬上岸，君不畏却搖搖手。

這時候天已黑，街上的行人並不多，君不畏認認方向，向划船老人，道：「這條路就是四馬路？」

划船老人點點頭，道：「剛開的路，路上有泥水，你們小心走哇。」

君不畏也不多談，他彎腰低頭把包震天扛在肩頭上，躍上岸上，他頭也不回的便往大街上奔去。

他走得很快，直到快到沈家賭坊，他終於認清楚自己未走錯地方。

現在，他到了沈家賭場大門外，

却發現沈娟娟從賭場裡面走出來，紗燈照得亮，沈娟娟也發現君不畏了。

「嗨，你總算回來了，你……」

沈娟娟指着君不畏肩上扛的人又道：「他是誰？」

君不畏道：「有話後面說去。」

他登上台階過大門檻，匆匆的繞過邊房到後院，沈娟娟緊緊的跟着來到客房裡，只見君不畏把個老人放在床上，動手解開老人的衣裳。

「他是誰呀！」

包震天去過沈家門，但包震天並未上岸，所以沈娟娟並不認得包震天。

君不畏解開包震天上衣低頭看，不由眉頭緊皺，道：「這一掌眞夠狠，肋骨斷了兩三根。」

沈娟娟燈下看，只見一個大巴掌印還泛着黑紫色。

「這是誰呀，他被誰打成這模樣？」

君不畏道：「他姓包，當年也幹過山大王，妳也別多問，快去請個丈夫來治他的傷。」

沈娟娟點點頭，匆匆忙忙往外走。

君不畏忙把門掩上，他試着以掌力去為包震天的傷推拿着。

包震天又蠕動了幾下，慢慢的睜開眼來看。

他看到君不畏了，便也露出個苦笑。

君不畏滿頭汗水流下來，他不能也不想叫包震天死掉，他有話要包震天知道。

* * *

君不畏原本與包震天無關係，他當初甚至也不喜歡包震天這個人，然而幾次搏殺之後變成朋友了，也許你可以說這是人性吧！

沒多久，沈娟娟領着一個中年人走進來了。

這人當然是個大夫，因為他手上提着藥箱子。

沈娟娟指着床上的包震天，對大夫道：「他被人打傷了，好像很重，你快看看。」

那大夫坐在床沿上，一眼便看到包震天的胸脯上一個烏黑巴掌印，他「嘖嘖」兩聲，道：「這是中了能人的毒掌了，只怕內腑也受了傷。」

君不畏道：「一種叫鐵砂掌功夫，麻煩你多費神。」

大夫左按右摸一陣子，三根銀針扎上了，他又取了幾包藥，最後是狗皮膏藥十幾張放在桌子上，道：「藥是早晚服，膏藥每天換一張。」

沈娟娟道：「命保住了吧！」

大夫道：「三天之後才知道。」

君不畏取出兩錠銀子，道：「我不要他死，大夫，多少銀子我照拿。」

大夫看看沈娟娟，道：「我會盡力。」

於是，大夫把銀針拔出來，取了狗皮膏藥貼上去，搖搖頭走了。

君不畏忙把藥叫包震天服下，他仍在為包震天以內功通穴活血……他盡全力了。

沈娟娟見君不畏對包震天十分熱心，便也命人快去準備吃的。

君不畏早就餓了，他幾乎一天未吃東西了。

* * *

沈娟娟當然不知道她的大哥已因為侯子正的關係與君不畏在海上幹過了。

當然，沈娟娟更不會知道君不畏已經知道沈家堡與大海盜田九旺之間有關係。

如今形勢所逼，君不畏當然不會把事情挑明。

但他却也忘不了沈文斗在船上對他說過的話，他的大妹子又恨又愛他。

君不畏當然明白這些，但他更明白他永遠也不會把沈娟娟娶回家當老婆。

君不畏也知道，苗小玉更不會愛沈文斗，因為苗小玉已經知道沈文斗同大海盜侯子正在一起，苗小玉還大聲叫着「你們和海盜勾結，我恨你們！」這句話。

君不畏睡不着覺，他坐在床邊雙目直視包震天，心中可也想得多，當然，他至今還未和田九旺碰面，他一心想殺的便是田九旺。

但他再也想不到，也有不少人在策劃着狙殺他了。

* * *

沈娟娟是不甘寂寞的。

不甘寂寞也就是不浪費青春。

她見君不畏坐在床邊發楞，便走上來笑瞇瞇的道：「發甚麼楞呀，想我嗎？」

君不畏道：「也是在想妳。」

沈娟娟上身一挺，在君不畏的身上扭動着，道：「你應該知道我也在想着一個人吶。」

君不畏道：「妳想的一定是我。」

他的坦白，令沈娟娟吃吃笑起來了。

君不畏並非甚麼省油燈，他乃江湖浪子出了名，他也更非憐香惜玉的人，尤其是碰上像沈娟娟這種洋味十足的女人，他還忌諱甚麼。

沈娟娟笑着，便拉着君不畏，道：「你呀，該走開了，盡在這兒坐有用嗎？」

君不畏道：「那一定是去妳的房中，是嗎？」

沈娟娟道：「難道你要在這兒坐到天亮？」

君不畏道：「我不會坐到天亮，我在想着一件事情。」

沈娟娟道：「甚麼事情？」

君不畏道：「我在想，我們在一起會不會惹得令兄的不高興。」

沈娟娟道：「我們兄妹做事只瞞着

一個人。」

君不畏道：「誰？」

沈娟娟道：「我爹。」

君不畏一笑，道：「兄妹狼狽爲奸呀？」

沈娟娟道：「隨你怎麼去說吧！」

君不畏站起來了，他對包震天看了一眼，見包震天睡得很好，便放心的往外走。

沈娟娟愉快的貼上君不畏的身，兩個人轉往沈娟娟的房中去了。

* * *

沈娟娟眞主動，她爲君不畏解衣扣，那張洋味十足的彈簧床又開始彈動了。

君不畏其實是很累的，但這一刻他必須累上加累，因爲沈娟娟把他「惹火大了」。

床上面的聲音帶着些許原始味道，但很有節奏感。

在時間上是長久的，但卻也十分的調和與順暢。

如果人生都是那麼美好，那麼，人生眞的是太美好了，也太舒服了。

如果此刻有人前來打擾，這個人實在煞風景。

如果這時候有人撞進來，床上的兩人便有些那個了。

嗨，這時候還眞的有人來了。

來的人可不是省油燈，如果仔細看去，來的是一女同兩個大男人。

這三人來的雖然不是時候，却也恰到好處。

爲甚麼說恰到好處？因爲君不畏剛巧與沈娟娟二人分開來了。

沈娟娟實在累極了，她閉目不動了。

沈娟娟像一頭波斯貓似的依偎在君不畏的臂彎裡，她露出滿足的笑，她爽極了，只差沒有笑出聲來。

* * *

這時有兩男一女，三人一身夜行衣靠，好像從天而降的落在沈家賭場的後院來了。

那女的站在花叢一邊不動顫，兩個男的像狸貓似的跳到女的身邊。

有個男的低聲道：「就在這兒，應該錯不了。」

那女的低聲點頭，道：「如果這兒是沈家賭場，那小子必定在這裡。」

男的手一揮，道：「咱們一間一間的找，如果在這裡，就一定找得到。」

女的再一次點點頭，三個人開始分開來了。

兩男一女這時候才被看清楚，乃是那個蘭兒與姓秦的與一個姓荀的兩人。

秦與荀這兩人乃是石家在船上的負責人，原本是兩條船駛入上海的，如今他二人却同蘭兒來了。

石小開知道君不畏住在沈家賭場，這也是他用心計在沈娟娟口中套出來的。

姓秦的一說沈家賭場，立刻就知道那是在四馬路上的大賭場。

由姓秦與姓荀的兩人帶領，他們三人很快就找來了。

石小開沒有來。

石小開不來並非是爲了身上受了傷，他乃是另有圖謀，他去找苗小玉去了。

如今苗小玉很孤單，跨海鏢局一共三條快船，如今一場海上風暴，駛來上海的也只有苗小玉那條船了。

石小開就以爲此刻去找苗小玉那是再好不過的機會。

而此刻……

蘭兒輕悄悄的挑開一個窗縫往房內看去，只見大床上躺着一個人，是個老人。

既是老人，當然就不是她要殺的人。

蘭兒剛把窗放下，有個男子一躍到了她身前，道：「那面床上睡着一男一女兩個人，娘的，好熱呼。」

蘭兒道：「我知道那小子愛風流。」

於是，另一男的也過來了。

「這裡面是甚麼人？」

「一個老頭兒。」

「妳看清楚了？」

「不信你再瞧瞧。」

那人輕輕拉開了窗，三個人一齊往後面看去。

房中的床就在大窗下面，床前面有盞燈，隱隱約約的把床上睡覺的人半張面孔照得清，便也令大窗外偷窺的女子吃一驚。

「他……」

有個男的急問：「誰？」

另一男的也低聲急問女的道：「妳認得他？」

女的再引頸看進去，她的眼睜大了。

「是他，他果然還活着。」

兩個男的爭相看，其中一人道：「他是誰？」

女的把手一揮，三人跳到花墻下，女的低聲道：「這人叫包震天，替北王在道上跑腿的，他仗着當年和咱們老東家的交情，便親到小風城爲北王募銀子，偏就翼王也有人前去找老東家，你們想，老東家會把銀子奉送給北王嗎？於是呀，咱們老東家便想了一條妙計，於是……」

女的把石不全的手段說給兩個男的一聽，兩個男的哈哈笑了。

二人笑了幾聲，其中一人道：「這老傢伙咱們是殺不得的了。」

女的道：「殺了他誰去向北王報信？」

一個男的道：「這是嫁禍東王之計，咱們不可壞了老東家的大事。」

女的指指對面客房，對兩個男的點點頭。

就在兩個男的正要挺身而去，突然房中一聲大叫：「唉唔……」

這聲音很大，是由包震天口中吼出來的。

兩男一女吃一驚，只見附近奔出兩個人，兩人正在披着衣衫，仔細看，一男一女。

不錯，君不畏與沈娟娟二人奔出來了。

他二人正摟着睡大覺，這才剛闔上眼，包震天那面便傳出聲音來了。

君不畏當先衝進門內看，他吃一驚。

沈娟娟也到了，她大叫着：「血！」

君不畏一頭又奔出房門外，他只把雙耳一挺，便冷冷的笑道：「何方朋友，出來吧！」

出來了，從花墻下面走出兩男一女，當然是蘭兒同姓秦與姓荀的兩個人走出來了。

三人站在院子裡，蘭兒開腔了。

「君先生，還認得我嗎？」

廢話，剝了皮也認得她，不但認得她，甚至兩個男的君不畏也在江岸邊暗中見過，不正是兩個船老大嗎？

君不畏冷哂，道：「妙啊，找到這裡來了。」

蘭兒道：「君先生，你令我們寢食難安了。」

君不畏道：「所以你們找來要收拾我？」

蘭兒道：「不是收拾你，是把你的嘴巴封住。」

君不畏哈哈一笑，道：「就憑妳使用下五門的迷魂粉毒嗎？」

蘭兒道：「你是怎麼逃過那一劫的？」

君不畏當然知道她指的是中她迷魂粉之事，但他能說嗎？如果說了又怎樣？

君不畏已經上過一次當了，他是個不容易上當的人，所以他只淡淡的道：「妳找錯對象了，妳的那點技倆還不放在我眼裡。」

蘭兒突然厲吼，道：「姓君的，你如果不在乎我的技倆，那麼，你爲甚麼不要命的最後一擊撤腿就逃？你說謊，你還是中了我的毒粉，只不過你太狡猾，你確是第一個從我手中逃掉的人。」

君不畏道：「所以妳又找來了？」

蘭兒道：「不錯，我是再找來了。」

君不畏指着房內，道：「妳們對那包老動刀子？」

蘭兒冷冷道：「這是你說的。」

君不畏叱道：「包老是不是被妳們殺了。」

蘭兒道：「我們還不屑對一個快死的人動刀。」

君不畏疑信參半，他却也暗中戒備，屏住鼻息而改用口呼吸。

他還眞怕蘭兒的毒粉。

姓秦的手更拔出背上砍刀，沉聲道：「蘭姑娘，這是甚麼地方，容得咱們和他磨舌頭廢話一堆？」

姓荀的也重重的道：「對，咱們的點子出現，也就放乾脆，殺完了走人。」

蘭兒並非不想一刀殺了君不畏就走人，她是有顧忌的，君不畏的武功太高了，她得找機會。

這是關鍵時刻，也是生死一髮。

她原打算只要找到君不畏住的房間，她把迷香吹進去，君不畏非挨刀不可。

但是情況就是這麼令人意外的變了，包震天爲甚麼突然一聲大叫呀。

就在這時候，沈娟娟奔出來了。

她看看院子裡三個人，也不多言，匆匆的奔向前院去找人了。

她甚至也未對君不畏說甚麼。

她爲甚麼要往前院跑？

* * *

蘭兒以爲沈娟娟是叫人來了，那麼她還等甚麼？

「殺！」

蘭兒發動了，她人在中途，左手一把粉狀物直罩君不畏，右手一把尖刀不曲不彎的指向君不畏的氣海扎去，一招之間兩種殺法，端的凌厲凶狠。

姓秦的與姓蘭的二人從兩邊圍殺，兩把刀「咻」聲未已，人已欺近君不畏兩側。

「忽嚕」之聲起處，君不畏騰空三個觔斗連着翻，他已落在院中間。

他臉上一片冷傲之色，直視着向他追來的三人。

沒有容得三人追近身，君不畏的雙手倏然平甩，一把寒星迎上敵人了。

寒星尚未消失殆盡，便傳來幾聲「哎呀！」

蘭兒的刀落了，她的另一手摀在臉上叫起來。

姓秦的直搖頭，姓荀的抛刀旋身，口中厲罵：「暗青子算計爺們，你算甚麼英雄好漢。」

蘭兒已尖聲大叫：「走！」

她當先往墻頭躍去，姓秦的隨後跟着他，還厲聲叱罵：「你娘的，後會有期！」

姓荀的連頭也不回便消失不見了。

君不畏想着包震天，立刻奔進房內，大床前他發覺包震天的枕頭一邊全是烏血，而包震天直喘大氣。

君不畏嚇一跳，急低聲的叫：「包老……」

包震天開不了口，他的口中也是血。

這時候有人進來了。

沈娟娟把那位大夫找來了。

「快，看看。」

大夫往床上一瞧，再把包震天的腕脈一探，不由點點頭笑了。

「大夫，他怎麼了？」

「他死不了啦！」

君不畏道：「這血……」

大夫道：「這血是廢血，積在體內出不來就危險了，眞幸運，這些廢血吐出來，他就算過了危險期了。」

沈娟娟道：「不是被人打的？」

大夫笑道：「如果被人打，他早斷氣了。」

君不畏舒了一口大氣，他對沈娟娟點頭一笑。

沈娟娟道：「眞把人嚇一跳。」

於是，大夫又走了。

前院傳來賭博聲浪，有人還大叫着：「金四銀五小板櫈，也有人大叫七七八八不要九……

君不畏聽得一瞪眼，眞想往前院去賭幾把，只不過沈娟娟拉住他不放手。

沈娟娟叫來人，爲包震天的床再清理，然後又餵包震天喝了些藥水。

沈娟娟看看天色，道：「五更天還早吶，回去睡啦！」

君不畏道：「本來睡得舒坦，沒來由的跑來他們三人這麼一攪和，我的睡意全消了。」

沈娟娟一笑，道：「我也一樣嘛，嘻……」

君不畏道：「再睡你床上，咱們互不侵犯。」

沈娟娟道：「君子一言。」

君不畏道：「我不是君子，妳也不是省油燈，我看妳早已打定主意了。」

沈娟娟道：「我打甚麼主意了？」

君不畏道：「那得到了床上才知道。」

「哈……」

兩個人擁着往房中走，兩個人也笑開了懷。

* * *

兩個人睡在彈簧大床上。

兩個人很平靜，誰也沒有轉頭看對方。

只不過這種情形不對勁，君不畏心理明白，暴風雨前的寧靜往往就是這種樣子。

果然，他沒有猜錯，沈娟娟的手移動了。

沈娟娟看起來沒有動，但她的手却不老實的一把揪住君不畏的東西搖起來了。

君不畏不爲所動的道：「妳忘了妳說的君子一言了。」

沈娟娟不回答，她只是吃吃笑。

於是，大床上又開戰了。

就在這時候，院子裡有了足聲傳來，這聲音很大，床上的兩人不動了。

聲音就在房門外停下了。

「大小姐，大小姐。」

「誰？」

「有急事呀！」

床上的君不畏穿衣衫，沈娟娟攏攏頭髮披上衣，她十分不高興的往外走，她拉開門，沉聲道：「小丁，甚麼事這時候吵人好夢。」

那人把個帖子遞上，道：「來了個大漢，他把這帖子送到正廳回頭就走，兄弟們一看這帖，上面畫了一把刀，這是約鬥，大小姐，妳看看……」

沈娟娟道：「你去吧，我知道了。」

那人回身往前面走，沈娟娟把帖子送到君不畏手上，道：「他們的動作眞快。」

君不畏只一看，便冷冷一笑，道：「他們應該快，這是意料中的事。」

沈娟娟道：「怎麼說？」

君不畏道：「當他們發現包老爺子在我這兒的時候，他們就要把我的嘴封住，妳以爲要封一個人的嘴最好的辦法是甚麼？」

沈娟娟道：「殺了這個人。」

君不畏道：「不錯，他們非殺我不可。」

沈娟娟道：「你既然知道，你還去？」

君不畏道：「我也沒有地方可以逃呀！」

沈娟娟道：「我找幾個人陪你去赴會。」

笑笑，君不畏道：「我不習慣打羣架。」

他把腰帶紮緊，抖抖大衫對沈娟娟笑笑。

沈娟娟挨上去，好一陣狂吻，她眞的對君不畏瘋狂的愛上了。

君不畏拍拍沈娟娟光臀，道：「我這個人好苦呀！」

沈娟娟道：「你苦？」

君不畏道：「還不苦嗎？不是在外斷殺，便是床上大戰，這種日子苦呀！」

沈娟娟一掌拍去，她拍了個空，君不畏已往院子裡躍去，他走了。

他留下了一聲大笑。

沈娟娟也笑，她把薄被往臉上蓋着，笑得床上直晃動，他樂爽極了。

君不畏還眞的很辛苦，他把那帖子舉在手上，一路到了黃浦江邊，正是他救包震天上岸的地方。

如今，那裏立停了一艘大船，君不畏人才站定，船上有人迎上來，道：「君先生嗎？」

君不畏道：「不錯，我是赴約的。」

那人手一伸，道：「請上船。」

君不畏左右瞄幾眼，大方的舉步走上船。

那人向大船內恭聲道：「少東家，君先生到了。」

艙門拉開了，只見石小開當門而立，對君不畏一聲乾笑，道：「君先生，請進來。」

君不畏道：「石兄，你又在玩甚麼花樣？」

石小開道：「君兄放心，我是誠心的。」

君不畏一笑，道：「誠心要我的命？」

石小開道：「君兄，何不進來一

談？」

君不畏走進大艙內，他發現艙內只有石小開一個人，而矮桌上已擺了一些好吃的，還有酒一壺。

石小開指指桌面，道：「隨意用。」

君不畏一笑，道：「我怕有毒。」

哈哈一笑，石小開道：「君兄，咱們原本朋友一場，怎麼變成水火不相容的仇人了？」

君不畏道：「石兄，你找我來？」

石小開道：「咱們老實一句話，我不想有你這種仇敵，你令我不安。」

君不畏笑笑。

石小開又道：「老實說，我很想把你殺了，那樣我便高枕無憂了。」

君不畏道：「你已對我三次下手了。」

石小開道：「可是未能傷你一根毛髮。」

他重重的搖搖頭，接道：「我們却傷痕纍纍倒楣至極。」

君不畏道：「於是你有了另謀？」

「不錯。」

「我成你眼中釘肉中刺，非拔之而後快不可，你的另謀必然有幾分把握，否則你不會天不亮就派人下帖請我來了。」

石小開道：「你說對了。」

君不畏道：「你有把握？」

石小開道：「我們和平共存。」

「哈……」君不畏笑笑，道：「武的改爲文的了？」

石小開道：「不錯，我既然打你不過，我如果一味硬拚，吃虧的永遠是我。」

君不畏道：「你的和平共存內容是甚麼？」

石小開道：「互不侵犯，各行各的事。」

君不畏又一個哈哈，道：「我總算弄明白你的目的了，你的目的是封閉我的嘴巴，是嗎？」

石小開道：「封閉嘴巴最佳手段便是殺了你，如果不能達此目的，那就拉你過來大家交個朋友。」

他指指大艙內，又道：「我撤走我的人馬，我單獨與君兄相晤於此，就可以証明我有誠意，君兄，小風城石家在江湖上有一定地位，所以話是算數的。」

君不畏哈哈笑了。

他雙手放在桌面上，淡淡的道：「石兄，我相信你的誠意，你打算如何把我的嘴巴封起來？」

石小開懷中摸了一陣，他把手取出來，只見兩張銀票已放在桌面上。

石小開把銀票推向君不畏面前，道：「我出門辦事過於倉促，身邊未多帶銀子，這是二百兩銀票，我知道這個數目你看不上眼裡，不過，我答應，你回到小風城之後，仁敢當賭場馬上再把餘數八百兩奉上。」

君不畏拿起銀票笑笑，道：「你的意思是你還欠下我八百兩銀子，要我到了小風城之後你再把八百兩銀子一個不少的給我？」

石小開道：「我就是這個主意。」

君不畏笑笑，道：「你用一千兩銀子把我的嘴巴閉了起來，就是這個價碼？」

石小開道：「嫌少？」

君不畏道：「那倒不是。」

「君兄的意思是甚麼？」

君不畏道：「我的意思是，你石兄是信義之人，我應該大方的點頭答應，交上你這位朋友，只不過常言道得好，親兄弟也要明算帳，咱們口說無憑，你得寫上一張借條給我，我也好憑條去小風城取款呀！」

石小開的鼻子幾乎氣歪了。

他心中當然在冷笑，只要你敢出現小風城，你小子九條命也要死。

他嘿然點頭，道：「君兄，這是應該的，我馬上爲君兄寫張借據你收着。」

他沉喝一聲，道：「筆硯取來。」

原本看不見甚麼人的，但石小開一聲吼，很快的就有人捧着文房四寶走進來了。

那人把東西放在桌上，立刻退出大艙外。

石小開動手寫借據，他還眞練了一手柳公權字體，寫出的字就好像百鳥朝鳳般的好看。

君不畏取在手上看了看，笑道：「石兄，你的這筆字太好了，我這一輩子也練不來。」

石小開道：「可惜我的武功比你差遠了。」

一笑，君不畏收起銀票與字據，道：「石兄，你用你最有力的武器，封住我的嘴巴了。」

石小開道：「有你這句話，我便放心了。」

君不畏道：「就叫北王與東王他們去鬥爭吧，哈……」

石小開先是一瞪眼，旋即也大笑起來了。

笑着，他一拍桌子，道：「值得！」

君不畏道：「我們也和平共存了，哈……」

「哈……」

君不畏站起來，他雙手抱拳，道：「石兄，咱們小風城見面了。」

「小風城我擺酒恭候。」

「哈……」

石小開把君不畏送到岸上，君不畏手拉住石小開，道：「石兄，你的那位蘭兒姑娘，她……」君不畏回頭看船上。

石小開哈哈笑起來。「君兄，你是想……嗯……」

君不畏道：「我怕她是個毒娘子。」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兩回子將魏薇裸祭於張金墓之後，其中的長孫奎起了淫心，欲施强暴，被他師弟馬騰阻止，長孫奎遷怒馬騰，欲置死地，魏薇折回又將馬騰救走，雙方互救互助，並無半點私心。但魏薇認爲燕翎奪自己所愛，對她懷恨在心，存心報復，伺燕翎沐浴時用滾水將她燙傷，再次放火燒客棧，幾乎把她燒死，兩次都得余懷芝相救才能脫險。兩人到賭坊和賭仙門下鬥賭技，余懷芝是箇中高手，大獲全勝……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亡命怪俠

上賓館互訴愛意　牛頭峽約會談心

「青苗幫」果然是在峭山之中。一些毛孩子又怎會有如此大的財力，甲第連雲，屋宇重重，佔了一個大山坡，後有絕壁，前有河流。

這是一個很險要的地方。

這兒雖然易守難攻，要是被困，也難突圍。

二人進入三重關卡，都曾盤查過。

就算是燕翎帶回來的，也不能馬虎。

余懷芝被安頓在貴賓館中，這些賓館當然也分等級，像余懷芝，是被安置在上賓館內。

上賓館都能佔個廂房，一人獨佔三間還有個小院落。

余懷芝暗暗觀察，這兒不是烏合之衆。

而這統御者却只有二十歲。

第二天燕翎來過一次，第三天也來了，雖然招待週到，飲食精美，但是，他以爲這等於把他冷藏起來。

「燕翎，我甚麼時候才能見到貴幫幫主？」

「這個……」燕翎十分爲難。

「如果貴幫幫主不願見我，我要走了！」

「余大哥，我相信幫主會見你的。也許太忙。」

余懷芝冷冷一笑，道：「不管他如何忙，接見一個人不須半個時辰就够了，我以爲這是有意的冷落或輕視。」

「余大哥，你再忍耐兩天好不好？」

「燕翎，我無所謂，只怕妳也沒有面子。」

「余大哥，我求你再等三天如何？」

「好，就看在妳的份上，三天一過，我立刻告辭！」

每天燕翎來一次，他們的交談當然是要檢點的。

他們自然要提防，因爲隔墻有耳。

一天過去，第二天燕翎來看他，他也不問。

反正幫主要召見立可見到，無意召見，問也沒有用。

第三天燕翎求見幫主，幫主接見了她。

到目前爲止，燕翎未見過幫主的眞面目。

他一直是坐在珠簾內，簾門還掛了一層羅紗。

燕翎只知道幫主身材頗高，和余懷芝差不多。

聽聲音來估計，大約是二十左右。

似乎光是看到一個人的身體的形狀及動作，也能大概估出一個人的年齡。燕翎每次都坐在簾外右邊椅上。

「幫主，余懷芝余大俠已經請到。」

「本座知道了。」

「不知爲何把余大俠冷落？」

「稱他爲余懷芝就行了，不必那麼客氣。」

燕翎覺得幫主對余懷芝有成見，道：「客人來此已經六天了，而迄未召見，這自然是一種輕慢。」

幫主道：「燕翎，本幫即將君臨天下，對這些自視甚高、野性未馴的人，理應給他們點顏色看。」

燕翎道：「如果本幫要吸收他，這麼做是不是失策？」

「本座以爲不是。」

「那麼幫主打算何時接見他？」

「再過六七天。」

燕翎心頭火起，不要說余懷芝，就是她也按捺不住了。

「幫主要君臨天下，這可不是待客之道。」

「燕翎，你和余懷芝過去認識嗎？」

「不認識。」

「他對你不錯嗎？」

「至少他是個君子。」

「所以女人沒有不喜歡君子的，對不？」

「是的。」

「你們是不是有些逾越的地方？」

燕翎心頭一驚，道：「幫主是指……」

「在路上，你們的交往不是過火了嗎？」

「幫主是不是指屬下被人燙傷的事？」

「大概是吧！」

可見他們的一切都在「青苗幫」的監視之下。

燕翎道：「有人害屬下而嚴重燙傷，余大俠爲屬下療傷，事非得已，請幫主不要誤會。」

幫主道：「本座並未誤會，只是警告屬下，任何人和幫內及幫外異性來往，都要有分寸。」

「這個屬下也知道。」

「可是根據屬下回報，你們過從甚密，甚至有的回報者宣稱，你對余懷芝似已動了眞情。」

燕翎不能不大聲反駁，道：「請幫主勿信謠言！」

「本座是不願相信這些，但報告如雪片飛來，內容大致都差不多，叫本座如何不信？」

燕翎道：「幫主以爲很容易把他請來？」

「本座以爲也不會太難，還有，又怎知不是他故意使你燙傷，再爲你療傷接近你？」

「幫主不可如此猜忌他，除非多個一些一、二級的高手聯手生擒他。只不過那麼一來，他來此不是作客而變成階下囚了。」

「你是以甚麼方式把他弄來的？」

「禮遇，他這種人只有以禮相待他才會來。」

「燕翎，你應該知道本座對你的期望很高。」

「屬下知道。」

「既然如此，你也要爲我保重。」

燕翎心頭一跳，道：「謝謝幫主。」

「不必言謝，我對你另眼相看，諒你也能看得出來，不要辜負了本座對你的一份情意。」

燕翎不出聲。

「怎麼？本座的話你還不明白嗎？」

「屬下是不大明白。」

「也就是說，本座很欣賞你，太上幫主示意要我選擇一個賢內助，對安定生活會更有幫助。」

燕翎道：「啓稟幫主，屬下的實際年紀只有十三歲。」

「我知道，可是你早熟，和十七八歲的姑娘一樣。」

「不一樣，至少談婚姻還早了些。」

「當然，不過也有極少數的例子，十三四歲已經成熟，甚至天癸已至，乃至於可以生兒育女了。」

燕翎很不喜歡這些話，所以不出聲。

事實上，她的心完全投向余懷芝身上。

她相信幫主比余懷芝還年輕，即使不止二十，大約也不超過二十三、四歲。但是，她對這個人沒有興趣。

男女之間的所謂興趣是很奇妙的。

燕翎仍不出聲。

屋中靜了一會，幫主道：「燕翎，你是不是很想看看我的眞正面目？」

燕翎心頭一震，這還用問？那一個不希望看到幫主的廬山眞面目？她道：「相信任何一個屬下都想一瞻幫主的丰采。」

「別人不成，燕翎，我只是希望你知道我的苦心。」

燕翎忽然後悔了。

如她剛才表示不想看幫主的眞面目，以免影响對幫主的尊崇，是可以說得過去的。

當然，現在聲明不看就已經遲了。

「燕翎，在你的想像中，本座該是個甚麼樣子的人？」

燕翎雖然只有十三歲，身體和思想却已成熟了。

她道：「幫主一定是一位莊嚴正直的人。」

這話有阻嚇作用，使他打消以上犯下的企圖。

只不過幫主却笑笑道：「一個人不能永遠是嚴肅的，本座日理萬機，也只有見到你時，心情才會放鬆下來。」

燕翎道：「屬下鑑於幫規，不敢逾越。」

「這倒不必爲難，本座的事無人敢過問。」

「不過屬下怕別人閒話，所以此事

還是收斂含蓄較好。」

「當然，本座召見你，別人看不到。」

「刷」地一聲，竹簾內一層羅紗巨幃退到兩邊。

由燕翎的座位處的竹簾內望去，有一人負手兀立。

此人就站在簾內，不到兩步之處。

雖有一簾相隔，仍可大致看出，此人頗爲英武。

論人品，不比余懷芝差，而且看來也比余懷芝年輕些。

幫主道：「看清楚了嗎？」

「看清了。」

「本座破例給你看看我的眞面目，可以說是絕對的例外，你要體諒我的苦心，本座十分寂寞……」

燕翎一驚，似乎已經迫不及待了。

燕翎道：「幫主青睞，屬下當然受寵若驚，但是，小女子十五歲以前絕對不考慮婚嫁。」

「十五歲，你是說一滿十五歲即可成親？」

「屬下是說滿十五歲可以考慮。」

「你今年是十三歲半了吧？」

「是的幫主，其實，還有四個月就滿十四歲了。」

「也就是說，再過一年四個月就可以成家了？」

「可以考慮，幫主。」

「好，本座就等你一年四個月。」

「刷」地一聲，簾內的羅幃又閉了起來。

* * *

每天夜裡四更到五更天之間，是幫主行動之時。

此時的戒備最嚴，而此刻燕翎竟來到余懷芝處。

余懷芝已入睡。

他的警覺性極高，但醒來時燕翎已坐在他的床邊。

「燕翎……」他一叫，她立刻捂住他的嘴。

停了一會，她在他耳邊道：「余大哥，我要告訴你一件事。」

「甚麼事？」

「幫主剛剛召見我，也可以說是我要求見他的。」

「爲了我的事？」

「是的。」

「他是不是還不想接見我？」

「余大哥，他似乎只是要端端架子而已，你別介意！」

「老實說，我不能不介意。」

「我要說的不是這件事。」

「還有更重要的事？」

「當然，他今夜突然破例讓我看過他的眞面目了。」

「這是爲甚麼？」

「余大哥，他似乎對我有意思，甚至想很快使我變成他的人。」這時有衣袂聲，似已落入院中。

這人低聲道：「余大俠，余大俠……」

燕翎立刻上床鑽入余懷芝的被窩之中。

余懷芝道：「是哪一位？」

「在下是巡夜的。」

「有甚麼事？」

「在下是想問問，大俠有沒有甚麼需要效勞之處？」

這當然是遁詞，天已三更，還要他們效勞甚麼？

余懷芝道：「多謝關注，仁兄不必麻煩……」

「對不起，余大俠安寢吧！」立刻又傳來衣袂聲，這人顯然已經離去。

余懷芝低聲道：「你來此已被發現。」

「應該不會。」她在被中貼緊了他。

甚至她那堅挺的雙峯已壓在他的胸膛上。

一個早熟的十三歲少女，青春之浪洶湧澎湃。余懷芝雖是個君子，在這旖旎風光下也不由心頭一蕩。

「燕翎，你剛才的話還沒有說完。」

「我剛才告訴你，他讓我看到他的眞面目了。」

「他是甚麼樣子？」

「相當英武，但我不喜歡。」

「他臉上有何特徵？」

「好像沒有，但我見過一次就永遠也忘不了。」

被窩中有濃郁的肉香，他長長地吸了兩口氣。

余懷芝和魏薇頗接近，雖無這種接近的例子，但他却知道，魏薇身上沒有這麼香，這是一種獨特的香味。

「你是怎麼回答的？」

「十五歲以前，不談婚事。」

「十五歲不是也早了些？燕翎，你不是十七歲了嗎？」

「噢，我說錯了，是十八歲以前不談婚嫁。」

「十八歲不是馬上就到了？」

「還有一年。」

「一年後，你怎麼辦？」

燕翎道：「余大哥，我正要問你，一年後我怎辦？」

余懷芝心中一動，這下眞是最好的策反機會了。

她不喜歡這個幫主，而幫主似乎很喜歡她。

這就是一個可以利用的大好時機。

如果由他主動找這種機會，那就不妥了。

「燕翎，」他也把頭縮回被中，這樣說話不會被人聽到。當然，他們可以用「蟻語蝶音」，但那會損耗眞力。

「余大哥……」

「你有甚麼打算？」

「我沒有甚麼打算。」

「一年後你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

「燕翎，我以爲你該脫離此幫。」

「那是一條死路。」

「人往往要在死中求活，燕翎，你是知道的，此幫不是個好幫會，據說經費來源全靠劫掠。」

「我不大清楚，大概是的，本幫有個財務單位，專司經費籌措事宜，而且都是二級高手。」

「燕翎，我們可以作一件轟轟烈烈的大事。」

「你是說……」

「爲武林除害，重建武林新秩序。」

「余大哥，你的雄心太大，使我有點害怕。」

「怕？燕翎，這個字不像是你說的吧？」

「余大哥，你是不是要推翻『青苗幫』？」

「對。」

「余大哥，你可別介意，不要說我們二人，就是再加上三五個也還差得很遠哩！余大哥，這件事……」

「燕翎，你聽我說，『武林三老』死在本幫幕後操縱者手下，家師也可能是他施襲致死的，至於你父……」

「余大哥，這些我都相信，但是……」

「你聽我說，我們不作螳臂擋車的事。」

「有甚麼妙計？」

「燕翎，我雖然只來了七八天，却發現這裡的男人，幾乎沒有一個不喜歡你的，這一點沒有錯吧？」

「沒有。」

「這就是我們的本錢和實力。」

「余大哥是說要我利用他們？」

「對，聰明人會利用四周任何事務。」

「余大哥，讓我聽聽你的詳細計劃。」

二人就在被窩中密談，包括一些細節。

燕翎最初並未立刻答應。

儘管她相信這計劃不錯，成功希望至大。

但是，這畢竟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

最後她還是點了點頭道：「余大哥，雖然你想得很周到，但此事非同小可，因爲幕後之人太厲害。」

「他不是常來本幫對不？」

「對。」

「大約多久來一次？」

「一月一次，或一個多月一次，很少有兩個月不來一次的。」

「他上次來此有多久了？」

「大約半個月左右。」

「你有沒有把握使這幫主反叛？」

「沒有把握。」

「爲甚麼？是不是此人並非眞的喜歡你，而只是想佔有你？」

「也許都不是，而是我隱隱發現，他們可能是師徒。」

「師徒？」

「是的，有一次我隱隱聽到幫主稱太上幫主爲恩師。」

她的確太早熟，她崇拜余懷芝，今夜這情況可以說是天意，若那巡夜的不來，她就不便鑽入他的被窩中了。

「燕翎，出來吧！」

「余大哥，你摸摸我那燙傷處好了沒有？」

「不是早就好了嗎？」

「是啊，我是要你摸摸有無疤痕？」

「燕翎，這不大好吧？」

「余大哥，在療傷期間，那地方你已經摸過多少次了。」

余懷芝道：「不行，燕翎，那是佔你的便宜。」

「當然不是，余大哥，你越是這樣，我越是敬愛你。」

「不行，燕翎。」

「爲甚麼？」

「你不怕我把持不住？」

「你是君子。」

「可是君子並不是聖人。」

「你如果眞的那樣，小妹就給你。」

「你對我瞭解多少？」

「余大哥，夠多了，你要是不答應，我就不合作。」

「不合作就算了，燕翎，你回去吧！」

「余大哥，你賴皮！我都和你抱在一起，我的身體的重要部份你也摸過、看過，我還能嫁別人嗎？」

「燕翎，江湖兒女也不必太計較這些，只要心地光明就成。」

她抓住他的手，要放在以前燙傷之處。

那是臀部及大腿根處。

他急忙收回手道：「燕翎，把襪子脫了。」

「幹甚麼？」

「就改爲握妳的脚如何？」

「不成，大哥我今夜還沒有洗脚！」

「不要緊……」他一手一隻，握住了她的雙足。

她的脚肥瘦適中，瘦不見筋，肥無餘肉。

有人說不論男女，脚上見骨見筋不好，主貧。

脚上有肉不見筋則主富。但也不能太肥。

燕翎的天足就是這樣，她天足玲瓏美好，不太方也不太尖，這就是美足的必要條件，方是拇指與小指呈一平行直線，好像脚是長方型的。

尖的是拇趾太長，然後四趾斜下，拇趾的差距都很大，形成一雙很尖的脚，這一種當然也不好。

燕翎要縮回脚，却已被他牢牢握住了。

她有生第一次被人握住雙足。

她以前未想到，雙足被握也有一種快感，尤其是自己心愛的人握住。她「吃吃」的笑着箍緊了他。

「大哥，這有甚麼意思？」

「燕翎，妳不是男人，不知男人的心理，怎麼樣，要不要和我冒一次大險，幹一件石破天驚的事？」

「要，因爲從此以後，我決定和大哥生死與共……」

他鬆了手，抱緊了她。她好像也已經溶化在他的臂彎中。

＊　＊　＊

幫主召見燕翎的次數加多。

燕翎每次被召見都刻意打扮一下。

每次召見，幾乎都相隔一簾小酌一番。

她知道幫主在簾內一邊欣賞她一邊飲酒。

「青苗幫」內一級一品高手，就有七八人之多，一級二品(和她同級同品的)也有六七人之多，以下每一級一品，大約都有七八人。

所以合計起來，到二級最下一品，足有五七十人之多。

當然，除了有職位的人，護院嘍囉還有百十人衆。

一級一品的鄒勤，是幫主以下的頂尖人物。

此人也不過是十九歲，他對燕翎十分傾心。

此刻他在燕翎的住處院門口求見。

燕翎在院中道：「是哪一位？」

「燕姑娘，在下鄒勤……」

「噢！是上司到了。」這兒對階級十分重視，下級對上級不可無禮，燕翎是一級二品，比此人低一品。

即使是低一品，也要以下屬自居。

開了門，肅客入屋，還送上一杯茶。

「燕姑娘莫怪，鄒某打擾了。」

「這是甚麼話，上級肯賞光，這是屬下的榮幸。」

鄒勤從未聽過燕翎這麼謙虛的話。

余懷芝當然不知道，燕翎已開始行動。

「燕姑娘這話使在下又充滿了希望。」

燕翎道：「鄒大俠本來就有希望。」

「可是以前……」

燕翎道：「以前我總是以爲自己才十二三歲，未免太早，所以對於接近我的人，往往不假詞色。」

「現在呢？」

「我想通了，因爲我早熟，已經成人了。」

鄒勤的目光在她身上掃視了一下，的確是成熟了。

就像熟透的草莓一樣，紅艷欲滴，入口生津。

「燕姑娘是說不討厭我了？」

「這『討厭』二字不可亂用，我說過，過去是因爲自己才十二三歲，總以爲接近我的人不是眞正的喜歡我！」

「在下卻是誠心誠意……」

「我也知道鄒大俠的誠意，只不知鄒大俠對我的情感到了甚麼火候或程度，你是知道，喜歡我的人不少。」

「這個我也知道。這麼說吧！」鄒勤正色道：「鄒某願爲姑娘而生，也願爲姑娘而死，有一字不實，天地不容。」

「好，我記牢了鄒大哥的誓言，也請鄒大哥牢記！」

「當然！但在下有一事不明。」

「甚麼事？」

「在下發現姑娘和余懷芝頗爲接近。」

燕翎心頭一跳，道：「鄒大俠誤會了！」

「恕我孟浪，也許眞的誤會了……」

燕翎道：「我和余懷芝非初識，但只是認識而已，這次奉幫主之命吸收此人，而此人又十分剛直，也正因爲如此，幫主不馬上接見他，有意煞煞他的傲氣，我怕弄僵，只好從中轉寰，如此而已。」

「原來如此，幫主到底接不接見？」

「既要吸收他，當然要接見了？」

鄒勤道：「燕姑娘估計，余懷芝的身手……」

燕翎道：「如和我們相比，比我高也許比你低些。」

鄒勤聽起來很過癮道：「姑娘在誇獎我？」

「這是我的估計，因爲鄒大俠是我們幫中一級，一品之中武功最高的一位。所以這估計不算誇大。」

鄒勤得意忘形，抓住了要燕翎的手。

燕翎收了回來，但她笑得極具挑逗性。

燕翎的胴體會散發出男人無法抗拒的青春熱浪，尤其是在她有意賣弄的情況之下。

即使她只有十三歲，賣弄風情這本能也能不學自會。

鄒勤對她眞是如痴如醉，神魂顚倒。

就連她走路的姿態，他都以爲別具一格，與衆不同。

他突然抱住了她。

燕翎道：「鄒勤，你可別搬石頭打自己的脚……」

鄒勤只好鬆了手，道：「燕翎，我太……」

燕翎揮揮手，道：「剛才這行爲本不可恕，看在你是在忘情之下所爲，下不爲例，只要在緊要關頭能和我一條心，我就永遠是你的了……」

「緊要關頭是甚麼時候？」

「不會太久了。」

「燕翎，不論何時何地，也不論是上刀山下油鍋，只要你一聲令下，我絕不退縮，甚至皺眉頭。」

燕翎報以醉人的一笑，鄒勤的眼珠子都麻酥酥地。

稍後，燕翎又來見一級一品的蕭光祖。

也許此人才是一級一品的高手最高的一位。

他也只有十九歲半。但人品稍差一點。

也正因爲如此，他雖也對燕翎有意，追得卻不太急。

「燕姑娘……這麼晚了，勞妳的駕蒞臨敝處，可眞是太不敢當了，有甚麼事妳吩咐一聲就是了。」

燕翎到他的小院中來，尤其是深夜，他當然受寵若驚。

「沒有事，而今夜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老是睡不着。」

「燕姑娘裡面坐……我來泡壺好茶咱們聊聊。」

泡了茶還端上了點心。

這個一級一品的人物，由於燕翎的自動上門，蕭光祖有點手足無措，平常他很想，但從不敢太天眞。

他以爲自己若是排隊等候的話，大約排在十名以後。

談到最最熱乎時，她技巧地讓他握握手。

蕭光祖幾乎暈倒。

最後她又技巧地使他發了重誓，永爲裙下不貳之臣。

一級一品及二品之中，還有兩位女高手。

可以說這兩個女高手比燕翎高得多。

甚至還有一級三品的也比燕翎高，但因這幾個女人姿色平平，甚至長得頗醜，所以職位較低。

燕翎都一一拜訪了。她暗示可以爲她們拉攏職位高，人品好而武功也高的年輕人。燕翎的話她們相信。

當然，這事不能太急，而且如有甚麼事也希望她們和她一條心，這幾個女人立刻就大拍胸膛答應了。

另外，在護院頭子方面，她也有三五人之多。

當然，這些人主要也是對她有意思。

最後，她來見余懷芝，說了一切。

余懷芝握住她的手，道：「燕翎，說做就做，妳眞是一個實踐家，我也萬分地感激妳……」

「哥，你不必感激我，只要劫後餘生別甩了我就成了。」

余懷芝未出聲。

他們擁抱，甚至熱吻，只差一點就是沒有作那件事。

「燕翎，我們要把一切不利的可能性都估進去。」

「當然。」

「一旦發動，那些人敢冒此大不韙幫助妳？」

「我以爲他們敢。但當他們知道我是利用他們時，那就很危險了。只不過那時已經在本幫範圍之外。」

「就算在本幫之外，一級一品或一級二品、三品及至於二級一、二品高手一齊向妳動手，我們未必應付得了。」

燕翎道：「余大哥，我有辦法擺平。」

「甚麼辦法？」

「還是以我自己爲香餌，使他們仍抱有希望。」

「然後呢？」

「反正我有辦法，不要你操心就是了。」

余懷芝信任她的心機，但也特別叮囑她，千萬不可把此事看得太容易了，以免功敗垂成而不可收拾。

＊　＊　＊

幫主召見的次數更頻繁了。

今天是幫主的生日，照例都要慶賀一番。

慶賀的方式並不拜壽，因幫主很年輕，只是席開數十桌，狂歡通宵。

這兩年來都是如此。

今年也不能例外。

太上幫主也剛剛來過住了兩天，昨天才走。

這正是一個不能再好的大好時機了。

燕翎和余懷芝及外面的酈海及淸虛道人都取得聯繫。余懷芝是一個二十七歲的青年人，他作事牢靠。

當然，他也很感激燕翎，不計成敗生死助他。

這天晚上，幫主照例和一級一品、二品三品及二級一二三品的飲酒言歡，只是幫主還是在簾幃之內。

這其中當然有燕翎在內，一直飲到午夜。

衆人陸續告退，燕翎也走了，但她去而復返。

因爲幫主的「蟻語傳音」叫她去了再回來。

幫主要單獨和她對酌或長談，這是他的二十一歲生日。

「幫主……」燕翎返回，幫主又在竹簾內負手而立。

簾內的羅幃已退回兩邊。幫主道：「燕翎……」

「幫主……」

「我今天很高興．也是我的所有生日中最快樂的一天。」

「屬下也看得出來。」

「本座要單獨和妳再飲百杯。」

「幫主大吉之日，理應盡量，但也不一定要飲太多的酒。」

「燕翎，妳有甚麼好主意而能不負今宵？」

燕翎道：「今夜月色絕佳，如果帶少許酒菜到牛頭峽去賞月飲酒，豈不是人生一大樂事？」

「好主意！咱們說去就去。」

燕翎道：「最好不要驚動任何人。」

「當然，不過總要和我的貼身侍衛一級一品的何湘英說一聲，回來遲了不要大驚小怪，最遲……」

燕翎道：「最遲日出前返回。」

「就這麼辦，燕翎，妳看要不要帶點寢具？」

「我看不必，我們是去賞月飲酒，不是去睡覺。」

「我是怕妳受了涼，時近初冬，深夜山中很冷。」

「不會的，酒能增加體內火力……」

幫主喜出望外，他以爲今夜也許可以得到她。

於是兩人帶着酒菜，偷偷地出了「青苗幫」。

爲了一個心愛的女人，固然可以不顧一切，但一幫之主，偷偷溜出和下屬賞月去，只對貼身侍衛說了，這……

這是絕對不可以的事。

不可以的事，照樣去作。

牛頭峽是個風景綺麗，天險自成的所在。

參天奇峽對峙，兩邊相距只有五七丈，像兩隻牛頭。

人在峽下上望，只有一線青天，兩邊岩石更像牛頭。

峽中怪石林立，還有一小溪穿峽而過。

深夜月色下，和心愛的人在此飲酒，眞是人生快事。

兩人坐在大石上，聽風聲自峽頂上嗚吟，和溪水及泉水淙淙流過，以及那種奇妙的天籟之音。

這眞是世外桃源，就連酒的味道似乎也變了。

「燕翎，妳的主意太好了！」

「我是以爲，人總不能永遠沒有自己的娛樂。」

「對對！人生數十寒暑，何苦太勞累？」

「幫主才二十一歲，大好的青春將斷送在本幫之內，眞爲幫主抱屈。」

「燕翎，這話就不對了！太上幫主要我作幫主，這是一份恩德，我只有鞠躬盡瘁，怎可抱怨。」

燕翎舉杯，二人乾了一杯。燕翎道：「太上幫主是誰？」

「燕翎，這話我只能對你說……」

「我領這份情，是誰？」

「是我的恩師！」

「令師又是誰？」

「燕翎，恩師是武林頂尖人物，但我的話只能到此。」

燕翎道：「我知道，你也不便多說，不知太上幫主創此幫的最終目的是甚麼？你是他的愛徒，不會不知道。」

他搖搖頭，道：「只知恩師要維持武林一統。」

「至少，您的大名可以告訴我吧？」

他猶豫了。燕翎也很絕，站起來就走。

「燕翎，妳要走？」

「連名字都不說，却又要和我廝守終生，誰信？」

「燕翎，我告訴妳！」

「那就說吧！」

「我叫白雲。」

「不是胡謅的名字吧？」

「有一字不實，天打雷劈。」

「太上幫主如到本幫來的時候，他住在甚麼地方？」

「這……」白雲道：「燕翎，妳問得太多了。」

「怎麼？連這箇也是秘密？」

「燕翎，不是不信任妳，而是恩師叮囑過，他的行踪是至高秘密，不能說出去，妳一定要原諒我！」

「算了……」燕翎未走也未坐下來。

「燕翎，妳生氣了？」

「不，我只是以爲，我們的交情還很淺！」

「不，燕翎，我以爲我對妳是很深了！」

「算了吧，男人的花言巧語，都是千篇一律的。」

「我敢發誓，對妳是眞心的。」

「如果眞心，連這件事也不敢說？」

「我實在……」

「至少，你並不信任我對不？」

「好吧！燕翎，妳過來，我告訴妳。」

燕翎走近，白雲道：「法不傳六耳……」

燕翎坐在他的身旁。

只不過他把她抱在膝上。但她一坐，立刻尖叫一聲。

她爲何尖叫？爲何一坐到他的懷中就尖叫？

聰明人一定可以猜到，她被一根硬東西戳了一下。

但是，也就在她尖叫而蹦起的同時，雙手已戳向他兩大要穴，一是「日月穴」，一是「大橫穴」。

這是電光石火的襲擊，沒有不中之理。

尤其她是在受驚之下彈起順便下手的。

然而，居然未能得手。

可見白雲是多麼深沉，他表現得如此熟絡，居然也防了她一手，事先已經把重要穴道移開了。

「嘿……」白雲笑得很得意也有點陰。

燕翎知道不妙了。她把他估得很高，但仍然估低。

「你笑甚麼？」燕翎的反應也不慢。

「妳明知我笑甚麼。」

「我怎麼知道你笑甚麼？八成是內心想歪的。」

「得了！妳在想甚麼我不知道。」

「我在想，你這人有點下流！」

「妳說剛才坐在一根鐵軸上或者一蠟燭上？」

「下流！」

「妳是說妳尖叫跳起是爲了這箇？」

「不是爲這個是爲了甚麼？」

「去妳的！連屁股都被余懷芝摸過，妳還在乎這個？」

「你渾球！卑鄙！」

「其實妳想點我的『大橫穴』和『日月穴』！」

「你……你說甚麼？」

「快別裝哩！妳絕對沒想到我在動了慾念之下，還能移穴，而且居然能同時移好幾個穴道。」

的確，燕翎沒有把他估得那麼高。

當然，也未把他估得太低，現在她知道已經不可能再欺騙他了，道：「白雲，我不喜歡這個邪幫。」

「妳不喜歡也要喜歡。」

「我已經有了準備，白雲，你要跟我走！」

「妳把自己估得太高了！」

「我未高估自己，也不會太低估自己。」

「你以爲多一個余懷芝就能得手？」

燕翎心頭微驚，似乎他已經知道余懷芝也來了。

果然，余懷芝自石筍後踱了出來，道：「果然了得。」

白雲道：「我以前把你估低了，現在又……」

「現在又把我估高了對不？」

「對！你原來是一個吃軟飯的男人。」

「何以見得？」

「你只會利用女人！」

「你手下也有很多女人，你不也對部下想入非非？」

「對女人有興趣，這也是十分正常的事，有甚麼不對？」

「那麼在下與燕翎合作推翻一個邪幫又有甚麼不對？」

「你多少歲了？」

「二十七。」

「你知道燕翎多少歲嗎？」

燕翎一驚，但此時此刻要阻止他說出來成嗎？

余懷芝道：「多少？」

「她只有十三歲，你不以爲這嫩草太嫩了些？」

余懷芝望着燕翎道：「燕翎，妳眞的只有十三歲？」

燕翎點點頭道：「余大哥，這有甚麼不妥？我雖只有十三歲，你看我像個十三歲的小女孩子嗎？」

余懷芝的確不以爲她只有十三歲。

白雲道：「你不以爲你幾乎可以作她的父親？」

「余大哥，不要聽他的。」

白雲道：「妳十三，天癸已至，如果余懷芝也早熟的話，他十四歲成親，就能生下妳這麼一個女兒。」

「余大哥，他在挑撥，我們把他拏下。」

「先不要急！」白雲道：「余懷芝，你最好別與我作對。」

「爲甚麼？」

「不久的將來，你會大爲後悔！」

「我以爲絕對不會後悔的。」

「你一定會，就以現在來說，你們就得不到便宜。」

「莫非你也有幫手？」

「我並不怕你們聯手，但是，我不能不防你們還有同伙，有所謂，待小人宜寬，防小人宜嚴。」

這工夫，另一邊石筍後也走出一人。

余懷芝不識此人。

燕翎却不由心頭一沉，此人出現，後果就很難說了。

此人居然就是「青苗幫」幫主白雲的貼身保鏢，也就是心腹侍衛，一級一品的何湘英何侍衛。

此人也只有十九歲半，扁扁的一張臉上，好像永遠也沒有表情，當然，對他來說，沒有表情，就是很明顯的表情。

白雲和何湘英相視而笑。

白雲道：「何侍衛，你說可不可笑？」

何湘英道：「啓稟幫主，這並不可笑，而是可恨！」

白雲道：「本座却以爲他們都很可笑。」

余懷芝道：「可不可笑，現在還很難說。」

白雲道：「我勸你還是跟我回幫去吧！」

余懷芝道：「只要你有本領！」

白雲道：「由於某種原因，只要你回頭猛省，改過向善，本幫爲你安插一個一品一級的職位！」

「你就是請我當太上幫主我都不幹！」

白雲向何湘英點點頭，二人就出了手。

白雲撲向余懷芝，何湘英迎向燕翎。

這可以想像，燕翎一級二品，何湘英是一級一品。

差一品，就代表武功差一籌左右。

余懷芝立刻撤劍，因爲這人不是普通敵人。

燕翎也抽刀迎戰。

白、何二人都是用劍。

余懷芝攻了七八招，發現雙方都沒有甚麼輸贏，但過了二十招，他突然發現雙方的路子極爲相似。

只是對方的招術更新更奇。

余懷芝記得燕翎提過，幫主的武功似乎有一點像他的，果然不錯，余

懷芝道：「住手！」

對方並未住手，却道：「我知道你要說甚麼。」

「對，我要問你，咱們的武功爲何相似？」

「天下武功皆出一源，有甚麼稀奇。」

「不對，你八成是偷我的武功！」

白雲忽然大笑了起來。

余懷芝道：「你笑甚麼？」

白雲道：「你說我偷學你的武功，沒有弄錯？」

余懷芝道：「事實如此。」

白雲道：「如說你偷我的，可能相信的人更多！」

二人不再交談，因爲雙方都較上了勁。

兩人的路子雖同，招術却不大一樣。

余懷芝學的是老的，白雲是新的。

老的不一定壞，況且老的已滚瓜爛熟，用的次數多。

一招武功每多用一次(在對敵時用)，就多一份實力。

新的固好，但新的必然使用了不太久，還不夠熟練。

但是，如果會新的招術也會舊的，這個人自然會佔盡便宜。

白雲就是如此。

他會舊的，也會新的，而余懷芝會舊的却不會新的。

更重要的是，這舊的和新的是一個系統下來的。

如此以來，只會舊的人就吃了大虧，所以不到八十招，余懷芝已有招架乏力，左支右絀的態勢。

至于燕翎，她本就比何湘英低了一品，自非敵手。

七八十招之後也開始不穩了。

只不過他也知道幫主對她有興趣，不敢傷了她。

在武林中打滚的年輕女人，身上沒有一個疤痕，那眞是奇蹟，也是上天垂愛，他要使她保持此一紀錄。

百招時，余懷芝連連後退。

白雲道：「這點道行也敢到本幫來興風作浪！老兄，你太不知自量，太天眞了！你快認了吧！」

余懷芝實在不甘認輸。

他闖蕩武林也有八年之久，十九歲出道，可以說見多識廣，見過大風大浪，對方雖出自名宿門下，才不過二十歲。

固然有所謂：有智不在年少，無智空長百歲之說，但他還是不能服貼。

儘管他打心裡不服，却已被逼得團團轉了。

甚至在一百二十招左右，被踢了一脚。

這一脚雖是踢在腰臀之間，而且只是輕蹭了二下，總是失招，心中十分難過，他對不起兩位恩師。

想起恩師，自然會先想起已去世的啓蒙恩師。

那就是「九州一劍」齊天洪。

齊師死得較早，他所學不多。

儘管使他大有成就的是第二位恩師遲先生。但在余懷芝的心底，齊師比遲師的深度夠，無時或忘。

此刻白雲一劍掃來，一看便知變化多端。

余懷芝情急之下，突然施出了齊師父的一招「有鳳來儀」。這本來也不是甚麼奇招異式，但却是有意想不到的威力。

因爲這路子和他剛用的幾乎完全相反。

白雲急退中十分狼狽地卸開這一招，頗爲震驚。

只此一招，就提昇了余懷芝的信心。

對齊師的武學信心陡然高漲。

但他也知道，白雲非比等閑，要想以齊師教的一舉擊敗此人，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他必須以梅花間竹的方式，陡然插上一招半式才有效。

果然，這辦法很靈，每次插上一招，對方必然不穩。

而此刻那邊的燕翎却就不妙了。

她已捱了一掌，招術也有點亂了，不過再支持五七十招是可能的。余懷芝對她一旦關切惦念，就會受到影響。

所以，余懷芝即使能以齊師的不同路子武功拖延，也只不過是拉長落敗的時間，延後栽觔斗而已。

這時「青苗幫」之內可就熱鬧了。

燕翎離開之前，已作了安排。

首先是叫一級一品的鄒勤去監視蕭光祖。

鄒勤才落入蕭光祖院中，就被發現。

「甚麼人？」

鄒勤道：「巡夜的。」

這時蕭光祖已出了屋門，道：「原來是鄒大俠。」

「正是。」

「巡夜巡到在下院中來了？」

「在下隱隱看到一條人影，在附近一閃而沒，所以……」

「所以你以爲在下窩藏奸細？」

鄒勤道：「值班巡夜，自然以小心爲妙。」

蕭光祖道：「我看你是小心過了火。」

鄒勤道：「怎麼，在下巡夜犯了錯不成？」

蕭光祖道：「在下不喜歡被人懷疑……」

「不喜歡又如何，你總不能請幫主廢除巡夜吧。」

「鄒勤，我看你太咋唬了！」

「姓鄒的就是這份德性，咋唬了半輩子！」

（未完・五）



註冊商標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

由1990年4月15日起更改包裝



逕啟者：

我公司總代理之天安牌 851 超級營養液是集多位專家精心研究產品，並由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批量生產，質量上乘，療效顯著，救人無數，著譽中外。本品自在港上市以來，深受消費者所樂用。我公司為了精益求精，由1990年 4 月15日起盒內加上塑料內套，敬希各界人仕垂注！

我公司鄭重聲明，本品經已商標註冊，任何假冒、仿製或使用"天安"字樣都是違法的（包括出售，儲存任何假冒、仿製商品）。為了保護消費者利益，諸君購買，希認明真假，以免受騙，庶不自誤。





總經銷：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5483811　傳真：5597762

德利貿易公司
電話：5435508　傳真：85075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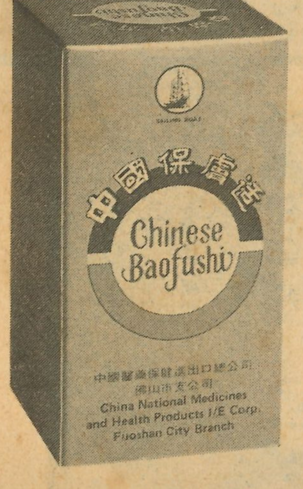


中國保膚適專治一切痕癢、標本兼治、療效高、功效快。

如有痕癢
請服用

中國保膚適





功能補氣血，理臟腑，
清血毒、潔腸胃、
去濕熱、解痕癢、
消敏感

立止痕癢

96粒裝
每瓶HK$120元

請認明佛山出品，帆船牌商標

總經銷：永康醫藥公司

電話：0-6056216
圖文傳真：0-6912119

天府牌





功能：滋陰補腎．固齒壯腰．消除牙炎

主治：

- 牙齒發炎
- 嘴嚼無力
- 牙根鬆動
- 牙肉酸軟
- 牙根出血膿腫
- 牙週袋深
- 牙齒鬆脫